

社會科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世界經濟學

作田莊一著  
熊子駿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小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作田莊一著  
熊子駿譯

世界經濟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密

(34627·5)

社會科學  
小叢書  
世界經濟學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作田莊 一

譯述者 熊子駿

主編者 何炳麟

發行人 主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王煊蕃) 陸

## 緒言

世界經濟學因爲是經濟學的新部門，所以在現況之下，還有種種不同的看法，而作爲問題的，亦因人而異。這一篇是當作世界經濟學概論而寫的，目的只在概略的解說世界經濟的全般事情。因此，這本書於重要和有興味底世界經濟之事實多沒有編入，也沒有以數字作說明。所敘述之點都是所謂乏趣的理論的說明。但是說到理論從來可認爲世界經濟理論者似乎還沒有十分發現。我也稍稍貢獻一點，而因爲都是未熟的理論，所以只能當爲試案，以求識者示教。可是這一篇也有似乎將從來很抽象的經濟原論作爲世界經濟原論而特別改寫的一樣。我因此便感覺到有樹立與這樣世界經濟原論相對立的真正國民經濟原論之必要。又於此真正國民經濟原論加上各個經濟原論而統一的考究時，纔不是將國民經濟世界經濟抽棄了的抽象的經濟原論，纔是帶現實味的經濟原論。理論的世界經濟學，是立於如上的地位而具存在的理由。這一篇便是這樣世界經濟學的素描。

著者記於京都。

# 目次

## 第一章 世界經濟之研究……………一

### 第一節 世界經濟之特質……………一

第一款 世界經濟之概念

第二款 世界經濟之特質

### 第二節 世界經濟之研究……………二二

第一款 世界經濟之研究問題

第二款 世界經濟之研究前提

## 第二章 世界經濟之成立……………六八

### 第一節 世界經濟之成立過程……………六八

第一款 世界交通經濟之成立過程

第二款 世界總體經濟之成立過程

第二節 世界經濟組織……………一〇六

第一款 基礎的組織

第二款 建設的組織

第三節 世界經濟營運……………一三七

第一款 世界經濟制度

第二款 世界經濟運動

第四節 『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一五五

第一款 『世界之富』

第二款 『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

第三章 世界經濟交通……………一六九

第一節 世界經濟交通之形態……………一六九

第二節 世界商品之流通……………一七五

第一款 世界商品之流通場面

第二款 世界商品之流通系統

第三款 世界商品之流通價格

第四款 世界商品流通之通滯

第三節 世界貨幣之流通……………三〇一

第一款 世界貨幣及其流通場面

第二款 世界貨幣之流通系統

第三款 世界貨幣之買賣流通

第四款 世界貨幣之投資流通

第五款 世界貨幣流通之通滯

第四節 世界協營交通……………三七二

第一款 生產手段之移轉

第二款 資本之移轉

第四章 世界生產分業……………三八四

第一節 『世界之富』的生成……………三八四

第二節 國際交換分業……………三八六

第一款 各別生產分業

第二款 共通生產分業

第三節 世人流通分業……………三九三

第四節 國際的及世人的協營分業……………三九四

## 第五章 世界消費分益……………三九六

第一節 「世界之富」的歸結……………三九六

第二節 國際交換分益……………三九七

第一款 各別消費分益

第二款 共通消費分益

第三節 世人流通分益……………四〇一

第四節 國際的及世人的協營分益……………四〇一



# 世界經濟學

## 第一章 世界經濟之研究

### 第一節 世界經濟之特質

#### 第一款 世界經濟之概念

從人類生活各部分中，專就經濟生活一部分加以研究的科學，即是經濟學（Economics）。而經濟生活更可以分成若干部分加以研究，就中研究關於世界經濟生活這一部分的，便是世界經濟學（英文爲 World Economics 德文爲 Weltwirtschaftslehre）。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是限定於經濟生活，而作爲經濟學一部門的世界經濟學，其研究的問題，也是限定於世界經濟生活。世

界經濟（英文爲 World Economy，德文爲 Weltwirtschaft）的研究，在最近纔顯著地進步起來，至於科學的體系，還頗幼稚。世界經濟學之建立，最初提倡的學者，是德意志之哈姆斯（Harms）教授，但是接着就引起許多否定的議論，這種爭論，到現在還沒有得着最後的解決，這一部門的經濟學，其內容的發展怕還要相當的長歲月吧。

世界經濟學究竟能容許建立與否，要依據是否能容許有所謂專限於世界經濟生活的研究問題纔能決定。這個第一要明白地辨識作爲研究對象的所謂世界經濟生活，是否與其他的經濟生活有相異之點；第二要明白地辨識在研究任務上關於此等對象的研究，是否與其他部門之研究可以受不同的待遇。特別於此等處，不可不主張將世界經濟學與國民經濟學（National Economics）不同之點互相對照。然而很抱歉，因爲這國民經濟學之研究到現在還沒有成熟，連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是什麼，許多人還沒有體認清楚。國民經濟生活中，國家是占中樞的地位，但是有些著述，雖然號爲國民經濟學，而連國家的地位也看掉了的，怕也不少吧。若是國民經濟學尙且在這樣的狀態中，則疑及世界經濟學之存立，是不足怪的了。故世界經濟學這一部門，

須從牠所以能够成立科學的研究底緣由說起，是有必要的。因此本書最初一章便述關於『世界經濟的研究』。

若要成立世界經濟學，不可不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這對象不外是世界經濟生活——以下簡稱世界經濟——但這世界經濟究竟是否實在的還是問題。所以世界經濟這個名辭，雖已成爲常識的用語，而其概念卻還沒有一定。一面各人的概念不同，而一面欲論究其實在與否，這豈不是無意義的事麼。因此吾人於確認其實在與否之前不可不預先推究這世界經濟的概念。所謂世界經濟是什麼呢。

世界經濟是一切國民經濟之總和嗎，或者是在地面上所有各個經濟（註一）的集積嗎，像這樣的見解只是一種虛構的想像，並不是真看見了『實在』的。猶之哀集各個國民史并不能成爲世界史，要將各個國民史作事實的連結而不限定於各個的國民，這樣的人類歷史纔是世界史；同樣，既是叫做世界經濟縱然含蓋各個的國民經濟，而不可不指示出更超於此等各個國民經濟的生活現象。所謂在地面上的一切經濟生活現象，也只是地誌上的名稱，不是作爲研究對象的『實

在；』科學的研究總得求法則，而只在總和與集積之中，法則是沒有發生作用的。

世界經濟也可以解爲在世界規模的個人及國民之經濟生活。現在的人類已經在世界的廣場——不限於國境的地球全面——營着經濟生活了。國民的生活不用說，雖是個人的生活，無論營運範圍之廣狹，卻已登上世界的舞臺而活動起來了。各人經濟生活之範圍是與世界之範圍同樣大的。就這一點而論，也可以說現代的經濟生活是世界經濟時代。假如即資本主義以求近代經濟生活的特徵，則最近商品及資本之流通，運行於以世界爲範圍之市場（廣義的市場），而世界規模的資本運動法則，於是亦發生了。當着這樣的情勢，人們往往忘卻國民經濟之存在，而謂現代已經是世界經濟時代了。在十九世紀的英國自由主義盛行時，英國的學者只是沒有用世界經濟這個名詞而已，而其思想則已着眼到普遍於世界範圍的經濟生活，如李嘉圖（Ricardo）便想及『各國民之全般的社會』了。這種見解從現在看來自然謬誤，而在當時的情勢，英國擁有太陽沒了的廣大領土，毫無忌憚的開拓國境，其作此想，是不足怪的。然而在當時不能作如此想的德意志，便立於李士特（List）之國民經濟的見地，毅然表示抗議了。及德國也做效英國，到了看見資本

主義的盛運，可以左右世界舞臺的時候，如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便認為國民經濟已經消散，而達到世界經濟的時代，像這樣的思想也就出現了。然而此等為資本主義勢力所眩惑的見解，雖同在德意志也稍認為極端，而強烈的擁護國民經濟之思想及行動亦出現了。觀以上諸見解，世界經濟是什麼，可以說早被英國學者看出了，但是那樣的世界經濟不免又使國民經濟成為有名無實。而平常墨守國民經濟的人們，對此是簡直不能承認的。夫所謂世界經濟，或認為以世界為範圍的經濟生活，或認為以世界為整體的經濟法則之發動，都是正確的。但在此場合，若對於以國民為範圍的經濟生活，和以國民為整體的經濟法則之發動，加以輕視，或甚至無視，這便不能認為已經構成了精確的世界經濟之概念。世界經濟是與國民經濟并立的，要能夠看清與國民經濟不同的所在，纔看得出世界經濟的特質。

世界經濟的概念若與國民經濟的概念，兩相對比，就更明白了。從來爭持世界經濟實在與否者，是由於概念不精確之故，而其所以不精確的緣由，是因為國民經濟的概念沒有明確的規定。國民經濟是國民生活的經濟部分。國民生活雖與多數的國民之間結有深切的交涉，但一面卻具有

自己一定的系統及秩序之交通生活，（註二）而又保持一定的組織及營運之團體生活。國民經濟即是就此等國民生活，而從其中抽出來的。因此各個的國民經濟，有各自的交通生活之系統及秩序，又有團體生活的組織及營運。國民經濟各有一定的範圍，彼此之間是可以明白區別的。因此有一種粗率的見解，將國家領域內商品流通的場面，認為是國民經濟，而將商品流通之國民的場面與世界的場面區別不出來。於是或說國民經濟間之交通雖可以行，而國民經濟以外，並沒有世界經濟存立的餘地；或者與此相反，而主張國民經濟已被消除而世界經濟業經出現；這等皆不免是片面的見解。但雖所謂世界經濟而便以為是完全統一住於地球上一切人類的經濟生活，換言之，於整體性組織之中，將各國民經濟消除淨盡，像這樣世界規模的經濟生活體系，也還不會出現。若說是能夠見於現實的世界經濟，卻是與國民經濟並存着的，而且不可不是存立於另一境地，而與國民經濟存在的境地不同。

關於國民經濟本質如何的問題，其見解因人而異，但認為因世界經濟之出現，而國民經濟即被消除者卻很少。因此解答所謂世界經濟是什麼的人們，多說這是國民經濟之連結。然而一部分

的人們卻說世界經濟是在世界的規模中各個經濟之連結。關於此點，從構成上看，有這兩種概念相爭持着。但是這種爭論，驟視之將以為二者不能不各執一詞，而一加諦視，則二者之間卻沒有什麼嚴格相異的地方。國民經濟在許多的人們認為是各個經濟的連結，所謂自立的生活體系是沒有看見。若是如此，一方的見解，說世界經濟是連結各個經濟的國民經濟，更進而成為世界的連結；一方的見解，說世界經濟是地面上各個經濟一切皆連結着，而其中國民的是最緊密的連結；如此，則兩方所見的世界經濟，只不過濃淡疏密之不同而已。若以世界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連結，或是各個經濟的連結，作對立的爭持，不可不先以國民經濟構成的本質作為前提。若是以國民經濟於嚴格意義上，認各個經濟為全體的一部分，則各個經濟不得向國民經濟以外作獨自的交通，所以世界經濟除看見國民經濟之世界的連結外，什麼也沒有吧。與此相異，若認國民經濟不過僅是各個經濟在地域上結合密接的交通關係，則因為各個經濟於世界的場面現在互相交通着，而世界經濟除看見世界的規模的各個經濟之連結外，什麼也沒有吧。但是如上兩種說法無論那種都不能說明國民經濟。如此則世界經濟不單是國民經濟的連結，也不單是各個經濟的連結。就此而想主

張二者之一是世界經濟，便是對於國民經濟的觀察沒有精到，若不勉強使歸結於二者之一，則於意不安，這又是表示對於像世界經濟這樣複雜的現實狀態，因為智力薄弱，沒有處理這樣繁雜科學的能力。若據吾人所見，世界經濟是由國民經濟連結的國際經濟層，與由各個經濟連結的世人經濟層，二重結構所構成的。關於此點容後面論世界經濟之成立時再行詳述。這裏因為在樹立世界經濟的概念，其構成的內容如何暫且不問，只就以吾人所謂國際經濟和世人經濟（註三）之一，直接以擬世界經濟的這種見解，先為一言，以明其認識之不足而已。在西洋語國際的、世人的、及世界的，三個名辭不能明確的分開使用，於世界經濟的概念是頗混雜的。這裏將世界經濟看為是包含國民經濟之連結與各個經濟之連結，而於世界的規模人類生活之連結，便得了。

依次而起的問題，即各人經濟生活之連結的性質是如何的呢。人類的經濟生活在世界的規模為國際的或世人的連結，那末，這種連結僅僅是取得聯絡呢，或將更進而達到結合呢。換言之，世界經濟只是人類經濟生活之世界的關聯呢，或將達到世界的體系呢。從來大多數的學者，關於國民經濟，也只指示其各個生活的關聯，而把這體系疏略了的。比國民經濟還更未成熟的世界經濟，



要想尋出牠的體系，其困難卻是當然的吧。例如英國古典學派所見的世界經濟是自由交通的世界；馬克斯所說的國際關係及世界市面，因為是看見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并引出此流通的生產關係；所以此等學說是指所謂市面經濟的世界經濟，這是將世界經濟看為一種關聯。但是在馬克斯因為有自然運動法則說，而認為暗示了自然的生活體系，也是可以的。在講世界經濟的大家中，如哈姆斯、瓦爾達向森（Waltershausen）、斯彭（Spann）、哥特爾（Gottl）、威慈（Wiese）諸氏，認為世界經濟有在關聯以上的體系。生島教授著的『世界經濟的基礎概念』，因為精密的考察上項的問題，便將所用的『統體』一語，高唱着世界經濟的體系性。

講國民經濟的許多學者，不知國民經濟的體系性，反以有此關聯性為已足；而在講世界經濟的學者中，卻多着眼於世界經濟的體系性，這豈不是奇怪麼。此蓋因為國民經濟比世界經濟顯現着最明瞭的體系性之故。然這恐怕亦是許多研究國民經濟者墮於個人主義應食之報吧。而以世界經濟應具有體系性，這成為有力的主張，卻是可喜的。在世界規模各人經濟生活之連結雖僅作為關聯，而此關聯卻可以連結各個的生活而成為一物，但是此一物沒有自立的活動，只是由立於

其中的各個自動主體共存的活動而已。與此相異各個經濟生活之連結，若是成立了體系，則此等各個經濟生活，不但構成一體，而在各個自動之外，包含且超越此等經濟生活的整體，自身活動而且左右各個經濟活動。唯這整體之自動，雖然沒有意志性而只有自然性，但於自動之點還是成爲整體的生活體系。世界經濟是後述一種的自然性體系，關於此點，待後面述世界經濟之特質時再說，但是總得抓住世界經濟是已達到各個生活關聯以上的體系這個概念。

世界經濟的概念略如上述，暫置勿論。概念是可以深化的。其次述世界經濟之特質，以明白推究世界經濟究竟是什麼。

## 第二款 世界經濟之特質

關於世界經濟的實質如何，現在還爭論不決。然而在此等肯定說和否定說之中，於世界經濟的特質，沒有明確地說明，而徒往復議論者，怕也不少吧。現在試從一般經濟生活出發，依次加以分析，從中探求世界經濟之所在，這或可明確地說明世界經濟的特質。

所謂經濟生活是什麼呢。卽是人類於團體交通利用地物（註四）的生活部分。其中各人着手

於存於外界的物體，而利用其機能的方面，作成財貨之生產及消費二階段的行動體系，這可以叫作利用經濟。又在經濟生活中，人類關於地物使用，於交通的方面是關係於生產的分業，與關係於消費的分益（註五）二階段的交通關係；此等生產者及消費者，在一定的範圍內，很完密的互相連結；而此等交通，亦具有一定的系統與秩序。此等交通生活的關聯，名爲交通經濟。現實即在此交通關係中行地物的利用。所以分析經濟生活可以分爲利用經濟與交通經濟。這交通經濟是限於各個經濟生活之關聯，但此關聯卻是由低度的而進展到高度的。最初是相對的接近、接觸，而至於相交，有時又可以退到隔離程度的關聯，這亦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交通者一多起來，交通關係若一周密，則各個經濟生活要從這關係退脫，卻不能容許了。互相的、共同的、彼此混合、彼此依存，而達共存的程度，則各個經濟生活皆被約束，而漸漸具備活動於同一方向的整體性。這便是超越關聯而成立於關聯之上的體系了。人們關於利用地物的交通達到高度的關聯時，這利用活動便可以運行於總束爲整體的體系之中。這個體系即名爲總體經濟。交通經濟是環狀的關係，而在其中的多數交通當事者，便各成爲輪環之一節。若將這輪環之各節移於總體經濟，則交通當事者便成爲各營

自己生活的各個經濟。各個經濟是自動的；但其上面還有包含各個經濟且超越各個經濟的總體性之力亦是自動的。司理這樣自動作用的體系，即是總體經濟的本質。在現實狀態，具體存在着的交通經濟與總體經濟，不是各別之物，而是同一之物。祇是對於此現實狀態，是據關聯來看的呢，或據體系來看的呢，因此便將同一物分析成兩個了。同樣，所謂關於生產的分業與所謂關於消費的分益，在交通經濟上各個交通當事者之間，業務是分歧的，收益是分屬的，但若在總體經濟上，總體的威力對於各個經濟便要分課業務分配收益了。在前者分歧及分屬，可以看為通分關係，在後者分課及分配，可以看為按分關係。而觀察後者時，於分課的負擔之輕重，與分配的享受之厚薄，纔可以測計；并可由此而進入團體生活的正義問題。但是所舉的交通經濟與總體經濟，不可以認為是由個人主義和團體主義的見地之差異而生出的差別。這兩種經濟，都是從同一的見地，觀察同一的事物，因視其着眼於如何之點，而生出來的兩種區別。

關於以上所述的交通經濟及總體經濟的概念，究竟此等經濟在如何的交通生活和團體生活的境涯中存立着呢，這個問題縱暫置不問。然在現實於所謂交通經濟的系統及秩序，和總體經

濟的組織及營運，卻於一定的實在境涯中存在着。交通生活和團體生活的境涯，有基本的境涯和派分的境涯二種；前者是指各人以人格結合的，後者是指在前者之中為營一定的事業而結合的。基本的境涯經古來種種的變遷，在近代便成為國民生活與世界生活二種。這二種任何一種都是以人格結合底基本的境涯，而其所以能夠同時存立者，因為國民生活是成為統合體，而世界生活對之則成為聯合體。近代的交通經濟及總體經濟，即存於以上二種基本的境涯。在國民生活則有國民交通經濟及國民總體經濟。在世界生活則有世界交通經濟及世界總體經濟。一言以蔽之，國民生活則有國民經濟，世界生活則有世界經濟。國民經濟如為國民生活之一部分，則世界經濟便是世界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是各人或於國民團體生活或於世界團體生活為財貨之生產及消費底現實生活相。世界經濟與這樣的國民經濟也不過同樣是一個現實態而已；但是要明確的認定世界經濟，先要看清作為關聯的世界交通經濟，更有看清作為體系的世界總體經濟之必要。觀察世界經濟時，最初，要用單純的看法，這即是於世界的規模各人的經濟生活之連結。其次，就複雜的內容觀察，則一次應看世界交通經濟，二次應看世界總體經濟。末了，綜合的觀察時，則所謂

世界經濟者，即是人人之經濟生活被連結着而作成關聯，更作成體系的世界生活之境涯。世界經濟於構成上包含國民經濟之連結的國際經濟層與各個經濟之連結的世人經濟層，至於此種包攝關係之如何，容後說明。唯於此以國際層或世人層之一不能輕斷為世界經濟的理由，不可不說一說，又所謂國際的及世人的，已經不是所謂各個的及國民的，於此等地方可以指示世界經濟的特質，亦應附帶說明。

世界經濟的特質，其顯著之點即存於世界生活之境涯。論到世界生活之境涯時，要想到他是與國民生活之境涯相異的。若如世界主義論者所想像，以人人的團體生活之第一範疇為階級，而置國民於階級之下，則這裏與世界生活並立的國民生活便沒有了；因此世界生活不過只可看為於歷史的國民生活之次出現之物而已。然而這不能說是現實的認識。世界生活不是只說人人之生活地域不能限於國境，還須指出牠與國民生活體系不同，而自具世界生活體系的獨特性。可是在近代國民生活經營於世界生活之中，世界生活包含國民生活，二者決不是懸絕的生活範圍。但是國民生活雖立於世界生活之中，卻不依賴世界生活，而具備獨自的生活體系；又世界生活雖包

含國民生活，卻超越國民生活，而存立獨自的生活體系。國民生活是立於社會之上，依於國家的統制而實現國民生活目的之統一的生活體系。國民生活及個人生活於互相依倚的關聯，已經成立着世界社會了，然立於其上的並無國家，卻有由國家之聯合而組成的國際團體，這團體尙停滯於只謀各國民生之共存共榮的階段上，至於超越國民生活而實現世界生活目的那樣統一的生活體系，還沒有成立。國民生活已經全部的進於意志生活了，而世界生活尙全部停滯於自然生活上。但是國民生活也還殘存有許多的自然生活，惟均被包攝於意志生活之中。在世界生活，國際團體的意志也是成立了的，而並不能當爲整體的目的實現者。以上的差別，於國民生活一部分的國民經濟與世界生活一部分的世界經濟也是同樣的。蓋意志之有無，不能單就經濟生活特別看，就要包含經濟生活整個的生活體系來看纔可以說明。所謂個人的經濟生活之意志，也不外是指一個人的意志發動方面而已。特別在經濟生活立於世界生活中的國民經濟，只有國民目的之實現顯著的強烈，而在世界生活方面的世界經濟，其世界目的之實現，卻常受抑制。但是此等差別在顯現於人類某剖面的特徵未把握着以前，吾人之生活相究竟屬於何種，并不是可以無條件決定的。

單純事體。因此關於此差別尚有作詳細解釋之必要，這只好讓到後面述世界經濟組織時再說。於此打算先說如次的特質。在現實的生活相，國民經濟是由團體意志力運行的意志經濟，而世界經濟是由團體自然力運行的自然經濟。若用相類似之語來說，則國民經濟是政治的經濟，而世界經濟是無政治之經濟。國民經濟是沿着國家領域的界限與國民政治同寓於國民生活之中；世界經濟是於世界的規模，一面包含國民經濟——後述意義之各個經濟亦包含着——而一面卻是超越此等經濟底無政治的經濟。

吾人在前面說過妨礙理解世界經濟的原因，是在國民經濟的理解之缺乏。學者之中將國民經濟從國民生活切斷，漠視了國民生活實現目的的體系，而解說國民生活者也不少。這恰與解說人類生活，漠視自由意志，而將人類除去了人格，只當爲生物的物質生活舉示出來是一樣的。這些學者們連國民經濟與社會經濟的差別也不明白，何況世界經濟與國民經濟的差別呢。因此極端的如德爾（Diehl）便連世界經濟之存在也否定了，他說世界經濟還沒有存在，存在的祇是因交換而互相交涉的國民經濟。然而此等見解，既不能解釋國民經濟之本質，反卻引出了是認世界經



濟交換而否定國民經濟存在的結論而不自覺。這種傾向是尊重國家的所謂布爾喬亞的學者居多。與此立於反對者，是憎惡國家所謂普羅列達利亞的學者。此派學者因注全力於資本經濟討論之故，如逐鹿之獵夫不能看見山一樣，便輕斷世界經濟卽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現代的情勢，雖認世界經濟存在，而國民經濟則似乎沒入於世界經濟之中。而不知資本主義之爲物，也不是世界的，也不是國民的。只要着眼或立腳於資本主義，國民經濟也罷，世界經濟也罷，祇不過資本運動地域之界限不同，連這界限要嚴密指示出來也還不容易。這一派的人們不管他高興不高興，民族國家卻儼然存在，而營運着國民經濟之中樞機能。只有布哈林（Bucharin）雖從資本觀點出發，而尙能區別結合資本家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合同』及其相異的『無政治經濟』其發現國家之點，確是卓見。然而這到底祇是關於俄國的國民經濟，充其量亦是死板的經濟學。

世界經濟雖可以認爲是從前已有的，而在現實卻因爲是最近成立的，所以關於牠的見解，大概摸索的指示，一方面而肯定其實在，或者就從此等不充分的見解而否定其實在的也很多。世界經濟不是『由國境之開放來看的一般的經濟（Universal Economy）』或說爲『各國民因

必需品之貿易而立於相互依賴的有機關係底狀態，」或說爲「依於世界市面之形成，必然生變化的國民經濟之集成，」單是這樣解說是不夠的。這不過是從「所有一切的國民經濟於地上所行各個經濟之間的交通關係之總束，」這一點看的片面觀察而已。所謂普羅列達利亞學者，嘲笑所謂布爾喬亞學者的國民經濟觀，而他們的世界經濟觀，也把世界經濟單看爲「在世界的規模的生產關係及交換關係，」這不過自示其對於世界經濟觀之認識缺乏，亦與布爾喬亞學者對於國民經濟觀之認識缺乏等量齊觀而已。對於各自的肯定說而彼此互倡否定的議論者大半把世界經濟的要點看掉了。於國民經濟不能認清國家之地位者，而說「沒有世界國家和世界主權便沒有世界經濟，」這是很幼稚的自相矛盾。說世界經濟之成立，要以世界團體及世界有機體之存在爲前提，這是不錯的；但於此等團體不知道牠的自然性之存在，還是認識不足。古魯茲爾(Grund)

(1) 他看國民經濟有超越於多數私經濟之上的一個共同意志，而這意志對於人人的欲望，作有計畫的策算，這是不錯的。但是他對於與國民經濟相對的世界經濟，卻看爲是「私經濟體及國民經濟體往復超越國家領域而發生的經濟利害之單個事實的累積，」這便不能使人滿足。繪畫

何嘗不可以說是線的交錯，音樂何嘗不可以說是音之累積呢。這種說法簡直無從索解了。講世界經濟之諸家中，綿密指示其特質者，可以舉出的有勒滿·斯巴勒特（Neumann Spallert）、哈姆斯、瓦爾達向森諸氏。吾人雖不能直接贊同其說，而哈姆斯及瓦爾達向森其研究之業績，可採之點卻不少。

要之，世界經濟之特質，存於世界的規模之交通經濟及總體經濟，使此與國民經濟的交通經濟及總體經濟相對照便明白了。而其主要之點，是在國民的規模與世界的規模之不同，但是這與其說是在地域之不同，寧肯說是在交通之體系及秩序和總體之組織及營運其存立境涯之相異，而其相異的主眼點，則在國民團體是意志力全面的活動，而世界團體是自然力全面的運動，惟此區別而已。又觀此等所謂總體經濟之生活體系如後所述一樣，國民經濟是意識的以謀『國民之富』的生成及歸結，是為主義的活動，而世界經濟是無意識的以『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爲事的傾向而運動的。着眼於所謂『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之趨向的本質時，世界經濟是什麼，便可以很明確的看出了。僅看見商品及資本流通之表面的運動便止步的人們，例如卑歇爾（Bur-

tshii)、盧森堡 (Luxemburg) 等，或僅看見國民經濟而不能看見世界經濟，或僅看見世界經濟而不能看見國民經濟，以謬誤而駁詰謬誤，是不足怪的了。

自十六世紀以來，經長久的歲月，於各地國民團體，成立了『國民之富』的生成及歸結的近代國民經濟之生活體系。在十八世紀之末，亞丹斯密斯樹立了以『國民之富』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及至十九世紀，差不多以近代國民經濟作基礎的世界交通便已發展，此世紀之末到二十世紀『世界之富』的發生及歸結之過程新出現了。固然，因為這過程發生之故『國民之富』的生成及歸結的過程蒙顯著的變化，這是不待說的；但是依於世界經濟的過程，國民經濟的過程便被消除麼，這是決不會的，不但不會消除，而在世界大戰之後反由比以前還更明瞭的意識來支持國民過程了。然而這國民過程因加強支持之故，世界過程尚未成熟，豈不因退後麼，這也決不會的。自然的世界過程，超越進入於意識的國民過程，而愈加周密獨自的進行着。這世界過程，即是久騰於人口之『世界的』始成爲現實的，至少牠已是保有豐富內容的現實態了。對着這經濟生活之世界過程的人們，已經毫不躊躇的可以提起世界生活之問題。而此生活過程與國民生活過程不

同，是於此世之中唯一無二的存在着。沒有其他事物可以和他相併而對等比較。若在國民生活過程之研究，可以抽出其所發現於同類的多數事物之間的共通傾向；例如說：『英國資本經濟之發展法則，其他之後進國民也可通用。』試如此類推也是容許的；而世界生活過程便不能這樣了。在這裏所現出的是唯一之具體的研究對象，是巨大的人類生活相。這唯一的研究對象，便是世界經濟之一特質。在這研究提起了新的問題，要求新的前提。

## 第二節 世界經濟之研究

### 第一款 世界經濟之研究問題

世界經濟學所以能成立為經濟學之一部門，是因為牠有獨特的內容，因此便不可不具有與此內容相應之特有的研究問題和研究前提。但是如德爾便有如次的議論。他說：『吾人於發展到高度的世界交通，卻還沒有發現新的統一原理。雖有所謂世界交通上的問題，而於我等舊的經濟學範圍，亦是可以考究的，且只要盡可能的力量，大體是可以解決的。』然而所謂舊的經濟學於我

等之經濟生活的同類諸現象，揭出了共通底抽象的傾向。這傾向若是抽象的，那末於世界交通也應廣泛的通用，但若是愈通用而愈遠於現實，豈不成爲無價值的學理了麼。例如，決定價格之法則，若只就物之效用，生活費，及需要供給之對立來看，雖然不錯，而不切實際，不過只是玩賞學問之風味而已。大概舊的國民經濟學除歷史學派——此派是不講理論——外，只是冒其名而已，並沒有看見現實的國民經濟。因此也沒有國民經濟的理論，所以應與此國民經濟區別的世界經濟的理論，也不能推究了。關於此點，雖馬克斯學派——布哈林是例外——與所謂國民經濟學者取相反的路徑，而在本質於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卻不加區別混同研究。現在世界經濟恐慌，國民經濟爲此恐慌所苦而努力掙扎，凡看見這種情形者，無論何人，於此比於國民經濟原理而自有其特點的世界經濟原理，其存在不會不看見吧。

世界經濟學之研究目的，是在將具有一定特質的世界經濟，以求建立精確的智識體系。爲實現此目的，須得預先決定以什麼作研究問題，依據什麼爲研究前提。

茲先就研究的問題敘述。世界經濟研究的問題，是於問題全般，從研究對象和研究任務兩方

面共同決定的。研究對象，是吾人向於某事物而欲知其當前的境涯；研究任務，是吾人關於如何的生活要求而想要理解的一種研究者之關切態度。世界經濟之研究問題於此等對象與任務，於後所述之範圍內，可以作種種的區別。

## 第一 研究對象

世界經濟研究之對象，不待說是世界經濟了。若是稍稍進入而窺其內容，則是世界交通經濟與世界總體經濟。我們先觀察世界交通經濟，以明世界交通經濟中各人經濟生活之關聯。其次再移入世界總體經濟。這裏便是各人生產財貨及消費財貨的行動，於世界的規模作成了總體的生活體系的全面，而作為世界經濟的對象。這全面便包含『世界之富』之生成歸結的構造及過程唯一無對的生活相。『世界的富』是國民及個人經世界之分業而生產的富，又經世界之分益而消費的富。這分業及分益之組織，是與『國民之富』的國民對內及對外的國民的分業及分益的組織不同，這是以世界為整體的生產及消費的境涯。討究各國民之富的性質及生成原因而立最初體系者，是斯密斯之經濟學，但是現在的經濟學比斯密斯的研究更加深進；同時於『世界之富』

之性質與其生成歸結的事情，也須加以探求了。

世界經濟研究的對象雖是世界經濟，而當其更從對象方面決定問題時，其重要之點是在細審世界經濟之性質；即世界經濟是自然性的呢，是意志性的呢，要預先弄清楚。此點以前也約略說過，後面講世界經濟之成立時，還要詳細敘述，而這裏爲決定問題，也有略說的必要。關於經濟生活之自然性及意志性的區別，從來的學者并不特別作爲問題，但研究的問題卻因此區別而根本的被其規定了。即就一般說，研究對象或依於自然性的，或依於意志性的，其所求的智識之性質因而不同，而治學的方法也就不同起來了。特別在經濟學，如馬克斯把研究的目標引入自然史的過程，而置重於自然法則之究明，在此以前，自然與意志沒有嚴密的區別，自從對於這種混沌的研究的態度，而立一劃時代研究方針以後，對於這種對象性質之細審，特別成爲必要了。有些於馬克斯學派外，也多有求自然法則者，然而其法則卻沒有受着嚴密地規定。又此外也有研究主觀的價值說，財政學、經濟政策論之類的意志性的學說，而此等學說，關於意志法則是什麼，卻止於漠然的見解。這等是參照馬克斯的研究方針誰也可以清算的。



自然科學有種種的意義，但我在這裏是認定以研究自然性的事物爲研究對象的科學，便是自然科學。與此相對的，以意志性之事物爲研究對象者，則暫給予意志科學之名稱。爲清理科學時代以前所想出的自然神與自然法等觀念，而使經驗科學之研究對象益加明瞭，便須區別對象之自然性與意志性。二者以所求的智識性質之相異，而於考求過程的方法亦是不同的。在過去於研究原因結果之盲目的，必至的，過程之自然科學總認爲是科學；但現在這種一時的獨斷已經不拘守，而於目的及成績之自覺的自由的过程，加以研究的意志科學，亦進而承認其獨立。這可以看出最近科學之進步了。可是於某種研究對象，因爲自然性與意志性都具備着，關於此對象便不可不以自然科學的研究與意志科學的研究兩者并用。如經濟科學正是這種對象之一。

在經濟學之諸部門中，各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家庭經濟及企業經濟，因爲是意志性的，所以須用意志科學的研究。若總體經濟學中的國民經濟學是採最複雜的研究過程。即構成國民經濟之中社會經濟層是自然性的——但一面還是包含意志性之各個經濟——所以需要自然科學的研究；國家經濟層是意志性的，所以要用意志科學的研究；又國民經濟總體，其受國民團體意

志的統制之點，也是具有意志性的，所以於處理此總體的時候亦不能不試用意志科學之研究。若  
是把國民經濟單看為交通經濟而不看見其總體性的學者們，則上述的差別自始就不當作是問  
題。蓋若單是交通關係之連結，所謂自動體便不成立，若無自動體則自然性和意志性之差別便也  
不能認出了。然則在總體經濟學中，現在我們作為問題的世界經濟學是怎樣的呢。在這裏把世界  
經濟僅看為交通經濟的人們也是不能提起此問題的。把世界經濟看為總體經濟，而注意其總體  
的性質時，其研究之科學的性質，便成為問題了。如先前所述，世界總體經濟，在大體上世界社會自  
然力是全面的運動；所以以此為對象的研究亦不得不用自然科學的研究了。於此以盲目的自然  
力為發動的原因，則人人之意志活動亦被組入於此自然運動體系之中。因自然之結果，世界總體  
經濟之情勢變化，而使人人活動目的之成績其歸結或如其企圖，或適得其反。雖於盲斷科學祇在  
究明原因結果之關係的學者們，於世界經濟學之研究，即偶然這樣盲斷，亦可以免除不合理的謬  
誤了。雖然如此，若把世界經濟學認為是屬於單純的自然科學，又仍然陷於謬誤。蓋世界團體生活  
雖然幼稚，而國際團體意志已經出現了，此意志是當為世界經濟生活之意志而活動着的。各個經

濟之意志活動不消說了，雖所謂國民經濟之意志活動也被組入於世界經濟自然運動；而此等意志活動也當爲世界的總體，成爲自然運動而被顯現出來。然而國際團體意志卻是從國際社會的自然自覺而來的，但這并不是所包含於自然中之意志，而卻是立於自然之上的意志。因此雖在世界經濟之中，對於國際團體意志之活動方面，亦還是可以要求意志科學的研究，無論怎樣，這是可以脫離自然科學之羈勒的。

如此，世界經濟一方受自然力的支配，一方受意志力的支配，則世界經濟學不過是自然科學與意志科學之混合物而已，像這樣的疑問便發生了。關於此點容後詳述，這裏只略爲一言，卽世界經濟於國際經濟層雖有意志活動的部分體系，而全體系仍是自然性的。固然，國際團體意志之活動範圍在及於世界全面之點，與在世界中的國民團體意志之活動是異趣的；但是這意志活動之實質，不是總括的統制世界經濟的，只不過是謀國民經濟間之調和的而已。在此點也與行於國民經濟之總括的統制是異趣的。在世界經濟可以全部的而且實質的變動大局的力量，不是國際團體意志，而是世界社會自然力。如此作爲總體之世界經濟，是包含國際團體的意志生活之世界自

然力的運動體系，這便成爲世界經濟學之研究對象。世界經濟學在大體上可試以自然科學的研究。其中對於國際團體意志發動的界限內仍可以配合一點意志科學的研究，世界經濟政策的研究，亦可以納入此範圍中。

世界經濟學有這樣混雜的問題是因其研究對象是自然與意志相交錯的現實態。吾人通常雖說一概以自然爲對象的自然科學及以意志爲對象的意志科學，而在如經濟學等類的人類科學，若不預先稍示其內容，則問題之性質是不明瞭的。然在自然性有單純自然性與複雜自然性之別，在意志性也有單純意志性與複雜意志性之別。地物現象是單純自然性的現象，只須觀察其原因及結果的過程便可以了。又人類高級的文化現象是單純意志性的現象，對此亦唯將目的及成績的過程作爲主題便也够了。所謂與此等相異的複雜自然性，其整體性的自然運動之構成要素，是意志活動，或是較低的自然運動，或者指在自然運動之中包含意志活動之階層者；所謂複雜意志性，其整體性的意志活動之構成要素，是自然運動，或是指較低之意志活動，或是指在意志活動之中包含自然運動之階層者。國民經濟若說他是意志性時牠便是複雜意志性，因其現在還包含

着廣大的自然性的社會經濟。這社會經濟又是複雜自然性而以意志性之各個經濟作爲構成要素。社會經濟是國民經濟之一構成層，與此相對立的另一構成層，便是國家經濟；國家經濟是意志性的，而且是把較低的意志性的各個經濟作爲構成要素的。包容國家經濟與社會經濟的國民經濟，是依於國家意志之統制而成爲意志性者；牠是具着如上所述構成成分的複雜意志性的科學。可以與此國民經濟相對比的世界經濟，便是複雜自然性的科學；牠是以各個經濟和國民經濟作爲構成要素，而此等構成要素皆是意志性的。此等意志性的活動，於種種的交互作用，而超越此等意志的大規模的自然運動便成立了。又在世界經濟有國際團體意志活動，唯此意志是包括於此世界自然運動之中的。縱此意志出現於此自然之上，而決定世界經濟的總體之行動方向的力量，不是此意志力，而仍是自然力，所以此意志應收納於自然之中。這樣的世界經濟，在大體成爲自然性的科學，然是頗混雜的複雜自然性。人類生活，特別團體生活，是具有很複雜的構成成分，要將此複雜之點納入考察之中，則須區別經濟生活之自然性和意志性。

從這樣的研究對象以觀察世界經濟的問題時，最先要細審此對象是如上意義之自然性的

呢，意志性的呢，依其性質如何，問題纔能够確定。從交通經濟之觀察入手，而及於總體經濟，其中國民經濟之研究與世界經濟之研究，其問題之性質相異；因此在問題解答之方法和解答之意義，亦可認出兩者之差別，兩者卻成爲正反對的，這是臨到研究的時候不可不預先理會的事。說世界經濟學不能成立的人們，世界經濟的特質不用說，連國民經濟的特質也不知道，則國民經濟學也是不能樹立科學的了。或雖肯定世界經濟學之成立，而於自然性的世界經濟與意志性的國民經濟不同之點沒有弄明白，惟於交通關係之相異，以求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區別，因之把與國民經濟學相異而爲世界經濟學特有的問題便也放過了。由對象以觀察世界經濟的研究問題時，處理爲主的世界自然經濟的問題，處理爲從的世界意志經濟的問題，皆須與國民經濟的研究問題加以區別。從來經濟學者許多因爲處理自然經濟，偶然也確提出過世界經濟問題；但扼要之點，不要單把世界經濟看爲自然經濟問題，須於與國民經濟相異的意義，也得提出來使二者互相對照；且其中於國際團體意志之活動範圍內，意志經濟問題之提出，亦是不可忘的。惟因此等問題之提出，複雜的世界經濟問題，例如國際競爭問題，纔可以得正確的解釋。

世界經濟的研究問題，更因對象的分析，順次從大的問題展開到小的問題去了。此點容後再述吧。

## 第二 研究任務

決定世界經濟研究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在研究任務是什麼。最初是問對於什麼研究，將此問題認清之後，便不可不問爲什麼研究。

大凡吾人要想知道某事物時，其注意和態度有兩個大的差別。其一、關於對着的現實，某事物是如何存在着的呢，想要把牠認清楚，這是一種注意；其二、關於目的之實現，某事物要如何纔適合呢，也要想把牠辨別清楚，這又是一種注意。一是在想知道某事物是如何的，這是直觀的態度；一是在想知道某事物如何纔合宜，這是實踐的態度。人類的意志是知與行。其態度是直觀的或實踐的二種。欲求知的意志，是想要直觀的認定現實境之如何，由此態度而生辨認的知識；想要實踐的判定實現境之如何，由此態度而生判斷的知識。此等皆是與欲行的意志，因直觀的態度而動時的感應，因實踐的態度而動時的決斷相對的。依欲知的兩種態度以區別研究，一是直觀的研究和認定。

的·研·究·，一·是·實·踐·的·研·究·和·判·定·的·研·究·。認·定·判·定·是·知·的·斷·定·，兩·者·是·同·樣·的·，即·實·踐·的·判·定·也·是·屬·於·知·而·不·是·屬·於·行·的·。

辨認的知識和判斷的知識，既是就一定的問題，依據適當的研究主義及研究方法，以求解答此問題而立一精確的體系，所以都具備着科學的資格。把實踐的知識一概歸諸示令、教訓、技術、辦法、等類，而唯直觀的知識纔認爲是科學，這不過無根據的獨斷見解而已。科學因其作爲內容的知識各不相同，可以分爲二類，一是直觀科學和認定科學，一是實踐科學和判定科學。在科學之中也有如種種的地物自然科學一樣，專限於直觀科學的辨認知識者；又有種種政策學技術學之類，以直觀科學的辨認知識爲前提，而以實踐科學之判斷知識爲內容者。然則經濟學究竟可以說是怎樣的科學呢，若據研究的對象所限定的科學，其爲直觀的科學抑係實踐的科學，要依據作爲對象的經濟生活之性質纔能決定。經濟生活爲現實認定之對象，是不待說的；但此同一的對象，又因爲是人類生活之一部分是生活意志之實現，所以我們這種欲知的意念，既知道現實是什麼是怎樣的之後，於目的之實現，也要想知道某事物要怎樣纔適合。這適合之判定不僅現實之行動，除所收



納於過程中者，雖外界地物運動之自然過程，亦可以從實現目的方面而歸入於判定的對象。如此則經濟學之研究任務，是對於經濟生活包含直觀的研究和認定的研究，與實踐的研究和判定的研究兩種。在此場合前者應先為處理，後者則以前者為前提而試為處理，二者不但不可認為抑揚（註六）的歸一，縱達到此境，而二種研究之並立及關係，亦不是相排斥的。在認定的研究，以認定主體其自體存在之辨認知識為根基而出發，是在知道對面於此認定主體的經濟生活之現實境的存在如何；在判定的研究，在以判定的主體適合自體的判斷知識為標準，而知對面於此判定主體的經濟生活之現實境的適合如何。所謂自體之存在和自體之適合，即是指認定的主體和判定的主體，但這主體是什麼，卻因經濟學之部門各別而不一樣。此主體若在各個經濟學，就是各個生活者之意志，若在國民經濟學，就是國民團體之意志，在世界經濟學，則是世界團體之意志。

科學的研究任務，一般大別為認定的研究與判定的研究兩種，已如上述。現在若更進一步以觀，則現實之認定，有事實的認定與理由的認定之別，實現的判定，有當為（Oughtness）的判定與規範的判定之別。先就認定的研究敘述，我們最初知道有所謂現實的存在，使知道事實，知道事實，

大概就知道現象，以次便知道實相，到了知道實相，則裏面的事實便可呈露，這是科學研究之一特徵，但現在還沒有進到這境地。總之，知道事實便是認定研究的第一段，但吾人的研究欲求，決不以知道事實爲滿足，進而由事實以求知道成立的根據，此即名爲理由。理由不是原因，原因是發生運動的原動力，原因、運動、及結果的系列，是事實的一範疇。與此並列的事實範疇是目的、活動、及成績的系列。一是自然的事實，一是意志的事實，但是無論那種都不外是事實。於那事實之深隱處，使事實成立使事實發展，有最高而且最深的力的活動，那就是理由。現實之存在，有存在的事實與存在的理由，而理由亦是指現實之存在，並不是腦筋裏面造出的構想。理由是存於存在之實際的事實之深隱處，在其支配下的許多事實上，包着有普遍弘通性的存在法則。科學的研究以知道法則爲重要任務。究明其理由時，事實便可以正確的認定了。如此吾人知道現實的存在時，第一、在知道存在的實際事實，第二、在知道由事實進入的存在法則之理由，第三、在照着理由，更明白的求出事實的真相，第四、在理由之上，再配列事實，便完全瞭解存在的全部體貌。記述事實的實記與論述理由的理論，是認定現實存在雙關的研究，沒有實記，理論則馳於空論，若缺乏理論而僅有實記，又不能

成其爲科學了。

其次，就判定的研究敘述，吾人若知道實現的適合，纔知道當爲實現一定的目的，是知道作什麼，要怎樣作纔好。知道當爲，大概就知道方策，其次就知道意義，由知道意義，科學的當爲便可認明確了，但現在還沒有進入這等細別。總之，吾人知道當爲，便是判定研究的第一段，其次求當爲所占的根據，這便名爲規範。這裏所謂規範不是指現實作爲支配吾人行動的法律、道德、習慣、等內容的規定，而是滿足吾人知識要求之實踐的軌道。規範是立於當爲之上，而使當爲知所應爲，及其所依據之最高的行爲指針。當爲是適合之實際，而規範是在其支配之下許多的當爲之上，具有普遍的弘通性之適合的法則。吾人不僅以知道當爲爲滿足，更須試行規範之判定，復依據規範規定當爲時，當爲便受決定的判定。如此，當爲與規範，兩者都不是現實性的，不用說了，雖是這樣卻不是恣意所作爲的立策和立法的意見，這等是於實現一定目的之過程必然成立的意力之觀念態。於此我們知道實現之適合時，第一、知道適合實際的當爲，第二、從當爲進入於知道適合的法則之規範，第三、依照規範更明白的認識當爲之正確，第四、規範之上配列當爲而完全知道適合的全體貌。從

來的見解，於當爲與規範之對照及關係沒有十分弄明白，如所謂政策論便是如此。當爲研究與規範研究，是適合判定的雙關任務，不知道當爲，所立的規範自始便是空想，不以規範爲根基的當爲論，便成爲當前的事務論，而不能說是科學的斷定。

如上述科學的研究任務，是了知事實和理由的直觀的研究與辨識當爲和規範的實踐的研究兩大端，如此則經濟學究竟負着如何的任務呢。如在經濟學各部門中，利用經濟學是研究對物過程，即財富之生產及消費的；則須先認定利用經濟生活是什麼，是怎樣的，既經認定之後，須得判定這是什麼，是怎樣的，要怎樣作纔好，這是不待說的。如交通經濟學，是研究以財貨之生產及消費爲內容的人人交通關係之系統及秩序的學科，交通關係只限於自身不外是一種直觀的研究，但是一進到總體經濟而從總體的見地以觀交通經濟時，交通關係是什麼，是怎樣的，要如何作纔好的實踐研究，也就可以加上了。就交通經濟作爲行動主體看時，可以分爲下方的各個經濟與上方的總體經濟。研究各個經濟生活的各個經濟學，在認定的研究以上，注重判定的研究，是不用說的，現在爲判定的研究，雖以認定研究欠缺之點爲遺憾，而研究任務之重點，仍在判定的研究。末了，說

到研究總體經濟生活的總體經濟學，研究任務是什麼，還是沒有決定，照樣的贖在那裏。惟從來呼爲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科學，大概僅看見國民交通經濟而沒有着眼到國民總體經濟。於此情形研究任務止步於直觀的、認定的、研究，而呼政策論爲實踐的判定的研究，排斥於科學以外，作爲一種實務論技術論，也不是無因的。反之，那些不確認國民經濟而想要建立政策論的科學體系之一部學者們，卻可以說是陷於根本的謬誤。與此等學者相異的馬克斯，他看見交通關係以上的總體性，但是他卻把總體單看爲自然性的，所以這裏便沒有實踐研究成立的餘地了。因此在馬克斯的經濟學『自然』是認爲非政策的，這是不錯的。但是人類不能單以解釋現實爲滿足，而於現實之變，更抱有更強烈的要求。如此則馬克斯學派之實踐論，便成爲工作於自然大勢之下的階級意識之戰略及戰術之實踐論，而以科學的說明是自然法則之認識亦即實踐之指針。這議論是很巧妙的，但若是如此，則經濟學實踐的研究便不成立了。

國民總體經濟是國民生活之一部分的經濟生活，於此國家的意志，即作爲國民團體之意志而行總括的統制。這統制者必得考慮全部的國民經濟生活應如何處理，而且要將所考慮的結果

拿來實行。依着這等考慮國民經濟之實踐的研究，纔得成立。對於國民經濟實踐的批判，許多學者雖在研究中，而欲給予科學的根據，且使避免偏見的唯一途徑，仍在確認整個的國民生活是由國民團體意志所引導的。如現代國民經濟之統制，在漸次緊張的情勢之下，如上的見解愈加證實起來了。國民經濟學實踐的判定的研究，其重要不讓於其他的任務，所以亦應作為重要任務之一，這是毫不容疑的。然而於此種研究，還有依據從來的歷史、理論、及政策的三分法，改為單一的政策論；直觀的研究如分為實記與理論，實踐的研究則須分為當為的研究與規範的研究。國民經濟之各個政策，是依照有普遍弘通性的國民經濟之規範，而加以確定的判定。

最後我們對於世界總體經濟的研究任務是什麼，也得仔細考察一下。這裏於直觀研究以外，能够容許實踐的研究麼。此問題之肯定與否定，在一般是繫於世界團體意志之實在如何。世界團體生活雖然幼稚，而以國際團體意志已經是實在的，其意志亦是為關於國際經濟生活而發動的，如此則雖在世界經濟學於直觀的研究以外，也不能不把實踐的研究，加於此任務之中了。然而在世界經濟生活，國際團體意志於下述之二點，顯受限定，所以與國民經濟之意志顯然不同；因此其

實踐的研究亦在嚴格限制之下始被容許。其一、國際團體之意志，其發動只及於國際關係及結此關係的國民團體之上，而不能及於世界生活的全面。所以此意志不是總括的統制世界生活，只是以謀各國民之共存共榮爲目的。而在國民經濟國家總括的加統治於個人生活之上，以謀國民經濟生活之安定及進步，因此之故，關於國民經濟實踐的研究成爲國民經濟學重要的任務。而在世界經濟，因爲還沒有達到於現實世界人類之上，加以總括的統制以謀世界生活之安定及進步的境地，所以世界經濟的實踐問題，只在以國際經濟和緩國民經濟間的衝突，導以調和；至如改善勞動條件之類，雖於個人身上發生效果，而採取此種政策時，也常經過國際關係方能影響於國民經濟。故世界經濟學不但不試行實踐的研究，而其任務亦比國民經濟顯受限制。其二、如後面所述，全面活動於世界經濟者，是世界社會自然力，而國際團體意志，只是關於世界生活被包攝於自然力之中而活動的。因此世界經濟之實踐的研究，是順着所現於世界自然力之內的意志活動而行，於此意味，亦比國民經濟是特別受限定的。

凡科學研究不可不置基礎於「現實」之上。而此現實在人類生活不斷的發展之故，現代科

學的研究，要將現代之現實的發展階段正確把握着。在國民經濟學以外認定世界經濟學之成立還很躊躇的人們，是留戀於昨日的發展階段的老人；執着於國民生活之確立以爲世界人之面目亦是這樣的，作如此想的人們，是夢明日的樂觀小兒。科學的研究，要立足於現在，不能不從現實的階段出發。吾人須將世界生活現在是怎樣的，如實觀察，不可以從這裏退後一步，亦不可以從這裏前進一步。即決定世界經濟學之研究任務亦不能不基於現實。

最後關於世界經濟學研究任務應舉的一特色，即世界經濟是由唯一無二的存在點而來的。於認定的研究而求事實與理由，於判定的研究而求當爲與規範，這種情形世界經濟學也與國民經濟學是一樣的。但是世界經濟因爲是唯一的，所以辨認的知識和判斷的知識之體系也是唯一的。因此說到樹立體系決不是容易的事，而比國民經濟學反卻有興趣之點，是就唯一的研究對象而求法則之性質如何。於就各個人物之研究，其具有普遍弘通性之法則能求出與否底疑問，於就唯一巨人的世界經濟學之研究亦同是可以發生的。法則雖是存在法則的理由律和適合法則的規範律，而都是於各個事實及當爲之上具有普遍弘通性，但在唯一的世界經濟此等法則可以看



得見否。有說唯一無類之物是具有個體性和全體性，因此等個體性和全體性祇有整體性之物的記述，而法則是不能看見的。又有一種學派甚至說：能推求法則與否，便生出自然與歷史、價值、文化之差異。但是我的見解卻不是這樣的。法則是規律各個事實和當爲的。雖在一個人，也有規律各個行動之意志的存在之法則，也立規定日課之實踐的適合法則。廣大至極之宇宙雖是唯一的，而宇宙的物理學的法則還是可以求出的。有說法則是從各個事物所抽出而被集約之共通性質和動向，這樣的見解是不足採的。將共通高出於普遍，包含總括各個事物底實在的整體性者，其動作時，規律各個事物的法則，便可以看見了。世界經濟雖是唯一之物，其總體性之力發動時，各個的國民經濟及各個經濟亦動了。特別世界經濟是唯一之物而又是自然之物。在此唯一無類之物，如世界的恐慌亦是自然法則的作用。世界經濟是整體性的『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之構造和過程，但要知道此等有如何的事實與應如何的當爲的各種實際，更須知道此等事實根據的理由律及當爲根據的規範律的法則，這就是對於世界經濟的研究任務。

以上吾人就世界經濟之研究，第一、舉其研究對象，第二、察其研究任務，世界經濟的研究問題，

是由上述二者所決定的。關於研究的對象，可分爲世界經濟之自然性與意志性。如意志性雖還止於甚狹之範圍，而因自然與意志之性質差異，所以對於兩者亦不能一律處理。其次就研究任務說，關於世界經濟的智識之中，不得不試分爲直觀的辨認知識與實踐的判斷知識。這也是後者成立的界限比前者是很狹小的，但吾人從欲知之心理的差異不得不將兩者分別處理。如此則組合以上兩種之區分時，世界經濟之研究問題即成爲左之四種。

(一) 認定世界經濟之自然現實境

認定世界經濟的自然現實境，是在觀察占世界經濟主要部分的自然性之諸事實，將其原因及結果之系列加以考察，更於自然事之根據的理由律即自然法則加以究明，立於世界經濟中的國民經濟和各個經濟雖作意志活動，而從意志活動之主體立場加以研究，則是國民經濟學和個人經濟學的問題。在世界經濟學，是就由此等意志活動之競爭生出世界的自然力之運動而加以研究的。

(二) 認定世界經濟的意志現實境

認定世界經濟的意志現實境，最首要將占世界經濟一部之國際團體的意志活動諸事實觀察清楚，再將其目的及成績之系列加以考察，然後將意志事實所根據的理由律即意志法則再行究明。這部分雖被包括於世界自然運動之中，而是與國民經濟的意志活動一樣，不是構成世界自然運動之要素，因其與自然運動異趣，而是作世界同樣範圍之活動的意志現實境，是於前一問題之外須得別為研究之問題。

### (三) 判定世界經濟之自然實現境

判定世界經濟之自然實現境，是於世界經濟社會自然力發動的種種事件，由世界經濟的目的來看，判定其適合於此目的之達成與否的。於此先須判定各個事物，次纔試作包括此等事物的普遍傾向之判定。此等判定謂之為對於自然的當為及規範之判定。這名辭大概於實現意志的場合不甚適切，而是對於自然的實現目的者之判定，以之表示不是就自然自身所說的正常及異常的意義，這名辭卻是不錯的。在世界經濟的自然實現境範圍也廣大，內容也豐富，但是判定的問題，就現在的情形論，卻是與此反對的。蓋世界經濟之目的如前所述一樣，比國民經濟顯受限制，如作

爲科學的研究，這界限是不可超過的。

(四) 判定世界經濟之意志實現境。

判定世界經濟之意志實現境，是在世界經濟國際團體實現意志之諸行動，從世界經濟之目的看，判定其適合於此目的之達成與否的。於此與關於各個行動的當爲判定，和關於作爲此等判定根據的普遍性之主義的規範判定，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判定，在世界經濟，意志實現境是很狹隘的，在此狹隘的意志實現境之上，世界經濟之目的亦受狹隘的限制；故於現在的情形，此四個問題之中算是最貧弱的研究題目。

以上四個問題是理論的排列，而其重要性亦略依如上的次序。這四個問題經統一的解明時，世界經濟學的體系便完成了。

世界經濟學的主要問題，已如上述，而現在將敘述此學說，更須進入內容而列舉其篇別。哈姆斯教授於其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問題，排列頗爲廣泛，而受過廣的非難；瓦爾達向森的世界經濟學其篇別於此類書籍中可以說是最好的。我與諸家立於相異的見地，依左列篇別，以排列其內容、

問題。

(一) 世界經濟之成立

吾人於此題目之下，將世界經濟成立的因素及過程，和已經成立的世界經濟之構造及作用的一般情形，作一概觀。其次，由此概觀進而試分世界經濟為世界交通經濟與世界總體經濟。

(二) 世界交通經濟

在此題目之下，將世界交通經濟的主要交通關係底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先行處理。此外應作為交通關係考察者，是遍於全世界作構成產業單位的生產手段及資本被移轉的情形。以上是從表面上看的世界交通關係，而從裏面看時，關於生產的世界分業關係與關於消費的世界分益關係，便被舉揚了。此兩種交通關係，於世界總體經濟作為分業體系及分益體系而再加考察。其次，便就此等分業與分益而作個別的考察。

(三) 世界生產分業

世界的生產依於世界之分業而進行。此分業有國際的分業及世人的分業兩種，在這兩種中

又可以指出種種相異的形態。世界的分業是從分業關係進於分業的體系，而加以考察的；這要看與國民的分業，有怎樣相異的特色，這是屬於世界經濟學最重要的題目。世界分業的問題，從來的學者都把牠忽略了，在馬克斯學說極重要的生產關係的見解，也沒有推想到世界經濟。如日本現在所遇極重要的問題，其主要的也可以由世界生產分業來解明的。

#### (四) 世界消費分益

連續於分業之次的就是分益。世界的消費是經過世界分益而行的。這分益的形態略與分業同樣，但分益又有其特有的問題。就中如國際貿易怎樣形成諸國民之富的問題，便是其中特別重要的問題。

#### (五) 世界經濟整體的發展

世界經濟的交通關係及行動體系，既分爲生產分業與消費分益，更應進而加以綜合，作爲整體的世界經濟來考察。開始以世界經濟的成立作爲一個問題，末了與此相應，便將世界經濟的發展作爲問題了。於此有自然性的發展與意志性的發展，有國民間之競爭與調和，有資本與勞資

間之協力與衝突，比於國民經濟具有更加複雜的過程。現在國民經濟之自立及列國經濟聯盟（Block 經濟）的趨勢，果否導世界經濟於收縮，是特別可注意的問題。

## （六）世界經濟政策

世界經濟實現目的的範圍，因為顯受限制，所以在世界經濟學政策論的地位，也是很輕的。可是如自由通商和世界貨幣交通之安定，卻不得不認為重要問題了。唯所見於世界經濟的限定目的，使政策論多止於交通經濟政策，其及於總體經濟政策者便受抑制。於此世界戰爭的危險，便代替世界政策而潛伏着了。由以上各點觀之，在世界經濟學的政策論與國民經濟的政策論顯然異趣，只是作為一部的問題附加於全體系之後而已。

以上分篇在世界經濟學的問題略盡於此，但最初於此章作為序論一樣敘述了世界經濟的研究，最後與此相照應亦應將世界經濟思想作為結論一樣加以敘述，這纔是首尾完整的論法。於此再觀察世界經濟思想之發展，和此等思想與行動立於如何的關係，這亦是可注意的問題。

最後關於世界經濟的研究問題須特別注意的一事想要附帶再說一下。即世界經濟的研究

問題與國民經濟的研究問題是另一物，國民經濟學所說的，沒有關於世界經濟者。從來題作國民經濟學的著述中，真正處理國民經濟之問題者，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有些學者看到這樣名實不符，把國民經濟學的名稱改爲社會經濟學，或如馬歇爾（Marshall）祇改爲經濟學，以回避責任。而名爲社會經濟學及經濟學者，距現實又太遠，不過只是抽象論而已。今後的經濟學者，一方要建設新的國民經濟學，同時於他方亦不可不樹立世界經濟學，以世界經濟學其對象本身是新的，因此有由基礎上從新築成的必要。國民經濟學與世界經濟學是各具有相異的研究對象與研究任務之各別的經濟學部門。國民經濟立於世界經濟之中而行動，世界經濟亦以國民經濟爲構成的要素，所以國民經濟學總得要知道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學也得要知道國民經濟，但這於兩部門的各自獨立，一點亦沒有妨礙的。反卻作爲總體的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所立的境域，因爲是各別的，所以試從正面看，都可以求得辨認的知識與判斷的知識之體系，其體系自然生出差異來。同樣，雖觀察國民經濟和世界經濟，而國民經濟學與世界經濟學各異其觀察立場，收集由各個立場所見的各別全景，二者相異的經濟學的部門便成立了。於是吾人於論究問題之後，不得不就決定爲主



的研究立場之研究前提來說一說。

## 第二款 世界經濟之研究前提

研究問題若確定，其次便要移入於研究前提了。這是吾人開始研究應得留意的。科學是精確的智識體系，但要使智識精確，成爲系統的，則依據一定研究主義，使用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了。這主義與方法豫先確定，就是研究的前提。然則世界經濟的研究要用如何的主義與方法纔適當呢。

## 第一 研究主義

所謂研究主義是指導研究的方針，而決定這方針的，是立場和標的。吾人須立於何處觀察纔好，須向着何處着眼纔好。這立場與標的確定時，研究的方向纔有一定，由這方向的正確與否而研究成績之良否便因而分歧了。吾人若是誤了立場，錯了標的，或者立場和標的都錯誤了，而研究的方向因而失準時，便發生如次的現象，或是沒有看見對象的全面，或是只看見一物而沒有瞧見隱於深處的他物，或是把本形看成歪曲的，或是把位置看成顛倒的，及其他種種的缺點，而生出認識不足、缺陷、謬誤等弊害。至於辨別是非的判斷知識，因參以利害的打算，和感情的愛憎，而作謬誤的

斷定，其危險更甚。立場與標的有這樣重要的意義，而在從來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卻把牠忽略了，至少也是把牠輕視了。可是在實際，人們當其研究的時候，卻必定採取某樣立場與標的；或者自己沒有意識着，或者缺乏這類預備，而研究的方向時時變更，或者採取錯誤的方向竟與他的目的不符。在人們之間而致見解互相差異時，只是以自己爲正確，以他人爲謬誤，全部的互相排斥，結局連對手方所說也有不了解者，於是許多便從研究主義之不同而生出見解之差異。人們研究地物自然科學因爲是觀察外界的自然物，研究主義不必蓄意去設定，而人人之間大約卻有共通的立場和標的，其爭論多是從研究方法的不同來的。若是人類生活的研究，研究主義便因人而異。在此場合如利用經濟與純粹藝術和宗教在研究人類對於向着前途進行的目的生活，其立場和標的之差異，主要的原因是由各人之資質及鑽研之差異，而見識之進步階段遂因以不同。然在對於人人相結合的交通生活和團體生活之研究，研究者因其生活地位并其注意的重點如何，是在怎樣的場所眺望何處，亦使其研究的方向相異。於此徹首徹尾否定他人的暴論也每每發生。所以當研究經濟學時必須將交通經濟、各個經濟、國民經濟、世界經濟等研究，預先決定各各正確的立場和標

的，這裏我們試就世界經濟的研究主義敘述。

\* \* \* \* \*

當研究世界經濟時通常總得要採取適應於此研究的一定立場。這個立場就是世界團體意志的立場，而不是個人意志，階級意志，及國民團體意志的立場。這種見解因為從來沒有經人說過，或使人感覺奇異也未可知。然而在我卻以為這是要緊的研究前提。

原來無論研究什麼事，研究的立場每每即是意志的立場，察研究的對象及負研究的任務者仍然不外是意志。所謂研究者，是實現一定目的的意志活動，而抱有目的的意志，依於所見的對象以遂行其任務。智識是觀念，科學是觀念的體系，創造觀念體系的是意志之力，而自然性的事物於此卻不能參預。觀察外界自然的地物時，亦必定從人類意志的立場去看，但此時各人之間，卻各有差異，所看的方向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在大體上，從人類一般的意志來看，於此點，立場卻沒有什麼不同。在實際，此等差異差不多是很少的，而於研究立場雖不加注意也是無妨的。及進而觀察人類生活，因研究問題之如何，於是發生有嚴密規定立場的必要。如上所述，吾人僅就向着前途而實現

目的的生活方面加以觀察時，因為人人一齊都是立於向着前方的地位，則採人類一般的意志立場便得了。然於實現目的的生活，將其現於交通生活和團體生活中的部分加以觀察時，只是一般意志的立場已經不夠了。於此因為將人們置於交通關係和團體生活組織中的某一定地位，所以觀察對象的立場，亦不得不是受了某種限定的意志立場了。若就經濟生活說，屬於一般利用經濟生活的財貨之生產及消費之行動，因為看見人左右物的方向，所以從一般的意志立場看便得了。然按之現實，生產及消費在個人的行動體系之中呢，或在團體的行動體系之中呢，或者這團體是什麼呢；試將其分別觀察時，一般意志便受限定，而從各各行動主體的意志立場觀察，又成爲必要了。

雖在經濟生活之中，觀察各個行動體系的各個經濟學各個經濟主體之意志的立場是適當的。然觀察交通經濟生活的關係之交通經濟學和觀總體經濟生活的體系之總體經濟學，一定不可不在具有維繫關係和體系的總體者之意志的立場。雖從個人意志的立場并不是完全不能看見，但是要看全部是不可能的。而這總體者的意志在具體的也是一定的。觀察國民經濟，要採取國

民團體意志的立場，觀察世界經濟要採取世界團體意志的立場。在此場合意志發展的階段尚低的人們，每每懷疑以爲個人意志之外何處有總體意志呢；但總體意志並不是不實在的，這是因爲還沒有進到可以知道總體意志的自覺。雖所謂個人意志和總體意志，亦不是就蓄有意志的肉體來看的，要據實在的意志之自覺，纔能夠知道。太古之羣族團體生活，個人的意志還沒有明確的成立。反之在今日的團體生活，而不能認識團體意志者，若從意志的長成上看，便是低能兒。不辨場所而想用個人主義貫通一切，不免是井底的癡蛙。甲爲乙之代理人而與對手方交涉時，說的話是由肉體的器官出來的，而所表示的意志，卻是乙的意志。一個人而爲私人或公人的行動，雖同是一個人肉身的動作，而其意義內容則成爲相異的人格之意志表現。人類營着團體生活，若到具有進步的團體組織，則構成團體的各個人經營自己生活的意志和結合各個人的團體經營總體生活的意志，是相對的存立着。團體意志決不是擬制的，是顯然實在的。在個人意志的立場觀察各個經濟時是適當的。觀察交通經濟及總體經濟時則不能不採取團體意志的立場。採取此立場時便超越自己本身——和他人本身——的生活意志，而將自己改爲『自·分·』按此自·分·所隸屬的全·體·生·

活意志，以此意志放目以看清對象。然則全體的生活意志是什麼，便又引起這樣的問題了。

說到交通經濟及總體經濟，在具體的都是指多數的國民經濟與唯一的世界經濟。於是研究國民經濟便採國民團體意志的立場，研究世界經濟便採世界團體意志的立場。若更具體的說，國民團體的意志是國家的意志，世界團體的意志在現今的情形便是國際團體的意志。國民團體是國家與社會二重構成的。一個是人人實現全體目的的共同組織，一個是實現各個目的的互相組織。社會是各個意志的連繫，其在自身，意志是不能成立的。國家具有作為共同組織而結合的中心，在各個意志之上可使全體意志存在。國家的意志是自立的，同時又是統制社會的。其意志是作為國民團體的意志，而以實現國民生活目的者。如此則觀察國民生活之一部分的國民經濟生活時，國家意志的立場是必定需要的。蓋國民經濟生活的意志因為不外是國家意志發動於經濟方面的。由個人經濟的立場，國民經濟學是不能成立的。個人主義觀的經濟學不能認為是真正國民經濟學說，就是這個原故。又回護個人觀的人們，說須從許多的社會立場以觀察國民經濟。但社會僅止於個人互相的結合，沒有具着總體意志的自然體，所以他沒有具着觀察任何事物的眼目。若是

把社會的概念用廣義的解釋而認爲是團體，如此則從怎樣的團體立場觀察又須得加以限定了。國民經濟的研究立場若是弄清楚，便暗示着與此相對照的世界經濟之研究立場了。在這裏也必須要求世界團體意志的立場。然世界團體因爲滯於幼稚的組織，其團體意志之所在是很容易發生疑問的。可是於此若抱理想的世界主義，提出渺茫的世界人類之心意，而使指爲世界團體的意志，這亦是科學所不容許的。科學雖可以抱理想，而不可不具有現實的基礎。作爲研究的立場須就存在於現實的意志。但可以說是世界團體意志者，就現今的情形，僅有國民團體結合體的國際團體之意志。現在超出國界的交通關係已經成立，也可以說是達到了世人社會，但是世人的心還沒有結成一個意志。國際團體雖由相互的關係而成爲構成層占着廣大的場所，無論其關係怎樣微弱，而共同關係的構成層卻是造成的了。這裏團體意志成立了，此團體意志已經進到能爲國際法之制定及運用了。這意志是由國民團體意志之共同的聯合而結成的。於共同之點，意志成立是可能的，而於聯合之點，便與有統一意志的國家意志相異。這種差異，即是國家意志與國際團體意志各自獨立彼此不相依屬而能同時存在的緣由。聯合意志於實現目的之場合，比統一意志，其

目的內容是不同的，因此於經濟政策實現目的的過程，二者之間亦有顯著的差異。但至於作爲研究立場的意志，二者雖差異，亦沒有妨礙的。雖聯合意志亦不是如社會之盲目，而具有觀察對象的眼睛。緊要之點，不在意志力之內容如何，而在是否即實在的意志。觀念體系是人格的表現。固然，科學與藝術等是不同的，因爲不能不對着實在的對象，不許任意創造，而加以嚴格的限制，但離了人格觀念體系是不能成立的。雖在一個觀念體系的經濟學，創造者是人類的一般意志，而以某事物作爲對象而創造的場合，創造者儘管生息於此對象之中，若是不立於這對象之正中而觀察思索，決不能夠正視對象的全面。因此對於國民經濟學之研究採國家意志的立場，在世界經濟學之研究便採國際團體意志的立場，求得真確的辨認知識與正當的判斷知識以作爲基礎。如現今之滿洲問題是國民問題，同時又是真正重大的一個世界經濟問題。對於此世界經濟問題從國際團體意志的立場看時，纔能夠求得真確的辨認知識和正當的判斷知識。然而各國因爲各自從其國家意志的立場以觀察此問題之故，若作爲各國國民之對外政策或對世界政策，雖可容認，而卽以爲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便誤了出發點。如此則各國所見，判然各別，偶爾一致，亦不過妥協的結果而



已。世界經濟學之研究卻不是這樣的。

世界經濟研究的立場上面已大約說完了，此外還賸下一個立場，須得仔細玩味，這即是階級立場。階級的立場，有有產階級的立場與無產階級的立場兩種，而首先提倡此階級立場的是始於馬克斯與恩格爾斯。此學派對於團體生活中的個人意志認為無力，而同時團體意志之實在亦不承認，所以其結局於實行方面不用說了，即於研究的立場，也都採階級意志的立場。又此學派，不消說是採無產階級意志的立場了，但是與彼對立的有產階級意志的立場也還是承認。而在資本主義發展之際，有產階級的立場，是可以容認的，然一進到階級勢力轉換的近代，便主張不能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其研究的立場也是由此決定的。這樣階級的立場，在某限度是可以承認的。吾人認定現實之階級對立。因此也承認由階級立場觀察的兩種經濟學。但是馬克斯學派進而採取階級至上觀，漠視國民團體與世界團體顯著的區別，因之連國民經濟學與世界經濟學的差別也加以輕視，這是因為化分不善之故，遂失去了洞察總體經濟全面之能力。假設澈底的容許階級的立場，也只能容許階級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和世界經濟學之研究是包含階級的立場，而且是超越階級

的。

研究的立場若是確定，其次便不可不定研究的標的。研究世界經濟學，吾人放眼觀察範圍，是在世界經濟之全面，然不可不舉示其中應該着眼的焦點。固然這焦點開首是不容易尋出的；其始在全面之中，各部分雖不當路的也迴視一番，在其間便漸漸逼近到存於全面中心的主力去了。若能够一度着眼於其中心，便把那裏作爲標的，纔可以縱覽全面。在世界經濟的場面，首先映於眼簾者，大概是無數各個經濟的行動。此等行動因關係互相交錯着，這種關係首先便成爲目標。其次是多數國民經濟映於眼簾，此等行動亦因其關係互相交錯而這關係亦成爲目標了。大概這兩種關係的總束，便可以認爲標的。然則這種關係是以什麼作內容呢，大多數學者的見解，常把商品財貨的流通認爲是此種關係的內容。馬克斯便進而將這關係認爲是生產上的關係了。在他以生產關係之總束作爲標的，其對於世界經濟亦自然以世界生產關係之總束爲標的了。以生產關係爲標的，比以流通關係爲標的要勝一籌。蓋流通關係迂迴繚繞，全然不能形成何等焦點，而生產關係可以作爲是人對物的立體的行動，所以具有一定的目標。然而這到底只看見關係，而中心點是沒有

看見的。雖是關係之總束，而其力點若是沒有確立，目標依然是渺茫的。

着眼於流通關係的流通經濟學，力點全然不成爲問題。着眼於生產關係之總束時，則不可不舉這力點。馬克斯或將舉出資本當爲這個力點，豈不是着眼於資本之自然運動麼。若就世界經濟亦拿這種理論來解說，則世界資本主義運動便成爲研究之標的吧。將馬克斯學說作如此解說，若是不謬，則我於此種見解在某限度內是贊同的。特別以世界社會的自然運動爲目標這一點，如後所述亦不外是我所探爲目標的。但是我於以世界資本主義爲唯一的目標這事，有兩點不能贊同。其一，是世界經濟之運行，國家的活動，其勢力并不比資本運動稍弱，這是應該認清的。在馬克斯的學說，把國家納入於資本階級之中。但這不過是管制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管制國民經濟之意——之現象而已。現在因爲有蘇聯之存在，作爲目標的資本運動已經混亂了。今後的國民經濟將資本主義廢止，或加抑制，這種趨勢若是增進，則此目標將更見離開焦點吧。然而國家的存在被否定，到底要何時纔到來呢。特別把國家置於階級之下的見解，既據吾人之所見，加以否定，則世界資本運動作爲唯一的目標，這種見解也不得不同樣加以否定。或者說國家是存在於經濟之外，

這等於說人是存在於經濟之外；因此又想起羅塞爾（Roscher）的議論了，他說：「經濟學是研究關於人的科學。」其二、將資本運動不作爲唯一目標還有其他理由，即是決定國民間經濟關係的勢力，因爲還有在資本之外的基本的生產力——富源及勞動力——。在國民經濟資本之力是很大，而於世界經濟則與勞動力相對的富源之國民的所有，卻在資本支配力以上，握有左右世界經濟的決定力。此點後面再詳說，總之，於世界經濟將資本之力過於重視，欲貫徹單純的資本理論，則複雜的現實便不能理解了。

這樣看來在世界經濟學的研究要以什麼爲標的，觀察和思考纔可以進步呢。據我所見，這標的的是於世界規模所行之財貨的生產及消費，即是關於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而起全面運動的世界社會自然力。研究世界經濟，各個經濟的行動力不用說了，連國民經濟的行動力也不能作爲觀察的標的。若就此等行動間之關係以爲便可以縱覽世界的全面，像這樣不但僅止於追跡此等關係，即關係自身生滅情形也是不能理解的。世界經濟是總體性之物，於此有整體性之力運行着。這種力量，是能够支配國民經濟及個人經濟，而使其等經濟之間發生關係或使其關係生出變化。

總體經濟之運行，在國民經濟便是立於社會自然力之上的國家意志力。有連這總體的行動也懷疑的人們，那是因為科學的洞察力很貧弱之故。世界經濟比國民經濟，其組織因為顯著的粗疏，在此要想認清整體性之力的運行，稍稍有點困難吧。然而於世界交通經濟以上的世界總體經濟，其為實在不用疑惑是能夠論證的證實的，總體經濟之實在與整體性之力的運行，若是分開，是不能想像的。吾人當全面觀察世界的總體經濟時，當着眼於總體運行的整體之力的活動；這個力要看牠是怎樣運行，須從廣遠的縱觀，深切的洞察，無漏無枉將現實的活動作為如實認清的保證，除此以外，要尋世界經濟的標的是不存在的。然則此等力之運行可以說是什麼呢。在世界經濟因為沒有行總括統制的世界國家，所以存於此者不外是世界社會的自然力。在此等場合而問此自然力之實體的如何，反卻不是科學的。社會自然力之運行，因為不是人格的行動，也不是意識的所構成的團體機關之行動，所以只由力之作用歸復到本源上去，力之實在纔可以認知。

世界經濟社會自然力之外，國際團體意志力也是活動着的。這個意志力是生於社會自然力之上的，與構成此自然力之各個的及國民的意志力異趣，所以着眼於此意志力，不能說是不必要。

若精密言之，世界經濟研究的標的，應該作爲世界社會自然力與國際團體意志力二種力的活動吧。惟此意志力如前所述具有限定的活動範圍，於大局是被包括於支配世界全般的社會自然力，由此大體言之，則決定只以世界社會自然力之運行爲標的便得了。但於此社會自然力之運行中，而於所包攝將漸次長成的國際團體意志力的活動加以保留，爲如上之決定。

以上吾人敘述關於研究的立場和標的，而此兩點因彼此連結於一線，觀察的方向便決定了。隨着此方向看時，於世界經濟之全面的觀察，纔可以周密地不偏不倚徹於表裏的進行着。唯關於此等視線之決定，或說採國際團體意志之立場，或說以社會自然力之運行爲標的時，豈不是何等經濟的意義都沒有具着嗎，或不要受這樣的駁詰。但我想這是沒有妨礙的，而且是適當的。吾人採意志的立場時，意志之爲物只唯一的存於個人及團體，別無經濟生活上的意志，只是，唯一的意志發動於生活一部分的經濟生活。又社會自然力很多顯現於經濟生活，若極端的說，反轉從自然經濟現象大概纔可以認識社會自然力之實在，所以後者與前者決不是無緣的。所謂國際團體意志的立場，是爲看世界生活一部分的世界經濟生活的立場，觀察世界生活之意志的立場，國際團

體意志之外是不存在的。又以社會自然力之運行爲標的時，亦不是指單純的抽象自然力，而是着眼於關係世界之富的生產及消費之活動的意味。若是立場和標的都沒有確定，而盲目的摸索，使不成其爲研究了。若要決定立場和標的，如上所述，便是適當的。爲觀察團體經濟生活的立場和標的，據我所見不必純粹採取由對象自身所取出的經濟的事情，卻寧肯採取包含經濟生活的一般團體的地位作爲研究法，還要正確些。

## 第二 研究方法

經濟學研究方法——狹義的方法——之中，這裏只就關於世界經濟學的研究應特別考慮之點略說一說吧。研究的方法有觀察法與手續，而作爲主要的問題者是觀察法。

世界經濟的研究主義確定時，順着這研究主義所提示的視線開始觀察。於此場合觀察者的位置，是國際團體的意志，觀察的對象是世界自然經濟；所以觀察法不是內觀法，而是外察法，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若用其他的方法說，此觀察法不是直覺及反省的方法，而是分析及綜合的方法。若如此說，這豈不是從來社會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麼，怕要受這樣的反問吧。不錯，從來所稱爲社

會經濟學因爲是自然經濟學，所以世界經濟學也與牠採同樣的方法。然國民經濟學因爲要研究包含社會經濟的意志經濟，所以多加上一點從國家意志的立場而行內觀直覺及反省之心理的方法。真正國民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顯然複雜的，若是世界經濟學，還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若國民經濟學，所重用的是歷史的研究法與比較的研究法。尤其比較的研究法，我想今後於有發展希望的真正國民經濟學，應是收穫最多的方法。然世界經濟成立之日尚淺，故少有用歷史的方法之餘地；又因其是唯一的存在，故比較的方法也不能用。但世界經濟因爲是自然經濟，於其研究，數理的及統計的方法，雖於國民經濟學漸縮小其用途，而於世界經濟或轉有較多的用處吧。

從來的經濟原理，許多是求諸演繹的，這演繹是分析法之一種，這分析是就意外狹小範圍的事實所試行的。因此當研究如世界經濟這樣新而且廣大的現實態時，從來經濟學原理的弘通力是很狹小的。在世界經濟應有其特有的理論。其理論的研究是另行從世界經濟的實記着手，而不可不試行相應於此對象的分析及綜合。

正常的方法吾人須依前面所舉的研究主義認定世界經濟的事實。認定事實先要觀察調查



諸現象。這調查是在就各樣具體的現象辨別其異同加以分類，同時從原有的現象抽出定型，定型的現象務必多多的網羅，而一一按照現實，隨着所追求的互相間之關係以相結合。現象之諸關係經系統的整理後，現象的調查便終結了。其次，便移於系統現象之分析，而分析方法是在發現包藏於表面現象的裏面實相。由現象進入將實相辨識清楚時，事實的認定便終結了。最後，要探究事實根據的理由，這裏便要採用綜合的方法了。綜合是就同類的事實所行的，其中在自然作用是求具有傾向的普遍原因，在意志作用是求抱有主義的普遍目的，此等情形之下自然的事實或意志的事實便被綜合了。這樣認定存在的方法，也不一定是研究世界經濟特有的方法；而世界經濟是唯一無類，且如後所述，是具有複雜組織內容的現實態，像這樣的情形，以比其他經濟學部門，於方法運用上，生出顯著的差異。例如整理經濟交通關係時，雖都是於世界規模的交通，而一方要清查國民經濟間之交通關係，他方要清查各個經濟間之交通關係，將二者連結着。又雖是世界規模的自  
然運動，在某場合是世界一般的運行，而又推動各個的國民經濟；在他之場合也有各個國民經濟之活動先出現，而移於世界一般之活動者。如國民經濟統制的伸縮，也有由各國之特殊事情與世

界經濟之一般事情所引起的；此國民經濟之變化，更使世界經濟之構成及運動發生變化。特別世界經濟具有唯一無類的特質，於此運行的法則，亦使異於從來之集約的抽象的經濟法則，而成爲無類的法則，所以於此法則之探究，也不得不想出新的方法。

以上是專關於世界經濟認定現實的方法，此外尚有判定實現的方法。但如前所述世界經濟的問題所謂世界經濟政策論，其內容因甚貧乏之故，其研究方法也還是同樣的貧乏。特別經濟政策論或政策論一般的研究方法，如今還是一般的幼稚，所以若想要述世界經濟政策論的研究方法，更不能不說政策論的一般方法。因此這裏便將牠省略了。自來關於世界經濟政策的研究方法，大概沒有作爲問題的。但這裏以世界經濟是唯一無類的，而其政策之研究也顯出特色來了。在國民經濟政策論可以將他國所實行的政策作爲參考，而作類推的研究；但在世界經濟政策論因爲是綜合各國所實行的政策，而謀於其上建立無他類例的各國民共存共榮的方策，所以於此給予推求實現可能性，發抒創見的新境地。

(註1) 各個經濟，德文爲 *Einzelwirtschaft*，如國民經濟及世界經濟等，皆所謂綜合經濟（德文爲 *Wirtschaft*）。

wirtschaft) 而構成這綜合經濟之各個獨立的經濟，便謂之各個經濟。

(註二) 交通二字與中國習用意義稍異，後文有解說。至其大意則是人類之經濟行爲，人與物相對者爲利用經濟，人與人相對者爲交通經濟；交通生活亦是指人與人相對之交通生活而言。

(註三) 國際經濟英文爲 International Economy，世人經濟英文爲 Cosmopolitan Economy，Cosmopolitan 一語有譯爲世界主義者，即以四海爲家不問國界之意；著者譯爲『萬民』與中文意義不協，茲改譯爲『世人』。

(註四) 地物 (Natur) 中文多譯爲自然，或有譯爲土地者，以日譯義較明確，故仍之。

(註五) 分益是分受收益之義相當於英文之 Share。

(註六) 『抑揚』德文爲 Aufheben，爲黑格兒哲學專用之名詞，日本譯爲止揚，揚棄，中譯有採日譯者，有譯爲抑揚者，有譯音爲奧伏赫變者。

## 第二章 世界經濟之成立

### 第一節 世界經濟之成立過程

#### 第一款 世界交通經濟之成立過程

世界經濟，最先應當作世界交通經濟看，其次便當作世界總體經濟看。同一的世界經濟分爲二段考察時，全部體態便很明瞭的呈現出來了。世界經濟是到了怎樣的情形纔成立的呢，這個問題亦可以分爲交通經濟與總體經濟二段來看。

若要將世界經濟成立的過程弄明白，不可不從成立過程以前先行的國民經濟之發達開始考察。國民經濟之發達，可以區劃爲未成年期的古代及成年期的近代二期。在國民經濟生活之點，古代近代都是同一的歷史的存在，而社會經濟之成熟與國家的經濟統制，於所顯現之點，可以將

近代從古代劃分出來。古代的國民經濟，是以多數的自足經濟，及與此等自足經濟相結合的小規模之國家經濟開始的，其後由大自足經濟之解體，而行財貨的交換，因交換之發展經過，所謂都市經濟及領域經濟，漸次將財貨的需要及供給之場面，使擴張到國民生活之範圍。這種需要供給市面之發展，是從來的交換經濟，從場面狹小的地方，漸次增進其生產力及消費力；而生產力及消費力，須求其相適應，因為使需要供給之適合，而遂發生困難；此困難因於全國開放交通範圍之擴大而得解決。此等情勢，終於使在古代所不能看見的財貨流通的社會經濟成熟了，但同時與社會異其發展系統的國家，亦由歷來的立場前進，採取適應於國民經濟新情勢的態度了。即古代國家，進入近代國家，確立領地權及領民權，使各自的領域明確劃分，改爲中央集權及國民參政權的組織，而撤廢地方領域的障壁，國內交通使其自由，與國家經濟對立發展的社會經濟，也納入國民的統制範圍了。於此，近代國民經濟的新形態，便成立了。國民經濟之國家的地位，古代與近代顯然不同。在古代，國家並不是國民經濟組織的中樞，只是立於大規模各個經濟之上的公共經濟之主體。大約接近古代末期的國家，對於交換經濟也似乎在立制度，行政策；但這是爲維持屬於所謂民政的

經濟交通之秩序，而還沒有將國民作爲整個的經濟生活之統制。然而一入近代，國家顯然成爲國民經濟行動的主體，關於國民之富的生成及歸結，行意識的統制，使國民總體經濟的形態，成爲很鮮明的了。此等國民經濟，同時互相之間，也開始交通，而遂形成國際交通經濟，這是世界經濟成立的最初過程。

### 第一 國際經濟交通之發展

國民經濟間的交通漸次發展，而達到國際交通經濟，其間可分爲次之三階段：第一、國民經濟對外交通之發展；第二、國際經濟關係之成立；第三、國內經濟之國際的關聯。

第一、觀察國民經濟對外交通之發展，在古代與近代之間，有顯著的差異。雖在古代的國民經濟，於相鄰的國民之間，或與經由海道之遼遠的其他國土之間，實行貿易或移住等事；但這等事不過時斷時續的行着而已，因爲當時的通商、移住，是由政治、宗教等經濟以外的事情，依於開國或鎖國，或加以促進，或加以抑止，所以是間斷的。又此時代的世界交通，是作爲國民的行爲呢，抑是作爲個人的行爲呢，簡直是沒有區別的混沌物；至少這種交通也只是商人以一部的所有階級爲對手

方，而行貿易，或是特殊的移住集團的往來，而不是基於國民一般的欲求。到了近代，國民經濟成立，則以前狹小的地方交通場面，苦於需供不適合的狀態，大約都依於全國的需供系統而得救了。於此場合，一方生出人口之急激的增加，及消費之全國的普及，而使國民的消費需要，爲很大的增加；在他方生產供給，因被需要增加所刺激，依於生產手段之結合，遍國中皆容許自由移轉，而生產供給又顯然增加了。然而此需要及供給之增加，因爲多是自然的，無統制的；而由於財貨之種類，更發生新的不適合的狀態了。蓋在一國民，某財貨之消費需要縱然增加，而應此需要的生產供給，因生產手段自然受限制之故，於是又陷於不能增加的境地了。例如日本的明治時代，國民的棉與鐵之需供成爲很甚的不適合，即其適例。於是不得不依對外貿易以求彌補。又以前常行的對外貿易，更有特別增進起來的別的事情。這事情，便是於國民間消費需要的均等化，與生產供給的國民差。各國民之需要，必要的衣食住，不用說了，即如煙草咖啡等嗜好品，亦漸次的均等起來了，而各國民持有的生產手段，就中富源及技術，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此等的供給物，亦是相異的。因此國民的需與供給，因對外交通之發展，所生不適合的場合，便漸次多起來。如此供給的財貨不足，或甚至完

全缺乏，便不能不仰給於外國的輸入，而別將可以增加供給之財貨移充輸出，以作輸入的代價，要之，近代國民經濟之成立，可以認為是國民消費力及國民需要，與國民生產力及國民供給，是互相對立的；而於其對立依據財貨的種類，而看出需要供給之不適合，這種各國民經濟之接觸，便引起以貿易爲主的對外交通之發展了。

國民間交通之開展，一是由於物質的運輸機關之進步，一是因爲社會的國民對外交通態度之改進。在近代因爲運輸機之躍進，使交通態度爲之一變，這是不待說的了。關於對外的交通態度，一國政府對於本國人的態度，基於時代之必要，由放任移於限制，其次而容許自由，進而達到對於交通保護獎勵；一國民對於他國民的態度，最初是從掠奪的而移於排斥的，不久即進於和平的交換態度，最後遂進到部分的試行協同提攜了。各國民之對外交通，及到他的態度以自由和平爲通例時，伴隨於運輸機關之進步，而漸次遂導進劃時期的世界交通開展之域了。

在國民經濟，想要將一般的需供之不適合，加以調和，這種要求，便成對外交通之開展的機緣，使久滯於局部的、斷續的、國民對外交通，漸次成爲包括的、繼續的。交通到了包括的時候，便可以就



交通內容之增加來觀察牠了。最初的交通是貿易，其次便從苦於貿易逆調的國家出移民，由繼續貿易順調的國家出資本，生產手段偏倚的國家，便發起使結合內外的在外企業，存於其他國民經濟之內部的許多經濟交通，也把牠作為對外交通看了。其次，對外交通成為繼續的時候，依於交通路之開展，國民需供之適合，所以也到了正常的依賴外國了。最初，雖是因偶發的交易，以外國品充一時的需要，若是幾度交易之後，沒有充這需要的外國品，便感覺生活之缺陷，於是對外的需要，便成為繼續的，對於此需要的對手國之對外供給，亦由生產計劃上成為繼續的了。嗜好品之貿易，即其適例。無論怎樣的商品，其交易繼續到某程度時，必使其商品之國內的生產及消費的事情發生變化，而此變化的事情之惰性，又反轉使交易成為長久繼續的。又對貿易若成為繼續的，則對外投資及企業便以之作為基礎，而將性質上最繼續的作為特質，也追加上對貿易了。

還有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使成為包括的、繼續的事情，其交通方式，不可不特別舉出從實物交通變化到貨幣交通這件事。貨幣交通制度使複雜的經濟交通，在貨幣的評價及經理之下單純化，有保障交通之包括性及繼續性的作用。近代各國及到都將貴金屬貨幣制度確立，國民間的經

濟交通亦大概以共通的貨幣爲媒介而行使了。在國民之間，行使共通的貨幣時，於由交換貿易移於買賣貿易的商品之各國，自價格以至各國之生活費、生產費、工資、利息、利潤等之高低，可以依據共通的基準而得比較測計；故於國民間的商品流通、資本融通、協同企業等，顯然簡便容易，使此等事業愈加促進了。

末了，國民經濟對外交通發展的事情，特別在近代國家，不可不竭力提倡，意識的使此事情促進。在古代，國民交通與個人交通不能區別的混沌狀態，依於近代國民經濟之統一化，變到國民經濟之對外交通。於此場合，個人雖由個人之意向而行動，而在立於國家統制下之點，便被收納於國民的行動體系之中了。受此限制時，被抑制的個人交通，後來作爲世人交通更加發展；但在世界交通之初，國民的對外交通，卻比個人的先發展。近代國民經濟，從成立之當時，對內統一經濟交通，同時對外也採制馭經濟交通的統制主義。在歐洲這叫作重商主義，這樣稱呼，於對外商業，國家的統制，是突進的。以世界經濟交通之開展，只看爲交通範圍擴大到全世界去，這是地誌的看法。要緊的觀點，是在社會的觀察，作爲統一意志經濟的國民經濟，出入於對外的交通，而引出世界交通之點。

在近代國民經濟國家爲使國民之富增加，對內使生產增進，同時對外使積極的促進貿易。又國家爲振興產業，欠缺的資本，仰給於外國，或者因輸出超過，所得的剩餘資本，以投於外國，或者爲矯正其他的生產手段之偏倚，將此等生產手段，移於外國，或由外國承受。這樣的國家經濟政策，是使國民的對外交通，意識的進展。

第二、國民經濟之對外交通，一發展到某一階段時，便新成立國際經濟關係了。我以為『國際』一語爲數個國民團體之間的關係；即於列國關係以上，爲一切的國民團體，至少有力的國民團體一切事物之間的關係；但此等意味的國際經濟關係，其成立要經過相當的歲月。現在爲便宜上，試把牠分爲四期。第一期，是十五世紀末歐洲人發現亞美利加大陸及東洋航路以前的時代，從來國民間之經濟交通，漸次發展到包括的繼續的範圍，其範圍大體是限於歐羅巴的，可以謂之歐羅巴交通系統；在其他國民之間，沒有看見特別成爲系統的交通關係。第二期，是從十六世紀之初到十八世紀後期北美合衆國獨立之間，這個時代是亞美利加阿非利加的沿岸地方，亞細亞之西南北大部分作爲殖民地，隸屬於歐洲諸國之期間。這時代交通地域，廣覆於世界大部分，而見於社會的

交通系統，依然不過是歐羅巴系統地域之延長而已。這個可以謂之世界的歐羅巴系統。第三期，是始於一七七六年北美合衆國之獨立到日本之開國。北美合衆國獨立之後，接着其他的亞美利加諸國也獨立了；此等各國民成爲獨立的國民經濟，與歐羅巴交通系統合爲一體時，世界的歐羅巴系統，便進展到世界的歐美系統了。最後，第四期，中國由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日本由一八五四年（安政元年）的開國條約，——實際是安政六年開國——參加歐美交通系統，以迄於現今。東亞的兩個獨立國家，差不多同時參加歐美系統；此時，從勢力所及的關係，以看國土的位置和其他國民而有重要意義的一切國民經濟，都結成直接相互交通關係；雖其他的國民經濟，其互相間直接關係，縱有淺薄之點，若於此淺薄之點不必過於重視，而完全皆納於唯一世界的交通關係，如此便將一切的國民經濟網羅，而達到世界交通系統了。

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成爲包括的、繼續的、相互行對外交通之國民經濟的個數增加時，最初現出的，是程度之差異，末了，便性質也差異起來了。日本次於中國而最後參加交通關係，在那時候世界的歐美交通系統，已經達到結着緊密的關係，不許任意分離的狀態了。所以中國及日本之參

加，是因已經不能如古代一樣可以任意開國鎖國，不得不於自然強制力之下，牽入於世界交通系統之中了。這極東的二國民最後參加，便將將成的世界輪環之最後的缺陷補充了，這裏纔可以認為完成了國際經濟關係的一定交通系統之形態，且伴於此系統，而成立了一定的交通秩序。國民經濟將這需要供給之適合，作為正規的對外交通一樣，各自制定關係外國的國法，通商政策，通商條約等制度，採用政策以維持對外交通之秩序。此於國民相互之間，便成立國際法、國際政策、及國際習慣，以維持國際的交通秩序了。

第三、國民經濟交通之成立，同時於各國民經濟之國內交通，到某限度也有引入於國際的連結之傾向。若狹義的說國際關係，則是總束各國民團體的直接對外交通者。國民經濟，使其對外方面，參加國際經濟交通，而其對內方面，各國民每每當為分立的國內經濟保留着。但國民經濟，為總體經濟，不用說了；雖當為交通經濟，也成一個有機的關聯，對內方面，與對外方面，亦是具着一種交通系統，及交通秩序。如此雖同一事件，一面有當為對外事件，入於國際經濟關係者；而在別一面有當為對內事件，而屬於國內經濟關係者；例如各國中央銀行之利金，須將國內金融與國際金融二

方面，加以考慮，纔能夠決定；國際立法的勞動者保護法，與各國的國內法的工場法，有同一的規定之內容等是也。又於某國內經濟，關係的對外事件，亦是必然的屬於國內經濟的對內事件，而保持這種關聯的時候，亦是很多的。例如財貨之輸出，是與達到彼處的生產及流通相關聯；財貨之輸入，是關聯於輸入以後之分配及消費之類是也。故雖直接與外國沒有關係的國內經濟事件，亦必然是與對外交通之間，於雙關的或因果的關係是有關聯的；在這關聯之範圍內，經國際經濟關係，而結連各國民經濟。這是國內經濟的國際的連結。但是不入於這個連結，而祇限於國內的需要供給相對立，取得與給付便完結的地方也不少，這是作為國民經濟之孤立範圍殘留着的，如中國與俄國，這種範圍還很廣的，如歐西諸國，這種範圍則顯然縮小了。

如以上所述，大概最初是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先發生，此等交通一發展，遍於世界而連結到完全的環狀時，國際經濟關係便成立了。這關係又進入到國內經濟，必然具有內外之關聯者，也使成爲國際的連結了。如此，於世界的一切國民經濟，因於對外交通關係而被連結，各國民經濟之交通系統及秩序，達到成立爲一個新的交通系統及交通秩序時，便名之爲國際經濟交通。但這個如

後所述一樣，在現實是世界交通經濟之一方面，若是嚴密的說，可呼爲世界交通經濟的國際交通方面吧。國際經濟交通，不待說是於世界規模的經濟交通。可是這交通關係，是成立於國民經濟之間；交通當事者，是國民團體的交通生活的國民總體經濟。這個到底是國際的，還不能說是世界的。若是可以說是世界的交通經濟，不可不再舉示一個於世界規模的世界交通之另一方面。這便是世人經濟交通。

## 第二 世人經濟交通之發展

雖同以世界爲範圍的經濟交通，而卻比國際經濟交通稍後一步，略與之並行發展者，便是世人經濟交通。這種經濟交通之發展，亦可以分爲三階段。第一是跨於世界各地的各個經濟之互相交通，第二是此等各個經濟之互相交通，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所成立的世人經濟關係，第三是由這種關係擴大的各個經濟之世人的連結。

第一、觀察世界各個經濟互相交通之發展，雖在古代的國民經濟時代，個人或在國家放任之下，或得政府的特許，或破壞國家的禁例，越過國境，而試行貿易，或移住的事例，已經不少；但這不過

是個別的繼續的行着而已。近代國民經濟，開始便依於統一主義以統制各個經濟，因為很周密，所以行於古代之個人的商人交通一時頗受牽制，商業亦被收容於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之中了。近代國民經濟之成熟，不久從對外交通方面，使國際經濟交通出現，而依此國際經濟交通，世界的通路顯然開展時，於國民經濟是統一主義收功，而自由主義將要代之而起的時候了。於此便看見了近代的新的各個經濟之世界交通。行自由主義的時期及限度，因國而異；但只要是行自由主義的國家，各個經濟，於事實上是立於國家統制之外，不問國籍及國境，只是各各為遂行自己的目的而互相交通。這個人的——不是國民的——經濟交通，於世界的規模發起的情形，自然也是以國際經濟交通作基礎，而其行動及關係之性質，不是對外的，因此亦不是國際的，而是與此不同方向底別一世界的事象。

人人於其身分，誰也是有國籍的而住在於國境內的國民之一人，於事實上，超國民的，非國民的，這等事實是不存在的。可是，人人的行動，於此若特就經濟行動說，行動的自體或行動的一方面，不入於國民經濟之構造及過程者，卻有可以看見的場合。這等個人的行動，既沒有國境內外之差



別，便可將其與國民經濟的世界的交通相區別，而認為各個經濟之世界的交通。因此國家機關之行動——例如政府之募集外債——是明白的屬於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雖是私人行動，而依於政府之命令或委託者，——例如海運業者從事命令航路，匯兌銀行，為匯兌市價之安定，而以非營利的市價，作匯兌之交易，貿易商人受委託而輸入食料之類。——亦是同樣的。又依據國家政策的私人業務——例如得政府的許可而行資本之投下或收用，收受獎勵金而行貿易或運輸——一半是個人的，而一半卻是國民的。被置於國家統制範圍之外者，或甚至反統制而行者，——例如私運及資本逃避（註一）與國外同志共同為祕密結社的反國民運動，——全出於個人的欲求，或非國民的欲求的行動，這便不算國民經濟之行動，而可以認為各個經濟的世界的交通。雖一人的行動，這是屬於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呢，或者不過只是各個經濟的自由交通呢，應該依據是否起於國民經濟的統制範圍，而加以分別。個人不能脫離國民的身分，但若看其行動的境地時，不是國民的，而只以個人於廣大的世界範圍，以圖充足他自己的經濟欲求的行動，這也是容許的。在世界各個經濟之互相交通，其條件雖置於國際經濟交通之發展，而其立場，則置於個人的社會性。

## ——不是全體的國家性。——

雖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而作交通之行動者，國家機關之外，便是私人的各個經濟。各個經濟之行動，其順着國民經濟統制而行的時候，無論是能動的，所動的，都可以認為國民經濟之行動。與此相異，各個經濟於此統制範圍之外，所作之行動，便應置於國民經濟的對外交通之外。如此則國民經濟的統制範圍是如何的，便成爲問題了。據吾人所見，近代的國民經濟，已經成爲實現自己目的意志經濟了，而當實現之局者是國家。這樣則國民經濟，便可以生出國內方面與對外方面的區別。如從來的通說，將國民經濟認為是沒有意志的自然經濟，特別其對外方面的意志，是沒有的；從政治的秩序說，縱有國內外的區別，而於經濟交通，不過僅在地域上國內交通延長到國外而已。這樣看的人們，將世界規模的經濟交通，僅認為是各個經濟間之交通，而國民經濟，只不過地域之區劃而已。卽讓一步，在國民經濟縱於世界交通有緊密的交通系統及秩序，亦只於程度之差而已。若是想要看見牠性質之差，必須要問這緊密所由起的國民生活之特質。這特質在經濟生活，不外是由於國家之統制。因將國民經濟認為意志經濟，纔能够於自然經濟無差別的內外交通，作性質

上的區劃。可是近代國民經濟之統制還沒有完全實施，在各人的行動，放任於統制範圍之外者，也不少。於此各個經濟的世界的交通亦是可以存在的。唯於此場合想要預先附記的，是於國民經濟之所謂統制，因為從國民經濟之立場的國家意志，是統制的意味，所以立於這統制下的個人，以如何的意向而行動呢，這樣的事，不是問題。即如構成國家機關的人們，有不體會國家意志而行動的事件，只要不認為是違法而加否定，還是國家的行動。各個經濟雖是國民經濟的構成員，而多是以個人意志而行動的。但是這個到底是屬於統制範圍者，還是應認為國民經濟之行動。例如雖一個私人之純粹營利的商品輸出入行為，或是資本之移出入行為，將此等行為從國民一般的財貨需供之適合，或對外收支之對照等見地來觀察時，便可認為國民經濟自身把商品和資本對於外國發出或收進的行為了。因此有時雖同是世界交通，究竟是國民的對外交通呢，是個人的互相交通呢，這等區別，須視其立場如何纔能夠決定。若不然，採理論的安全的立論，將某行動從國民的統制見地觀察，或離開此見地而試思為沒有國民統制的行動，由此便可以區別為二種交通。例如關於國民經濟為備辦國民之富，而補足外國貨物的行為，在完全沒有意識的計畫之場合，貿易行為是

單個的各個經濟間之交通；因之在這裏國民的行動與個人的行動之區別，也不存在了。

然則，於上述意義底各個經濟之世界交通，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呢。立於近代國民經濟下的各個經濟，是以家庭經濟與企業經濟兩種為基本，而開始國民外的行動，且因而益進步者，是企業經濟。這企業經濟，為主的是近代的產業，而近代產業，是從資本主義的經營來的。資本與勞動力等不同，是非人格之物，沒有國籍，不問國境，唯在營求利息，利潤，故一度依於國際交通，而開了世界的交通，更可以看見為資本所引導的個人的參加行動，頻繁的來往了。固然，在這裏國民經濟的統制方針，傾於自由主義，是不可缺的條件。資本主義產業在國內若是成熟起來，將商品販路延長於外國，投資或貸資於國內產業，若一充裕，擴大於國外，像這樣的事，是資本自然的傾向。這裏之所謂外國，只是地誌上的名辭，資本運動，為團體生活，國之內外，是不問的。像這樣企業經濟的行動，是能動的供給商品，又是作商品的後援者，但是與企業經濟的行動為終局的應對者，是為商品需要者的家庭經濟。只想以廉價購買良品者，大概是所動的，而國民外的各個經濟的行動，是等於企業經濟。斯密斯說「商人不是特定的那一國的市民，又交易到某程度，也使人成為商人；」這種說法，將如

上兩種的各個經濟的行動，確切的表明了。此等商人及準商人，隨其活動力之增大，將其個人活動的舞臺擴大到世界的規模了。

第二、其次可以看見的，是各個經濟互交通發展之結果。於自由主義所行的範圍，發展了的各個經濟間之交通，爲主的是作貨物及貨幣之需要及供給的連鎖；若這連鎖增加周密之度時，於此便使相交通的各個經濟，結成一個聯珠。這聯珠雖成爲世界的規模，而與成立於國民間的國際交通關係，是相異的另一種關係。吾人名之爲世人經濟關係。所謂世人一語，是從極古的時代便有的，而在今日似乎反被遺忘。古之所謂天下之人，只是把全人類看爲是統一的觀念，而作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理想對象，這樣究竟缺乏現實感。後來隨民族國家的發展，國土與國民的觀念加強了，以前的理想對象，雖當爲一種觀念，而漸次的模糊，甚至認爲是一種空想了。然一到近代，吾人之交通衝動，利用進步的運輸機關，周知世界一切地方之住民的生活狀態，而且所欲去的地方，大致都可以往來，這裏關於當爲現實態的世界的人們，纔成爲可以思考的事情了。吾人於認爲總共的綜合國民者以外，脫離國民資格的個人，由互交通的關係觀察，呼爲普泛的人們，終於認爲不是空

想的事了。但是這廣泛的人們不至於如國民作團體的生活，而只是個人的互相連結。將在這種生活狀態的人們，概括的稱呼時，用世人這個名詞，想來是適當的。因此世人的觀念，是與國民的觀念相對立的。所謂世人者，是具有超國民的，非國民的，國民外的之意味。但到了現在，世人因為沒有成爲統一體，還是與國民相對立的；但若是成爲統一體，則世人便成爲世界國的國民了，現在劃分國境的國民，當然被溶解於世界國之中了。故若說世人主義，則是否定現實的國民生活者，在現實的是非國民的個人主義，在理想的是指超國民的自由個人之聯合。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便是此理想的世人主義；唯於現實，吾人以爲國民的經濟行動以外，而有不是一定的國民之世人的經濟行動，這卻是無容疑的。又此『世人的』云者，是對於『國民的』之外，在『國際的』也是對立的。『國際的』云者，是國民團體之連結，是國民的國際。世人的與國民的及國際的是相對立的。如所謂國際喀特爾（Cartel）（註1）或托辣斯（Trust）又如所謂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若據我的見解，則不是國際的而是世人的。這等組織，在本質是沒有把國民看上眼的，而且是否定國民的，因此不是與國民相結合的。世界的規模之交通關係，一方面有國民連結的國際交通，一方是有個人連

結的世人交通。我爲了解現實形態，必要在同樣世界之中，使國際的（International）與世人的（Cosmopolitan）互相對照。與國際經濟關係相異的世人經濟關係，若只看見表面的現象，是不能區別的，但在裏面的實相，二者卻明顯的並存着。

第三、放眼以觀世人交通最廣的範圍，各人的行動，無論在怎樣的場合，也依國籍和國境而受限制。所謂世人交通，不是僅指個人間之交通，而是指受國籍和國境之規制者，其行動脫離其規制之場合。故該國人在本國境內交通時，不是世人的，世人的是指關於身分則異國籍，關於物件則隔國境的交通行爲。此等世人交通直接舉行的場合很不少，但這種交通，還擴張到下述之點。即是在許多場合，隔着國境的交通當事者，關於此世人交通，各各於本國內，和許多的各個經濟，往復的交通。例如於一種商品之買賣，買手從其他的人們買入，賣手便賣出於多數者了。資本之供給，由一方集合而分散於他方。像這樣超越國民而交通的當事者雖僅二人，而與他們交通的人們，達到多數，這等人們亦可以說經由此二人，而進入世人交通之列。如內外貨幣之兌換，在兌換業務者之外而從兌換業務者收受外幣之多數人們，亦是參加世人交通者。在匯兌銀行買入外幣匯票者，與在國

內交易所買入股票者，是同樣的營業行動。但政府爲防止資本之逃避，而取縮外匯時，世人交通的特質便可以認出了；匯兌政策的場面，便顯示着世人交通與國際交通之並存。像這樣是間接的；而在國境相異者之間，結爲必然的交通關係時，是各個經濟之世人的連結，而此連結，隨通運機關之進步與市場智識之普及，漸次的擴大起來。這個亦是屬於廣義的世人交通。

如上所述，大概散布於世界的各個經濟之相互交通最初發生；此等相互交通發展而成爲世界規模的一大關聯時，世人交通關係便成立了。這關係更從直接互相者而推廣於間接互相者，將多數的人們，引入於世人交通，而生出世人的連結。這樣許多的各個經濟，不是當爲國民，而是從作爲個人互相交通的關係，於此新成立一個交通關係系統及交通秩序。這個便名爲世人經濟交通。但這個也如後所述一樣，在現實是世界交通經濟的一方面，不是單獨存立的，卻是世界交通經濟的世人交通方面。

以上吾人就世界規模的經濟交通，先舉國際經濟交通之發展，次及於世人經濟交通之發展。



在古代的世界交通，因為國民的行動和個人的行動沒有分化，所以是混沌的，而其進行亦是片斷的，不規則的。近代國民經濟成立，同時，先由國民經濟的對外互相交通，以使國際經濟交通發展；其次於此輪廓之中，從各個經濟之對他的互相交通，使世人經濟交通發展。此兩者立足的地位，和發展的方向因為不同之故，所以雖同是以世界為範圍的經濟交通，而只舉二者之一，卻不能包括世界一切的經濟交通系統及秩序。蓋二者若從地域看，兩方皆與世界範圍同其廣闊，若從交通關係存立的境涯看，則不過各占世界之半面而已。若是國家於私人的經濟生活，定立周密的規制，而行達於極點的統制，在私人方面亦舉經濟生活，而聽從國家統制；則由國民經濟之相互交通而成的國際經濟交通，於全世界經濟交通關係，差不多盡行占據，毫無餘地了吧。反之，若國家極端的容許私人之自由行動，而拋棄統制，在私人方面，亦舉經濟生活而投入於世界的互相交通關係；則世人經濟交通，僅除各個政府間之交通外，大概都成為與全世界的經濟交通關係相一致了吧。可是現實的狀態，兩者皆非，而國際的與世人的交通關係，卻是並立着的，相伴着的。二者大概各有其交通系統及交通秩序，是可以認出的。但若只有其一，則與國民交通經濟同類的交通經濟，便不能成立。

了。然試綜合此兩種交通關係時，於此纔不僅是地域上的範圍，雖社會的觀察之交通關係範圍，於世界的規模之經濟交通的一大系統及秩序，亦可以看出。這即是與國民交通經濟同類異種的世界交通經濟。若在西洋語，世界的、國際的、世人的、這種區別，沒有明確的界限，甚至把對外貿易與國際貿易也相混同。連國民經濟之對外方面及與這等相結合的國際經濟的差別，也沒有弄清楚。也有人呼世人的經濟為世界的，而謂世界的經濟與國際的經濟相對立；又有時將同樣之物，或叫做國際經濟會議，或叫做世界經濟會議。名詞的用法是很難一律的，祇好各從所好，唯於不同之物，而立定區別，卻是必要的。對外的、國際的、世人的、世界的、這等名辭是指各不相同之事物，假如這等名詞所指的事物，是一個具體的現實態，而試加區別，便成爲可以理解之現實的因由了。特別於考慮政策的場合，若沒有這等區別，自始就連問題也不能提出。如對外貿易政策與國際貿易政策之不同，卽其一例。由這等看法，我認爲國際經濟交通與世人經濟交通相綜合的便是世界交通經濟。因此這裏又發生下列兩種問題。第一、所謂以上二種之綜合，不只是構想之物，這等具體的綜合體，其實在可以辨認否。第二、被這等綜合體包含的交通關係，果否具有與其他之交通經濟的國民經

濟，有不同的獨特之系統及秩序，而這等系統及秩序可以辨認否。我於此兩點完全肯定，說明於次。

世界交通經濟是國際經濟交通與世人經濟交通相積疊而成立的。區別二者的因由，存於這等交通關係，具有不同的立足地與發展方向之點；但是在現實的過程，則二者不相關涉，而各別遂其發展，到了某時期，依於或種原因而合體；於此不是說世界交通經濟的新體態成立，卻是由國民經濟之發達，從其對外方面，使國際經濟交通發展，而又以此國際交通為條件，從各個經濟之方向，使世人經濟交通發展；而於二者之系統及秩序完成之際，將國際的及世人的二大交通關係，全部再加觀察時，於此名為世界交通經濟的一個與世界同範圍交通經濟便被形成，可以看出其體態了。然則所謂國際的及世人的二方面，是怎樣形成綜合體呢？這是因為兩者的系統及秩序，共以同一之世界為範圍，兩者同由國民經濟出發，同時，一個由總體經濟的行動，一個由總體中之各個經濟的行動，其進行各為起訖，於此國民經濟由兩途逢着世界範圍之交通關係，而這等發展之過程，遂被同一之社會的自然力所引導而出現了。社會與國家不同，常常是自然發展的。這自然力現在進步到世界社會，而使世界交通經濟成立，且成為其支持者了。

在古代國民經濟之後期，社會經濟自然的發展，但還未達成熟的境域。一到成熟，同時便給國家以反動；國家以固有的意志力，加統制於社會經濟，這樣便使意志性的近代國民經濟出現了。此時的意志經濟，是統制內部，同時對方面也加以統制，而此意志的對外行動，被連結於多數國民的相互關係，於此關係之發生及進展，便可看見超於國家意志的世界社會自然力的發動了。就中國民的意志統制力，包含各個經濟而進出於外部方面，即成爲國際經濟方面了，而形成此國際交通關係的，便是世界社會自然力。然國民經濟之意志統制，在國民政治不能怎樣周到的施行；又在某時代，卻因爲避免意志統制，而僅此統治體所連結的國際交通關係，便不足以容納遍於世界各人的一切經濟交通。如此，人們當經營經濟生活時，一方雖欲本於向心力努力以求完成其所隸屬的國民經濟，而他之一方亦由離心力，於所隸屬的國民經濟，將難滿之欲求，以求遂於世界之各處。這裏世人交通關係便發展起來了。向心運動，是將國民經濟從自然性推進於意志性，若是想把這意志的目的能够遂成，必須向心的樞軸不動，而將活動之範圍，向於與其他國民之交涉，這相互對立的多數意志經濟之間，自然的成立者，便是國際經濟方面。其次，離心運動，是根於人心很深的自利

心，在劃時代的開拓了國際經濟交通之大舞臺新作活動者，於比較受自由與和平之惠的十九世紀時代，——特別在可稱爲自由主義全盛時代的一八三〇年乃至八〇年之間——爲時代寵兒的資本主義所領導，而遂成巨大的發展。從這中心樞軸離去的個人意志，想要互相充足其欲求的生活交涉，自然的共相連結，而成爲世人經濟方面了。國際經濟方面，是從國民經濟之內，自然的延伸於外，而世人經濟方面，是各個經濟自然的反背於國民經濟。一個是從國民意志之競爭與聯合而成的，一個是從個人意志之競爭與聯合而成的。這兩種意志之連結，顯現其各具特徵的交通系統及秩序，而其歸結，使人類之生活交涉發展到世界範圍的自然過程，從所謂國民經濟之意志化的事實出發，而分成兩個階段進行起來。

意志是有個性的，一個意志縱有時可與其他意志相等，而二者究竟不能認爲是同一的。與此相異的自然；於現象，呈現出種種的樣態，於發展，履踐着互異的階段，而在自然力之發動，便彼此不能認出特定之個性的主動。遍於世界的國際經濟及世人經濟兩方面的自然力，有同一之性質。這種普遍發動的自然力，先使國際經濟交通發生，次使世人經濟交通發生，末了貫串二者而使世界

交通經濟成立。現在爲使容易了解，先假定以世界爲範圍的一切經濟交通，依於同一的自然力，形成一個系統及秩序。在其中分割世界地面，而領有領域的國家，對於各自領域的經濟交通，行意志統制時，如所謂英、美、日、法的國民經濟，從世界自然性的交通系統及交通秩序抽出，而於其上建立各個相別之意志的總體經濟。但這等是當爲國民生活——及其對外行動——具有意志性的，而若成爲交涉關係——即國際關係——已經不必是意志力，而是受蟠據於地盤的自然力之支配。唯由其中國家意志之共同結合，雖略成功，各有幾分進出於意志界，而大體是不受意志支配的。此

外由國家意志之統制，所剩下的各個經濟間之交涉——即世人關係——便全然立於普遍的世

界自然力支配之下了。這樣便是世界交通經濟之橫斷面的概觀，這是從近代國民經濟出發，而自然出現的。就這樣的世界交通經濟，將牠看爲國民經濟之伸張時，則國際經濟方面，便被重視；將他看爲反背於國民經濟時，則世人經濟方面便受重視。更又於傳統的國民生活，有強烈的關心者，只看見國際方面，而便認爲是世界經濟；國民心情弱者，爲較國際關係稍後擴大的商品及資本之世界的流通狀態所眩惑時，又單把世人方面認爲是世界經濟。現實的世界交通經濟，二者是重複態。

不，若是最精確的說，吾人分析具體的世界交通經濟時，在一面可以抽出世人經濟交通，而在另一面，可以抽出世人經濟交通。可以分析者，是可以綜合的。綜合之絲是一貫的社會自然力。

\* \* \* \* \*

世界交通經濟的成立過程，已如上述，然則牠是什麼時候成立的呢。關於這問題，喀塞爾 (Cassel) 從景氣變動之形式來看，大約作爲一八七〇年的樣子；瓦爾達 向森從種種的經濟事情來看，一切的國民經濟，進入於結合關係的時候，即是世界經濟的成立期，也作爲是一八七〇年；耶倫巴爾 (Eulenburg) 是從生產及貿易的發展階段來看，主要的國民經濟完全工業化，同時，原料及食料之輸入成爲必要，而爲世界經濟的連結者，是從一八九五年以後纔作成的。諸家之所見，稍異其觀點，且異其時期，而於大體則作爲一八八〇年前後好了。我並不因爲自己是日本人纔這樣說，其實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一月）的日本，事實上對於歐美列國，舉開港貿易之實時，世界交通經濟之輪廓，纔是完成的時候。蓋日本之開國，如前所述一樣，於世界輪環之成立，是補其最後之缺陷的，由此世界的歐美交通系統，纔達到了全世界的交通系統。可是，日本於此之後，假若於政治經

濟，依然吳下阿蒙，則其開國與否，到底沒有具着世界的意義吧。然而因事實與此相反，爾後日本的政治經濟之發展，在一方有由世界經濟的所動作用，而在他方則努力於世界經濟之能動作用，而於世界經濟之存在，負不小的任務。若這樣觀察，則上述之見解，我想不會錯吧。關於此點，日本國際關係之參加及國際法之遵守，使歐羅巴的國際法成爲世界的國際法，名實相符的同趨一軌。像這樣給與一個輪廓的世界經濟交通，其後約二十年間，着着的增進其內容，這個不用說在西洋的比在東洋的有特別顯著的增進，而其內容，是如前舉諸家所說述的。於是大約在一八八〇年頃便現出了世界交通經濟之巨像，但是年齡纔不過五十餘的青年而已。

## 第二款 世界總體經濟之成立過程

所謂交通經濟，是指人人關於財貨之生產及消費而協力，或移轉財貨而完結生產之任務，以充消費的欲求底交涉關係；此等交涉關係，是在一定團體生活之範圍，具有系統及秩序者。這在近代便是國民交通經濟，與世界交通經濟二種。其中在國民團體成立的交通經濟，更具有總體經濟的體貌，是很明瞭的；這總體經濟包容多數的各個經濟之行動體系，而且成爲超越此等體系之最



高的整體性的行動體系。在交通經濟，有交通的系統及秩序，而總體經濟對之，則具有自立的、總體的、行動體系之組織及營運。在國民經濟是否具有交通經濟與總體經濟，已經不成問題，而現在成爲緊急問題的，是應改造爲如何的組織，應改行如何的營運。但是連關於國民經濟，只看見交通經濟，而不看見總體經濟的人們也還不少。這些人們不用說關於世界總體經濟之成立，作爲問題，還很躊躇也未可知。然而，這不是現實存在與否的問題，只在將這實在能否認識的差別而已。如前所述世界經濟不僅是交通經濟，又具有作爲總體經濟的實質及形態。這個總體經濟是整體性的實在，自身活動而且發展的行動體系。若是不這樣認定，例如現時之世界恐慌，使多數的政府和個人陷於困厄，則這等世界經濟現象，結底是不能理解的吧。

世界總體經濟，其已成立是不容疑的，然則牠是經過如何的過程纔成立的呢。關於此過程，將主要的世界經濟總體性成立的緣由舉示出來便得了，其階段的過程，沒有一一指示之必要。蓋此點與前款所述的交通經濟成立過程，看爲是作同樣進行的也無妨礙，因爲問題主要的是在關聯性之上看總體性。

於世界的規模之經濟交通，到了具有一個總體的行動體系時，在國際交通的國民經濟，在世人交通的各個經濟，誰也不能任意的從交通之關聯退脫；各個經濟不用說了，就是國民經濟——即如英美等大國民經濟——僅憑自己之力量，在世界交通之中實現目的，是很難的；反之，受自己以上的第三者之指令，若順應之便成功，若違反之便失敗，依據這樣的情勢，便可以認識總體的行動體系了。譬如甲雖對於乙作訪問的約定，若有故障，是可以取消的，但借了錢的時候，因為沒有錢而取消債務，卻是不行的。後一種情形與前一種情形不同，第三者的力量是可以拘束甲的。雖是國民間的交通，最初的時候，其貿易或行或止，而及至交通關係漸次成爲系統的、秩序的、似乎已經不能僅依自己之便宜而動作，而行動卻被拘束於某種世界的威力之下了。但這個拘束，不是一國民被他國壓迫似的暫有的拘束，而是制約、支配、各國民經濟的傾向漸漸加強起來的。這即是包含國民經濟而且超越他的總體性之力的運行，可以說是世界總體經濟之實在。而這等總體經濟的成立期，與交通經濟的成立期是同時的，因為二者原是同物，不過顯示相異的形相而已。

世界總體經濟之成立，亦與交通經濟之成立一樣，須要區別爲國際經濟方面與世人經濟方

面而加以考察。

第一、是總體的國際經濟之形成。國民經濟開始是當爲自足經濟出發的；及至近代，在由生產及消費的國內自足範圍之外，將依於輸入及輸出的對外補足範圍推廣起來了。國民一般的需要供給之適合，是由加於生產的輸入與加於消費的輸出之配合而行的。貨物之輸出輸入，若僅從對外關係看，不過彼此物產之交易而已，而將作交易底各國民間之相互補足關係試加連結時，這便可以說是各國民於分業關係作生產，於分益關係作消費，採取一般的形態者。即是各國生產貨品而輸出時，是爲他國民而承辦此輸出品之生產，此等生產品輸入而消費時，這是因他國民之勤勞而享受此輸入品。此等關係因爲已經是概括的正規的實行着，而成爲系統的，秩序的，所以與在國民經濟行於各個經濟之間的生產分業及消費分益的關係，同趨一軌了。然爲生產而分業務，爲消費而分收益，這樣的關係，自始就是以可以分的總體之存在爲前提。即於世界規模的總體之富，依據各國民所造及所用的事實，所以是採取分業及分益的形態，其於對立者的關係，便成爲交易了。這分業及分益，是世界經濟學最緊要的問題，後面還要再三詳述；但大概於世界的規模，在國民之

間的分業及分益的關係，其存在的情形，若從反面說，便成將在國際經濟交通總體的生產及消費，所行的事態加以肯定了。又這等分業及分益的關係，不僅在貨物交易可以看見，即就各種生產手段之結合和企業資本的構成，亦是可以看出見的。

如此既已有所謂總體者分的關係，這裏被分授者與分授者是相對向的，就要想着被分者是立於如何的系列，分者是誰何。這便是存於國際經濟方面的組織。又在此場合，須想到依據什麼，如何分呢，如何纔能分呢，這便是國際經濟方面的營運。

關於存於國際關係的組織及營運，詳述於次節以下，總之，國民經濟間之交通，若是緊密起來，而且包括一切的國民經濟時，維持這種關聯且使這關係變化的總體性之力的運行，也可以認定了。各國民經濟自身活動，同時依據立於此等國民經濟之上的某勢力而受動。這勢力是世界的組織力，其活動是世界營運之表現。斯密亞丹所謂「無形的手之指揮」在國民經濟已經把主力的地位，讓於聽得見聲音的號令了，而國際交通，依然是無形的自然力支配着的。可是於國際交通，立於某階級的意志力表現出來的情形，就近時的國際經濟立法，是可以看見的。這立法爲很急速的

進步，於價值、於分量、連與從來的戰時法規，也有行將交替的傾向。可是這立法，主要的是以整齊國民間之步調爲目的，還沒有進到發動造出總體之富及使用總體之富的方向。總體性之威力、自然力還是有強烈的作用。對外貿易及對外收支之均衡，匯兌市價之變動，生產與貿易之關係等，於國家政策雖然有幾分之效果，而大體仍是自然法則決定此等的活動。

在這樣的國際交通，是以自然力爲主，以意志力爲從，以規律國民經濟間之交涉，使各國民參與總體之工作，而這趨勢是國民經濟因深入於相互交通關係而顯著起來。這樣國民經濟間之交通，不只是連結關係，更被結束而可以看其整體性之時，便可以名爲總體的國際經濟。但此總體的國際經濟不是獨自存在的，而是形成世界總體經濟的國際方面者。

第二、是總體的世人經濟。世人經濟交通，是無數的各個經濟互相交涉的關係，但是雖於此亦可以看出他超出交涉關係的整體性之力的運行。各個經濟與一半作互相補足底自足的國民經濟不同，一方企業經濟，立於生產者的地位，一方家庭經濟，立於消費者的地位，其生產是依於分業使參加多數的企業而行的，其消費是經過分益對多數的家庭而行的。此等分業及分益的關係，以

造出且使用總體之富爲前提，這是與國際經濟的情形同趣的。這裏也是被分者與分者相對向的分者的勢力，於被分者之上可以左右他的。在國民經濟的各個經濟，於社會經濟層雖屈服於國民社會自然力之前，而於國家意志支配之下，使自己之意志得參預於此意志之中。可是立於世人經濟層中的各個經濟，則不能使自己之意志參預於國際團體意志之中，所以於此只好將自己之命運全委於自然的勢力。達到極多數的各個經濟，當其爲生產而負擔業務，爲消費而享受收益時，並沒有給與什麼保證。而使其自然力具體發動底主要的形態，實不外資本運動。蓋決定消費分益者，是以前提的生產分業爲主，其分業的生產所以到現在便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沒有資本者，由資本家握其命運，而資本家自身，亦被資本運動之機構，握其命運。世界經濟恐慌，爲企業經濟之惡運時會，而所謂世界恐慌云者，實在是世人經濟恐慌。但是資本運動雖漸次的有達到獨占的管制資本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於資本家之間，到底止於發生管制意志，而不能將資本主義生產自身，從世人經濟的自然機構，拯救出來。此事可以說是特別於世人經濟交通之中，現示出雖是自然的力，而亦是總體性之力的活動。

在世人經濟交通總體經濟的體系成立起來的情勢，於大體上與在國民經濟的社會經濟之發達取同一道路。商品之價格、利息、利潤之決定，景氣之變動，資本之積集與集中，及其他的自然經濟的運動等等，皆依於各個經濟數量的增加，並其接近及交涉密度之增進，漸次成爲正規的而進行起來，這是兩者同樣地自然趨向。但在國民經濟，因爲對等的經濟交通，僅於各個經濟之間進行，所以此社會的總體性，也顯著的、正規的、發展起來了；而世人經濟交通與作對等交通底國際交通，均是共存的，而且依於國際交通的勢力，或被促進，或被抑制，——例如關稅作用影響於世人的商品流通——所以在此方面如國民社會經濟樣的秩序的發展便受妨礙了；反之，世人交通沒有立於其上的統制，且於各國國民經濟的自由流通市面，自然接近；因爲合流於唯一巨大的世界市面，所以在此方面，看見了順調的、正規的、自然機構之發展。像這樣的世人交通，與國民社會遂展布出不同而且複雜情勢，因此社會自然力之發動，也與國民經濟之場合，有不同的傾向及狀態，景氣變動之波，於世界經濟之成立，前後異趣，蓋即此故。

這樣的世人交通，與國際交通略有差異，專是社會自然力對於各個經濟間之交涉加以動力，

使人人於財貨及貨幣流通之間，建立一個相依相結無形的一大構造物。這等自然的建築物，可以名爲總體的世人經濟。但這個到底，不是具有獨自的存在者，而是相當於整個的世界總體經濟的世人方面。

以上吾人將觀點從國際經濟交通移到總體的國際經濟，從世人經濟交通移到總體的世人經濟了。將這兩個的總體性綜合觀察時，這便是世界總體經濟。這裏亦如關於交通經濟所說一樣，不是將各別成立之物結合而新產出一物；還是原來之物不過於其成立過程，在內容之充實，略有前後，而二個階層卻是積疊的發展起來的。既已成立的世界總體經濟，是包含着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分析觀之，國際的方面與世人的方面，其不同的色彩，便映到眼裏來了。

要之，世界總體經濟的成立過程，是與交通經濟之成立過程同樣的：第一、以國民經濟成立而成爲意志經濟時，作爲出發點；第二、各國民經濟伸展對外方面，而結國際關係，便將內部方面到某限度連結於國際的，使形成國際經濟層；第三、不入於國民經濟的意志統制範圍的各個經濟之行



動，超越國境，互相交錯，而連繫於此等行動的國境內的各個經濟行動，被置於廣大的關聯之下時，使形成世人經濟層；第四、這國際層與世人層兩方面，於同一世界，依同一的自然力，而相積疊，到了俱備着整體的組織及營運時，於此世界總體經濟便成立了。其成立的概觀，是吾人物質的生活，主要的以當作意志團體的國家，作為起點，以人類的交通，本作為地盤，而統觀其擴大到世界規模的過程。既是叫作物質的生活，則其根底在對於物的生產及消費之欲求及能力，與對應於此底物的方面之可能性，——物的生產力——這是不待說的。唯這裏的問題，是在由這根底世界經濟便怎樣的成立起來呢。雖於世界經濟之成立加以肯定的諸學說中，也還沒有尋出將這過程明白解說，足使吾人首肯的議論。雖唯物觀，這面的消息也是不瞭解的。布哈林將資本的管制連結於國家的統制，而從國民經濟擴大到世界經濟，這種說法，我想大概是值得傾聽的見解。然而其於以管制資本為主之點，合於馬克斯主義，而以國家統制印證國民經濟之合理性之點，便成非馬克斯主義而陷於內的矛盾了。資本理論於世人經濟層雖妥適，而於國民經濟層，經濟生活底民族之活力，卻比資本的勢力應看重，又自然之物的生產手段，即富源之所有關係亦須得比人為之物的生產手

段，即財貨的所有關係看重些。在國際經濟層的近代國民之富源所有，恰相當於古代國內土地之領有與所有還沒有分開的情形一樣，富源所有只是單單生產手段之所有以上，帶着一種愛國的意義。假如從資本之方向給與世界經濟成立之特徵，便是近視的見解。國際經濟層之發展，雖由近代資本主義生產，而看見巨大的旋轉，但其由來卻不能不說是在產業資本主義以前，且存於其裏面的近代國民經濟之特質。

\*

\*

\*

\*

\*

世界總體經濟是『世界之富』生成歸結的構造及過程。將這過程若加以分析的考察，須分為形態與實質。形態是世界經濟組織與世界經濟營運二種。實質是『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二種。以下便分別解說。

## 第二節 世界經濟組織

### 第一款 基礎的組織

形態是裝置實質的，實質即依形態而存立。在具體的二者本是一個整體，而為考察分析，將二者加以區別以便一一觀察。總體經濟的實質，是總體之富的生成及歸結，而作為形態者是具有一定的組織和構造，又經一定的營運和過程。若不包羅實質，則形態難於理解，若不依據形態，則實質難於說明，雖兩者應互相兼顧，而總得一一分別述說。在便宜上先述形態。形態之中，所謂組織是總體經濟依於各個的行動主體并其職分，所構成的總體相，這總體相，不必一定要由意識的成立。若說無意識的構造便是無組織的，則在生物也可以算是無組織的了。其次，所謂營運是總體經濟調整各個之行動，似乎是經理所謂總體的作用，這個亦不必一定要意識的。從來的經濟學，編列篇目，或者分為生產、分配、交易、消費、四項，或者分為生產、流通、分配、三項，或者只分為生產、分配、二項，從沒有直接說營運者，蓋這等都是作總體經濟或交通經濟的實質者。此等實質所行之式樣，即這裏所謂作為形態的營運。例如在生產便有所謂生產組織及生產營運。然則世界總體經濟是具有如何的組織，作如何的營運呢。這裏先就組織敘述吧。

世界經濟之組織，可試分爲基礎的組織與建設的組織。所謂基礎的組織，是指世界團體的組織，爲此團體的經濟生活之世界總體經濟所收納，而作爲總體的輪廓者。所謂建設的組織，是指立於基礎的組織之上，而維持世界經濟的行動體系者。一個是地盤的建築物，一個是地上的建設物。若無前者，後者便不能成立，而後者具有與前者無關的獨自之構造。譬如地盤若震，建築物自然也動搖，但並沒有變化其布設。

世界經濟之基礎的組織，與前面於成立過程所舉示的同樣，亦可作爲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的兩種組織，相應於世界團體組織。一個是見於經濟生活底國際的結合組織，一個是同樣的世人的結合組織。前者是統一體的國民團體互相交通，而構成一個與世界同範圍的結合體，後者是單一體的個人和私團體互相交通，而成一個同樣與世界同範圍的結合體。這等組織，固然不僅是經濟生活，而且包含其他的種種生活部面，雖不必是依於本質的經濟生活開始者，而確是世界團體固有的組織。可是所謂現實態，若是離開何等的生活內容，則團體生活與其組織，也是不能有的；所以世界團體組織和生活內容，特別納入經濟生活，因經濟生活之發展，遂從淡色的而移

到濃色的了。在世人團體之組織有國際結合層和世人結合層的二種組織，這種情形，拿北美合衆國來作比喻，可以從她的聯邦組織類推。其組織多數的州（State）最初是各自獨立的；其次纔進而聯合。這時候聯合各州之州聯（Interstat）成爲一個組織層；此外更具有於州無關係，而合這等州的國（Nation）的組織。於州聯與國之二重組織，而聯合國（United state）便成立了。世界團體組織也與此相似。可是聯合國州聯與國，都是意識的構成，因此聯合國也成爲貫通二層組織之意識的構成；但若是世界團體，只有國際結合層，是不完全的意識的構成，世人的結合層是自然的構成，因此世界團體只能看爲微弱地半意識的構成。此點因爲顯然差異，所以在聯合國，個人都是一方是某州的市民，同時於他方是國家的市民，無論在州，在州聯以及在國，都是同樣出代表者。然而，若在世界團體，個人都是某國民團體的國人，而同時是否爲世人社會之一員，便不甚明瞭了。本質可以認爲是世人社會之一員，而在現實可以看見這一員的場合，是雜入於某一世人社會交通的時候。如到某程度加入學術、藝術、宗教、等團體的場合，是也；而在最廣的範圍，網羅最多人們的世人社會生活，即是經濟生活。在聯合國之場合，州的會議是另外的，若州聯有會議，則國也有會議。

但若世界團體，則只有國際會議，而沒有世人會議。無世人會議，則顯示世人社會是無意識的構成，同時，使多數人們，關於世人社會之存在，也成無意識的了，因在此國際結合層之外，而舉示世人結合層時，人們每疑爲若有若無之物，或者竟加以否定。從前天下之人的觀念，是構想，也是空想；而在國際的結合成了之後，世人的結合實現時，恰與經州聯而出現國的時候很相像。現代的人們，大概是無色彩的世人社會之人，其爲某種之目的生活，最多的場合，便帶一定的色彩而納入經濟生活，此時其爲世人社會之一員，便可明白認出了。可是，置國民團體於主位，因此將國際的結合作爲第一義，將世人的結合作爲第二義，作這樣的價值判定是無妨的，我便是採這樣的見解；但否定世人結合之存在，便是認識不足。然這種認識不足，若比忘卻了國民團體員的資格，高叫我等無祖國，而自誇爲世人社會之一員，這樣的認識錯誤者，卻優越數等。

所以世界團體組織，是國際的結合層與世人的結合層二重組織，而在具體的二者是整體的複合着的。世界經濟之基礎的組織，沿襲其團體組織，而成爲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二重組織。更若分開來各別觀察，則其情形如左。

第一、國際經濟層是國民經濟之結束的總體。吾人更分析此結束爲二重。其一、是直接結束及間接結束；其二、是相互結束及共同結束。其一、此直接及間接的區別相當於前面成立過程所述的國際經濟關係，與國內經濟之國際的連結底組織。國民經濟，依於貨物之輸出輸入，貨幣之收入支出，移民之來住往往，而直接相對向者，便是直接結束。然參加此結束的各國民之對外行動與在各個國內之經濟行動同屬於同一體系之故，內部行動必然的連於對外行動，而合對外行動之結束，混入於間接的結束。例如在貿易，輸入供給與消費需要並輸出需要與生產供給；在金融，資本之移入移出，國內金融之緊縮及緩和，並內外利金之關聯；在正貨準備，國內兌換之準備與對外匯兌結算準備；又如正貨之流出與國內之通貨，及信用之伸縮；在移住國內勞働力之增減，並生產及消費之伸縮；又如在勞動者保護，加盟於國際制度之國，在國內設同一內容之保護制度；這等連結內外的事例，是很多的。因此在對外方面，生了直接之國際的結束，對於各國國內方面的行動，必然的使間接之國際的結束成立。入於直接結束的事項，縱然很少，但若是重要的則入於間接事項便多起來了，合直接間接而使各國民之經濟緊密的結合。如日美間之生絲貿易，雖只是以絲作一個直接

結束，而將日本多數的生絲生產關係者，與美國之絲織品生產關係者，間接的結合起了。多依賴對外貿易的日本和英德不用說了，即以對外貿易視為第二義的美國，於此世界恐慌的時會，因貿易之減退若觀其國內經濟，受着怎樣廣大深刻的變化，則間接的國際結束，是怎樣深廣的普遍着，也可以窺知吧。如上直接及間接之結束，大概是構成各國民經濟之公共的國家經濟，並結連私自的各個經濟者，但是不將此等看為自主的，而認為國民經濟之構成要素時，作世界的結束者，不是國家經濟及各個經濟，而成國民經濟了。國家總體經濟，一切由國家的統制而作整體行動體係，當為立於世界交通中底行動主體，且作為關與於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的種種職務之擔任者，而相結連着。這便是在國際經濟層國民結束組織之一面。

其二、所舉國民結束組織，有相互結束與共同結束之區別。在團體組織一般有相互的結合層與共同的結合層二種組織。所謂相互的結合，是團體構成員，當其實現各自之目的而入於互相依賴之關係，是彼此相依而互達自己目的之組織。所謂共同結合，是團體構成員，當其實現團體之目的，入於共同參與之關係，一同共達全體目的的組織。有共同結合，然後纔可以叫做團體，但若只是



共同結合，則團體成爲一個整體，構成員便成爲團體之分身——不是部分——完全失了自立。更有不算全體，而其總體的團體之特色者，在此構成員能保持自立的相互結合，這比於全體，謂之集團好了。要之，團體不單是全體，也不單是集團，不外是二者綜合的總體。唯團體的全體層與集團層，或有一層是支配的，或二者都是平等的，各種團體每有差異。現在看國民經濟之結合的國際經濟層之組織如何，其相互的與共同的之綜合，也就看出來了。相互的結合，是各國民以財貨交易爲主。經投資、企業、移住等立互相倚關係；各國任誰也是以備辦本國之富爲目的，而行對外交通，這等是互相倚着的。所謂交換是利於雙方的，這等文句，是將這種相互關係，很簡明的說明了。這裏於國民間相互形式之下，是否有這一國略取別一國的關係，在後面關於國際貿易及金融的場合再說吧，但就特殊關係所見的事實，於大體作相互結合底各國民之對外交通，是爲增進本國民之利益而行的。然在國際關係，此外還存有共同參與之結合。蓋國民相互之交涉，若漸次的複雜緊密起來，則其間利害關係互相交錯，因爲惹起衝突而生出調和的必要，更進而感到各國民之共通利害，則相與協力而謀防制禍害，增進利益的這類要求便發生了。又於現在還屬於很稀的事例，即將人

類全般幸福爲目標的事業，也於國際的協力經營的場合，添上了。如此，各國民互相依倚而謀各自利益之外，所謂爲圖國民生活之共存共榮的共同目的，也是被結束着的了。這個，其始是以謀國際和平之協定爲主，而在近時，關於經濟生活的事項，也逐次增加起來了。其中如奴隸買賣及婦人小兒買賣之禁止，黃磷使用之禁止，鴉片、酒精買賣之限制等，是以公安、善良風習、公共衛生之保護爲主要目的者，而同時也關係於生產、消費、流通。進而制定許多之準則，如通商之平衡及自由，工業的發明、意匠、著作、商標、商號等之保護，海獸之捕獲限制，有用動物之保護，植物害蟲之驅除，及關於勞動條件及工場之安全設備等，又如度量衡之統一，通信事業及鐵道運輸事業之連絡經營等，都是關於經濟事項之監督及經營，以國際的協力而行者。如上各端，於國內雖以國家之力實施，而僅國家之力，不能舉其效果，由此作爲國際共同目的，便成可以實現的事了。這等共同事業之中，於共同形式之下，強大國民支配弱小國民的力壓關係，不能說沒有，而如上諸事例，於大體可以舉共同之實。如此關於共同目的之實現，各國民爲共同行動的主體，且爲共同職務之擔任者，相與連結，以相互以外的組織附與國際經濟層。

在這樣的國際經濟層，將國民作爲相互的連結與共同的連結二重的組織，至其由來與輕重之差別，與近代國民經濟也有相互的及共同的二層，而一個是作爲社會經濟層，一個是作爲國家經濟層，此共同層，是自來便存在而漸次發展的，共同層在先，到後來纔遇着相互層的社會經濟。然在國際經濟，最初沒有共同層，以相互關係發展之結果，因而纔喚起共同層之必要的，但現在還滯於很幼稚的階級。因此作爲組織層的重要性，於國際共同組織與存於國民經濟者相比較，其強弱是不可以道里計的。更就合此二層的組織全般觀察，在國民經濟，是由國家的意志統一共同及相互二層，而成爲統一體的組織，但在國際經濟，只是微弱的國際團體意志，不過將各國民經濟結束於粗略的聯合組織而已。蓋若從組織的本質看，在國民經濟有統一，而國際經濟則止於聯合，這便是使兩個的總體經濟並存之原因。但這國際共同組織層，在世界經濟組織之中，有極重要之意義，不可忽視。此組織層既是聯合的，則將由粗略以進於緊密，而更迫近統一呢，或者與此相反，而逆轉於粗略呢，這便是問題。又此變化與國民經濟之相互層和共同層之互相剋制者不同，在國際經濟，共同層之進步如何與相互層之進步如何是成正比例的。又如後所述，世界經濟在世人經濟層無

共同層，而有共同層者只是國際經濟層。但人類團體生活之進步，是置重點於共同組織。本質的否定共同組織的個人主義，以及社會主義之見解，不過有所蔽之思想而已。於此等意義上，國際經濟的共同組織層應特別留意，而此點是於世界經濟整體的發展加以考察時，特別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這裏先附帶說一下。

要之，國際經濟層之組織，在一方，是先從國民之對外經濟交通，作直接之結束，其次，進入關聯於此的內部經濟方面，而作間接的結束，將二者綜合而使成立國際經濟之整個結合組織。這結合組織，於他方先使國民經濟相互的結束，其次隨此結束之增進，而使成共同的結束，兩者相綜合，又使成立國際經濟之另一結合組織。現實之國際經濟便具有這二種構造。

第二、是世人經濟層，這個是超國境而行動的各個經濟之結束的總體。吾人亦可將其分為直接的結束與間接的結束。此點亦如前面關於成立過程所述，各個經濟超越國境而作買賣投資等事，不是偶然發的事件，而是繼續進行的，但其關係是直接結束作為行動主體的各個經濟。又此一各的各個經濟，關於商業金融等與多數的各個經濟繼續交易，此等交易直接與國境外者沒有關

係，而間接於世界各地極多的交易之間，繫着目所不見的結束之絲。居於世界各地的咖啡和砂糖之生產關係者，與居於世界各處的消費者相連繫着，其他多數之商品及資本，極多數的人們亦於不知不識之間，被連繫着。如此，各個經濟由直接及間接之結束而世人經濟層之組織便成立，此時商品與資本便亦流通了。一般之所謂世界市場，主要的是指存於世人經濟層者。世人經濟層之組織，只是作直接間接之結束，如國際經濟層之共同層，是沒有的。遍於世界的各個經濟交通，只是相互的關係，而缺乏共同的關係。於此各人只是爲實現自己之目的而互相依倚，還不曾實現世人共同之目的。爲經營一定的事業，不問國籍國境的多數人們共同結合之場合，卻是不少，也有學會，也有宗教團體，於經濟生活，有企業結合，有消費組合聯合，也有共產主義者之結社。然而這等是事業團體，不是普遍於一切人們的。然則，何故在世人結合有相互的關係而不具共同的關係呢，是因爲在統一體的國民團體存有普遍的共同組織。世人的結合，是個人及準個人的私團體之結合。若這裏也存有普遍的共同組織，則此共同組織便與國民團體相矛盾了。吾人兼屬於二個之統一體，是不可能的。在國際的結合，有共同的組織，而此組織，因爲是聯合的，所以沒有破壞國民團體的統一。

反言之，因為國民團體是統一體，所以國際共同組織只能止於聯合了。世人的結合，其作成聯合，是可能的。但在此場合，由個人成立統一體的國民團體，總得解除。將自由個人之世人聯合，作為理想的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其否定國民統一團體的存在，就是這個原因。理想之當否，暫置勿論，如在現實，則吾人於國民團體有統一之共同組織，於國際團體有聯合之共同組織。因此，世人的結合，統一不用說了，雖是聯合，亦沒有容共同組織之餘地，其結合惟止於互相組織的世人社會，此世人結合雖為集團，而缺整體，所以與國際團體不同，而不能成為世人團體。而缺乏世人結合之共同組織，是由同寓於世界之國際之共同組織所代充的。若聯合國在州聯之外，雖有國這一層共同組織，而二者合體，便成聯合國之共同組織。這樣的聯合國是獨立的統一體，州便降於低級之統一體。世界團體與此顯有不同。這樣的世人經濟層，於世人社會，因僅作各個經濟之相互的結束，而無共同的結束，其不具之點，是世人經濟組織之一特色，而且是很大的弱點，所以使如暴風樣的世界恐慌，便橫行於世界了。

世界經濟之基礎的組織，若加分析，則爲上述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兩者，而具體的組織，此兩者是相積疊的整體物。關於世界經濟成立過程所敘述者，與這裏作爲組織所舉示者，同是看見同一的對象，而前者是世界經濟成立起來的過程，後者是就已成立的世界經濟，而將其內容作分析的考察。現在爲使容易了解，將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的綜合組織，重行解說，茲試舉一認爲稍適切的事例吧。這事例，便是國際勞動會議。在這會議是由各國派遣政府代表，資本家代表，及勞動者代表，使此三種代表委員出席。而其中，政府代表是各國民經濟之代表，擁護本國民之利益，且以謀各國民間利害之調和爲其任務。資本家的代表及勞動者的代表，則與此相異，他們是主張各自階級的利益，在可能的事情之下，也想要謀階級間調協。資本家的代表也每每標榜他是謀國民利益的，但這卻是副產物，因爲現代的國民經濟是採行資本主義制度，所以他們標榜謀國民的利益，是由這種關係來的。在同一的理由，勞動者的代表，也往往與政府代表之主張相呼應，然若政府代表的意見與資本階級的意見在同一方面時，他們也將反抗政府的意見而伸張勞動者的利益。若政府的代表本質的是資本家之代表，這兩種代表其一便是無用的駢枝。若蘇聯派遣代表者

於勞動會議，這也怕只是一個政府代表兼勞動者代表吧。因為在勞動主義制度之下，資本階級是沒有的。縱有也是不能派遣代表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必定有資本家及勞動者兩個階級相對立着，而各有其發言權；又國家，雖於國民經濟採資本主義制度，承認勞資兩階級之存在與發言權，而每考慮應採什麼比較好的經濟組織，使其地位超然於兩階級之上，所以她也當然在階級代表以外不能不派出自己的代表。於是國際勞動會議的代表委員，成爲這樣三種，然而這三種代表，因爲都是由國家所派遣，所以會議形式上的組織，也是名符其實的國際勞動會議，而不是世界勞動會議。又國家派遣的委員，從實質上也是使資本家和勞動者的代表委員，一半爲國民之代表；勞動者保護立法進步的國家之代表是勞資提攜，而這勞資提攜，對抗其他幼稚的國民的場合也不少。可是，兩階級的代表，考慮國民經濟的利益以外，一半卻以主張各自階級的利益爲主，特別勞動者代表，指摘本國對勞動者保護之不完備，雖被指斥爲曝揚本國之短，亦甘受而不辭。資本家的代表亦於國家保護勞動者之不周，加以辯護，但是這與其說是爲國民之利益，寧可說是將自己階級之利益置於國民利益之上位，還要正確些。於此等處，恰與衆議院議員，雖由各選舉區所選出，而不代



表其選舉區之利益一樣，不一定以謀各自國民經濟之利益爲其任務，如此，於此方面的勞資兩方的代表，與政府代表是名實相符的國際經濟層的代表委員不同，於其立場卻可以認爲是世人經濟層的代表委員。但立場亦未必是澈底的，而會議構成之形式及代表者之資格，只是國際的，而又似徘徊於階級代表與國民代表之間者。故國際勞動會議，於大體上是名符其實的國際會議，然若資本家及勞動者的代表，完全離開國家的統制，而由連絡各國的資本家組合及勞動者組合所選出，這等代表若與政府代表相並立，而組成二院制組織，這裏便很明白的反映出構成經濟的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兩方面，而顯出世界經濟的縮圖了。

世界經濟之基礎的組織，是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之重積，茲爲使一目了然，以圖示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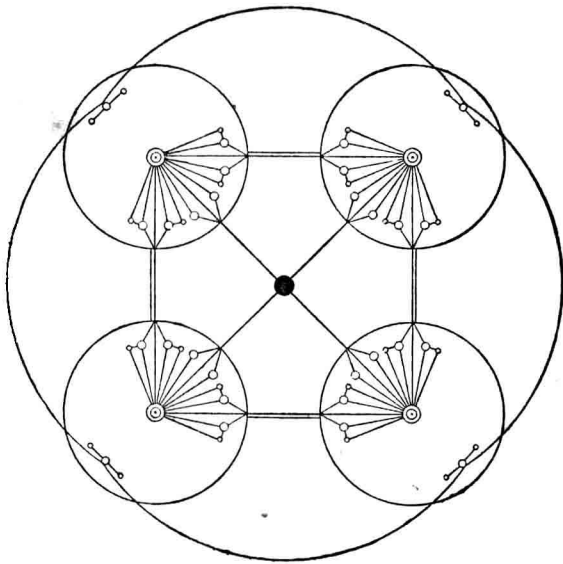
下圖、大圓圈是表示國民經濟，其中之小圓圈，是表示各個經濟，中心夾圈是表示國家。夾圈與小圓圈間之線，是表示於國民經濟之國家的統制。一個各個經濟沒有線的，是表示不受統制。但這不是某各個經濟立於統制外的意味，而是在各個經濟行動之中，只是指其是否有

受統制之別。

大圓間之雙線，是表國民經濟間之互相交通。這裏有國際貿易及國際金融等事。這交通，也行於國家之間，也行於各個經濟之間，而此國民經濟之各個經濟，與他國民經濟之各個經濟間之交通，都由此雙線示出國民經濟間之交通。連結此等雙線者，便是在國際經濟層的相互的結合。

將大圓斜結着的十字線，便是表示國民經濟層之共同的結合，於此雖

亦有國家間之交通，與此國民經濟之各個經濟，和他國民經濟之各個經濟間之交通，而後者



卻少。此其同結合如所示於圖之中心點一樣，是使發生共同意志的。

在大圓圈之一角，沒有由夾圈引來之線的小圓圈，連結此小圓圈的線，是表示立於國家統制外的各個經濟間的世人交通。這裏是僅有相互的結合而不能看見共同的結合。

以上大概舉直接的結束，而其他在大圓圈內的小圓圈，與他之大圓圈內的小圓圈是沒有連絡的，屬於自己的大圓圈的小圓圈，欲與他的大圓圈內的小圓圈相交通，而爲其聯絡者，是示他之大圓圈內的小圓圈，間接成爲結束。這便有順着大圓圈間之二重線者，與離此二重線而連於一角的小圓圈者。前者示國際經濟之間接結束，後者是示世人經濟之間接結束。

以上是世界經濟基礎的組織，然則怎樣會形成如此複雜的組織呢，這是根於國民經濟之基礎的組織。國民經濟之組織，是由國家共同經濟與社會相互經濟二層而成的，而這區別，自然不是把國民分成二分，而是國民各個人，都具此兩種資格，以參加各組織層，在此一層，是形成全體的生活，而於他之一層，則取個人自立的行動。在國家共同經濟層，個人是完全服從國家的統制，而在社會相互層，便是個人的自立行動，有遵國家的統制而爲所規律者，有爲國家所放任者。其放任的範

團，是因國民、因時代、而不一律的；總之在此範圍，是行不問國籍和國境的個人間之自由交通，而生出世人經濟上相互的結束。這結束是於個人所許的範圍，其不許的範圍，便是國家統制的行動體系，這等相接觸，便生出國際經濟上相互的及共同的結束。

以上是就世界基礎的組織，分析的觀察者，然則其整體的組織，有怎樣的性質呢。此點以與總體經濟的國民經濟之組織相比較，則世界經濟組織的特徵，便容易顯出了。在國民經濟，已經將國民之經濟生活作總括的統制，國家意志已就國民之富的生成與歸結，而從事考慮實施着。然若世界經濟，便沒有這等行動主體，就世界人類的經濟生活，而作這樣的統制。在世人經濟層，不能看見這樣的主體。在國際經濟層，國際團體的意志是實在的，而成爲實現目的的主體；但此意志與國民團體的統一一意志不同，牠不過由國民團體等之意志所結成的聯合意志而已。統制各個經濟者，是於國民經濟當爲統一一意志的國家意志；這統制不問是規律的統制和計畫的統制，亦不管是立於資本主義制度與立於勞動主義制度，都是試行實現國民經濟之目的。然國際團體意志於世界經濟施工的場合只是謀國民經濟間之調和，採取可資此等國民經濟共存共榮之行動。若此意志

是統一的，關於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對於國民經濟，行規律的統制或計劃的統制，則國民經濟之統制便退到沒有獨立的自治吧。而現實卻不然，對於國民經濟之獨立統制，在世界經濟只有謀國民經濟間之調整的聯合統制存在着。唯於此場合雖是聯合統制，而既是統制，則世界經濟，豈不成爲亦如國民經濟有意志統制的組織麼，這亦是應有的疑問。關於這兩個意志之並立，在國際法學等科是成爲困難的問題，而關於經濟生活的範圍內，則作如此的解釋好了。於總體經濟所謂意志統制，是指關於總體之富的生成及歸結，而總體意志意識的、計劃的、考慮實行之場合。此等統制，在國民經濟，關於國民之富已經實行了的，而在世界經濟，關於世界之富這樣企圖便完全不存。國際團體的意志，是只進到謀國民生活之共存共榮。但這意志事實上總還不是很成熟的。這個是程度之差，今後縱應於必要，增加其內容，而所謂謀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的目標，在國際團體意志，是不能掌握的；此點便是與國民經濟相區別的特徵，作爲性質之差者。國際團體意志，於國際經濟層，實現目的，還是限制的，而不總括的。這意志，不用說，在世人經濟層，是一點亦沒有侵入的。在這樣的世界經濟，無論從何方面觀察，總括的意志統制是付之缺如的。

在世界經濟，沒有意志統制，即所以示其爲自然的組織體，與國民經濟之意志的組織體不同。在國民經濟，自始就有自己的共同生活，經營共同經濟。因此在古代國民經濟，一面雖是限定的，一面意志統制還是存在，而在此範圍，已經可以認出意志性了。此意志統制，在近代逢着社會經濟之成熟，由包攝此意志統制者，而成爲近代國民經濟之總括的統制，由此總括統制，而國民經濟的意志組織體，便完成了。然在世界經濟，自始便沒有共同生活，也沒有共同經濟。國民經濟間之相互交通發展之後，由其必要，各國民團體的共同生活，便自然出現了。但雖如此，國民生活之統一性仍嚴格的保持着，聯合的共同以上仍難達到，如屬於共同經濟的財政，也止於將聯合事務費分課於各國之程度。至於世人經濟生活，與於國民經濟的社會經濟層全然不同，完全委諸自然之變遷。在國際經濟層之表現限定的意志活動者，是世界經濟意志活動之端緒，若將來世界經濟到了有成爲意志的組織體之日，則現在國際經濟層的意志，便是這個組織體之萌芽吧。然而在現實的狀態，國際的統制，還沒有成爲世界總體的統制。

在世界經濟雖說沒有行總體的統制，但是若否定世界經濟之實質的世界之富的生成和歸

結之構造與過程，卻是不行的。反之，許多學者，連國民經濟總括的統制之實在，也加以否認，而關於國民之富的生成及歸結則沒有懷疑者。此等人們的見解，照樣移於世界經濟時，於現實便相適合了。於世界經濟在自然機制之下，世界之富生成歸結。其構造及內容的過程，以後再爲舉示，但此構造是自然發生的，是自然組織的，這是世界經濟的特色。若說沒有世界國家便沒有世界經濟，這是謬誤的，連於國民經濟的國家地位，也不能正確的認清者，說這樣的話，卻是自相矛盾。世界國家之不存在，是不能否定世界經濟組織之存在的，只不過將其意志性否定而已。世人經濟層專是自然力活動之範圍，國際經濟層之相互的結合，亦是同樣的，唯於其共同的結合，也可以看見限定的意志活動，但這究竟不能成爲總體經濟的意志活動。總之，若通觀其全，則世界經濟，是委於自然之大勢，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是進行於自然組織體之中的。

\*

\*

\*

\*

\*

世界經濟之基礎的組織，以上已大概說明了，但這裏有一件事不可不簡單敘述一下。這便是階級的組織。在馬克斯的學說，將階級對立認爲第一次的交通生活形態。若依此則認國家被包含

於社會之中，社會被分爲所有階級及勞動階級，常是抗爭的自然狀態，於交通生活及團體生活，否認總體意志之實在。吾人亦不否認階級之對立。但吾人因爲看見總體意志，至少於國民總體生活，其爲實在，是不容疑的，所以階級對立，便成爲第二次組織。在馬克斯學說認爲階級的對立抗爭，引出使社會內的國家消除的結果，而吾人則認爲立於社會上的國家，卻可以使社會的階級對立消除。然在世界經濟，因爲世界國家之不存，階級對立，便無所忌憚的向着抗爭之路而進行。於此也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之間之差異。世人經濟層，是當爲於國民社會經濟階級對立之擴大而現示出的，資本所有者與無產勞動者之間，行着抗爭。共產黨宣言曾說：『一切國土的無產者啊，團結啊！』這是指世人經濟上的階級鬭爭。然國際經濟層的階級對立，是現於擁有過大富源的國民，與生有過大勞動人口的國民之間，這是在國民經濟所看不見的新的階級對立。然此對立不像勞資對立那樣深刻，所以經濟鬭爭，便被勞資對立所掩蔽了；但此對立因爲加上民族的對立，所以震盪世界經濟的階級抗爭，反卻比勞資對立的爆發性還強。

世界經濟的階級對立，可以說是國際的及世人的二重對立，這於抱有階級意識的人們之間



使生頗複雜的關係，於人人之行動態度，使生向左向右的變化。屬於富源國民的資本家——例如英美之資本家——及屬於勞動國民之勞動者——例如日德之勞動者——持明白的態度是可以的；但屬於富源國民之勞動者——例如英美之勞動者——及屬於勞動國民之資本家——例如日德之資本家——便陷於階級的矛盾。還有更複雜的階級關係，是使屬於勞動國民的勞動者忘其祖國，進而想得富源國民之援助的事例也可以看見了。例如日德之共產主義者，受蘇聯之指揮是也。於這樣世界經濟的階級對立，以複雜的形態，已經達到成爲一種準基礎的組織了。於此因爲沒有如國民經濟一樣立於階級上的統制者，所以這組織震盪世界經濟之力是很巨大的，卽用所謂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名所行的鬭爭，是也。這個力，是複雜的自然力，於此亦使世界經濟組織的自然性強化。

組織是帶有機關的。世界經濟之自然組織，所有的機關，若是比喻的，可有種種的想法，而若說實體，則應從一定的職能，以觀察發起世界經濟運動的國民經濟和各個經濟，及其爲特定目的設立之團體行動的機關。作爲意識的執行世界經濟上職務之機關，多是屬於下面所述建設的組織

底事業，爲基礎組織的機關，則舉國際聯盟之諸機關，並以國際協力行特定事業之種種委員會及事務局等便得了。

## 第二款 建設的組織

世界經濟之基礎的組織，是在世界團體生活具備基本的組織，納入於經濟生活者，而特別經營經濟生活的建設組織，也是存立的。這建設組織有平面的與立體的。前者是使行世界經濟交通的組織，後者是支持世界總體經濟的組織。就中以後者爲主要。

第一、看世界經濟交通之組織。經濟交通關係，可以區別爲利用協營關係及利用轉換關係二者。前者是人人關於財貨之生產和消費協力，而完成財貨之利用的交通關係；後者是生產者移轉財貨於消費者，由二者之交涉，而完成財貨之利用的交通關係。這兩者的關係漸次複雜起來，人人愈見可以得豐富的財貨使用，這便是交通關係之進步。此交通關係，起初發於國民生活，不久便擴大到世界生活的範圍了。因此，交通關係的基本形態，雖世界經濟與國民經濟，沒有不同的地方，而二者因不同基礎組織究竟使交通組織生出差異。國民經濟之協營及轉換，是行於多數個人之間；

而在世界經濟，則分國際經濟層及世人經濟層，後者之協營及轉換，雖行於個人之間，而前者則行於國民經濟之間。縱然個人現於表面的場合，而立於統制下的行動，卻是國民的行動；察其在國民之間協營及轉換的關係，便是世界經濟組織之特色。例如國際貿易，多是由商人經營，但這個卻可以看為輸出國民是生產者，輸入國民是消費者，而利用轉換可以行於其間。世界經濟比這樣的國民經濟具有更複雜的關係，但與此相反的，是在其內容之貧弱。在國民經濟於協營關係，公共經營負擔重大的任務；又於轉換關係，公共經濟與私別經濟之間，租稅、手數料、俸給、補助、救濟等之移轉關係也難輕視。然而若在世界經濟這等卻是很稀見的例外。作為協營關係的，有供給生產手段及資本的生產上之協營，和需要消費財的消費上的協營，這協營無論在國際交通和世人交通也都廣遍的實行着。又作為轉換關係的，起初是行交換，其次便成為流通；若在國民經濟，差不多全成為流通，在世界經濟只世人交通是流通，而國際交通尚可認為立於國民間之交換底關係。如這樣的交通關係，作為交通連結之一大輪環，使其間極多數之交通當事者，如關節之羅列。

作為交通經濟的大概是這樣，反之將其作為總體經濟看時，由如上的關節相繫的輪環狀態，

可看爲於營總體生活的行動體系之組織。最先，在協營組織，如企業經濟學所說，有種種的組織，這裏沒有一一舉示必要。但在世界規模，所謂國際喀特爾、托辣斯或消費組合等世人的企業結合，不可不特別記出。其次轉換組織是應特舉世界市面之構成。這構成於國民經濟也同樣由通信、運輸、倉庫、交易所、委託、介紹、保險、匯兌、金融等機關而成，而使其特成爲世界經濟的事情，是在對財貨與貨幣之移轉的制度，並關於這等的業務不能如國內一律之點。

第二、於世界經濟之建設的組織，最重要者，是分業及分益的組織。利用協營及利用轉換是平面看的交通關係，而作爲立體的看時，便成人人爲生產而分業務，爲消費而分收益的通分關係。一切生產，是依據分業而行的，一切消費，是經過分益而行的；在孤獨生活所行者，也沒有生產，也沒有消費；可拉克（Clark）說：『生產是爲社會的，消費是個人的。』這是謬誤。對物行動多數在共同所行之外，只有一人的消費行動，關於生產行動，也是同樣的。但這對物行動，因常行於交通關係之中，生產是取分業關係，消費是取分益關係，對物生產及消費，是作爲利用經濟，另行來處理的。作爲交通經濟的，以舉出生產分業與消費分益便够了。見於這樣組織的交通經濟之內容，在平面的便是利

用協營及利用轉換（交換及流通，即其主要者）在立體的便是生產分業與消費分益。若據此觀察，則從來所倡之生產、消費、分配、交換四綱目，和其中僅將消費除外的三綱目，和生產及分配或生產及交換的二綱目，甚至只注意流通等主張，或是混同利用經濟與交通經濟，甚至不能看透立體關係，對交通經濟的認識都謬誤了。分業及分益這兩種關係，纔是作成交通經濟的二綱目者。而在此配以協營及轉換時，便生出協營、分業及協營、分益、轉換、分業及轉換、分益四種區別。

這樣的分業及分益，大概作爲交通關係觀察；而原來所謂分者，是分完全的者與總和的者，因此完全的與總和的之業務收益，不可不是由何人來分，分給何人。由這樣見地的交通關係，便應從行動體系重新再看了。在交通關係的人人之間，爲生產而業務分歧，爲消費而收益分屬。這個叫作通分關係。然若在行動體系，總體者便對於各個者而分課業務，分配收益。對向於此的各個者，則分擔業務，分受收益。這叫作按分體系。到這裏，分配之語，始有意義。能容許分配時，所謂分課，亦纔可以容許。這道理是收益被分配於分課業務者，以分擔業務之故，所以期待收益之分受。於此可以想到負擔之輕重，享受之厚薄，而按分之公平如何，便成問題，政策之基礎便植於此了。多數的人們，以生

產與分配兩名詞相並使用。吾人姑不問用語之當否，而此種用法，是從色盲來的用語，卻是不可爭的事實。

將分業及分益看爲按分體系時，行動體系的建設的組織便明瞭了。於此總體的威力，便成爲構成力，而各個的經濟生活者，便成爲構成單位；用這兩者作爲組織體，前者按分業務與收益，後者對向此按分而採的應分態度。這按分體系，是平面的交通關係，依於利用協營與利用轉換，而顯然異趣。在協營關係，通例是分業及分益，依於關係者之合意，意識的成立的，按分及應分之所行者可明白的確認。然在轉換關係，被惑於交換及流通之轉換現象，分業及分益之事實，容易忽略，遂使生出交換及分業兩名辭相並使用的錯覺。

先就協營關係看，這分業及分益的體系，在國民經濟，是比較的單純，而在世界經濟便頗繁複起來了。於世人經濟層的協營分業及分益，在大體與國內者取着相等之組織。然在國際經濟層於國民之間人的物的生產手段及資本被移轉，一相結合，生產業便發生了。在此場合，一事業而爲分業的經營，與他之場合並無不同之點，而唯國民分擔生產手段和資本，是在國際經濟層特有的一

分業事象。因之，伴於此分業底分益，亦與其他場合不同了。例如某國民富源多，勞動力少，而其另一國民，情形與此相反，於是由勞動者之移住，而從事開發富源的事業，伴於此等事業，勞動所得的一部分，送於母國の場合，或者在國民之間以技術和原料之移轉，而事業興起，他方之國受分配之場合；皆其適例。這等國際的分業及分益，與在國內及世人經濟層每以計畫的實施者不同，卻以爲國民自然出於應分之行動。在這樣總體的國際經濟層，無意識的由各國民集合生產手段和資本，於某一國民經濟行生產，分配其收益於各國民之間。某國民送出壯健的勞動者，僅收受一點匯款，而別國民投下巨額的資本，收入多額不勞而獲的利得，這因爲是自然而行的國際的協營分業及分益，所以亦認爲當然的事體一樣。但若將此看爲分課分配的行動體系時，這自然的按分指揮之當否，便可以作爲對於自然實現境的判定問題。這且暫置勿論，在世界經濟的協營分業及分益，是國際分業及分益，與世人分業及分益的二重構成；一個是國民經濟，一個是各個經濟，各各成爲應分者，構成一產業單位，收取由此所生出的收益。立於其上的按分者，在世人分業及分益，是與國內一樣，不外是意識的行動之企業主體，而在國際分業及分益，則不能不說是國際社會自然的作用。

其次就轉換關係看，這裏是合生產者及消費者間之財貨移轉而行分業及分益。其中在國民經濟各個經濟便成爲應分者，立於其上的按分者，最初以社會當之，社會之上的國家，更以統制者當之。然在世界經濟，因重複的基礎組織，而具有重複的按分體系。在國際經濟層，國民經濟自身成爲應分者，分擔國際社會之生產業務，分受國際社會之消費的收益。對於此的按分者，是國際社會的自然力；自然力以無形之手，作分課及分配的指揮。在國際經濟層，國際團體意志是出現了的，但此意志與在國民經濟的國家意志一樣，不發布按分的命令。若現在的情形，例如關於通商平衡和自由之利用轉換的交通關係，到某程度也看見國家意志之發動，而關於分課及分配之按分，則此意志全然守着沉默。其次，在世人經濟層，各個經濟成爲應分者，分擔業務，分受收益。對向於此而作按分者，是世人社會自然力。這裏當按分之局者更是什麼意志也沒有。雖於國民經濟若僅看見社會經濟時，也不能由交換和流通看出轉換分業及分益之事實，而自然之按分，不過認爲是一種，比喻的也不少。可是若一度着眼於國民經濟實現目的之行動體系，則國民的按分的組織，更容易認識了。然在世界經濟，因爲以世界之富爲目標而實現目的之行動體系還沒有出現，所以於此按分



組織，竊疑其爲不過是一種譬喻，或爲說明之便宜而假設的一種組織。固然，對於人類以下的自然現象，以目的觀察時，常陷於很大的錯誤。可是，世界經濟，雖是自然性之物，卻是複雜自然，而思以意志性貫徹此複雜自然的人類努力，其徵兆已經出現。國際團體意志，已立於其前了。惟此意志，還沒有達到按分命令的境地，故只能認按分組織之自然性；但若不認此組織，則世界經濟如何動作的理由與情勢，是不能理解的。

### 第三節 世界經濟營運

#### 第一款 世界經濟制度

世界經濟的形態，是世界經濟組織與世界經濟營運二者，吾人在前節已說明了組織，所以於本節即敘述營運。世界經濟是整體性之力的活動，而此力的組成及構造，便是組織，其活動的作用及過程，便是營運。這裏作爲問題的，是世界經濟怎樣活動的形態。

世界經濟活動的形態，應從兩方面考察。其一，是世界經濟制度，其二是世界經濟運動。世界經

濟的基礎的組織，是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二種構成的，而在前者，是多數的國民經濟自身活動同時使綜合的成爲世界經濟一方面的國際經濟層之活動；在後者，是多數的各個經濟自身活動着，同時更成爲世界經濟另一方面之世人經濟層之活動。國民經濟及各個經濟，作爲世界經濟之構成員而活動時，牠們是依如何的規律而動作呢。構成員相互或共同協作時，是受怎樣的總體者制御呢。此等行動在總體行動體系之中，被置於怎樣的秩序之下呢。像這樣，是作爲對於總體者的構成員的御制作用之世界經濟的活動，這便謂之世界經濟制度。其次，構成世界經濟的國民經濟及各個經濟，是應各各實現自己目的而行動，但這便是一一的自動作用，同時形成世界經濟的大自動作用。這小自動作用向着什麼活動呢，又在總體的是被結束於如何的方面呢。像這樣，是作爲對於構成員行動的總體者領率作用之世界經濟之活動，暫呼之爲世界經濟運動。關於世界經濟營運，着眼於上面二點，便看見其作爲作用過程的世界經濟之形態。

\*

\*

\*

\*

\*

世界經濟制度，若比國民經濟，是頗幼稚的，但這到底可以看爲近時急速進步將來繼續增進

之組織，這是應該注意的；雖僅此部門也很有作爲一部門的研究題目的價值了。可是在連國民經濟學極重要的國民經濟制度，也被輕視的現況之下，世界經濟學將此問題看輕，也不是無理的，但此問題之重要，卻是不待說的。所以瓦爾達向森責備瓦古那（Wagner）道：『他關於國民經濟那樣力倡經濟與法律的關係，而關於世界經濟，這種關係何以又不及言及呢。』於世界經濟高唱法律之作用者哈姆斯，瓦爾達向森是很惹人注目的。但於世界經濟的法律地位，可以當爲世界經濟營運看，不能看爲世界經濟的成立基礎。這事自然不是說依時之順序，世界經濟一旦成立之後，世界經濟法便現出了的意味；卻相反的，在世界經濟成立以前，可作爲世界經濟法之內容者，已經有不少的現出了。若由時間言之，二者之成立，是同時的。如國際條約及國際法，也是從世界經濟成立以前就有了的，且成爲幫助世界經濟成立的一條件，但卻不是將此作爲基礎，而謂由此纔有世界經濟的。世界經濟制度，所謂重要的基礎，卻在於世界經濟之活動成爲重要契機之點。

在世界經濟支配國民經濟及個人經濟的御制作用，有自然的機制作用，與意志的統制作用二種。若就狹義的經濟制度說，大約是指後者，廣義的則兼此二者。在世界經濟，習慣便是屬於前者，

現在還是很多的。雖國民經濟，於社會經濟方面，還是習慣長久支配着的。但隨國家統制的進步，次第被納入於法制之中，又應於新的事件，而立新的法制；若在現代，作為法制的經濟制度，其豐富極為可驚。然在世界經濟，其成立之日淺，既因沒有如國家的意志的統制者，造作法制的經濟制度，其數量自不能與國民經濟相比。可是，世界經濟的御制作用，國際團體之立法，是聯合的立法；而於其中因為將各國立法加入內容，或因以此立法可以共存，所以於此點法制的內容，也無須如何豐富；而在世界經濟，以統一意志之支配不存在，卻是世界經濟法制，與國民經濟相懸殊的主要理由。在這樣世界經濟制度之中，便有如習慣這等自然機制作用，以補充法制之不足。

世界經濟制度包含着國際經濟制度與世人經濟制度。前者於國際經濟層對國民經濟相互交通共同交通，定出各國民應守的分限，維持交通上的秩序；這是國際團體意志，並國際社會自然的御制作用，所以求總體的國際經濟之繼續發展的。後者是於世人經濟層對各經濟一般的相互交通，一部分的同共交通，維持交通秩序；這是所以求總體的世人經濟之存續發展的規律，此規律以現勢言，大概是世人社會自然的御制作用。我於國際經濟制度與世人經濟制度大略作如上之

區別，一個是規律國民經濟間交通關係的國際經濟法，一個是規律各個經濟間交通關係的世人經濟法。但這裏生出一個疑問。卽是制度是由國際團體所定立，而制度規定的內容，是關於世人交通經濟者時，這究竟認爲國際經濟法呢，抑認爲世人經濟法呢。關於此點，田中教授的世界法之理論（第一卷）現今還是唯一的重要文獻；其中於世界法是由國際法與世人法而成的，以及二者的特質及關係，均明確的論述了。其世界法理論，將世界經濟作爲基礎而加以考察，於世界經濟學之研究，與以極重要的明示暗示的教訓；由此吾人關於第二卷以下各論的述說，其可學之處諒亦甚多，故亦熱心的期待着。若據田中教授所說，如商法是規定個人間之交通關係的法律，從國民法進而由國際立法，成爲統一商法；同一的規定，不問任何國民，同樣的適用；在此種場合，這卻不是國際法，而是屬於世人法的。不特此也，兩國的商人作交易時，各自依其國之商法而行動，在這種場合，兩國的商法，是可以認爲有世人法之作用的。這種見解，不看法之制定威權是誰，捨棄形式，而看法是規律什麼事的，採取實質，以定世人法之概念。此見解由法律學上說是否正確，自是問題，然於吾人卻不成問題。但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的御制作用，存於國際經濟層呢，抑存於世人經濟層呢，關

於立這種區別，我是贊同田中教授依據實質的區別。因此，如前例，兩國的商人各自從其本國商法之場合，是依據一種商法的關聯，自然的維持世人經濟秩序。世界統一商法若是能够成立，則依據立法作用，可以制定世人經濟秩序。唯在採這樣實質的見解的場合，則不能不預先使這實質澈底。近代各國的私法——規定個人間交通關係的法制——大概是根據於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市民法；而當爲國民團體之構成者的個人行動加以規律者，反是例外，有之亦不過親族法，承繼法而已。所以此等法制在各國民雖由特有的習慣和立法技術之關係而異其規定，而在大體上各國的國法，卻等於規律個人主義的行動之法律。依據此點，所以便可用各國的私法，以律社會自然的或國際立法的個人主義之世人經濟行動了。可是雖私人的自己目的之行動，而在國民團體生活關於具有某程度以上之關係者，便定出使適應於團體生活之秩序。例如爲匯兌市價之維持，加限制於私人間之匯兌交易是也。因此關於什麼是國際經濟制度，什麼是世人經濟制度的區別，可以看作包含個人行動的國民經濟，其對立交涉時，規律這等經濟間之關係者，是國際經濟制度；個人離開國民經濟上的統制，唯於個人的立場對立交涉時，規律這等間之關係者，是世人經濟制度。

先就國際經濟制度看，這個有自然秩序的國際習慣，與國際團體意識的制定了的國際成文法。國家之條約，在多數國家相共通者，便成爲自然的國際法，特殊的約定，只於其特定的場合，具有維持秩序之力。各國所定關涉外國之法，也與此相準。就國際經濟制度詳細說，因爲沒有作這種概論的必要，現在惟列舉主要的制度，特就其中一二重要之點，加以說明。

(一) 吾人先舉國際財產所有制度。國法所定的財產所有制度，國際法是承認的，而亦當爲國際制度，其保護私有財產，是不待說的。但這財產所有制度卻是置重點於世人經濟制度。在國際經濟制度，重要之點不是此制度，而是各國民團體，將物的生產手段，作爲排他的所有制度。這所有權，因爲被包含於國家領地權之中。認爲極當然之事，是不很惹人注意的所有制度。物的生產手段之中，人爲的生產手段——資財——因爲可以生產，若有必要，可以造出。可是，自然的生產手段——富源——大概是不能造出的，又依賴富源的資財——如原料、燃料、食料——沒有富源亦是不能生產的。擁有巨大富源的國民，比於缺乏富源的國民，占着生產上的優越地位，其懸隔太甚的時候，便生出富源國民對勞動國民的階級對立；在國民經濟是以富源國有爲原則，今日的階級對

立，爲主的是資本家對勞動者。若是產物，則到某程度可以說是生產者的勤勞，而若爲富源所有，則是依據地惠，不勞而獲的所有。又國民經濟之所有制度，以國家的權力可以變動的，而國際經濟之所有制度，可以變動牠的威權，是沒有的。於此點，作爲國際經濟制度的國民所有制度，是與作爲國民經濟制度的私人財產所有制度，顯然異趣，這個便成由生產力之方向，變動世界經濟的大原因。關於此點，後面再行討論。

(二) 國際交通之自由，是國家間條約記明，國際法承認的重要的國際經濟制度。這個制度不是關係個人的自由，而是關係於國際團體互相間的自由。在這個制度，是以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爲原則。自由之種類，有通行、居住、所有、就職、通商、企業等多種，自由的範圍，因國而略有被縮小者。又對於機會均等的原則，也有最惠、特惠、互惠等種種的制度。關於交通之自由，哈姆斯教授對比於國民經濟的交通自由，舉示其於世界經濟的交通限制，而以認此爲二種經濟的重要差別。吾人的見解與此不同。自由制度，是由自由無保障，自由保障，及自由限制，三個階段發展的。若國內現在是自由限制時代，而在國際經濟便是自由保障漸次進行的時代。如美國限制移民，並不是限制國際



交通的自由，是不承認的對方國民之自由移住，妨礙國際交通的自由保障，這是自由無保障之一事例。作爲國際制度之自由的限制，如下面所舉之例，在國際交通還是很少的。

(三) 通商之限制和保護，也可以說是交通自由之一種，而可以認爲是特別重要的國際制度。依據國際立法之限制，如奴隸、婦人、小兒的買賣禁止，和鴉片、酒精、買賣之限制等類。作爲通商保護的，如通商平衡通商自由制度等，也還是遲遲的沒有進步。商標商號之保護，也歸入此類。在通商制度特別應注意的是關稅制度，獎勵貿易制度，匯兌管理及貿易管理制度等類，各國關涉對外的制度，依於此等制度通商，或加以抑制，或加促進。這關涉對外的制度，也不是依於國際立法者，這是從所行的作用看，而自然的左右通商底國際制度。

(四) 生產之限制和保護的國際制度，有禁止以黃燐作爲原料的生產，捕獲海獸之限制，植物害蟲之驅除，有用動物之保護，技術的發明之保護等。

(五) 保護勞動者國際立法，是從一九〇六年的伯林會議發起，因國際勞動會議之設立，而顯著的進步了。這個制度，原來是以矯正由勞動者保護之厚薄，輸出貿易競爭之不公平，作爲重大

的理由，而更加以人道的意義，遂漸擴充起來了。這種制度的特徵，因為在如製造輸出品的直接國際交通，具有關係的工業以外的場合，也可適用，所以當為一種社會政策的國際制度，這是可注意的。

(六) 此外，各國民每每統一不同的經濟制度，這也是國際制度之一重要目標。度量衡的統一，已經入於實行期。商事法統一之必要，亦是很明白的，現在亦漸次具體化了。國際交通上最被重視的是貨幣制度，惟制度自身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其實現不是容易的事。

\*

\*

\*

\*

\*

復次，觀世人經濟制度，此制度多是關於商業、金融業、運輸業等者。立於此等交通關係的當事者，大概依其住的地方所行的習慣、法制、規約、業務規程等，而行動；但於隔地者間之交通，依互相之諒解、先例、習慣等而相承認時，於此世人經濟交通的規律便成立了。這等是作為世人社會制度自然發生之物，如關於海運業的規約，被營業者一般承認，又如各國之商事法，因國際立法而相調和，或受統一的制定，此等場合，其內容只關於世人經濟交通，可以認為是依意志制定的世人經濟

制度。

## 第二款 世界經濟運動

世界經濟的活動，若分析的觀察，則發動於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但是現實的具體運動，決不是作國際的或世人的這樣部分的活動，而是包含二者底整體的活動。但在整體的活動之中，分析二者，看出誰是支配的力量，這是理解世界經濟運動的必要方法。國際的與世人的二種活動不能看透，而單就表面觀察，是不能認識真相的。又將二者之一，作過大的評價，塗抹成一色以觀察時，更陷於重大的認識錯誤。正確的看法，是依據分析，照二者各各現存的狀態觀察，而最後由綜合以透視整體的活動。

第一、觀察在國際經濟層的運動，這裏是有六十餘的國民經濟及準國民經濟，各各為求本國民的生存及繁榮而活動。這個，於大體是實現目的的意志活動。國民經濟，是世界經濟的構成要素，而世界經濟的運行，推動一一的國民經濟，這是不用說的；但這於國民經濟意志性的特質，一點也不能損害。反之，世界經濟之發展，增強其自動作用，似乎猛烈的以衝擊國民經濟一樣，所以國民經

濟之意志，爲防衛自身或應付世界之運行，而愈益強化起來。國民經濟的行動，是政府及其他的國家機關之行動，與立於國家統制下的個人及私團體的行動，依國家意志，而統一於國民的者；此行動是於世界之範圍，或對立於其他之國民經濟，或對向於世界經濟自身而發動的。國民經濟，是將各個自己國民之富的增大作爲目標而活動的。這必然在多數的場合，成爲國民相互間的競爭。競爭而進到抗爭的時候，有反轉而成爲妥協者，若怎樣妥協也不能，一成爲深刻的抗爭，則竟引起戰爭了。但是在國民經濟間的交涉關係之中，自始不成爲競爭，反卻依於互相依賴，或共同協力，而收利益者也不少。

各國民經濟，爲謀國民之富的增大，而行於國際交通之中最普通者，是貿易。貿易以利於雙方爲原則，在本質就不是抗爭的。而成爲抗爭者，是強迫的使用他國民的生產力，而圖謀本國民之富的增加之行動，這可謂之帝國主義行動。帝國主義有許多種別，有發展的階段，而於世界經濟，因爲是惹起極重大的運動者，所以關於此問題以後於適當的地方，再爲敘述。唯在這裏，須預爲一言者，即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不能混同是也。列寧將帝國主義認爲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總之是

從若不依據資本理論，則不能承認之點來的一種色盲的見解。資本主義運動的本據，是世人經濟層，動作於國際經濟層的國民經濟，是被此運動牽連的。帝國主義運動的本據，是國際經濟層，資本主義是利用帝國主義的。如蘇聯雖是抑壓資本主義的國民經濟，而卻帶有行帝國主義的可能性，又帝政時代的俄羅斯，資本主義制雖貧弱，而卻採取強烈的帝國主義行動。帝國主義之增長，不僅想要增大本國之富，且進而想立於國際經濟支配者的地位，這可謂之超帝國主義。但其可能性是很欠缺的。

與帝國主義及超帝國主義相似而實非者，是列國經濟聯盟（經濟的布洛克 Block economy (註二)）這也是以聯盟之力執行強大的帝國主義行動者，而聯盟發起的原由，卻仍在將國民生產力過少或不具之點，依於結合，而增大或互相補足。這與企業界的喀特爾，有類似之點。經濟聯盟之提倡，到最近盛行起來了，這是因為世界商品流通之滯澀，暴露了世界生產組織的缺陷，而對於此缺陷所起的運動。在世界大戰時，為備軍需品之供給，臨時的經濟聯盟，是可以的；而今日所倡之聯盟，是大英帝國聯盟、歐羅巴聯盟、汎亞美利加聯盟、亞細亞聯盟、蘇維埃社會主義國聯盟五

種。聯盟成立的可能性，並必要成立的理由，及緩急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特最後的一種，因為不是基因於生產力者，可別為處理。在以上各種中若是某聯盟成立，自然促起他聯盟之成立，多數的聯盟若是成立，則在國際經濟層之構成，生出巨大的變化，這便是使國際經濟自身之運動情勢顯著變化的吧。

國民經濟由競爭而進於抗爭，因各苦於負擔。轉為妥協，其顯著的事例，是一九〇二年不律塞會議，決定停止砂糖的輸出競爭。顯示抗爭難於停止的最大事件，是最近的世界大戰。但離開國際競爭，而進行互相依賴或共同協力的事例亦不少，揭於前款的國際經濟制度，可以看見許多的實例。於此場合，國際經濟纔現出和平之相，而意識的遂行其進步。

\* \* \* \* \*

第二是世人經濟層的運動，這裏差不多成為資本主義運動的舞臺。沒有帶着國籍及國境的資本，是取商業、產業、金融業之姿態，逐處為追逐利潤的運動。大概資本運動呈現和平之姿態，而行激烈的競爭者，便希少了。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是於其社會經濟層發展。但於此也有由國家援助

的部分，也有受國家抑制的部分，特別受勞動者團體很大的牽制。資本離開國內，而出現於世界舞臺時，已經沒有制限牠的，而卻受國家有力的支持與援助了。蓋國家於國內雖為勞資對抗的紛爭所苦，而向於國外，則本國資本家之利得，即是可以用為國民之利得，進出於對外方面的商業、產業、金融業，可以毫無顧慮的給與援助。這國家的態度可以認為是世界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財閥主義合體，而演劇烈的競爭於世界舞臺。這競爭國家只要一左袒，便含有戰爭的危險；又在實際上，發生戰爭的事例也不少；——如南阿戰爭，美西戰爭，——這是發起遍於世人經濟及國際經濟兩面的世界經濟運動。在此場合，國家若是立於主動的地位者，這便可以謂之帝國主義運動；許多人大概是這樣認定的。又國家之目的，於世界若在貪圖資本利得，則亦可以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之一部的顯現。用此方法，以觀察世界經濟之情勢時，簡直可以認為是表面的。但是若進一步考察，則此所謂帝國主義運動者，不是國家本來的活動目的，其主流卻是財閥資本主義的世人經濟之運動。國家想要遂行國富增大的目的，而被誘入於此運動。故若醒悟因戰爭而反浪費國富之愚時，富裕的國家，卻傾於減縮軍備與防止戰爭。

與國際經濟層所起的帝國主義相當而發生世人經濟層之運動，可以謂之合同主義的資本集中運動。如所謂國際喀特爾、託辣斯、新底喀特(Syndicate)(註四)等是也。此所謂國際的云者，不過是地誌的名稱；其實此等是不問國籍國境的資本家的結合，這是因資本集中，支配力擴大，欲由國內而及於世界場面的世人經濟的運動。專着眼於資本運動法則的經濟理論，是不認存於國民經濟理論與世界經濟理論之間重要差別，但這是因為資本運動自身沒有這樣的差別之故。資本集中運動，從國民社會經濟，擴大到世界世人經濟，是程度的發展，不是本質的變化。世人經濟的資本合同，近時愈漸有增進的傾向，而其最終似乎也有達到君臨世界一樣的一大合同底傾向。謂之爲超合同主義也可以。但其實現是可疑的。蓋對於此等世人經濟傾向，因為列國的利害關係，未必一致，所以從國家上的均衡，而存有抑制牠的相反對的傾向。合同主義與帝國主義，其實質不同。近代國民經濟，因為採資本主義，資本運動與國民運動相複合起來，是不足怪的；而囿於此形態，將國民經濟，直接作爲國家的資本家的合同，這個是於世界經濟看爲塗抹一樣顏色似的競爭，距事體的實相太遠。國民經濟，縱沒有資本主義，也是存立的。若有國民經濟，則帝國主義運動也可以起的。



但合同主義則只於資本主義繁榮的時候纔存續。

在世人經濟的合同主義，隨自然的發展而對應於此或背反於此，另外的世人經濟上的自然運動又發展了。這便是遍於一切國土的無產者團體運動。這個團體的行動，是以無產者階級之解放目的意志活動，而團體之擴大進行，是起於世人經濟中之自然的運動。所謂從第一到第三的國際共產主義團體，也是地誌上的名稱，其實不是國際的，而是世人的。但及到最近，蘇聯成爲奉行共產主義的國民經濟，且作第三國際共產主義團體指導者，而國際的與世人的兩層，便混同起來了。可是若從共產主義的主張說，則倡導國民經濟，只是一時的存在，不久就要將國家廢除，而達到世人的共產社會。這等變革，可能與否，可置勿論。唯若就共產主義運動，其由來與趨向的現勢來看，則此運動不是國際的，而是世人的。在世人經濟層，一方是資本主義，採合同主義的傾向而前進，與此對立的無產者運動，相等的注目於世人的團集而進行。前者是作業的運動，而後者是對於此作業的暴風雨的破壞運動，但雖是合同主義，也生出支配世人經濟生活的橫暴命令者；而於將導世人生活於益益不安之點，確是可憂的破壞運動。但以上兩者的世人經濟運動，因爲完全成了矛盾

的對立，二者次第發展，其間之距離若一縮短，則此衝突於世人經濟層將化為最大規模的自然運動吧。

世人經濟，呈現出如上所述的暗黑的鬭爭場面，而於他方，也不要將和平的建設運動之存在看掉了。這個就是協同主義運動。於此活動者，是消費組合及生產組合，而這等組合，是將聯合運動由國民的規模擴大到世界的規模。從事於此協作（Coöperation）運動的人們，想要企圖不由鬭爭而脫離資本主義，和平漸進的以建設無產者王國。縱其成敗屬誰，而此聯和運動的特色，進到現在已經於無產者給與很大的利益，其進步是在不破壞其他而得實行之點。此點與在國際經濟層的互相援助及協力活動，是一對良好的建設運動。

\*

\*

\*

\*

\*

世界經濟運動，如上所述一樣分為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來觀察時，種種的現象，可以明白的認清了。在國際經濟層，是應將重點放在以民族為基礎的國民團體的生活要求，這裏是以國民勢力作世界的支配，與反抗此的國民生活權之主張相對立的。在與此相異的世人經濟層，個人

之自利心支配慾，與反抗此的個人主義的生存權之主張，惹起巨大的運動。又在前者，是增大物的生產力，作為要求的目標；在後者是求資本利潤作為目標，而發生種種運動，且發生與此相反對的運動。但是，因為僅是分析的示出世界經濟運動之形態，進到現實的認識，更須加以綜合，纔是成為完全的。

#### 第四節 「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

##### 第一款 「世界之富」

世界經濟之形態已分為組織與營運來觀察了。其次，這實質的「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是什麼呢，總得將牠說明。可是為將這生成及歸結的構造及過程，加以分析的考察，問題便漸次展開了，但這於次章以下，再為處理。這裏為觀察世界經濟的成立內容，祇將與世界經濟的形態相對照的實質是什麼，指示出來便得了。

世界經濟與國民經濟，其總體性各不相同，世界經濟與國民經濟的「國民之富」的生成歸

結之構造及過程相異；其總體性蓋存於世界經濟的「世界之富」的生成歸結之構造及過程之點。所以這不單是「國民之富」與「世界之富」的差異，即於生成及歸結的構造與過程，也生出顯著的差別。

亞丹·斯密斯述說：「國民之富」的性質及生成原因的時代，國民經濟，特別是英法的國民經濟，完成近代的形態，「國民之富」生成及歸結的過程，是已經到了可以明白看出的時候了。重商主義的時代，於實行政策及政策論，便以國民之富為目標，此努力成功，國民之富遂增大而完成近代國民經濟之意志性了，這不能不說是巨大的功績。後起的斯密斯，將經濟學從實踐的研究，轉變為直觀的研究，而決定以「國民之富」為研究對象。斯密斯的研究，以觀察「國民之富」的生成過程為主，其歸結過程，便讓給其後的理嘉圖（Ricardo）了；總之，以國民之富作為直觀科學的研究，纔是決定斯密斯在學史上地位的一大特徵。所可惜者，斯密斯特意建立了的國民經濟學，而其後學者，不能承繼，看掉了國民之富的目標，遂使國民經濟學墮到社會經濟學。於此點所謂布爾喬亞經濟學與普羅列達利亞經濟學都是同罪的。同是忘了「國民」而繞着資本，相與爭執。

國民經濟，是國民之富的生成歸結之構造及過程。其本質，至於可意識時，而實現目的的意志性底國民經濟，便完成了。但其本質雖可意識，而還不知着眼於國民之富的人們，卻有再學十八世紀末的斯密斯的必要，同時二十世紀的人們，在「國民之富」以外不可不知道現存的「世界之富」的現實。國民之富，是指作為整體的國民團體生活所生產所消費的富之總體。可是，國民經濟，對外輸出國內生產物，輸入國內消費物，而結底也還是添加於國民之生產及消費的範圍。與此相對比的所謂世界之富，是指作為整體的世界團體生活，所生產所消費的富之總體。在此場合，個人所有之富的合計，不能成為國民經濟之富；同樣，國民所有之富的合計，亦不能成為世界之富。國民的生產及消費之目的物的總體，如是國民之富，世界生產及消費之目的物的總體，便是世界之富。不用說，在國民之富中如包容成為個人之富的財物，則在世界之富中，亦包容成為國民之富的財物，什麼是國民之富，什麼是世界之富這可就作為總體之富的生成及歸結的體系來觀察。而這裏所謂國民之富所謂世界之富，決不是構想的東西——合計也是一種構想——是指存在於具體的事實者。不實在的事實便不能成觀察對象。

國民之富具體的、事實的、成立的，是從近代國民經濟開始的。在上古的國民經濟，國家之富，只成爲國民之富的一部分，比較大規模的各個經濟之富，因爲大概在自足狀態，雖將這等合攏來看，也只能成爲合計的，而不能成爲具體的國民之富。人們雖有時說政府之富，人民之富，而所謂國民之富卻還沒有道及。因之所謂國民之富的生成及歸結，還沒有成爲問題。其次，入於近古期，交換時代一開始，交換財貨已經不算採取各個的生產及消費過程之富，而成了現於社會的交通關係中爲總體經濟所掌握的富了。交換財貨，是社會的生產社會的消費變爲具有國民的整體性的財貨。此等之富或財貨的集積，是單純的合計以上帶着整體性的，這等事實的構成國民之富。及到商品之生產及販賣繁盛起來，加於國民之富的財貨，便愈見增加。至此，國家經濟上之富以外，又新加上社會之富了；但止於各個經濟的自足範圍之財貨，還是除外的。再次，入於近代，各個經濟的自足範圍，差不多全被撤除，而一成爲廣泛的流通經濟，則大底一切的生產依據分業而行，一切消費依據分益而行，一切財貨在所謂社會的生產之下，作爲社會生產物而出現，復又成爲社會的消費目的物。關於此等社會的生產及消費，到某程度已經行着國家的統制，而且國家自己經營的國家的生

產及消費，也擴大起來了。而對於此兩種的生產及消費的階層，行國家統制，則依於國家的國民經濟生活之形態，便完成了。至此，可以說是真正『總體的』國民的生產及國民的消費出現於事實之上；又作為此等使用之目的物的財物之集積，纔不是單純的合計，而成具體的事實的，形成總體的『國民之富』了。在此場合，個人及個人經濟之富，與古代顯然異趣，富的內容不是依據自己的生產及消費的目的物決定的，卻是採取貨幣的評價之財產形態所作成的。

以上略就國民之富的成立經過敘述，是為欲藉以指示與此對比的世界之富的成立。在世界經濟，自始就完全沒有相當於國民經濟底國家之富者。因此世界之富，是從交換經濟開始的。在國民經濟之間，若到了必然的、正規的、行財貨之交換，則貿易品同時也就成為國際的財貨，與在國民經濟的財貨是同樣的。國際貿易品由國際分業而生產，經國際分益而消費，採取國際社會的生產及消費的過程，而成為國際社會之富。這便作成世界之富的一部分。國際貿易品漸次達到多種多量，那樣便不只是國民之富，且被編入於世界之富了。此世界之富，是合國際分業及分益，關於所生產所消費的，是勞動力、技術、資財等的生產手段，並為企業之資本，移轉於國民間，而生出複雜的國

際經濟現象。其次，世界之富雖在世人經濟方面也是現出的。因為在世人經濟層，是已捨棄交換形態，成爲國內流通市面之世界的接合，而取世界市面流通的形態了。這裏流通的財貨，大概依於世人社會的生產，而爲供給，對向世人社會的消費，而被需要。需要與供給之正規的對立，若從總體的立場來看，則成一個社會的生產及消費的過程。立於此等過程的財貨，是世人社會之富，因此，這個也是世界之富的一部。這樣的世界之富，是從國際社會之富與世人社會之富兩部分而成的。在世界經濟，公共經濟之富大概是沒有的。屬於國際團體之富，也不是絕對沒有，但似無舉示之價值。又在國民經濟，國家經濟之富和社會經濟之富，於國家統制之下，成爲整體的國民之富了，而

在世界經濟，則唯有社會之富而已。但國際社會之富與世人社會之富是有區別的，而合此二部便謂之『世界之富』，但此二部不是各別之富，是同一世界之富，而分析爲二方面的，且不是合計的，整體的世界之富是實在的。

如此『世界之富』已經是具體的，事實的成立了，但其構成內容，比於國民之富，是很貧弱的。所保留於國民自足的範圍者，和不入於世人交通之範圍者，是屏除於世界之富以外的；恰類於在



國民經濟的交換經濟時代之國民之富的構成內容。但是世界之富，比於國民之富，雖較貧弱，而既與國民之富異其存在，則不可不着眼於此，而尋其生成及歸結的構造及過程，以這是國民經濟學所不研究的。國民經濟學雖調查國民經濟的對外關係，由這裏祇知道國民之富從外所加的事情，世界之富的姿態，卻沒有發見。同時，最近世界之富雖說已經出現，而其中，國民之富決沒有混入實在的物，不能不照着實在的看。

末了，關於『世界之富』的構成，再附數言。富可以說是有實物上的富和名義上的富之差別。一個是着眼於財貨的使用性，以價值表示之；一個是居於交通經濟的立場，以購買資力的價值表示之。因此，在前者之中雖有通貨，不認為是購買資力，而認為物資。在後者中，雖有財物，不認為使用物，而認為買賣價值；這差別，關於依存於交通經濟的個人之富雖大概很可以適用，若已成爲國民之富，則名義上之富便奇異起來了。蓋因在國民之富中不能給與買賣價值者頗不少。反之，作爲國民之富者是採實物上之富，國民所持的對外購買資力，是認為由外國購買某物之物資，此物資亦與實質上之富相等，故加於實物上之富而具同樣的評價，此評價以外什麼也沒有。因此流通於國

內的貨幣，只是材料可以算是富，而貨幣自身則不能列入實物上之富之中。蓋此貨幣因為不過是流通和分配之社會的機構而已。古來反覆論究貨幣是富，抑金銀之富的問題，應作如上的解釋。因此說到世界之富時，大概只是指實物上之富，是很明白的。於此便不能有所謂對外購買資力。此種看法，完全由總體經濟立場看的。而在此立場以外，則所謂世界之富者，便不能正確理解了。

## 第二款 「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

世界之富是怎樣生成怎樣歸結呢。這可以先作為對物過程的生產與消費來思考。自然，單純的對物過程，是不成為問題的。只有將此看為世界過程時，纔成為問題。若在這裏遍於人的及物的世界的生產力，是怎樣動作，而對應於世界的消費力呢，這便成為考查的重點。問題是在世界的生產及世界的消費之過程如何。

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即是財貨之世界的生產及消費，而包含此對物利用過程者，是於世界的規模之交通關係。此關係，在前段是生產交通關係，在後段是消費交通關係。後段者，是由前段者所決定的，但交通關係的內容，因為是各別之物，所以有說「消費亦是生產」這樣單純的看法。

而使後者爲前者所包括，這是不當的。掃去「生產是社會的，消費是個人的」這等謬見，認定消費也是僅行於交通關係的；故於生產交通關係之外，消費交通關係不可不別爲處理。但是二者密接的連續，與互相影響的作用，有留意的必要，這是不用說的。生產交通關係，是分業的，消費交通關係，是分益的，生產分業與消費分益是成爲交通經濟的二大綱目；而於此應着眼於世界生產分業與世界消費分益。然在交通經濟，這分業與分益不是照着這現象發見的，表面的現象，在現代是財貨及貨幣之流通，最爲顯著，有目共覩。因之多數的人們，將現代的交通經濟，直接作爲流通經濟。且有以考查流通經濟便認爲研究終了者。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自然也經過此流通過程。然而流通只是富之生成及歸着的表面過程，無論怎樣觀察流通，是從何處生成，歸結於何處，簡直是不了解的。又雖作爲表面的現象，也非只是流通所能概括。連公司和組合等的事象，也作爲流通現象者，則烹茶而飲，也當爲水之流通便了結了。吾人將交通經濟的表面現象，認爲利用協營之關係及利用轉換之關係已如前述。這兩種交通關係，是包含對物利用的過程。協營關係，或是生產，或是消費，或是合二者而成立的。古代的協營是合二者之自足的協營，而其後如生產組合和消費組合，又如多

數的產業公司經營生產及消費之一，而進入於交換流通關係之分立的協營，成爲支配的協營關係。若在最近如合生產和消費，而營生產消費組合者也出現了。此等協營關係，在現今的世界經濟也現出，或於國際交通，或於世人交通，皆頗盛行。其次，觀察利用轉換之關係，在此關係立於國民交通經濟中的共同經濟體與個別經濟體之間，也有行財貨移轉者，是則所謂不具共同經濟的世界經濟，其共同的轉換，大概亦是不成問題的。在行於各別經濟相互間的利用轉換，有雙方的移轉財貨的交換，與行於一方的流通，國民經濟差不多只成了流通；而在世界經濟，國民間之交換，尙具有重要的意義。於此交換法則，因爲還要存留着，如後所述一樣，世界經濟特有之富的生成歸結的過程纔可以看見。若世人交通，便看見國內一樣的流通現象。

在這樣利用協營及轉換關係裏，作分業及分益的生產關係及消費關係便可以看見了。協營及轉換，是將交通關係，看爲平面者；轉換是廣泛的行於交通關係的全面，協營是在此場面零星的行於各處。將交通經濟看爲立體的時，在前階段的生產有分業，在後階段的消費有分益。而在協營之間，皆可以行分業與分益，在轉換之間，這等也是存立的。此協營分業及分益和轉換分業及分益，

已是那樣頗複雜的交通關係了，但其現於世界交通的場合，因為那裏又有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二階層，便愈現出複雜的關係來了。將這等關係，一一清釐是頗繁難的事，亦且不十分重要，只要明白此等都是在這樣的交通關係中，而行富的生成及歸結便得了。

富之生成及歸結過程，是由交通關係，更進而求於行動體系之中。在交通關係，若說是分業，則是為生產的業務，分其於多數者之間，若是說分益，則是指為消費的收益，分屬於多數者間的狀態。然世界之富的生成歸結的過程，不可不看為是世界團體自身，生產消費自己財貨的過程。立於此見地時，可以看出世界經濟總體的威力，對於其構成員，關於生產是分課業務，關於消費是分配收益的總體過程。與此總體者之按分作用相對向者，是在這兩層各各的應分作用。即在國際經濟層，是國民經濟分擔業務，分受收益，在世人經濟層，各個經濟也作同樣的分擔及分受。依據這樣分課及分擔，而世界之富，由生產者生成，依據這等分配及分受，世界之富便歸結於消費者。將這樣富之生成及歸結的過程，就行動體系看時，世界經濟的參與者，是作些什麼，也纔弄得明白。在國際經濟，觀察一國的國民經濟，關於世界之富的生成，各個作如何的貢獻，關於其歸結，作如何的享樂。

世人經濟層，就一一的各個經濟看，這是不行的；但這裏於所有階級與勞動階級之對立，業務負擔之輕重，與收益享受之厚薄，是相對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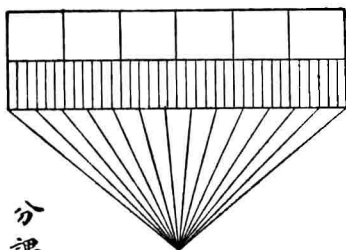
在國際經濟層之一部分，僅僅行世界共同之作業。此外在廣大的世界經濟舞臺，國民經濟和各個經濟，各爲謀達自己的目的而活動着。這等無數的活動，互相競爭世界之富便自然生成歸結了。各自負擔之輕重，和享受之厚薄，若加以調查，便可以知道的，因爲這是事實的問題。但由此更進一層，這便達到是否公正底當爲問題了，這問題世界經濟學所知的地方，是極有限定的。世界經濟學的按分作用，是自然性的。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唯吾人體會國際團體意志，在這立場以世界經濟的大自然境爲標的時，照國民生活共存共榮的目的，批判實現自然之當否，大概是容許的。

茲將世界之富之生成及歸結的過程，圖示如後。

以上關於世界經濟之成立的說明算是終了。從此是要將關於世界之富的生成及歸結，加以詳細的敘述。先將表面現象的利用經濟及利用轉換之交通關係加以考察，再次就世界生產分業與消費分益二大綱目加以說明。

# 分擔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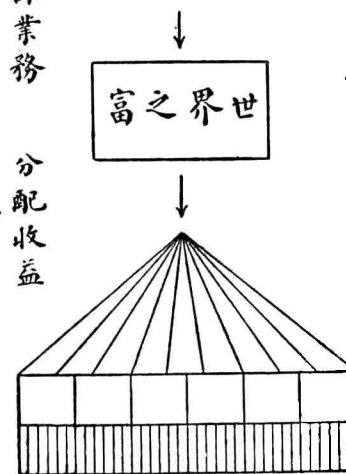
國際人層



生成過程

世界之富

歸結過程



國際人層

# 分受收益

分課業務 分配收益  
世界的按分

(註一) 資本逃避 英文為 Flight of capital 德文為 Kapitalflucht 法文為 Evasion de capitaux 其意

義即是資本不計利益，只求安全而移動之謂。本來資本逃避有國內的逃避與國際的逃避之別，但通常之所謂資本逃避，是指國際的逃避而言；故又可以謂之一種資本輸出，也是一種對外投資，這是世界大戰後新有的現象。其逃避方法如（一）

貨幣運現(二)購入匯票,(三)購入證券,(四)無匯兌的輸出(即是運出貨品而將貨價存於國外)之類,此等資本逃避有引起國內金融恐慌的危險,如日德等國,皆以法令防止之。

(註二)喀特爾或譯爲聯合販賣。此種組織,是獨立的同種企業之間,以市場獨占的支配爲目的而結合者。

(註三)經濟的布洛克,是特殊關係的數個國民之間,協定一定的經濟的聯繫組織,以謀促進互相的商品交通的。

(註四)新底喀特,中國有譯爲工團或事家聯合會者。此名詞有種種之意義,其主要者有二,一是企業結合之一種,亦可以謂之共同販賣喀特爾之別名。蓋爲加盟企業之製品,作共同販賣,是獨立於各個企業販賣部以外者,且關於製品販賣設置統制加盟企業之機關,所以亦可謂之共同販賣機關。一是爲承受國債,地方債,公司債,之發行所組織金融上之組合。



## 第三章 世界經濟交通

### 第一節 世界經濟交通之形態

於世界的規模所行的經濟交通，具有一定的系統與秩序時，這便成爲世界交通經濟了。吾人先觀察此交通經濟究竟是什麼。交通一語，可以用於種種的意義，而我用這個名詞，是廣泛的示人與人之間一切的交涉。在交通之中，直接和間接行財貨之利用，即是關於生產及消費而行者，謂之經濟交通。人人爲財貨之利用時，必須入於某種的交通關係。此交通關係，在平面的有利用協營關係與利用轉換關係，在立體的有生產的分業關係與消費的分益關係，已如前面所述。其中平面的利用轉換之主要形態，是財貨的流通。人人多拘泥於平面關係，而不看見立體關係，也有只看見流通便算完結者；或者將平面與立體混視，而將分配與流通相并立；或者將分配納入流通之中，或將

流通納入分配之中，而歸結於一方，都是認識不足。流通與分配，是同一事實，而用不同的看法以觀察的，又將平面的流通看爲立體的時，便成爲分益，此外分業亦在流通之內。又分業及分益不但僅使流通立於表面，在這利用轉換之外，使利用協營也立於表面，在協營也是包含着分業與分益。這協營的分益，相當於從來所謂分配，是可以分爲工資、地租、利息、利潤的。因此在這協營分益關係的前段，有協營分業關係，勞動者、地主、投資者、出資企業者參加，而構成了一個事業的單位。許多人雖看見協營的分益，而將其前段的分業關係，輕視或甚至無視，惟僅舉示所見勞動底技術的分業而已。又若言分益，則僅將協營分益作爲問題的人很多，而其他在分擔世間的事業之轉換分業的後段，卻行着轉換分益。在立於分業之列而參與各企業的企業利益，即此轉換分益。如此的經濟交通關係，因爲其著頗複雜的形態，所以分析開，便看出各種的形態，更要將各種形態的關係辨識清楚，然後纔可以通觀交通經濟的全體貌。我們先看表面的平面關係。這裏可以區別爲兩方面，一是由利用的協營，而構成一事業單位，一是由利用的轉換，在國民的規模或世界的規模，行於一切人們的財貨利用。其次我們再看裏面的立體關係。這裏是分業關係與分益關係前後二段存立的。這兩

種關係，利用協營和利用轉換，都是相并立的存立着。在作協營分業的時候，協營分業必是相伴隨的。作轉換分業的時候，轉換分業亦必是相伴隨的。這分業與分益，更進而就行動的體系看，即成爲業務之分課，及收益之分配，而此行動體系爲總體經濟之問題，且置勿論；其作爲交通經濟的，只是問在人人之間業務分歧，收益分屬的關係。這樣的種種形態，毫無遺漏的尋出，且將種種形態，不稍混淆，依次觀察時，事象的真態和完全的體貌，纔可以認識出來。

關於世界經濟交通，也試行如上述的觀察。於此與國民經濟交通有顯著的異點，即是在國民經濟所不能看見之國際交通及世人交通的二種關係，均是存於世界經濟交通是也。在此點，交通關係之內容，生出最複雜的關係。其中，若說世界經濟交通的特色，自然是國際交通。世人交通方面於各個經濟間之交通這一點，因爲與在國內者也同樣，所以相通的地方很多。其不同之處，即是在國內交通，加以國家的統治，變更其自然關係，而世人交通則全是自然現出的。因此在歷來的經濟原論所研究過經濟交通的內容，關於國際經濟交通，不當之點雖多，而在世人交通卻很可以通用。

先就國際經濟交通看，這個也有協營交通關係和轉換交通關係二種，而先發生的是轉換交通關係，這一點與國民經濟是相反對的。在國民經濟古代大規模的各個經濟，作自足的協營，此等各個經濟漸漸分解，而變成小規模的，從自足而進於交換時，轉換交通便發生了。可是，其後更在轉換交通之中，如生產的協營和消費的協營，或如合生產與消費的組合協營，而近代的協營關係便出現了；但若作為協營關係，則在轉換交通之先，古代的自足協營關係便早已成立了。至在國際經濟，國民間之財貨交換先發生，而已舉利用轉換之實了。若僅有財貨交換，而各國民之經濟生活，便可滿足，則此外國民間之協營關係，便不發生了吧。然國民需要之增大，與先對應於此的國內生產之增大，便有不一樣的場合，特別在人的和物的生產手段之中，也有過多者，也有過少者。合這等國民的生產力而發起生產，卻認為必要而且有利；或者新發起產業的國民，需求資本，因輸出產業，長時間積得利益的國民，而生出資本之餘裕，在此等之間，移轉資本而企謀產業，這種種的協營關係，便在國民之間相結合起來了。作利用轉換的國際貿易，無論在什麼時代，也是成爲最主要的國際經濟交通，但是圍繞牠的利用協營交通，亦漸次的增進了。如此的國際交通，先是利用轉換發生，

其不備之處，利用協營纔發生，這是與國民經濟不相同的；但從世界經濟的立場以觀各國民經濟，還沒有深進入財貨交換以前的狀態，若認為國民的自足協營，這便恰與在古代的自足協營相類似。若據這樣公式，則經濟交通可以說：第一，古代的自足協營先存立；第二，因交換之形，而利用轉換發生，以次發展而取流通之形；第三，立於此轉換交通之中，以生產及消費為目的之近代的分立協營發生。此近代的協營，更合生產及消費而生出組合的協營，這似乎照應於古代的自足協營一樣的也發見了。以上各點，國民經濟和國際經濟，大體同軌，惟後者的發展常後於前者而已。此外國民經濟在利用轉換之中，各個相互間轉換之外，還有共同體與各個體之間的共同的轉換——財政為主——惟國際經濟因為國際共同體還幼稚之故，這方面不很成為問題。又國民經濟隨國家企業統制之進步相互轉換之關係，因產業之公共經營的被抑揚的傾向也發見，蘇聯便已經進到此境來了；但在國際經濟現今的情形，這樣傾向一點也還沒有現出。共產主義，以進於此等方向為其理想——現實的自然必至性因為沒有發現，所以還是理想——但是，在他方，因為沒有承認全體的權力統制，所以理想就變為空想，更由沒有想着總體意志統制，於是空想便陷於妄想了。

其次，就世人經濟交通看，這個如以前所述，大體類於國內的經濟交通，與國際經濟交通，顯然異趣。世人交通認為是連結各國民經濟的社會經濟，由此除去國家的統制，使各個經濟自由自在的互相交通者也是可以的。因此世人交通之伸縮，自然是依於交通關係自身所具的內部事情而變化，但卻更依於國家統制之伸縮如何而變化。若如十九世紀後半的英國一樣，弛緩統制，則世人交通，顯著的伸張；若如革命後的蘇聯一樣，嚴密的行統制，則參加於世人交通，差不多等於不可能了。若試思世界各國，或成爲自由主義的英國一樣，或成爲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樣，則使世界交通一傾於世人交通，一傾於國際交通吧。想此兩極端時，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的特徵，便很明白的對照出了。在現實因二者之重積，遂使兩者之異點模糊，但依於分析作用，將兩者分開來看是可以的，且有此必要。這樣看見的世人交通，是在國際交通的輪廓中自然發展的；而協營關係及轉換關係均具備的狀態，是類於國內交通；但在這裏，因爲沒有行統制，這自然性使自由發展。協營交通最普通者是集合資本家而興創事業，轉換交通是世界商品之流通。商品及資本之流通，是可以從國際方

面與世人方面的雙方去考察的。

\*

\*

\*

\*

\*

世界經濟交通之內容略如上述，以下分節，前面則說明轉換交通之世界商品的交換及流通，後面則舉協營交通之主要者，其間跨於二者的世界貨幣之流通，也想加以說明。貨幣流通若作商品購買的代價看，則歸入轉換交通，若作為資本的流通看，則歸入協營交通，所以在便宜上，作如上的順序。這等都是使對照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而考察的。在以上協營及轉換之交通關係中，分業及分益的關係是存立的，但在便宜上合成作為行動體系的分課及分配的按分體系，而作為生產分業及消費分益，分別的加以說明。

## 第二節 世界商品之流通

### 第一款 世界商品之流通場面

財貨有用品財貨，與商品財貨之別。財貨被置於使用之下，便稱為用品，財貨自始對於世間即

作爲有價的供給品辦理時，便叫做商品。陳列於商店的財貨都是商品，而爲消費者買去之後便成爲用品。將家庭不用之品，賣給舊貨店時，卻是賣手當爲用品看待，買手當爲商品看待。買賣於世間的財貨，大概都是商品，商品必然的有由生產而轉於消費者的運命，因此移轉，而生產及消費的利用過程便完結了。又商品，依於是否由資本企業之供給，有資本的商品與單純的商品之別，其在落後國家的農產物，還殘下單純的商品，其他大概是資本的商品。資本的商品的流通，是現代經濟交通最主要的事象，而於其大量之點，世界交通比國內交通還更優越。在世界交通，流通的資本商品，可叫作世界商品。這也有分爲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兩方面考查的必要，而在現實，因爲二者是重積的，所以僅呼之爲世界商品。

\*

\*

\*

\*

\*

世界商品，也有通過國境或避開國境而流通的時候，起於世界各地的需要，與起於世界各地的供給，是相等的對立着，所謂商品之需供對立，其匯集的全系統，便名之爲世界市面。市面云者，是相當於一般所說的廣義市場和抽象市場。在世界市面之中，多有世界商品之需要及供給特別匯



集的場所，這便名之爲世界市場。這是相當於一般所說狹義的市場及具體的市場。世界商品之流通的場面，分作世界市面與世界市場來觀察較爲便宜。

世界市面的範圍，是經常不變的世界的全面，而現實的流通市面，是可以隨時擴大起來的。此流通市面的開展，是商品流通路之開闢，與商品集散地之趨於繁榮；而此等開闢與繁榮又須得新商品之產生起於某地方，或某地方的消費增進，或通信及運輸機關之進步，和其他種種的助長條件。

世界市面，相當於世界商品全部需供的系統，而在其中更分爲國際流通系統與世人流通系統，各系統具有各不相同的內容，以後論流通系統時再爲說明。又世界市面也有抽出重要的商品之需要供給的系統，而以特定的名稱呼之者。如所謂棉花市場、小麥市場、橡皮市場、生絲市場、鐵市場、銅市場、金市場、銀市場等。世界市面，也有作地方的區別者，大體顯然操着社會生活的國民，而聚於一大地域，商品之集散，比較濃密，這等地方也有呼爲歐羅巴市場、西歐市場、東歐市場、北美市場、南美市場、東洋市場、極東市面等者。世界市面，更依商品流通的階段而加以區分，亦是可能的。卽在

由最初的生產供給者而到最後的消費需要者之間，或如直接貿易和介紹貿易，或如收買、發莊、躉賣、零售、或如獨立商，和委託、代理、經紀，依於其他種種地商業，以區劃流通市面，或構成流通市面。世界市面可以從以上所述的各樣方向而加以區別，但這等是調查某一定事件或研究問題的時候，特別於世界商業學是很重要的，現在不必將此等一一納入。惟欲於此附帶一說的，即所謂世界市面雖是相當於一般人所說的抽象的市場，而將世界市面的全般，看爲是抽象的卻不可以。世界市面是爲需供對立的全面，唯一存在具體的市面，可是將牠各方面區別來看又是抽象的。將這抽象各方面查明後，須得更將這等綜合爲系統的具體的全面之世界市面。

\*

\*

\*

\*

\*

在世界市面之中，有多數的世界市場。即是從世界各地，世界商品需要供給集注起來的場所是也。這市場又有兩種區別。暫名之爲區域市場與特設市場。所謂世界區域市場者，是指世界之需要及供給集中的商業都市；所謂世界特設市場者，是招集特定的世界商品之需要與供給，爲集注的給與買賣之機會，所特設的商業機關。——主要的是物品交易所——前者不必限定商品的種

類，因爲所謂世界商品不是很多種的。在後者則可限定商品的種類。爲世界區域市場者，可以舉倫敦、里威普爾 (Liverpool)、巴黎、柏林、哈謨布爾 (Hamburg)、法蘭克弗爾特 (Frankfurt)、安德瓦蒲 (Antwerp)、紐約、芝加哥、香港、上海、大阪、神戶等。爲作特定的商品交易，區域市場遂有特爲設置特設市場交易所者；於棉花，則有里威普爾、紐約、紐阿倫斯 (New Orleans)、亞力山大利亞 (Alexandria)、波伯 (Bamberg)；於穀物，則有芝加哥、畢羅斯·阿里斯 (Buenos Aires)、波伯、里喀 (Riga)、阿地撒 (Odessa)、里威普爾、倫敦；於咖啡，則有里阿 (Rio)、薩多斯 (Santos)、倫敦；於可可 (Cocoa)，則有哈謨布爾、倫敦、哈布爾 (Havre)、紐約；於甘蔗糖，則有紐約；於羊毛，則有安德瓦蒲、倫敦、麥爾濱 (Melbourne)；於牛皮，則有拉蒲慈 (Leipzig)；於生絲，則有里昂、紐約、橫濱；於金，則有倫敦；於銀，則有倫敦、紐約；於金鋼石，則有亞姆斯丹 (Amsterdam) 等，都是可以舉示的。

特設市場大概是交易一定商品的物產交易所，其他如倫敦的銀交易商會，拉蒲慈的樣本市(註一)也是特殊的市場。有特設市場的都市，又大概是區域市場，這等區域市場，便成爲在世界市

面的部分的中心地，而於世界市面，自然構成需要供給的全系統。這就是世界商品的流通場面。

## 第二款 世界商品之流通系統

所謂世界商品的流通系統，是指世界市面，商品的需要與供給，互相對立，商品從最初的生產供給線，趨到最後的商品需要線，而將此經由的正規的行程，包括觀察的。要知道這流通的系統，是怎樣成立的，是怎樣變化的，作事實的研究，也是有興味有價值的問題；而作為政策研究的前提，更有極重要的意義。商品之流通，若就其總體的行動體系觀察，不外財貨的配給。只看流通亦不過是圓滑的和滯澀的問題而已；而將流通看為配給時，其普及如何，便成爲問題；而配給的普及如何，又是觀察總體之富的歸結如何的重大問題。知道世界商品的流通體系，由配給之點以觀察世界之富的歸結，便成爲必要的前提。這不但是世界經濟問題，雖國民經濟問題，亦有知道世界商品的流通系統的必要。即各國民經濟，存立於世界經濟之中，而受世界之富的分配。此分配，是於國際貿易，當爲輸出而給與，當爲輸入而受取，由此而構成各個國民之富。在此場合，要知道世界商品是被配給於怎樣的流通系統之下，而進入於本國之富來的呢；此於對外貿易政策，是必須認識的。

世界商品的流通系統，大別之爲國際流通系統和世人流通系統。這二大系統因爲內容有顯著的差別，須將這等由個別的觀察，纔可以明白的認識世界流通系統的內容。又從政策上計畫也有區別國際流通的系統與世人流通的系統的必要。其現象例如生絲由橫濱的商人賣給紐約商人，但看普通的商品流通，這是將國民經濟作爲交通單位而行的呢，或是將各個經濟作爲交通單位而行的呢，由此等見地之不同，而生出國際流通與世人流通之區別。像從這樣的見地看，於世界的經濟生活者，在個人之外國民團體也列入了，因爲這是由對外貿易而營謀自己生活的。在對外貿易，有輸出獎勵金制度，有輸入關稅制度，有對外匯兌制度，有包含貿易代價的對外收支政策，及其他種種促進或抑制的手段，加於商品流通之上。國民經濟，是實現目的的意志經濟，於對外方面實現主要的目的，是在由國內生產并國內消費的國內自足範圍，與由對外輸入和對外輸出的對外補足範圍之配合，而使國民一般之需要與供給相適合。在近代國民經濟，對外貿易常在國家統制之下，雖英國的自由貿易也是統制貿易。自由放任的貿易，並不是因爲國家力量所不及，不得已纔捨棄不顧而聽其自然放任，實是因爲放任有利之故纔採放任之策，所以是統制的放任。英國在

重商主義時代行極嚴重的干涉，又在世界大戰後，取消了自由貿易。所謂放任自然者，即是交與自然之手之謂而已。交與不交則是國家的自由。像這樣具有自由意志的國家，因為統制對外貿易——不是國際貿易，——所以國民經濟間之商品流通，常存置國境，或通過國境而行的，稱畫此境界線的商品流通，為國際通商或貿易。國際通商因為是對外通商和貿易之連結，所以不能將兩者混同。從來將這兩個名稱混用，所以將這兩者也混同了，因之在對外商業論和國際商業論題目之下，作為原理的是說國際商業，作為政策的是論對外商業，為這樣跋行的研究者，是很多的。自謂長於貿易論的英國學派便是這樣。加以矯正而從新研究對外貿易之原理與國際貿易之政策，不可不使對外貿易論與國際貿易論是各各完整的。而前者是國民經濟學之一部，後者是世界經濟學之一部，二者不能混在一起。此點恰與研究國內配給的國內商業論，與研究對外補足的對外商業論，不當和在一起，是完全相同的。像這樣的對外貿易及通商之聯結的國際貿易和通商，又與國際通商並存的世人通商，——即以避開國境或不知國境的商品流通為特徵者，——異其性質。

從來關於世界商品流通之由來，或說是由國民間欲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要求來的；或說是

由資本的商品求販路出入於國境而來的。二者亦不必互相否認，各各都是世界通商的由來。國際流通，是國民要求的互相充足。資本的作用，不過助長條件而已。如蘇聯是壓抑資本主義的國民，而觀其熱心的謀輸入輸出，也可以知道今後資本主義雖有絕跡於世界之時，而國際流通也不會有終止的時候。又國際流通因為是以貨幣行商品買賣一方的財貨移轉，謂之流通還是無礙；但國民經濟行商品買賣的緣由，是一面爲半自足經濟輸入不足之財貨，一面對此財貨而以輸出作代償，本質是交換的。此交換可以說是國民經濟行於流通以前的買賣式交換，而再現於世界交通者。在世人流通便與此不同，只是資本商品單純的買賣，這裏，資本運動便惹起了流通。因此資本主義若是停止，世人通商也是不停止的吧。在世人流通，是如國內流通一樣，交換之實，已經不存在了。對外通商及國際通商，僅賸下貿易一語（註二）不爲無故吧。

相互的利用轉換，即在對等地位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移轉私財，而在完結利用的關係之中，交換與流通也顯然不同。交換的各當事者，是給與財貨的生產者，和收受財貨的消費者。此交換雖從物物交換，進到以貨幣作媒介的買賣式交換；而不能變其本質。流通便與此不同，財貨只是由

生產者一方移轉，他方則當爲消費者，而以貨幣購買之。這貨幣已經不是交換的用具，而是社會的分派之機構；這是人們負擔某種世間任務，所應分派的價值表章，在以此價值表章收買有使用價值的財貨時，便成爲貨物之配給。由貨幣之分派與貨物之配給，分配便算終了。相互的利用轉換，是由交換而移於流通。交換是三段變化，最初，是從自足經濟出發的，以所節省消費的用品而作交換，其次，移於生產商品而作交換的半自足半補足的狀態，最末，大概便成依存於市面而充需要一樣的了。其間作爲交換媒介的貨幣流通，是普及的，而這使交換分解的貨幣，是廢止買賣式的交換，而達到看見資本的商品之流通時代了。現在在國內，差不多沒有看見交換之跡。雖生產者除勞作其分擔之社會的生產任務之外，也在一般消費者的立場；於此生產供給財貨與消費需要財貨之間，尋出交換的關係，是很困難的。商品價格也因此由交換價格，變到流通價格，商品價格之成立，也完全成爲社會生產物的價值，由價值分配底各個生活之安定如何，也成爲社會的決定了。國民經濟這樣的變遷，又在數步後，而出現到世界經濟來了。

國民經濟的對外貿易，最初也是從自足經濟出發的，以所節省消費的財貨，交換本國所缺乏



的財貨。其次，商品生產開始，遂以商品互相關換。由商品交換而交換媒介的國際貨幣開始流通，又移於買賣式交換了。其後，應移於最後之『流通』是可以推想的，但國民間的財貨移轉，還沒有進到這裏，而依然止於買賣式的交換。但是入於流通之衝動的推進，轉而出於世人交通方面；因此便成追隨於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仍可以保持其世界經濟的面目。世界經濟，在國際經濟層保留交換，在世人經濟層進出於流通，這樣情形，是其總體經濟所具的組織使然的。於此亦可以暗示世人的共產主義之空想。民族國家或國民團體是不易消滅的嚴肅強固的組織。國民經濟也不是像他內部的各個經濟一樣，可以從大規模分解到小規模去的，因此在世界流通經濟之中，也沒有達到以自己命運寄託於其他勢力之下，而聽其支配的境遇。然而國民經濟漸次增大需要的時候，特別因與外國之交通，加上新的需要時，在本國的生產力便難全完覆蔽了。於此點，立於世界交通中的國民經濟，可以關係的說為縮小生產規模。這裏便使對外貿易成爲必然的。

國民的對外貿易，最初是止於有無相通的必要貿易，後來便加上長短相補的便宜貿易。所謂必要貿易，是必要的輸入，和必要的輸出。國民雖然需要某財貨而因其生產的人的物的手段缺乏

或貧弱之故，不得已將所需要的財貨全部或一部仰給於輸入，這就是必要輸入。此必要輸入不一定限於生活必要品的輸入，雖是生活之便宜品，由國內生產之缺乏，除仰給輸入無他辦法的場合，也屬於必要輸入。若就貿易貨物言，無論必要品輸入與便宜品輸入，而必要輸入品卻是主眼。惟便宜品輸入，其輸入容易限制，是其特徵。在日本必要品的棉鐵，便宜品的咖啡、金剛石，都是必要輸入品。必要輸入，是從國內生產手段之缺陷來的，但在生產手段之中，勞動力之不足，卻無大礙，因為無論何時可以由勞動過剩國來供給的。其次當為資財的，機械類是容易輸入，而原料從來輸入很困難的事例便不少，原料供給國為保護本國的工商，限制輸出時，於輸入國便成生產手段之缺陷了。最有關係的生產手段之缺陷，引起必要輸入者便是技術與富源之缺乏。多數熟練的職工，從外國招來，是不能的。富源也是不容許他國人開發的。故關於財貨之生產，二者有一缺乏或不足時，此財貨便成為必要輸入了。雖其中，技術可由學習以充之，但究竟不能減除必要輸入，而富源缺乏，必要輸入總得長遠繼續的。日本開國後，多數的技術工業品，一時是必要輸入品，現在雖已不需要；而因富源缺乏的必要輸入品，仍然需要，且須繼續下去。

輸入是在補國內生產之缺點，而充國人的需要，而輸出則是爲備辦輸入代價而行的。故資本利得若多，則雖減少輸入，亦是可行的。輸出的任務，是在代價輸入，某財貨的生產手段，是獨特者，或是顯然豐富者，而爲他國所不能或生產費遠比他國爲低廉者，爲完成代價任務，則必須輸出。這就是必要輸出。有國際專賣特許者，因富源和技術之點成爲特產物者，又因爲這兩者的生產手段顯然優良，而可以作出多量良質的生產者，都是必要的輸出品。這必要輸出品也還是不必區別生活必需品與生活便宜品，而只依生產事情之如何而定。惟便宜品之輸出，對手國容易施以抵制，是其特徵。日本的必要輸出品有生絲、水產物、銅、樟腦、美術工藝品等，於此生活必需品與生活便宜品的差別。在性質上或在程度上雖可以樹立，而爲必要輸出品，則是同樣的。必要輸出品，是於輸入此品的國家，大概是必要輸入品。必要輸入與必要輸出互相對立時，可以稱爲必要貿易，而這必要貿易大概是此國民對於他國民互相有無相通的貿易。

其次關於便宜貿易，也可分爲便宜輸入與便宜輸出。一國民有某財貨的生產基礎，而因生產條件不良之故，——例如生產手段的品質和價格，資本的籌集，運轉資本的融通，運輸及貯藏的設

備，販賣機構，國家保護等事情，在不良的場合——國內生產物於品質及價格之點，因劣於外國品而國民需要傾向於外國品時，這便謂之便宜輸入。在與此正反對的事情，是本國生產條件優良之故，於品質及價格之點，優於外國的同種品，競爭勝利，而供給到外國時，這便謂之便宜輸出。便宜輸入的原由，是當一國民用國民生產力而生產種種的財貨，其生產條件完全不良或比較的不良者，便停止生產，而以外國輸入品代之；於生產條件完全優良或比較的優良者，便多生產多輸出以代償輸入；由此調和對國民需要底國民供給，所以認為是有利益的。又便宜輸出的原故，是輸出生產條件優良的貨物，競爭勝利，而收輸出的效果，於完成輸入代償的任務上，可以認為是利益。便宜輸入與便宜輸出互相對立時，便謂之便宜貿易，這是於國民之間長短相補的貿易。

必要貿易，是從生產手段不具或優越等生產的基礎觀察的，便宜貿易，是從生產企業事情優良或不良等生產的條件觀察的；而這等的基礎和條件，隨時間，或隨國內生產事情自身之變化，或因貿易不得已而將從來之生產事情變化，以前不具備者具備了，優越者衰弱了，不良者被改良，優良者疲敝了；因為這樣的事情一多，必要輸入移於便宜輸入，或停止輸入而轉為便宜的輸出的實

例也不少。日本高級棉製品和造船等，即其適例。可是，在某一定的時間，無論那國民也有必要貿易與便宜貿易二種。某財貨之輸出國與輸入國，必要輸出入和便宜輸出入，亦未必是對立的，彼此是互相交錯着的，若合各國民的貿易關係觀察，可以區別爲由有無相通的必要而來的貿易，與由長短相補的便·益·而來的貿易。這區別，當考查商品之流通系統和流通價格的形式是必要的；又關於關稅政策，只是便宜貿易成爲問題，必要貿易是不成問題的，因此也應有這樣的區別；又關於欲知道國民經濟的運命，及觀察由國民經濟的活動而來的世界經濟的變動，也是具有很深意義的。

所以，國民經濟之對外貿易，是先從必要貿易發生，其次便移於便宜貿易。便宜貿易與國際交通緊密了，國民互相依賴的關係愈深，便愈見增進起來，雖必要貿易，在以富源生產力爲主的生產物，也是依然繼續上去的。國民經濟是掩有廣大範圍底自足的生活體系。他爲補不足而行對外貿易。國際經濟層的商品流通，在本質是交換的。此點與完全成爲流通的世人經濟之商品流通是不同的。可是以上的見解，占大多數的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者，大約是不承認的。蓋他們是喜歡構想的將國民經濟分解到各個經濟，所以要否定國民經濟的總體性。但是經濟學雖是構想的，而不以構

想作對象，是以實在作對象的。

轉而觀察商品的世人流通，在這裏與國內流通同樣，是很難看見交換的。世人流通的發展是從產業資本之世界的運動來的。商人是無祖國的。古代的商业，是以商業資本家爲主所經營的，他們從早卽無是國境，而從事於交易媒介業了。及至近代，資本的應用因爲浸潤到產業上去；發展於各國之資本的商品生產，先經國內的流通而達其目的，但產業資本一擴大，所生產的僅在國內流通若難於消化，則其勢不得不求販路於國外。若於外國一度供給成功，則產業資本便愈益積蓄，且多量的投下，更將販路擴大到外國去了。這樣資本的商品之生產及流通，資本運動之進行若聽其放任，則就此便可不區別國之內外，而進出於世界各處。參加此一切的國家，爲增加對外購買資力，探行輸出促進政策，而協助商品之國外供給。這樣商品的流通，是從國民的規模自然發展到世界的規模。資本運動本來是不具國民性的。又資本的本質是可以因活動而增大的。資本運動由國內而擴大到世界範圍，是必至的趨勢，所謂國內和國外，只是地誌的區別，於社會的意義是無內外差別的。資本的商品流通，雖以國際流通作基礎，作輪廓，而自具獨特發展的過程。資本的商品之生產

及流通，爲營求利潤，必要賣其不使用的財貨，其需要者，亦必要賣自己不能生產的財貨，在必要與必要之間，擴大流通，則全世界勢非化爲整個的市面不止。此點，雖同是形成世界市面，而與國民間之貿易，被置於必要貿易與便宜貿易之兩種流通關係者，是異趣的；卻與國內必要賣的商品供給，與必要買的非生產者的需要，是同類的。

商品之世界的移轉在古代也就有了的，而此移轉大概由於近代國民經濟的對外貿易，成爲過去的了；以世界作爲一個市面的商品流通，發起的時候，卻纔追隨國際貿易，而新復活起來。國民的對外貿易，原來是以輸入爲標的，以輸出作輸入代償者，國民不是商人。可是，各國自來爲貨幣經濟之完成，採取重金政策，後來爲充實對外購買資力，又採新重金政策，爲此便努力於輸出產業及輸出貿易的獎勵了。此政策與產業資本之長成，同時確於商品之世人流通之發展，給予決定的影響。國家與資本家交互利用，終於使世人流通來劇急的發展。

如上所述，世界商品於世界市面雖作同樣的流通，而於此國際流通與世人流通兩種不同的路線互相交錯着，是可以認出的。又此種區別，考慮種種問題的時候，亦感必要。此區別是爲將主要

的世界商品的流通系統弄明白，如世界商品價格決定的事情，世界商品流通之梗塞及恐慌問題，世界通商政策之問題等等，都不能不一一從國際的及世人的區別加以考察。雖賣煙草、乘火車、在商業公司經營者，與政府經營者，因為如價格之決定，利益之歸屬等等之不同，所以亦不能一律辦理。馬克斯區別國際商業，與世界市面及恐慌，後者恐怕與我所說的世人流通相當吧。從添加上恐慌的情形看，是這樣的，所以恐慌是起於世人市面的。但是馬克斯是用怎樣的理由來區別，在我不解的。我承認國民經濟的意志性，但此意志統制，除現在的蘇聯外，都沒有充分普遍，所以還可將世界市面區別為二個流通系統。以下將世界商品的流通系統各別加以考查，而其中重要者，是國際流通系統，因即以說明此系統為主。至世人流通系統，內容大體類於國內流通系統。

\*

\*

\*

\*

\*

世界商品之國際流通，在本質是交換系統，因此雖呼為國際貿易系統，亦是適當的。於世界市面，各種商品從生產供給的國民，向着消費需要的國民，而移轉之正規的綱目，是國際流通系統。將此同物看為各國民相互的交易關係時，則謂之國際貿易系統也可以。若更在各國民的立場而觀



此系統，則同一事而成爲商品之輸入及輸出了。因之作國民對外經濟問題的，便有輸出入問題，作爲國際經濟問題的，便有在各國民間需要財貨供給財貨的國際貿易問題。此貿易如後所說一樣，因爲是決定國民間之分業及分益的，與其從流通看，不如從交換之點看。然近時的自由通商論屢次抨擊流通障礙，這大概是夾有世人的資本家，要求世人流通之通暢的議論。國際流通系統是連絡各國民的輸出入者，將焦點置於國民的要求之競爭點上。

作爲國際流通內容的事項有四：一是流通商品之種類，二是流通的各種商品之數量及價額，三是商品流通的方向，四是商品流通的情勢。卽是如何的商品，怎樣從何處向到何處，用如何的姿勢流去的呢，卽着眼於此四點。

一、商品的種類，是可依於其用途的區別，使用之必要和便宜的區別，區劃生產過程的產物的種別，於各國民之輸出和輸入，是必要的抑是便宜的之區別，而設種種差別。例如生產財、消費財，又食料品、被服品、建築材、燃料品、機械類、軍用品、文化財（註三）等之區別，如生活必需品、便宜需要品、奢移品之差別，如原料、半製品、製成品之區別是也。這等類別如各國之關稅統計作種種之分類，但

依於各自目的如何所分的，和便宜的分者是很多的。觀察貿易系統時，務必依據適當的標準，且作多種的分類纔好。這於觀察貿易系統時，使各國民確知貢獻於世界之富的生成與享樂其富的情形是很有用處的。因之在此類別之中，必要輸入品與便宜輸出品的區別，也成爲重要了。

二、流通的商品之數量及價額中，最重要的是數量。數量是表示各國爲輸出的生產量，及依於輸入的消費量，合各種類別，而示各國民之貢獻及享樂的程度。此外於各國各種商品的自足量與貿易量，以之對照來看，於了解依存於各國民的國際貿易的程度，與國際經濟上之勢力均衡是很有裨益的。貿易價額須將在各國貨幣價值所示者，更換算國際標準貨幣價值，而由此以窺知國際價值分配之事情外，還有裨於觀察國民對外收支，及此等收支之連結的國際貨幣之購買流通。

三、關於流通之方向，可區別爲直接貿易及介紹貿易，順移動、逆移動、通過移動、集散移動等，而成各各相隨的商品之流動。此方向在貿易系統中，纔是最重要的，而是表示各種財貨國際的配給者。在此方向之中以觀集散移動，貿易便與金融不同，並沒有可以稱爲世界市面的中心市場者。若金融系統，在世界大戰以前，倫敦是世界中心的區域市場，其後便分一半勢力於紐約，分一部分勢

力於巴黎了；但大戰後的不安時代，雖屢次擾亂，而在平穩時代，中心市場仍然是可以存立的。蓋在金融系統，移轉物件只是一種資本，而資本只是作循環流通，因為生產地消費地都不必固藏，所以關於資本供給，若有巨大的蓄積與優良的設施之都市，則因交通機關之發達，便可以成爲世界市面之中心市場。可是，在貿易，移轉的物件是有多種多樣，此等物件因為皆由運輸從生產地運到消費地而作結局的流通，所以欲得使此等主要的物件集散樣的地勢，據以設施，可以說是不可可能的。因此作貿易中心地的也如前述一樣，於各處作地方的中心，而多數之市場區域便興起了。又若是不一定須要運輸的特定商品之定期交易，則世界中心的特設市場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四、在商品流通的情勢，有強弱及緩急之程度。非常的需要品，是急速的流動，節季品和投機品也是急速的流動，其他則比較緩和的流動着。於流通情勢可注意的地方，是其所現於必要貿易與便宜貿易之差異。必要輸入品，於輸入國是用力招引的，必要輸出品，於輸出國是用力推出的。又雖同是必要貿易品，而必要使用品比便宜使用品，是以最強之勢移動的。與此相異的，便宜輸出品，移動，普通要弱些，特別彼此生產條件之差異愈少，則愈弱；又便宜使用品比必要使用品，以較弱的

力量流動。因此二國間之流通，若一方是必要輸入，他方是必要輸出，特別是必要使用品的場合，是以最強之力移動的。例如由美國或日本向中國的銅之移動，由美國、印度、埃及，向日本的棉花之移動，皆其適例。與此正相反對者，是便宜使用品，在一方是便宜輸入，他方是便宜輸出時，是以最弱之力流動着。這個例，在歐羅巴相類的諸工業國之間，由品質及價格之相異，而現於流通的種種商品。在流通的情勢，有強弱之差，也可以說是程度之差，但在必要輸入，若是必要使用品，便不防止輸入，若是便宜使用品，則雖有限制輸入者，而抑止卻是頗困難的。必要輸出品，亦大概可以免除對手國的抵制。然若為便宜輸出入，是容易以輸入關稅，限制或停止的。保護關稅可以實施於便宜貿易，在必要貿易是難於適用的。又各國的生產條件，有變化於暫時之間者，特別國內有物價的變動或匯兌市場的變動時，貿易之便宜性便低下，而減少貿易流通之勢，或停止流通，或從新開始流通，甚且有使輸出入之方向逆轉者。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物價高騰時，有由喀勒佛爾尼亞 (California) 輸入米，從中國輸入綿絲的事例。在因生產基礎之不同而發的必要貿易，如上的傾向是沒有的。此外國際流通之情勢，因輸出入之競爭如何，而生出強弱緩急之差。需要競爭之強弱是正比的，供給競

爭之強弱是反比的，以使各商品流通之情勢或強或弱。

以上四項，形成國際流通系統，而在其中如何的商品，無論怎樣都是明示從何處到何處是如何流去的。這在作爲世人流通看的時候，不過只是具有地誌的意味而已，而作爲國際流通，便是社會的觀察，而置重點於商品之通過國境。卽是因有國境之故，認爲作此等流通的，有國際流通系統的意義。此系統是由各國的貿易統計，及其他資料，行具體的調查，爲便於閱覽計，以圖表記述亦可的。又此系統置於一定的期間而加以調查時，其內容之變化亦是知道的。吾人對着此等系統時，知道各國民經濟，對於世界之富生成的任務與歸結的享受之地位如何；又由必要貿易與便宜貿易差別觀察的流通狀態，各國依賴國際貿易的限界及程度，亦是知道的。例如日本種種的原料其主要的必要使用品多爲必要輸入；而必要輸出則只是如前述的生絲、水產物、銅、樟腦、美術工藝品等；緊要的生絲，在美國，一般是屬於便宜使用品。反之，如美國自棉花、小麥、銅、石油等，必要使用品的必要輸出很多，必要使用品的必要輸入，橡皮而外似乎沒有怎樣困難的必要輸入品。必要輸入愈多，愈成弱點，必要輸出愈多，愈成強點，日本與美國是立於正反對的地位。各國民經濟對

此國際貿易應講其對外貿易政策及對外收支政策，國際團體也是同樣，不可不觀察此系統而解決國際通商問題。

\* \* \* \* \*

國際貿易系統，已如上述，然則其系統是依於怎樣的事情而形成的呢，又怎樣變化起來的呢。這就是以下應考量的問題。關於此點，研究還不甚麼充分，大概想加以如次的說明。我想這國際貿易的系統，即是依於下列各種的事情之綜合而成立和變化的。

(一) 各國民的消費需要與生產供給的對應狀態。

國際貿易因為是起於各國民之消費需要與生產供給之不相適合，所以此等對應狀態之如何，成爲決定貿易系統最主要的事情。各國民之消費需要，因國際交通之開展，雖有漸成均等的傾向，而其生產供給，受制於自然生產力，有不能追隨需要的傾向。在各國民以不均等的生產力，充均等的欲求，於貿易的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價額、流通之方向，并情勢之大綱，便可以決定了。若國際流通和世人流通，因為完全成爲流通，各個的欲求與生產力之應對，便全不成問題；而國民間之流通，

因爲團體生活者是由交換而充足其欲求，如上的對應關係，便成問題了。欲求與生產力之對應關係，有各樣的情態。煙草、咖啡、茶等嗜好品，成爲貿易品已是多人舉了例的。橡皮、可可、金剛石等的生產，於大多數的國民是不可能的。比較多數的國民連金、銀、銅、鐵、石炭、石油樣重要的財貨，也有不能生產者。日本從開國的當時，需要多量的羅紗，而供給了不少的金。中國於民國革命之時，急速的輸入帽子，這也是反常之一例。國民的消費需要，由於因人口之增加，社會組織之變革而來的消費普及等國內事情，而有增進；又由與外國相交通，而國民的生活樣式變化，而有新的增加；但在此場合，現存的國民生產力，不能作應於此的供給——無論怎樣急速是不能作的——因爲這是通例，所以於此先要設定貿易線。以次生產供給之變化便起了，此變化通例是後進工業國民，效法先進工業國民的工業振興，不久也使貿易線變更了。一般對於國民的消費需要漸次的均等化，國民的生產供給，隨時而爲各種的變化。即是新的富源之發現，新的生產方法之移入及發明，技術之精練，運輸機關之進步，資本之移入或增殖，乘興國之氣運企業心及勞動心之振興，依於此等事情，而有成爲生產力之增進，生產業的發達者；反之，由於富源之收益遞減或涸竭，利金生活之推移，企業心

勞動心之衰退，也有使生產減少者，而此等生產之伸縮，直接使貿易之系統變化。一國民之需要，是從消費需要與輸出需要二部構成的，其供給亦是從生產供給與輸入供給二部構成的，所以於總需要與總供給之對應，生產及消費之變化，必然的、關聯的，使輸出及輸入發生變化。此變化特別關聯於生產之變化，而起的時候要多些。生產的變化，大概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在前期國民生產，是要向着所謂可能的生產部門發展，同時向着生產方法之最高標的而努力。後進國民大概亦倣效先進國民振興國產，而在此期間，貿易系統反卻縮小。國民雖努力，而不能生產者，則付之缺如，而仍仰賴於必要輸入，由自然的恩惠因努力而受巨大的報酬者，則作爲必要輸出，以暢銷於他國。然於此階段，若盡量發展，不久便入於後期，而生產狀態遂變化了。這裏，國民生產選擇生產的種類，在生產基礎及生產條件優良者，採取使國民生產力集注的方向，在此場合，大概對於立於前期的後進國民多量的輸出得意的本國生產物，輸入多種的外國生產物的傾向便現出了，特別國民生產力偏於一面，或因多年的輸出超過在投下積蓄的資本於外國的國民，如上的傾向亦是很顯著的。在現實，如上的前後期，是交錯着的，但在大體英法的國民早已入於後期，美德國民作爲前期的生產



國民與英法相對向，後來的日俄國民，也作前期的發展了。現在的德國入於後期，美國提高關稅，而保留多種的產業，不必作怎樣嚴重的選擇，俱保着許多的得意的產業，但這個主要的是由國民生產力之偏倚與具備之相異而來的。日本產業，因最後發展之故，現出前期後期錯雜之跡。無論誰，在前期都是以有無相通的必要貿易為主，在後期都是以長短相補的便宜貿易為主。李士特 (Liszt) 關於生產發達階段與對外貿易關係之見解，是就前期生產的國民說的，關於李嘉圖的國際貿易之利益及成立的見解，是就後期生產的國民看的。於此也可以知道國情生出經濟學說的原故了。

### (二) 交通路通運機關的進步狀態

交通路，最初，是由自然的地勢所決定的，其後，通運機關之進步，而關於交通路之決定具有最重要的意義。於通信，則有電話之發明，從有線電而進步到無線電；於運輸，則從輪船火車而進步到航空機；因蘇彝士運河，巴拿馬運河，亞美利加橫斷鐵道，西伯利亞鐵道，亞非利加縱貫鐵道，次第的開通，貿易系統也擴大了；這不僅是保持常態的，由此等通運路所連結的各國民，其間之貿易亦新發生了，且決定并變化國際流通系統的內容。電氣通信——包含海底電信——之普及，在世界市

面之構成，生出巨大的作用，特別貢獻於世界的集中交易，是可以一般地指示出的。在幹線鐵道之敷設外，航海動力及技術之進步，於海運之船艙裝載能力、速度、運費等，給予多大的進步，此等在商品交通，曾給予顯著的變化，這也是很明白的事。裝載雖是追隨貿易的，而有時也因開拓新的運輸路，以裝載能力之增大，反促貿易之增加者。在最近航空路的發展傾向，我想於今後的貿易也將給予不少的影響吧。

對運輸路決定商品流通關稅，特別重要之一決定力，是在何國的輸運業之優良。古來的海軍國，可以舉葡萄牙、意大利之都市等，但以次英國便稱霸於世界了，挪威範圍雖狹，也頗優良，其次德意志之進步亦是可驚的，東洋日本之進步，亦很顯著的，在世界大戰後亞美利加合衆國也新起來了。在大體國際貿易的系統與各國民之商品需要供給，是依於相應於此的運輸方向而決定的，反之，也有由某國運輸業之精巧，其國由業務上之便宜與人們依賴某運輸系統之便宜，而決定商品流通之方向者。在通過貿易特別是這樣，德國海運業盛時，因為商品多往復運輸於罕謨布爾（Hamburg），奧大利為保護本國的商港，不得已而課差別關稅於德意志經由的輸入商品，也有

這樣的例子

(三) 通商機關及通商助長機關之進步狀態

與運輸機關相伴的通商機關之活動如何，在貿易系統有巨大的關係，似乎不用再說了。通商機關在獨立、委託、經紀等的商品買賣業之外，如交易所、樣本市、等特設市場也應算入。又通商助長機關自匯兌業、貿易經營業、保險業、以及商品之常設陳列館、及巡迴陳列、商品通信局、通商行政機關、等也是應舉出的。此等機關之進步，或者使新喚起商品需要，或者使企圖供給，而資其流通之擴張者亦不少。又具備通商及其助長機關的都市，自然成爲世界商品集散的區域市場，又爲交易所等類的設置場所；而於世界各地大商業都市之盛衰興亡，作爲出發點及到達點的商品流通之方向，有與以決定的力量。

(四) 世界商品價格之高低及漲落

世界商品之價格，是怎樣決定的，怎樣變動的，於次款再加敘述，但其價格之高低及漲落，是對於國際貿易系統之形成和變化，而爲其決定的作用之一。在此場合，將世界商界價格，有試區別爲

國際貨幣的評價與國內貨幣的評價之必要。如在世界大戰前，各國金本位制還安定的時期，這兩種評價在僅限於正貨輸送的匯兌市價之差異，生出若干的不同，也不必特別將二者加以區別。然而，在大戰後，停止金本位制，事實上成爲紙幣本位的國家陸續增加，於此等國的評價與國際貨幣的評價，頗生出顯著的不同。在此場合所謂國際貨幣的評價，是依據維持金本位制國家的貨幣的評價。因此若是繼續維持金本位制的國家，國際的貨幣評價，同時，是國內貨幣的評價；只有紙幣國家，各別的具有國內貨幣的評價。紙幣亦如後面所述一樣，并不妨礙國際貨幣，而以依於金貨的評價，特別稱爲國際貨幣的評價，這是因爲現代的紙幣，不是金本位廢止後獨立的紙幣，只是由金本位停止關係而來的代表紙幣，所以依然是以金貨爲基準的。例如假定日本停止金本位制，日金由金圓變成紙圓，且匯兌市價，由平價低落到半價，則生絲之輸出價格，日本的紙圓雖是不變，而美金計算則低落到半額的價格了。若輸進日本的輸入品則雖用美金以不變的價格輸入，而以日本的紙圓計算則高漲到一倍之額了。在觀察商品價格影響於流通系統的狀態時，則須着眼於上述二種評價。而商品價格與流通系統之關係，因由必要貿易與便宜貿易有顯著的差異，所以總得分別

來看。

必要輸入，因為是由國產之不可能和不充分的關係而來的，所以於國際評價，價格縱然怎樣，而輸入價格之高低及漲落，是依國內貨幣評價的，且是決定或變更流通之數量或情勢的，但不是左右流通方向的。價格若是增高，則不能不比較的多分割國民的對外購買資力，所以需要便減少起來，這也是自然之勢。可是，若是便宜使用品，價格過高有時可以停止需要，若是必要使用品，則無論怎樣的高價，都不能不輸入，只是弱其情勢減其數量而已。反之，輸入價格低落時，便增強流通的情勢，增加流通的數量。必要輸出，亦大概決定流通情勢與流通數量，而不影響於流通之方向。於國內的評價，輸出價格雖不變，而輸出國貨幣之匯兌價值變動，因之輸出品之國際貨幣的評價變更時，其高漲是弱流通情勢，而減流通數量的，其價格低落，則生反對之影響，但無論那種，都是不能左右流通方向的。必要輸出品若是成便宜使用品，則在國際的評價很高漲的時候，終竟亦可以想像停止輸出的時候，但是在此場合，由輸出國減低價格，亦可以阻斷停止的狀態。又輸出品若是必要使用品，雖沒有停止的危險，但為阻止輸出量之減少，亦可以試行價格之低減。價格低下的餘地多，

是必要輸出品之一特色。這樣的必要輸入，必要的程度愈大，價格雖高漲，而輸入還是不易減少，可是雖這樣說若由此而多占對外支出，不能增加輸出時，不問願意與否，也不能不減少必要輸入。必要輸出之方，若是低降價格，則可以免除減少輸出量。此如必要輸入多的日本，與必要輸出多的美國，貿易上的境遇便成爲正反對的。

其次就便宜貿易看，商品價格之高低并漲落之如何，不僅左右流通的數量及移動的情勢，且決定流通之方向，在國際流通系統具有巨大的作用。便宜輸出入，是由於同種商品之內外的品質和價格之差異而起的，但其中也每每有由品質無差異，於貿易也生出變化的時候，——例如國內所製的鐘表、染料之品質，劣於外國品之故，在輸入外國品時，因國內生產之進步，到了可以製造與外國品同等的品物，而阻止輸入——在此場合，其始需要者也不以外國品之比較的高價爲意，而特別求一定之優良品，這是基於因在國內不能生產這樣的優良品，因之，在這場合，便不是便宜輸入，卻是屬於必要輸入，國內技術之進步，便可以制止這輸入。異於此的，內外的同種商品，雖是約略相等的價格，而因外國品之品質較優，在選擇的意義若是需要外國品，卻可關係的看爲外國品價

格是由低廉的便宜輸入，亦無妨礙的，在此場合，因內國之技術和經營方法之進步，可以制限其輸入。最多的便宜輸出入，是由內外同種同品質的商品，而價格有高低者。無論關係的絕對的價格之變動，於便宜貿易是給與決定的變化的。若就便宜輸入言，於輸入國的價格之低落和於輸出國價格之高漲，則抑制輸入，甚或有防止輸入者，反對的事情，是使輸入增加。又若就便宜輸出言，於輸出國的價格高漲和於輸入國的價格低落，則抑制輸出，甚至竟有杜絕輸出者，反對的事情，是使輸出增進。又若就一國言，某商品的價格低下時，其初也便宜的輸入此商品，其次便制止輸入，末了也有轉於輸出，而變更其方向者。如日本的綿絲布，即其適例。

商品價格左右流通的情形已如上述，若更追尋使價格決定及變動的事情，則不外於供給者方向的販賣原價，與需要者方向的購買資力的對應狀態而已。在世界商品價格之決定，因為有特殊的事情，於次款再加說明。這裏想就販賣原價與購買資力，合流通價格，而及於貿易系統的影響略說一下。

最先決定販賣原價者是生產費、關稅、貿易獎勵金等。就中，生產費是最主要的，不用說了，其高

低，是依於所需資財的價格、工資、利金、以及生產方法、專業經營方法之如何，更加上國家產業保護之施行與否，或企業存在與否之事情而決定的。國內的各種商品，因為是同一社會的生產物，所以同種的商品，大約以同樣的生產費所生產的，且生產費之增減也是同樣的變化；而國際貿易品之生產，與國內的生產顯然異趣，在國際社會大概各國民往往不同生產事情而成爲各別社會的生產。因此生產費因國而異，且作不同變化，合商品價格，決定貿易品之流通而更使其變化，這傾向是特別值得留意的。日本工資之低廉，曾經運出多種的便宜輸出品於海外。工資昂貴的美國，亦以日本工資低廉的理由，而重課輸入關稅於日本品。現在日本的工資，比於中國低廉的工資便成昂貴了，日本遂類似於以前美國之地位。關於生產方法、經營方法，於綿絲布生產，日本的長處與英國的短處，便左右着此商品流通之方向與情勢。企業結合的喀特爾、托辣斯與保護關稅相伴而在輸出流通給與一定之方向，這是多見於德美等國的事象。生產費一般在工業未熟的時期需用較多，因趨於成熟而減少，更因趨於疲敝而增加。生產費之增減，合商品價格而左右貿易系統，但在此場合是以輸入關稅，輸出獎勵金的對外政策，激宕到反對方向，而牽制貿易之變化爲通例。輸出關稅是



作爲財政關稅，而課於必要輸出品，輸入獎金，是給與於必要輸入品，同時也有幾分是左右流通的情勢的，但此等事實是極少的。反之，輸入關稅，作爲貿易關稅，而課於便宜輸入品，輸出獎金，給與便宜輸出品，這種事例是極多的。特別在後之場合，除自由貿易期的英國和荷蘭，無論何國也是採行的；但輸出獎勵金，降低輸出價格而惹起流通或增加流通量，輸入關稅，提高輸入價格，減少流通量，或使流通停止，這是人人所熟知的。

其次合商品價格，而影響流通系統者，是購買資力。雖是國際貿易，而商品需要者因爲是各個經濟及政府經濟，所以決定商品價格的購買資力，是各種商品需要者持有的購買資力，這與販賣原價關於各種商品之供給者所見的一樣，是不待說的。因此於商品需要國的購買資力之分配，若是普及，則無論那樣外國商品之需要，也多入於購買圈，若其分配偏於一部，特別在醞釀出多數失業者的場合，便將資力薄弱的人們，從購買圈逐出了。購買資力之增減，成爲商品價格之高低，高的價格使流通暢旺，低的價格使流通衰落。最近國際貿易之顯著的萎縮，各國過甚的失業狀態，便是重大的原因。自然反於此狀態者也在進行中。又在國民經濟，因通貨之膨脹和收縮，而一般之購買

資力增加或減少時，這又合商品之價格而影響於其流通。此外一國貨幣之對外匯兌價值變動，或者國民對外購買力增減時，這也變成人人購買資力的增減，前之場合，爲對外物價之變動，後之場合，爲國民購買資力之作用，於後面再分別觀察。

以上敘述各種商品價格決定貿易系統使生變化的情形，但是更遍於各種商品而左右流通系統的事情，便是國內物價之變動。物價高漲時，一般增加輸入，減少輸出，低落時則恰成反對，由漲落程度之如何，還有某商品只是數量之增減，某物新引起流通，某物停止流通，某物轉於逆流等狀態。日本於物價騰貴時，曾經由美國加州輸入米，由中國輸入綿絲、雨傘，又由中國輸入那裏不用的木屐底板，連這樣的珍聞也有。物價之漲落也有因非常時之需要急增，和恐慌時之供給過剩等由貨物方面而起者。在此場合，某種商品先由需要與供給之不適合，而發生固有的價格變動；其次，與此商品有原料和製品關係的其他商品或代用品之價格，亦關聯的變動；復次，在價格變動之界限不明時，必定引起估量種種商品之價格變動的投機變動。結局影響於此等價格變動，而多種的商品價格，亦成傳染的變動。至此亦可以說物價之變動，是從貨物方面發生的了；但在此場合，於物價

變動之過程，通例是以由通貨之膨脹及收縮，而人人購買資力因而增進或減退相伴，而變動始成可能。這樣物價從國內之原因來的場合，變動便使貨物之輸出入發生變化，而最初之固有的價格變動，也有由對外貿易來者。例如世界大戰時非常時的需要激增，而引起物價之騰貴是也。在此場合，最初一部貿易之變化，是使物價變動，其變動更廣泛的使貿易變化。

物價的變動卻多是由貨幣方面生出的。通貨及流通信用證券之膨脹或收縮，若僅此是不能搖動物價的；但在其支付手段移於分配，置於購買流通或者更加提高，而使人人之購買資力增加或減少時，便引起物價的變動了。這等貨幣流通量之增減，在因財政上之需要，和整理財政或低減物價政策的場合，則物價變動，使動搖貿易系統。與此相反者，貿易事情之變化，也有變動貨幣流通量并貿易系統者；如世界大戰時，日美及中立國之場合是也。又從貨幣方面變動物價，進而使貿易變化，其最顯著者，是由金本位制之停止及恢復的貨幣對外匯兌價值之變動。由金本位制停止關係而來的紙幣匯兌市價之低落，固然不是直接成所謂國內物價之高騰。可是，這卻使貨幣之對外購買能力減退，提高輸入品之價格而抑制輸入。在對方輸出國家，對此只有低減供給價格，但這是

有限度的，所以入於紙幣國的流通數量，一般的減少，便宜輸入更形減退。反之，由紙幣國之輸出流通，可以低價供給而愈益增進。因此，若於金流出的國家，斷行金輸出禁止的場合，也每每以增進輸出，救濟產業的蕭索作為副次的企圖。在由紙幣回復到金本位制的時候，應於相當的長期間使匯兌市價安定，以後若以此市價回復，則無異狀，若不然則由恢復的貨幣，其對外購買能力之增進，使促進輸入價格而抑制輸出流通。如以上貨幣對外價值之變動，也未必即成國內物價之變動，但若就生出貿易內容變化之點言，則物價之變動也可以看為是同樣的。或者也可以說是由對外物價之變動的對外貿易之變化。

(五) 對·外·購·買·資·力·之·多·少·及·增·減

關係商品價格之決定底購買資力，需要者所持者是也，此外為左右商品之國際流通之一勢力者，便不可不舉國民之對·外·購·買·資·力。商品之國際流通，與國內流通有一相異的特徵，即在國內流通是與單純的固定貨幣之流通相伴，而國際流通則合內外的固定貨幣之交換而行的。在一國民購買外國之商品，因為不能不以其外國的貨幣購買，所以在一定之時間可以供給的外國貨幣

之額，便是此國民的對外購買力；其多少和增減，便是約制或預定其國民商品輸入之多少和增減的。但各國民之輸入，因爲是由各國民之輸出；所以各國民之對外購買力，自然成爲使國際流通系統決定和變化之一要件。國民的對外購買力，可以說是外國貨幣的供給額，但這卻未必是現在所得外國貨幣的意味。在金貨國之間，國民所有的金，爲其對外購買力，而於銀貨國，銀亦成爲購買力了。此外占國民對外購買力的大部分者，確是期限屆滿的外國貨幣債權。又這等債權之中占大部分者是輸出代價，此外如英、法、美、有巨額之投資收入，如英、比、有海運業、商業、等勤勞收入，如中國、意大利、也有不少移民匯款收入，如法國、瑞士，則收入巨額的旅資。如所已準備的輸出能力，及期限未到的投資債權，便構成潛勢的購買力，成爲將來左右貿易的要件，但支配現實貿易的勢力，則僅止於現實之購買力。

國民之對外購買力，有兩段約制國際貿易，在前段，各國民爲獲得對外購買力，努力於貨物輸出，而在後段，則以其購買力，而輸入貨物。各國民輸出及輸入之對立，國際流通系統便成立了，但各國民之對外購買力，是怎樣形成的呢，要怎麼樣纔可以供給呢，這於流通系統之成立有

巨大作用。對外購買資力之最大者是輸出代價，所以各國民之輸出增進，同時成爲輸入增進，而以充實貿易系統，但世界大戰後，各國紛起抑制輸入，此於對手國家抑制其輸出，即無異抑制其購買資力之獲得，因之抑制輸入的國家，亦陷於輸出困難的境地，相率而引起貿易異常的萎縮。蓋各國之抑制輸入，多是爲保護國產，所以不是爲購買資力之節省。美國之抑制輸入即其適例。因投資債權的購買資力，支持貿易系統者，法及戰前之德國，可以見之。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有密接的關係；對外投資之消長，變動對外貿易之系統，其顯著之點，特別值得留意，次項再加說明。

在國民對外購買資力之中，最易引起人注意者，過去是金銀，若現時則是金之保有額。於金本位制的金兌換及金輸出雖一時停止，只要其本位制不廢止，金貨依然通用，則金之保有仍是各國熱心企圖的。關於此點，後面敘述世界貨幣流通時再說，這裏只是就正貨保有，於貿易系統有關係之點，略說幾句。於國際貿易的輸出入之代價收支，大部分是由匯兌結算的；匯兌結算，以正貨額計在總貿易額中，可以說是僅百分之五。因此大概一想以爲正貨保有額之多少，在商品之國際流通，沒有重要關係似的，而其實正相反對。即是依較小比率之金收支而行國際貿易，所以各國金之保

有額的增減，於巨大的比率，生出左右國際貿易的結果。最近國際貿易之萎縮，其由於各國間金保有額之過甚的偏聚，是不容疑的。可是這不是貿易減退之起動原因，但對於國際貿易之進行，成爲有力的摩擦而妨礙流通，則是確實的。金之保有，是在一切對外收入之外，因爲可以變成對外購買資力，各國爲備非常需要，如戰時之軍需品輸入之類，競相積蓄，這是應該是認的；但多數的國家，卻爲維持金本位制與對外購買資力，努力於金之保藏。現時金之偏聚，如後所述一樣不必是由美、法等國的積蓄政策而來的，而卻是於戰後的國民自足策底國際貿易機構之破綻而來的。其原因無論何在，主要的對外購買資力的金，卻是顯然偏聚；又大戰以前輸入超過國家英、法、德，減少對外投資債權，德國且反成了債務國了；代之而成爲債權國的美國，依然續着輸出超過，似乎作無用的購買資力積蓄一樣，而各國之對外購買資力，終於彰著的偏倚了。此等事情，對於國際貿易系統之變化，是頗有力的震動。固然，貿易狀態如何，雖左右對外購買資力的形成，而對外購買資力爲決定貿易狀態之一要件，卻是難於否定的。

#### (六) 對外收支對照之狀態

與對外購買資力相關聯，而決定貿易系統形式的重大要件，便是國民的對外收支對照的狀勢。關於收支對照之內容，後面述世界貨幣的流通系統時，另行說明，唯收支的主要項目，因為常是貨物輸出輸入之代價，所以對外貿易之狀態如何，卻可以說是決定對外收支之對照——均衡和偏差——的。但是與此相反，也有收支左右貿易者。唯這裏收支對照，形成貿易系統底意義，是以現於收支對照中的貿易上之收支與貿易外之收支的關係為主，這是所以觀察此關係及於貿易系統的事情如何者。

國民的對外收支，貿易外之支出——例如外債之本利支付——占多數之故，而成支出超過時，國家採促進輸出及抑制輸入之政策，由此方向也有變動貿易系統者；但這應入於下面所舉貿易政策之作用，這裏且看貿易外之收支，自然變動貿易的場合吧。在過去，對外收支，其常態大概在一基因於貨物輸出入的時代，對外收支與對外貿易之間存有密接的雙關關係，這是可以想見的。即一國民之輸入超過使成對外匯兌的需要超過，而提高匯兌市價（內貨建（註四））這等貨幣的匯兌市價之下落因為於輸入為不利，於輸出為有利，所以自然抑制輸入，促起輸出，而導輸入超過



於均衡。在輸出超過之場合，採取相反的經過，亦導貿易於均衡。又此傾向，一國之輸入超過，與他國的輸出超過相對應共同動作之故，使貿易之均衡化成為最確實的。更輸入超過或輸出超過太甚，或以入超之故，而正貨流出，或以出超之故，而正貨流入，這便成為通貨之收縮及膨脹，更成為物價之低落或高騰；物價低，則抑制輸入，促起輸出，物價高，則促起輸入，抑制輸出，無論採取何途，或由入超以到均衡，或由出超以到均衡，皆作自然之回復。唯在事實，如上的傾向，或者由調節匯兌市價的匯兌政策，或者由抑止通貨之收縮或膨脹的通貨政策，也有妨礙實現的時候，而於大體，對外貿易決定對外收支，對外收支更約制對外貿易。然對外收支，別的貿易外之收支比貿易上之收支增加，甚至成為重要的經常收支項目時，對外收支對照從別的方向左右對外貿易之情勢；因此遂給予重大影響於國際流通系統了。

貿易外之收支加入對外收支對照之中時，僅貿易上之收支均衡回復，是完全不行的。巴士特（Bastiat）等之自由主義者，於重商主義採用的順勢貿易政策——帶着輸出超過的貿易干涉政策——加以非難，而唱導基於對外貿易自然均衡之傾向底自由貿易政策，政策之可否，是別

一問題，可是到了貿易外之收支增進，便完全失掉政策的根據了。對外收支對照，是合貿易上者與貿易外者而成，故須求得全體之均衡的自然傾向，而據以實施意識的政策。

在貿易外之收支中，通例須以達到最巨額者纔列入，且此項收支之中，其性質具有發展的傾向者，是由於投資的收支。投資，最初成爲投資國的假支出（先支出）受資國的假收入（先收入）其次，投資國所收受的出資利潤和放資利息，便成爲其國的真收入了；同時，此真收入又成爲受資國的真支出，末了，受資國資本之反還，又成爲假支出（復支出）投資國資本之收回，亦成爲假收入（復收入）了。由這樣投資的假收支和真收支，達於成數的金額時，其一方的收入和支出，同時與一方的貿易上之收支的輸出超過和輸入超過相伴，使保持對外收支之均衡。蓋對外收支，除了特殊例外的事情——如後所述日美之場合——是有想要保持均衡的傾向，長久繼續收支的偏差，因爲是或使對外購買資力涸竭，或誘致國內通貨之泛濫的。由這樣投資的對外收入或支出增加時，於貿易方面，自然成爲輸出或輸入之增進，於國際貿易系統，便加上貿易品之種類，增加流量，增強流通情勢，有時輸入以前所輸出了的商品，或者也有出於與此反對的處置而轉換流通之

方向者。此等投資，生產貿易之變遷，大概踏着如次的對應階段而進行。

第一期 產業幼稚期 因消費增進的輸入超過。（與他國因生產增加而輸出超過相對立。）

第二期 產業準備期 因資本收用的輸入超過。（與他國因資本投下而輸出超過相對立。）

第三期 產業發展期之一 因利潤利息之分配的輸出超過。（與他國因利潤利息之收得而輸入超過相對立。）

第四期 產業發展期之二 因資本返還的輸出超過。（與他國因資本收回的輸入超過相對立。）

第五期 產業全盛期之一 因生產增進的輸出超過。（與他國因消費增進的輸入超過相對立。）

第六期 產業全盛期之二 因資本投下的輸出超過。（與他國因資本收用的輸入超過

相對立。）

第七期 產業整理期 因利潤利息之收得的輸入超過。（與他國因利潤利息之分配的輸出超過相對立。）

第八期 產業保守期 因資本的收回的輸入超過。（與他國因資本返還的輸出超過相對立。）

以上八期的變遷，是國民經濟之生產發達階段，與資本之移動及資本利得之收支，與貿易上收支之偏差等相組合，而示保持對外收支之均衡的情狀者。只要維持這均衡狀態，於前二期，成爲輸入超過，於次四期成爲輸出超過，於末二期復成爲輸入超過，這樣貿易上的收支偏差，在反面，是與國際貿易之變化相伴的。各國民之生產發達階段，大概前後變遷之故。先進國民與後進國民互相迎合，在數國民之間，結着前述一樣的對立關係，各國的發展階段，各各推移起去，茲就此變遷，試加說明。

最初，某一國民，於第一期纔開國的時候便與產業比較進步的外國交通，這裏，必定有許多財

貨爲國內所不能生產者；於是，新的消費需要便被外國品所喚起，而不得不求之於外國，這必定成爲輸入超過。此時因爲還沒有投資關係，對手的輸出國只能由進步的生產，成爲輸出超過。其次，此國民輸入超過，若是長久繼續，則使正貨涸竭，便引起輸入困難，所以振興產業而謀輸出品之增加，且欲以國產品代替輸入品。然開始則自生產的資財——如敷設鐵道需要的材料，機關車，採鑛用及開墾用的機械，工場之建築設備的材料，各種機械類——以至技師，均不能不求之於先進之外國。如此則輸入更增加，而成爲過甚的輸入超過，但此輸入代價，大概是以所受於輸出國的投資充之。這是工業準備期的第二期。第一期因爲是拿出保有的正貨，這狀態當然不能長久繼續，而第二期到準備之完成則期間頗長。投資關係最初發起的，是貿易投資。其次便移於產業發展期之一，如敷設鐵道，開發富源，陸續輸出礦產物、農產物等，則對外貿易一轉而變爲輸出超過了。在此時有支付所借用外國資本之利潤利息的必要，此與輸出超過相伴而取收支之均衡。對手國是受資本利得的輸入超過國。這是第三期。其次，產業漸次移於工業，先以輕工業低級工業爲主，而成爲發展期之二。在此第四期，原料和食料等之輸出，更漸增加之上，工業品之輸入，次第減少，輸出超過，愈形增

大。對此貿易超過，一方於外國資本分配之外，爲原本之返還，而取對外收支之均衡。對手國於資本利得之外，收回原本，而成輸入超過。第五期爲產業全盛期之一，是重工業高級工業已進步的時代，投資關係，已經不能約制貿易，而因主要的生產優勢，而成爲輸出超過，對手國便成爲消費的入超。此期間因成爲單純的收入超過，所以對外的收支均衡也不能取得了。於是不久之間，便進到第六期了，繼續工業全盛期而輸出高級工業品，對此代價始用於投資。又因多年的產業進步，所增殖的資本蓄積，使向國外而作企業投資。在投出這等資本之間，還是繼續輸出超過，而取得收支之均衡，對手國承受資本，而成輸入超過。投下於外國的企業資本，經過長的時間便過了產業全盛期，而入於整理期了。後進國到了全盛期，在國內盡力放手以網羅許多的產業部門，且於生產技術及生產方法，努力以圖與先進國達同等的水準，而大體達於此境地時，一方，某產業由收益遞增而轉到遞減的傾向，他方，某產業也有被新進外國產業追及者，兩方皆生出整理產業的必要；在國內，比較的重注生產力及資本於生產條件優良的產業，所餘的資本，即投於外國之企業。這是第七期。在此時產業之整理，與由對外投資的貿易外之收入增加，使對外貿易從輸出超過，而轉變到久違了的輸

入超過以取得對外收支之均衡。對手國是支付資本之利潤利息的輸出超過國。最後借用資本的國家，若是作資本返還，則投資國因收回資本，而續着輸入超過，還是取得收支之均衡。最末的第八期，是產業保守期，這裏遂也可以看見生氣缺乏的疲敝產業了。此時若到完結了資本收回，而仍繼續輸入超過，則同時便破壞了收支之均衡，所以國民產業不得不更行改建了。

此上所舉八期的變遷，是觀察作爲定型的生產、貿易、與投資之關係的，各國的實際，未必是完全依照此規則推移的。如某國因良好的境遇，和國民之努力，順暢的進展，某國因特殊的事情，長久停滯在初期，某國從中途出發，某國長期間的徘徊不進，某國從高的階段倒退到低的階段，等取種種不同的經過而皆各有特殊的事情；又因看見此等特殊的事情，上述的發展傾向，卻可以反證其爲確實的。例如產業先進國的英、法，因爲沒有可假資本的先輩，所以由重商主義以養成的富力，忽然從第五期生產的輸出超過期出發。於是，此兩國經第六期而入第七期，一面於此方收回資本，一面於他方投下資本，一面收受資本利得，一面長久安於輸入超過。世界大戰，使此兩國不得已收回多量的資本，因爲俄國革命，特別使法國失去多量的資本，於實情可以說是剛進到第八期；但是，此

兩國在戰後因爲均注意於產業的保全，恐怕不進入第八期，而將固守第七期之榮華期吧。爲此兩國的對手國者，是相次而起的產業後進國，特別對於英國的北美合衆國，對法國的俄國，都是成爲重要的對手國了。從第一期出發，遂行順適的發之適例，於產業保護顯著成功的是美、德二國。但是世界大戰，將奇哭的運命分攤給兩國了。德意志在大戰前已經成爲第七期的輸出超過的國家，而與英、法并駕齊驅了，而大戰之結果，反逆轉到第四期，爲被強制的輸出超過。即德意志因失掉了多量的對外投資，而被課巨額的賠償金，這種支付，是相當於第四期外國資本的本利償還。最近德意志的貿易爲世界恐慌與賠償金所禍，雖轉變不常，而賠償金因減少和緩，或不久終了，其國民之努力，短期可以使其地位回復到第七期，這是可以推測的。成爲德意志的投資及入超的對手國家，便是廣遍於南美、東歐、東洋，諸國了。大戰後輸出超過，是利用匯兌市價暴跌的條件，向着高級的工業國家而行的，行自由貿易的英國，受德國品之襲擊最甚，結果還是設置產業保全關稅，爲不得已之防衛。與德意志相反之美國，因大戰之非常作用，於其前後，以急速度從第三期進達第六期了。美國到大戰以前，還以分配資本利益於英國爲主，而長久續着輸出超過，及因戰時巨大的軍需品之輸



出，差不多一舉而償還外國的資本，更試投資於外國，依然繼續着出超。今後的美國，若由順序言，則將由外國收受資本利得，而應轉變到於輸入超過的境況；但是，罕與比倫的美國之生產力與企業精神，以推進其國於產業整理期，其力是很雄大的。苦於最近大恐慌的美國國民，將減煞幾分生氣，而追英、法之跡呢，或者嚴守產業第一之立場，而不顧慮投資之利得，甚至拋棄一部投資利得以繼續輸出超過呢。但是美國不見有立刻解決其矛盾之必要。暫時之間，或仍努力於其優秀的高級工業品之輸出，而行其他的貿易投資吧。而其輸出兼投資的最良的對手國，不能不是富源與人口兼備的中國。此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在最近已經表現於中國對外貿易上，將對美貿易提高到首位來了。這裏繞着中國，而於英、日、美間，生出微妙的關係，其於國際變化，也與以極大的影響。大戰以前與美國同樣，繼續供獻於外國資本的輸出超過之第三期國家是俄國。然此國在革命之際，以所謂排擊世界資本主義底投機的理由，片面的廢棄了對外資本關係。接着發起的蘇聯經濟組織，因為與從來不同類，所以貿易狀態於從來的的方式亦不相當；而大體此國，有時為買入機械類，受貿易投資，雖為輸入超過，而經外國資本無償的償還即認為達到第五期之生產的輸出超過期，亦是可以的。

與以上諸國民顯著異趣的國家，是日本與中國。中國自開國以迄現今，繼續着輸入超過。而其入超的代價，主要的可以說是僑民的匯款。這個國家，還停滯於消費爲主的輸入超過期。可是此國也出入於第二期，有時接受了產業準備之資本，但只是鐵道與商埠的工業，還沒有進到秩序的，全國的產業革新期。然而從來的中國國民經濟，似乎還低徊於古代的與近代之間，貿易也是立於其中，可以說是現在還在第一期半的地位，但此國的生產力確約束着未來。若從物質的方面看，中國在大體上具有追美國之往跡，而可進到第二期以後的質素。中國的情形，不是八期變遷之例外，而是老者從新學步，進步緩慢。然日本之情形，便是世界稀有的例外。日本的產業，是顯然進步的，於大體進到與先進國同一的水準。但日本自開國以來，還不曾實現過因生產之進步的輸出超過，若從貿易發展之階段說，只是停滯於與中國相等的第一期半的小學生。可是自明治十一年到明治三十年，在銀貨國的時代時，有時看見輸出超過，但這是因銀價漸落所受的餘惠，而不是從生產進步來的。因此一改爲金貨國，直接便變爲常例的輸入超過，僅兩年有極少額的輸出超過而已。在世界大戰時，因受非常需要之惠，大大的變成輸出超過了，但這是非常時期，若一經過，其後反轉成爲

很甚的入超了，到現在這入超還是繼續着的。輸入品如棉花之一部，也有成爲輸出製品之原料者，而大概的輸入品卻是充國內消費的。於此點爲消費而成輸入超過，頗有第一期的特色。同時，在日本見於第二期樣的外國資本，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使用。至今外債的大部分是作爲軍事費用了的，一部借款又填補因多年入超所引起正貨缺乏而耗去了，這兩種外債都不是資本。只有少許額數，移用於水力電氣事業及其他，但究非他國外資移入之比。可是日本又怎樣來支持多年的入超呢。這是有海運和其他貿易外的收入，大大的將入超的缺陷補起來了；但同時，在他方有外債本利之支付，而得對外收支均衡的年歲，卻很少的。因此入超的代償，仍以借款清還，自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三年，十年之間差不多沒有一年不募集外債。偶然惠臨了好景氣的世界大戰期，是特別的，然自大正十二年大震災，復開始募集外債了。但雖這樣的情勢，而日本卻與中國不同，其國民主義的努力使有今日產業之進步。然不問其進步如何，日本於貿易，依然是不能出第一期半以上的低能兒。然則日本之情勢怎樣會作這樣的變態發展呢。我答覆此問題想要這樣說，即是在日本因人口之增加及消費之普及，其應對於此的生產，爲富源生產力所限，不能照樣增加，所以成此畸形的發

展。多數的國家，成爲輸出超過的時代，其輸出大概多依賴本國富源生產力的輸出品，或者是輸出其產物作原料的製品，以高級工業品爲主的輸出時代，反卻是輸入超過時代。且由外國購買原料，若是以此原料作製品而輸出的國家——依靠勞動生產力以代替富源生產力的國家——變成輸出超過，究竟是很難的。蓋在生產剩餘，卽生產收益，有從富源來的富源剩餘——雖經過勞動，而卻不是純由勞動而來者——與從勞動來的勞動剩餘二種，而「自然」對於富源生產力缺乏的國民，其生產剩餘的不勞所得，是吝惜賜予的。又在富源生產力缺乏的國民，雖用外國的資本，也沒有剩有只分配利潤利息的餘裕。若敷設鐵道連金、銀、銅、鐵、石、炭、石油，也出現了，木材也發現了，卽棉花、小麥也作出了的美國，與建築鐵道屢屢使農村消費增大的日本，決不可同日而語。美國不用說了，就是俄羅斯、南美諸國等雖一面納貢於外國資本，而一面卻增加了本國之富。中國，這樣亦是可能的。然對於日本人，縱然人的信用怎樣厚，而這物質的資本，卻不喜入這些人們的國土。在日本只是電氣事業有比較多額的美國資本，但這也是美國爲推廣電氣機械的銷路纔投下的；而此等事業，仍然是靠所謂水力的富源生產力。這樣的日本，除意大利稍有類似的情勢外，其生產貿易及投

資的發達關係是世界稀有的。今後滿洲之富源生產力，若是能够充分使用，則形勢自然一變，到某限度內，或者可以看出與八期變遷的定型迫近吧。

以上所述八期的變遷，是先進國與後進國配置停妥的組合，而現出於多數的國民來的，但現在的後進國應自產業準備期和產業發展期前進者，有中國、印度、伯刺西爾（Brazil）等，其數也不很多了。而此等國家遲早也將由第四期達第五期吧；或其中有做照蘇聯，短期貿易投資之外，拒絕外國資本者，也未可知。若這樣一來，則結從前一樣投資與貿易雙關關係的互相對立的國家，便沒有了；在各國民之間或竟沒有投資關係，而只行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生產及貿易。又此時的對外收支加上幾分由對外勤勞的收支外，差不多僅貿易上的收支，豈不復歸於保持均衡的舊時狀態麼。因之，此時代的國際貿易系統，相應於其時之對外收支，而比現在變化為顯然不同的系統。

### （七）對外貿易政策之方針

國民的對外貿易政策，對於各自的輸入及輸出其可以支配的範圍頗廣；而對於國際貿易系統，到某限度成爲決定力，且左右其變化。對外貿易政策，是意識的由國家實行；國際貿易系統是由

自然的作成本身之決定，國家的政策，只要順應其大勢，是可以有效實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國家爲使國民之富的生成豐裕，對於貨物之輸出輸入執行的統制作用，這是近代國家對於近代國民經濟極重要任務之一。國民之富，是生成於國民自足，與對外補足二種範圍。在國內消費，不能或不利的時候而行輸入，又由此輸入而行國內消費；國內生產爲償輸入之代價而行輸出，又爲此輸出而行國內生產。輸入可以說是代替國內生產的準生產，輸出可以說是代替國內消費的準消費，消費與輸出相合而成國民需要，生產與輸入相合，而成國民供給。對於國民需要而使國民供給適合，這即是謀國民之富的生成，將國富之一部作爲輸出及輸入而加以統制，便成爲對外貿易政策。因輸出及輸入政策，與生產及消費政策，是關於國民之富的生成，有姊妹政策的關係，不能分開來考究的。從來多數的學者，囿於商業的概念，而只認對外商業政策與對內商業政策的姊妹政策，這是完全謬誤的。前者與生產及消費相關聯，是關於新送財富於國民的國民之富的生成者，而後者是關於價值分配，同時將已存的財貨，配給於各個經濟的國民之富的歸結者。於國民經濟的對外貿易之地位，以圖示之如左。

國民需要

國民供給



近代國民經濟是依國家的統制努力以謀國民之富的生成，特別對於國內自足範圍，關於應如何配備對外補足範圍費了不少的苦心。由此點，亞丹斯密斯對於由近代初期的國民經濟統一主義，給予重商主義之名，其實作爲統一主義之目標的，不僅是對外商業，雖在國內生產也試行有力的保護獎勵，使兩者相對的關聯而謀國民經濟之統一的發展，特別關於國民之富的生成，已舉意志的統制之實。此干涉的統制奏功之後，卻委生產及貿易於個人之自由活動，而認此於國民經濟之進步多所貢獻，此自由活動及到以近代的資本主義之發展爲內容，而十九世紀之自由主義便受歡迎了。特別於統一主義最成功的英國，出了斯密斯氏，自由貿易廣汎的有效的被採用了。然

產業後進國民，卻認為與先進國民對立時，自由主義之不宜，轉而趨於保護國產之干涉貿易主義。美國出了哈彌爾頓（Hamilton），德國出了李士特，於此政策收了最大的成果。世界大戰以前，在大體對於自由貿易政策的國產保護政策，廣行於各國民了。其中只有有力的先進國民英吉利，繼續施行自由貿易政策，而大概仍可以與他國民相對抗——荷蘭因為國產不具之故，而行自由貿易，與此有別——保護國產之限制貿易，是後進國民為振興其未熟產業而行的。但是世界大戰以後，其分野便轉變了。以自由貿易誇耀的英國產業，逐年疲敝，對於後進國民成熟強健的產業，也感困難了。於是這自由主義國也於一九二一年以來設產業保全法，而試行抑制輸入了。其保護國產，可以說是為對抗德意志空前猛烈的匯兌探拚（註五）這卻是給與從自由主義而移於保護主義的機會；然於此足證英國之產業疲敝，已要求保護政策了。又雖久採保護主義的美、德、法諸國，而在保護關稅之下，纔可生存樣的疲敝產業，也有許多現出來了。如此最近的國產保護便多與以前振興未熟的產業者異趣，而變到保全疲敝產業方向來了。於此自由主義亦變了趣味。最近的自由主義，不是和以前一樣，有大國民經濟之餘裕者，雖僅一國亦可以採行此政策；而恰相反對，卻是對



輸入原料輸出製品的工商業國民，以若無國際貿易之自由，則危害國民生活，遂由國際經濟上弱者的立場，而要求自由貿易起來了。即是曾經作爲國民對外政策施行的自由貿易，現在便成具有作爲國際經濟政策，欲行於各國民協調之下的自由通商之意義了。最大國民經濟的美國，依然增高其關稅的障壁，連英國也傾於保護主義，大英經濟聯盟完成之日，築成立於海岸的萬里長城也未可知。法國亦是保持保護主義地盤的國家，雖於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其保護關稅，亦是不易衰熄的。爲振興未熟產業的保護關稅，到產業成熟還有減輕其保護程度的傾向；而保全疲敝產業的保護關稅，不但不能長久撤廢，且有將保護程度提高起來的特色。最近的保護關稅是後者，屬於前者的，有歐洲之新小國，及南美諸國和中國等。對於此等保護主義要求自由通商的國民，是自足範圍窄狹的日本、德國、意國等，而這等國家也由有許多疲敝產業，而陷於不能強傾於自由主義的矛盾。在以上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之政策的裏面，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階級的要求，也具有很大的勢力，這裏關於國際經濟方面，着眼於國民的要求，茲欲將此事略說一下。

這樣的國民對外貿易政策，因時代而種種的變化，但政策之主眼點，卻存於須如何纔可以使

國民之富成爲豐裕。如上述，國民之富是國內自足範圍與對外補足範圍二部分構成的，變動此兩種範圍的境界線，而意識的決定此兩種範圍孰廣孰狹者，卽是對外貿易政策。於此場合認爲將其境界線之移動，放任於自然之趨勢，便足使國民之富之生成達於最大之額，而於各種商品之輸入不加干涉，這便是自由貿易政策。反之，選擇貿易品，促進某物之輸入或輸出，抑制某物之出入這便是干涉政策；而其中，爲振興未熟的產業，抑制成熟了的外國競爭品之輸入者，便是以前國產保護之限制貿易政策；爲保全疲敝產業，抑制強健的外國競爭品之輸入者，是行於最近的產業保護之限制貿易政策。限制貿易，不僅限制輸入，雖達於威脅國內消費程度的輸出，也須加以制限。在世界大戰時，日本作棉布、紙、肥料之輸出制限，卽其一例。又干涉貿易不僅是限制，也有保護獎勵貿易的時候。可是，國家因制度和施設，用力於貿易一般的保護獎勵，各國均無例外，但這裏所說的保護，是選擇一定商品，特別獎勵的意義。在此保護之中，多存於獎勵輸出策這是不待說的。雖關於輸入，如國產所缺乏的材料、燃料等也常受獎勵。生產力雖有，而企業條件劣的未熟產業和疲敝產業，因輸入制限而受保護；但有與此相似而實非者，卽在生產力成爲有缺陷的幼稚產業或衰老產業，則

在將這等產業加以培養或回復的期間，以供給不足之故，卻也看見有獎勵輸入之必要者。輸出和輸入受保護獎勵時，這纔是真正的保護貿易。用從來日本的說法，所謂保護貿易者——若在西洋所說保護或保護關稅比較的正確，——其實與保護相反，而是虐待貿易之限制貿易。要之，對外貿易在一般無論那一國民，無論那一時代，常常是受着保護獎勵的，唯在是否選出特定的商品獎勵或限制其輸出輸入之點，纔是干涉貿易與自由貿易所由分歧的。而此二途誰於國民之富的生成適當，卻由時時的判斷而決定的。國家到了所謂照國民經濟之目的，而統制對外貿易時，無論那國的貿易政策，也是同樣的。因此醉心自由主義的英國學者，認爲自由貿易與干涉貿易，是從根本對立而互不相同的主義來的，這是被個人主義所困的謬見。

如上述的近代國家，常常顧慮國內之生產及消費而統制着對外貿易，但於此方針，有自由放任與干涉規律之別，如蘇聯便正試行國家經營之貿易。又在干涉貿易之中又有採行爲補充國內生產之缺陷的輸入促進，和爲獲得對外購買資力的輸出促進，與爲振興或保全國內生產的輸入限制，和爲擁護國內消費之輸出限制等四種政策者。此等政策是在因國情、因時代，或依各國民生

產發達階段之如何，或依貿易關係國的勢力對立之狀態如何，或於適合於正確的國民經濟之目的底方向，或於附帶與私益相結託之不純正的目的，及其他種種之複雜事情之下，所決定的。而無論何國，國家的貿易政策都是支配各本國的商品輸出入，只要不背世界經濟的動向，是可以照其政策實現的。如此，各國因採如何的對外貿易政策，而連結此對外貿易之國際貿易系統，是怎樣形成怎樣變化便可決定了。對外貿易，若爲自由的放任，則有無相通的必要貿易不用說了，長短相補的便宜貿易，特別予以刺激，不僅伸張充實貿易系統，且特向於採自由貿易政策的國家，而作多種多量且猛勢的流通。在各國採干涉貿易時，若獎勵貿易，則輸出輸入，同在獎勵方向，促進流通，或也有新引起流通者；但爲過度之輸出獎勵，於獎勵競爭國之間，或於獎勵輸出品與輸進此輸出品之國的同種生產品之對立，卻生出使流通減退之結果。曾經行於歐洲各國的砂糖輸出獎勵，是周知的適例。干涉政策在限制的貿易時，使貿易系統盡量收縮，這是不待言的；但是，各國保護國產，從產業發展期進到產業全盛期時，輸入雖漸次減退而輸出增大，於此點只是轉變流通方向，而流通量仍是增加的。蓋在這裏，因爲增加了一部可流通於世界的新產物。可是在諸國民之中，入於產業

整理期，且爲疲敝產業之保全而爲輸入限制者加多的時候，因爲互相排斥對手方的商品，於是生產便受限制國際流通同時也顯然減退了。最近的世界恐慌，便是此等流通梗塞的現示。對於此而高唱國際通商之自由，現在似乎還難於實現。

於對外貿易的干涉政策，如上所述，大概是爲備辦國民之富而採行的，而其他也有由對外收支政策之方向，而行干涉貿易者。收支政策，是以保持對外收支之均衡爲目的；而因輸入超過和貿易外支出之增加，使對外購買資力有涸竭之懼時，爲謀資力之保持和增加而抑制輸入，獎勵輸出。獎勵輸出常以對外購買資力之獲得爲目的，所以貿易政策和收支政策，自趨一軌。然抑制輸入爲作國產之振興和保全外，也有爲擁護正貨而採行者。擁護正貨在以前是以本位制之擁護爲主，現在便變成以保持對外購買資力爲主了。作爲收支政策的抑制輸入，不是單純的貴金主義，多是爲保障比較重要的貨物輸入，而限制不重要的貨物輸入；但也有由支付不得已的貿易外之支出的必要來的。因此，這政策在所謂奢侈品關稅之外，採取匯兌管理之方法，進而及於輸入管理。無論那樣的事情，總之，收支政策左右輸出入時，便就那樣變動國際流通系統之內容。

### (八) 國際貿易政策之方針

各國之對外貿易政策，是由輸出入而謀國民之富的生成之意識的行動，而此等行動互相競爭，國際貿易系統便被形成且生變化。因此，在國際貿易系統是使國民行動參加的，反之，以國民行動左右國際系統自身，卻是不行的。引導國際系統的自然趨勢，於各國民也有便宜的時候，也有不便宜的時候，這不過是偶然給予禍福而已。若是，意識的左右國際貿易系統者，除國際團體意志之外是沒有的。如此，各國若於自然定出的系統，感覺不滿，則發生想要由國際協定而更正貿易系統的意向，此意向合致時，便成爲國際貿易政策。在國民的對外貿易政策與世界的國際貿易政策之間，有密接的關係，而二者是各別之物，卻是不待說的；對外自由貿易與國際自由通商之差別，即是由二者各別之關係，所明白顯現出的。

在國際貿易制度之中，如禁止奴隸買賣，禁止婦人小兒販賣，限制鴉片酒精之買賣等，是由其他經濟外之理由而來的，不能算入這裏所說的國際貿易政策。惟其影響於國際貿易之點，亦不可忽略。在國際貿易系統有重大關係的國際貿易政策，於現在情況，還沒有足注意者。通商平衡制度

已經成立，而於貿易系統，到底還沒有怎樣的關係。與此關係最深的，是國際自由通商。關於此點，在後面述世界流通之梗塞時再說；要之，使各國之貿易限制撤廢，是很困難的，前途還頗遼遠。限制貿易，互相成爲輸出減退，各國徒自陷苦境；但雖是這樣說，而出於自由通商之大道，卻又有導本國疲敝產業於破滅的危險。於是想採取此中間之途徑者，便是最近所倡導的列國經濟聯盟（布洛克經濟 Block economy）。這是立於對外貿易政策與國際貿易政策中間的政策。此等對外政策、中間政策、國際政策，任何一種，皆由強烈的弛張而影響於國際貿易系統之伸縮，於內容引起流通方向及情勢之變化。

\* \* \* \* \*

吾人於此上八項已將決定國際貿易系統及使其變化的各種事情列舉了。此等事情也不必是平等的影響於貿易系統者，也有相關聯者，也有此一事情成爲別一事情之條件者，此等互相倚，於一定時期使形成國際貿易系統，又因此等事情之變化，而亦使貿易系統變化。但其中成爲使決定貿易系統之基礎者，是在各國民消費需要與生產供給的適合狀態之如何。在此地盤上，各國

民求輸入而努力於輸出，此等事態便於對立合流之處，使國際貿易系統成立。其中必要貿易之系統，特別由此等事情所決定的。其次，交通路及通運機關，是使貿易系統成立決定底物質的基礎；通商機關及通商助長機關，是執行凝固貿易系統的重要任務。其次，於貿易系統之決定變化具有重大關係者，是世界商品之流通價格。國民間之商品流通，實質是用品之交換，而形態還是商品流通；所以作為流通的價格之額，具有左右其方向與情勢底決定的勢力。便宜貿易的系統，大概說是由價格所決定也無妨的。其次，對外購買資力與對外交支對照，於一定的時地雖決定貿易系統，而反之，也被貿易系統所左右。在這裏，貿易外收支之對外交金融的活動，與依於此所形成的對外購買資力之增減，對於決定貿易系統之內容，有重大的關係，不能將此關係輕輕看過了。又各國之對外貿易政策，最明顯的影響於國際流通之方向及情勢。反之，各國觀察世界商品之流通系統，於本國之富的生成，是怎樣的作用，於是貿易政策，更加審查或實施。這便使變化到次之貿易系統。末了，國際貿易政策其為可變動國際貿易系統之勢力，恰相當於國內流通底國家的商業政策之地位，有極重大的意義，而從來的事實，因國際政策不易決定，於貿易系統還是沒有給與有力的推動。



其次，就世界商品流通系統另一方的世人流通系統加以敘述。國際流通系統，對比於國際貿易系統；而在世人流通系統，是沒有交換之實質，即謂之世人通商系統和商業系統亦是可能的。這裏差不多完全是資本的商品流通於各個經濟之間的場面，即是立於供給商品的企業經濟，與以商品作用品需要的家庭經濟之中間，而流通於以商品作資財和作流通媒介的企業經濟之間底場面。於此點範圍自然不同，而在性質上可以說是與國內之商品流通同樣；但國內流通，有國家之統制，其系統之形成國家統制參有重大的作用，而在世人系統，便無此等統制；反之對於世人的自由流通，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確有牽制作用。可是，若沿此政策以觀察商品流通，則便不外是國際流通。世人流通，雖受國家的牽制，而是具有資本的商品之性質，自然進行的流通，所以可以看見其形成怎樣的系統。

世人流通系統的內容，與國際系統同樣，可以舉出流通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價額，流通之方向，及情勢；但是此等因為大概可以看為拋開了國境的，所以其內容之看法，與國際系統顯然不同。流

通商品之種類，如小麥、棉等無論那種流通系統都是同樣的；但在國際系統，此流通商品便着眼於贍養國民之財貨的國民性，若在世人系統，流通商品則着眼於各個人如何的收取利潤，如何給與享樂的個人性。因此流通之數量及價額，在前者則計算出入國境之貨物的數量及價額；而在後者，則計算生產供給地，消費需要地，及中間集散地的交易貨物之數量及價額。又世人系統與國際系統顯然不同的看法是流通方向；在國際系統看見由國民到國民之流通，而在世人系統便看見由生產地到消費地之流通。因此流通之情勢，各個經濟以生產商品之故，必要的出賣，以自己不能生產商品之故，必要的購買，應於此等之必要程度，而強弱緩急便定了；這裏，便宜需要供給的商品之流通情勢，大約是不能看見的。

決定世人流通系統及使其變化的事情，與關於國際系統所舉者，大異其趣。只是交通路，及運機關，通商機關，及通商助長機關之作用，在兩系統是共通的。於國際系統底對外購買資力及對外收支對照，在世人系統，便代以各個經濟之購買資力及收支對照；但此等因爲是在廣大的世界有多數的需要者之關係，其數量在實際不但不能計算，連推定也感困難。相當於國際系統的對外

貿易政策及國際貿易政策等事情，自然更是不存於世人系統的。在國際系統作爲基礎的國民生產及消費的適合狀態，在世人系統便移置於世界各地方生產力與消費力之對應狀態。若說某商品由何處向何處流通，則具有此商品生產力的地方，便成爲出發點，同樣，具有商品消費力的地方，便成爲終結點，商品便沿着結連此二點之線流去了。關於在如何的地方，生產力纔具備着，這是由生產置重於怎樣的生產手段，而有種種的差異。如置重於原料、燃料、食料等富源生產力的生產，於不能移動的富源所在地，徵集其他的生產手段而行生產，商品流通便由此開始。銅、鐵、石炭、石油、木料、石材、咖啡、樹膠、棉花、小麥、羊毛等皆然。此等因世界富源之分布狀態，差不多是自然定出的。與此相異，而置重於高級的技術生產力的製造品，是在熟練於各種技術的人們所住的地方，集中其他之生產手段，而行生產，商品流通亦由此開始。精巧的織物、磁器、玻璃、鏡玉、金剛石、製品、鐘錶、化學的製品等，如一般人所知，各有一定的生產地，而由其生產地向世界各地輸出商品。惟僅有重要的生產力，而種種的生產條件不具備，則生產流通仍是不發生的。可是作重要基礎者，仍不外是生產力。其次消費力之所在，是由人人之消費欲求與購買資力而定的；但這與生產地不同，而是廣泛的散

在於世界之各地方，其中比較的富於購買資力的地方，被選爲流通之終結點。但如原料品、機械之財貨的流通，使以世界的工業地帶作爲流通之終點。在這樣的世人流通，生產力及消費力之優劣多少，定出流通之方向及情勢，而且決定流通量之多少；與流通系統相等，而於世人系統之成立及變化，具有重要作用者，是商品價格。但價格及於流通系統之影響二者不必同樣，如在國際系統現於必要貿易與便宜貿易的差別，於世人系統是不存在的。而在此系統的價格作用，與國內流通反卻是同樣的，約略除去在販賣原價與購買資力之間的價格着落點，並某需要者和供給者，高價及低價的程度如何，便是決定流通量之多少的；更在同種商品，其價格之差異，是決定流通之方向及情勢的。以上列舉的諸事情，相依相須，而形成世人流通系統，且使之變化。

又在世人流通系統，存有於國際系統不甚注意之別一系統內容。這即是由位於商品流通之起點及終點，并中間的種種的通商機關，而成的階段的流通系統。在國際流通，也行仲介貿易，又一國民之通商機關，也有混入於其他國民之領域內，行能動貿易，而使國民立於所動貿易之地位者；但這等因各國民商業能力之進步而有漸次衰退的傾向，作爲流通系統，已沒有怎樣值得舉揚

的價值了。與此相異的世人系統，市面廣大，當事者衆多，遍於世界各地，各異其言語、習慣、法制、及業務方式，需要供給，不但不容易投合，即應怎樣交易，亦多有不甚明瞭者。如此，則最初的生產供給者與最後的消費需要者之間，幾階段的媒介機關及助長機關，便成必要了。這樣的世人系統，如見於國內流通一樣，有接於生產者的，有接於消費者的，有於中間作大量的介紹交易者，有集中大量的交易底交易所，并在這等旁面執行補助業務者，幾多階段，相與重積，商品是經由此等階段流去的。在國內流通，已現出排斥商人的傾向。此如許亞 (Shea) 所說一樣，吾人不因爲是向着共同經濟生活而進行，而是因交通機關發達，關係的縮小國內市面，所以多數的商人，似乎沒有必要一樣了。在世人市面還沒有達到此境。但斥除世人流通之階段的系統者，如前述蘇聯樣的國營貿易，卻廣泛的採行，而可認爲國際貿易系統壓抑世人商業系統了。

\*

\*

\*

\*

\*

以上吾人觀察世界商品之流通系統，分之爲國際流通系統與世人流通系統，同一的世界商品，流於不同的兩條通路之情形已加以說明。然如前所述一樣，例如棉花，生絲，用一定的價格，大約

一定的數量，流通於一定之方向，這樣的現象，只是一種，并非如國際的世人的那樣說法，各別流通着。可是將此現象加以分析，試分爲具有國民性的流通，與具有個人性的流通時，如前面時常說及的流通系統成立變化的原由之各樣事情，便可以弄明白了。又在事實，世界商品之流通，因爲是依於這等事情而進行的，所以將此事實置於認識之上，遂有作上述分析的必要；又在這等分析之外，適切的方法是，不能想出的。例如某人看見世界商品之流通，認爲這是各國民於世界市面，使需要與供給相投合，是完全作生產及消費的。又另一人看同一的現象，又可以認爲這是流通於國內市面的資本的商品，進出於外國而於世界市面作流通者。這兩方都沒有錯，唯不能確認世界商品流通之二方面者，則陷於將國際流通也歸結在資本主義運動，在世人流通也拿出國民社會之生產物樣的不澈底的見解。在世界流通系統，是包含以國民生活互相依賴的關係作爲本質者，與以資本的商品之供給作爲本質者，兩個不同的系統。我想此中消息，若是將十九世紀後半英國的自由主義通商，與現在蘇聯的國營主義貿易，互相對照，便很可以理解了。

世界商品之流通系統，是國際系統與世人系統二部構成的，但是爲觀察具體的現實之商品

流通，更不可不縱觀兩種系統之重積綜合的姿態。吾人於引導此綜合的契機，應着眼於人類一般具有的地物利用之行動，作於交通衝動之發現，一度是向心的，二度是離心的，階段的、發達的、伸張起來底生活過程之方向。於此便預定使世界流通系統，全面的成立和變化的是大自然力之發動。此預定之存在，是由生於現實過程，逆觀而得的，若無視此預定，則於事實便不能完全認識。

\*

\*

\*

\*

\*

世界商品之流通系統作爲經濟現象諦視時，充其量不過僅具有作爲學問風趣翫賞的價值而已。但吾人則不止於此，必得進而探察此流通系統內中有些什麼。吾人將具體的一一記註之商品流通系統圖，展於面前而諦視時，其所示者即作各種商品流通出發點的供給之列，是示生產世界之富的世界分業之配列；作流通終點的需要之列，是示消費世界之富的世界的分益之配列。特別，此分益之線，於國際流通過程，入於各國民，於世人流通過程，入於各個人，世界分業生產物，不外是各各被配給的過程。縱覺此流通系統時，世界之生產分業與消費分益，在國民之間或個人之間如何按分，便可以一目瞭然了。爲觀察此流通系統之變化，例如若試比較每十年所調製的系統圖，

則世界的分業及分益之變化情形，是可以具體看出的。明瞭分業及分益的狀態時，纔可以辨別各國民之負擔與享樂。在這裏又才可以知道國民的對外政策與國際政策。世界商品流通系統之考查，若僅看清系統，不能謂爲已足。

### 第三款 世界商品之流通價格

在世界商品之流通場面，形成其流通系統。在流通系統中商品之移轉支配其運動之主力，是商品的價格。價格若高，則促進販賣，抑制購買。價格若低，其現象則與前相反。價格漲落之場合也是同樣。流通系統，譬如河流，流通價格，譬如流於河中的物體之重量。於流通，河流是怎樣形成的，也有巨大的關係，而決定物體的輕重，流去之難易的傾向，也很顯著的。然商品之流通價格，於大體其所決定的情勢，是各個的賣手買手無論如何也不能作出的；其決定價格，是決定商品流通之大勢的。商品流通，一般區別爲下述二種。需要與供給對立的範圍，商品之流通價格限於國內者，若呼爲國內商品價格，則需要供給對立之範圍，商品之流通價格及於世界全面者，便可呼爲世界商品價格。一個是國內市面之商品價格。一個是世界市面的商品價格。國內商品價格與世界商品價格，其決



定的事情是否相異，自來便是價格論的難題之一，至今還是繼續爭論着的。於流通經濟，價格之意義極爲重大，價格如何，左右商品流通系統之形成及變化，合分業及分益，而決定生產及消費之盛衰。國內商品價格，在各個經濟的企業經濟及家庭經濟之上，有巨大的作用，而世界商品價格在此之外於國民經濟生活之上亦給予巨大的影響。例如生絲價格，最近漲到三千元以上，又落到四百元，看見這樣非常之高低，而日本國民的苦樂，便因此有很懸殊者。世界商品價格，是如何決定，如何變化的問題，在經濟理論也是重要的，而於營世界生活者，亦不得不算是重大關心的問題。

世界商品價格，與國內商品價格，其決定的情形之相異，是可以推想的；此世界商品之價格，從來是指國際商品價格，可簡略稱爲國際價格，又於觀察價值之分配時，便可以用國際價值之語。我亦如分世界商品之流通爲國際流通與世人流通一樣，將商品價格，也分爲國際流通價格與世人流通價格。在具體的，如說生絲百斤以五百美金交易，因價格只有一種，並不是這單是國際流通價格，那單是世人流通價格，各別的現出來的。但是，只此一種的世界商品價格，試分析爲國際方面與世人方面時，我想其決定情形是很可以分辨清楚的。在經濟原論說明的價格論，是價格成立的一

般原理，也不是國內價格，也不是世界價格，而是抽象法則；此抽象法則具一定的情形，而實現於國內價格和世界價格。一般價格的決定法則，開首是就國內價格所推求出來的；這與經濟學一般的價格也同樣，在某時間抽去了國民的性質，而化爲一般的社會性質的了。世界商品價格與國內價格法則，在本質的沒有不同的地方，這樣的見解，是將國內流通與世界流通都看爲無差別的抽象論，看爲不過是具有一般社會性質的價格法則。這種見解，不能直接說是一種謬誤，但無論怎樣所謂現實問題是不能解釋的。世界經濟，因爲有比國民經濟更複雜的構造和作用，所以應於此的商品之流通價格，也於國內流通與世界流通，特別於世界流通有很複雜的決定事情。凡此複雜的事情都是關於世界商品價格之特有的問題。而於單一市面的國內流通沒有看見，只現於重複的世界市面的特有的事情，則有試區別爲國際流通方面與世人流通方面的必要。將此兩方面價格形成的事情加以綜合時，便成決定世界商品價格之事情。茲分別說明於次。

第一，就國際流通方面的價格形式之事情看，這也可以謂之爲國際價格，從來的學說，關於此國際價格是以提倡批判爲主。說國際價格之特質者，是基於李嘉圖的比較生產費，而由肯慈

(Coines) 穆勒 (Mill) 等所提倡的英吉利學派之學說。此學說人所周知，關於國際貿易及廣泛國際經濟是最著名的學說，關於此問題的議論，必定迴旋於此學說，或加贊同，或加否定。但此學說在大陸，特別在德意志，卻受冷遇。在美國雖看見有力的支持者如達西格 (Tausig)，而卻有如塞利古曼 (Selegmann) 極端的否定論者；塞利古曼氏於所著之經濟學原理，否定此學說，作同樣的說明：『在過去的期間，國際貿易是因比較生產費的法則，且由無競爭的產業集團之存在而行的，於此點可以想見與國內交易異其成立原理了。若由今日觀之，則比較的生产費和相互需要之法則，是說明一切交易的原理；又無競爭的產業集團其存在於國內之產業界也與國際社會是同樣的。國民間之交易，亦與個人間之交易同樣，同是基於非絕對的比較便益而起的。依李嘉圖、穆勒、肯慈竭全力所考究的貿易原理之全部，於國際貿易一點也看不出特殊的適用。』像這樣說法比較生產費說便全不足採了，則僅依賴此學說的歷來之國際貿易理論，不免有寂寞之感吧。但是我們以為這個理論無論當否，而在此之外，樹立貿易理論，卻未必極端困難。又同時，李嘉圖以次比較好的學者們，為研究全無價值的學說，竭力以從事，不能不說是不可解的事。國際價格之理論，既

不是照此比較的生產費說支持的，也不是完全否定消除的，而卻是將此理論，反覆細玩，從新樹立的。

凡商品價格成立的一般事情，即說爲廣義的需要與供給對立之關係，似亦無礙。於此對立關係爲其根本者，是需要價值與供給價值之對立，而制約此對立關係者，又存於需要量與供給量之對立。量之對立，是現於市面和市場（如物品交易所）由此對立之競爭，便決定市面價格和市場價格，但於價格成立的重要問題，作爲根核的是需要價值及供給價值之對立關係。價格，是從價值來的，疏遠價值的價格論，是求其易而卻不能脫難關。價格，是需要供給合致的場合，授受之間價值額數是同一的，而達到這裏的價值，是需要與供給各別成立的。其中的供給價值不待說是商品價值了，商品價值，是依於經費的價值。價值，本來是依於主觀的效能的。然對於可以無限制生產的財貨，依於經費的價值，是可代替依於效能價值之位。於此，財貨，是依於效能的本來價值，與依於經費的代位價值相并成立的，此等是選擇的評價，在一價值之中，互不包含其他的價值。這等財貨，若是爲供給他人所生產的商品，則依於效能的本來價值便被排斥，而只成爲依於經費之代位價值，若

成一種便是唯一的商品價值。然需要價值，與此異趣，中間需要，暫置勿論，而作終局需要者，因為用品而求的財貨，這裏為主的，依於效能的本來價值為內容，自己不能生產需要財貨時，使僅給與此價值；儘自己之需要，可以無限制生產時為從的，也可以給與依於經費的代位價值。個人的評價，大概是本來價值，而於國際貿易的國民評價，代位價值是可以發生的。總之，需要價值，大底是以本來價值為內容，在此價值，分配需要者之購買資力者，便成為一定額之需要價值。商品之供給者，是將供給價值，作為最低限度，而求無限制的高價格，但對此成為制約力者，是需要者的需要價值。因此點，需要價值，便是使價格成立底第二義的決定力。為考查這樣商品決定價格之事情，主要的是要注意依於經費的商品價值。

定商品價值的經費——即生產商品的經費——是什麼呢，此於經濟原理論，是議論極多的難問題，但這裏不必深進入此問題，而此經費似應認為由消耗於生產的人為的生產手段之經費的價值。若只此見解，作為原理論，是不澈底的，但說明世界商品價格之特質，我想即採此說也無妨礙。在生產手段，於自然給與的富源與勞動力之外，有人力造出的資財與技術。前二者，因為不是為

財貨生產所造出者，雖使用之也不算入經費之中。富源地租，是生產剩餘的分配，不是生產費。維持勞動力的生活資料，自然是主要的經費之一，但這是作為勞力維持資財，如與機械類的勞力補助資財，同作為資財之一部。在人為的生產手段之中，資財只是所耗費的價值應算入於經費，關於技術，其養成的經費雖巨，而使用的時間較長，可認為可以分割之經費。如此商品價值，於如上的意味，便是經費了；這是客觀的所決定的，而一定的商品，要一定的經費，有一定的價值。然則同種的商品，在怎樣的場合，有相等的價值呢，這樣的問題，又發生了，但是由此問題纔可以尋出存於國際流通方面的世界商品之價格成立的特殊事情底端緒。

同種的商品有相等的價值之場合，這不可不是屬於同一社會所生產的商品。此等商品若異其生產社會，由各別社會的生產而來的場合，兩方價值之相等與否，是不明白的。此等商品縱然用相等的價格而行買賣，但相等價格必得將兩者引出於同一市面，置於同一之需要供給之對立關係時，也仍可發生，因為價格根底的價值是相等的，而各別社會生產的商品便不是這樣的。在同一社會的生產，生產手段是自由移轉的，若想要試行生產商品，無論何人可如其所欲將生產手段入

於手中，又可以其已生產的商品爲對立的供給，所謂同一社會的生產，便是指此等情形下的生產。因此可以看作是單獨的一個社會行生產的狀態。現在行生產者雖是各個人，而生產手段是自由移轉，人人可以企圖有利的生產，使各種生產力無論怎樣，也可如其企圖以相結合，此種場合，可以想見作爲整體的社會，用自己所有種種的生產力而行一切的生產。還有近代的商品生產，作爲生產基礎的生產手段——具於生產手段的生產力——外，以資本爲主，通運、貯藏、金融、保險、通商、諸業務，并國家的產業保護制度等之生產條件作爲必要，而在同一社會的生產，其生產條件又是均可爲一切人們所使用的。與同一社會的生產相對比者，是各別社會的生產，這雖是現於同一商品流通市面的商品，而在生產此商品的場所，與生產他商品的場所之間，爲主的生產基礎，爲從的生產條件是各別存在而不能互相融通的，各別社會的生產便是指此等場合。卽在此場合，不外是此方的場所與彼方的場所，各各以自有的生產手段而行生產；因此一方關於某商品之生產，生產手段欠缺或不足時，其商品之全部或一部，不能不求之於他方。又一方雖有生產基礎，而生產條件較劣時，卻停止劣等條件之生產，而增加優等條件之生產，對於他方，與後者而受前者，方爲有利。像這

樣在一方與他方之間的財貨交換興起的情形，是各別社會生產的特色，在同一社會的生產，只是在同樣生產基礎及生產條件之下所生產的商品一律的流通，在這裏交換現象是不發生的。

生產手段在自由移轉的地域所起的種種財貨之生產，是屬於同一社會的生產；此等生產手段於不能行自由移轉之兩個地域所起的生產，便成各別社會的生產。此區別是由生產經費的商品價值，而使生次樣的差別。屬於同一社會生產的種種生產經費，是由同一基準所算定的；而在各別社會的生產，此方的經費與彼方的經費，是依各別的基準所算定的，因此兩方的經費，究竟那方的多，這是不能直接知道的。若是屬於同一社會的生產，則同種的商品，是由約略相等的經費所生產的，因此有相等的價值，可以說是大約經費多便有多多的價值。可是在各別社會的生產，雖同種的商品，是否能以相等的經費生產，是不明白的，又關於異種的商品，一方與他方，誰要多的經費，也是不明白的；因此，若商品的價值，是同種的，也未必有相等的價值，關於異種的商品，誰有多多的價值，也是不明白的。因此，如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說，於同一社會的生產，纔具有可能性，於各別社會的生產，是沒有通用力的。



如此，我們關於商品之生產，可以區別為兩種社會的生產；然則這等差別，在現實是存在於如何的場所呢；關於此問題，吾人先於古代國民之交換經濟，以觀各別社會之生產。於一地域生產某商品時，某商品雖可以具於此地域的生產手段——為從的是生產條件——作生產，而他地域的人們，沒有具此生產手段，便不能與前者行同樣的生產。於此便有交換的可能性，且有作交換的必要。然入於近代的國民經濟，保障交通之自由，生產手段亦可自由移轉；至若觀資本的商品之生產，只要備辦資本，無論何人也可隨意集中生產手段，使生產力結合，而企圖商品之生產；於此交換經濟便告終，而轉變到流通經濟的時代了。近代國民經濟即成爲同一社會的生產之場面，然而在連結國民經濟的國際經濟，還沒有看見生產手段之自由移轉。此點後面關於國際分業，再爲詳述，但在富源、資財、勞力、技術、四種生產手段之中，國際移轉之自由保障，卻還沒有承認。於事實，在資財之中，勞力補助資財的機械類，及勞力維持資財的生活資料，并生產資料資財，是那樣無障礙的流通着，而主要的原料，常露出爲國民政策而抑制流通的危險。至於其他的生產手段，雖事實上也有移轉困難的情勢。這移轉困難，在以前或者是外國的生產情形不明，或者是一時運送多數人有運輸

上的困難，或者是對外國的信用薄弱，及其他的自然事情，於移轉也有不少障礙；但到了近時，移轉困難卻是由國家以統制國民經濟的目的，意識的防止或拒卻移轉的政治事情爲主因了。要之，國民經濟，是意志經濟，由此意志的統制以牽制國民間生產手段——又生產條件的資本——之移轉。所以在近時，作爲各別社會生產所行的場所，只可以舉出國際經濟。在同一商品市面的世界市面，各國民之生產物現出了，但此等生產不屬於同一社會的生產，而是由各別社會的生產所供給的。

如此觀察時，李嘉圖以次的英國學派之說，於種種之點須得修正了。首先，關於李嘉圖勞動及資本之移轉自由與否之點，不能不改爲生產手段，并主要生產條件的資本之移轉。勞動只是生產手段之一，觀察移轉之難易，更有最重要生產手段的富源。其次，李嘉圖以移轉困難的事情，其主因歸之於自然，但其主因卻不能不認爲由於政治事情。李嘉圖因爲認爲自然事情之故，其後駁詰之者，或者說國民間之勞動及資本之移轉，已與國內同樣的容易了；或者說雖於國內也同樣看見有與國民間一樣的移轉困難。移轉困難，若認爲是由於政治事情者則如上的駁詰，使一切都消失了。

自李嘉圖以次的英國諸學者，他們所屬的國民經濟，在長期間大活動之故，使疲勞了的政治經濟暫時休息，代之而起的是使社會經濟大活動的時代，所以爲此活動的社會經濟所眩惑，而看掉了休息中的政治經濟。一度看脫時，貿易之內外的區別，不絕的混沌，而不能固定；或者說勞動及資本之移動，是自由的地域內，與移動困難的地域間之別，或者說是接近地及遠隔地之別，或者說是競爭產業集團之內部，與無競爭產業集團間之別，末了竟至故意做經濟人（註六）觀念，而假設經濟國；但是，這等都成爲使論敵指摘弱點的標的，在歷史不能占着確實的基址。然在實際，他們的議論，不知不覺的置標的於當前的國民間之交通關係，而提倡英吉利獨特的自由貿易政策。憎惡重商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忘卻重商主義給與本國民的大惠，而犯本末顛倒的謬誤。

如上所述，流通於國民經濟內的商品，是成爲同一社會的生產，而於國際流通的商品，則成爲國民各別社會的生產。因此於國內財貨之移轉，完全是流通，而於國民間的財貨移轉，形態雖是流通，而實質則是交換。於是商品價格，是相等的，但國內商品價格，名實同是流通價格，而世界商品價格只關於國際流通，名是流通價格，實是交換價格。這裏只算賸下貿易一個名詞，與在以前的國內

交換經濟，再現出同類的交換價值。商品之價格，是依據此價值，而此價值，是依據經費的。同一社會的生產物之價值，因為可以依同一基準測定，所以這裏便有主張社會勞動價值說的根據。然在各別社會的生產物，與此異其決定價值的事情。勞動價值說，於國際交通的交換價格，不能照樣適用。此所以李嘉圖雖立勞動價值說，而一面於國際貿易復立比較的生產費說。但此比較的生產費說不能概括國際貿易全部，而只能說明國際便宜貿易的交換價格。

國際流通商品，雖是各別社會的生產物，而既是商品，其價格，在第一義是依商品價值而定，而商品價值，又是依經費而定，這是很明顯的。可是，於各供給當事者方面的商品之生產費，因為沒有具同一社會的生產基礎，所以關於此點，是不能直接對比的。李嘉圖說明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這樣說道：『在英吉利與葡萄牙之間，所需羅紗與葡萄酒之生產的勞動費用，無論在英吉利都是多，在葡萄牙都是少，而在二國間兩種財貨之交換，仍是可以發生的。』但在這場合，於羅紗英吉利百人的勞動，與葡萄牙九十人的勞動相對比，又於葡萄酒，英吉利百二十人勞動，與葡萄牙之八十人勞動相對比，未必可以決定於英吉利是多，於葡萄牙是少。蓋於各別生產社會的英吉利與葡萄牙

之間，因爲比較勞動費用多少的同一基準，是不存在的。這個譬如在兩個學校沒有依着有同一標準決定學分，就一個科目，一個學校得了九十分者，而與別一個學校得八十分者兩相比較，究竟誰有高的評價，這是不能決定的。同樣，李嘉圖又說：『在二國間勞動及資本之移動，若是自由的，使英吉利之勞資移動於葡萄牙，生產二國分的羅紗與葡萄酒，而分配之於英吉利的資本家并兩國之消費者，其爲有利似不容疑；』雖於此點也不是沒有可以疑的。在二國間，同種財貨的生產費，既是不能直接對比，加於各國的二種財貨的生產費，也應是不能直接對比的。若用此例來說，如葡萄酒之生產費，由二國的富源生產力厚薄之差，而於葡萄牙方面其生產費較少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究竟少到什麼程度，卻是不能決定。在國民之間，爲主的各種生產手段，自由的移轉，爲從的生產條件，也可以自由的使用，此等若成爲同一生產社會，此時依據同一之基準，生產費纔可以計算；某財貨的生產費，此國方面較多，別一財貨之生產費，彼國方面較多，這樣事態纔可以到來。在從來的國際貿易，沒有這樣事情，其商品的價格雖說是基於生產費，而怎樣計算此生產費，先就成爲問題了。不但此也，在作各別社會生產的國民之間，有只在一方可以生產，而在他方不能生產者。在此場合，前

者可以說是生產費幾許，而後者便說不上生產費的問題。因此關於後者，所謂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便全然不見適用了。在此場合，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汲李嘉圖之流的學者們，便把這問題看掉了。

前面敘述關於國際貿易系統之際，於對外貿易早已舉出有必要輸入及必要輸出，和便宜輸入及便宜輸出的區別了。在國際貿易的商品價格，不能不從此等區別而加以考查。先就必要輸入品之價格說，必要輸入其全部和一部因為在本國難於生產，是作為用品輸入的。因之，輸入國民對於輸入品的評價，其在本國的生產費，自然是無從設想，又因為是各別社會的生產，在輸出國無論要好多的生產費，也完全不成問題。又輸入品因為作為用品的需要，所以不是商品的價值，而付與用品的價值，不是因於經費的價值，而是給與從國民需要看的效能的價值；對於此等用品的價值，輸入國民之對外購買資力，加以分派時，其國民之需要價值，便決定了。對此需要價值，在輸出國的立場，因為是商品之供給，只是依於經費之價值，作成供給價值。如此，必要輸入品之價格，是於其供給價值以上，因需要價值之制約，更因市面需要供給之對立關係而決定的。定出價格的購買資力，

便是第二義的，但是在必要輸入之場合并不如後所述便宜輸入的國內生產費，有比較確實的界限，所以購買資力伸縮餘地頗廣。而在輸入品競爭少的時候，其價格由輸入國購買資力所左右的傾向，特別很強。如美國從日本輸入生絲的價格，因美國購買資力之變動而顯然變動，即其適例。又在輸入國的購買資力，大概是需要輸入品者底個人的購買資力，但其結局的或綜合的，還是不外是國民的對外購買資力。又此購買資力，自然不僅是正貨，也有貿易外之收入，而其大部分，卻是國民的輸出代價。如此，結局輸入品之價格，若從貿易關係說，則對於由其用品效能的價值，在輸出品之中，大約以幾許的分攤所決定的。在這裏也可以是認國民間之貿易，是受交換價格之支配的。不用說，在行國際貨幣流通的近代，實物交換變成以貨幣為媒介的買賣式之交換，一見似乎沒有看見交換之實，但此買賣與在國內的流通買賣不同，依然是以交換為實質。又於此交換之事實，與買賣式的交換，輸入品之價格，由對外購買資力所強力約制的事實，在國營貿易之場合，就很明白的表現出了。唯在許多場合，作貿易者是商人，商人果否能從國民的立場，付與交換價值，是可疑的。但商人固有的欲求，是在取得利潤，而取得利潤，是由社會之機構所嚴密支配的，所以商人的意向，不

能變更國民的需要的。而商人只是對外貿易的機關，此機關只是基於國民需要之種類及強度，與對外購買資力之量，而代行作必要輸入的國民之行動。

其次就便宜輸入品之價格說，此價格便與必要輸出品的情形顯然差異了。必要輸入是以全部或一部在國內不能生產者為前提，所以其國內的生產費，是不成爲問題的。然在便宜輸入，以輸入品雖在國內亦能生產爲前提，所以這裏其國內的生產費於貿易價格便有關係了。在此場合供給便宜輸入品的國家之生產費，於輸入國不成爲問題，也與必要輸入同樣，這由各別生產社會之對立看，是當然的事。既是各別社會的生產，雖是同種的財貨，因爲社會的生產基礎不同，在此國與彼國究竟誰需要多的生產費，直接是不能對比的。可是若各國種種的財貨，因爲生產於同一社會的生產基礎之上，依同一之基準，這等的生產費，是可以比較的。因此觀察現在交換之場合，在各國可交換於二國間的二種財貨底生產費之比——於各國在國內雖可以生產，而以便宜上由他國輸入的財貨，依國內生產時的經費，與供給於他國輸出財貨的生產費之比——是可以直接比較的。此等生產費之比的對照，是李嘉圖所倡的比較生產費之差異；他以此認爲國際貿易成立的理



由，但此僅適合於便宜貿易，而不適合於必要貿易。便宜貿易在兩國之間比較生產費之差異往往存在，而長短亦每相反，若各國以本國財貨所耗生產費比較多，因而受取他國生產費比較少的財貨，同時又給與本國生產費較少的財貨，以作代償，則僅以二種生產費之差額，貿易使得較自給爲優的利益。即各國互爲長短相補，可以節約耗費於所短的生產之生產費。但此比較生產費之差異，不是直接引起便宜貿易的前提，亦不是原因，只不過是成爲使貿易成立的基礎而已。可是這基礎若是沒有，這種貿易便不能起，這又是與必要貿易之基於生產不可能與不充分的事情同樣了。於此點，比較的生產費說有說沒有說明國際貿易之成立的能力，有說國內流通亦從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而起的，此兩說都錯了。

然則便宜輸入品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這先要明白在輸入品之國內，可能的生產價格之最高限。價格若超越此最高限，則不能節約生產費。所以國內可能的生產，成爲現實的生產，而抑止輸入。其次，也要明白價格是以在便宜輸入品之輸出國的生產費，作爲最低限度。蓋作爲輸出品者，是單純的商品，其價值所以是依於生產費的。如此，便宜輸入品在互相交換的場合，各當事國民，對

於對手國民產物的輸入品之一單位，由於兩種交換財貨之本國底生產費——一是現實的生產費，一是可能的生產費——之比，而定出在交換中輸出品之供給單位量之最高限。若以評價作同樣的表示法，則在此方國民的最高限在彼方國民的最低限便定出了。交換價格，是於此等之間，由於市面的相互需要之均衡，所決定的。對這様由比較生產費的差異而決定價格的見解，或者將引起次樣的反對論。即是於國際貿易評價者，不能認為是國民評價者，是商人，商人關於交換財貨，基於國民經濟之生產事情而作評價，在實際是不能有的，但在此場合，若認商人是國民經濟的機關，則此反對論便消失了。茲試舉一例。如在日本生產費或基於生產費的市價之比較，棉布一單位，作為十五元，牛皮一單位，作為二十元。在中國於生產費和市價之比較，棉布一單位作為十二兩，牛皮一單位作為十兩。此與兩，為不相交換的各別貨幣。在中國的貨幣價值已激變時，於是為避襲來的危險，在中國的日本商人，用從日本十五圓的比率收買棉布，將棉布運到中國，以十二兩的比率出賣了，直接以此貨幣，用單位十兩的比率收買牛皮，將牛皮運回日本，在一單位二十元比率出賣時，便成了投下十五元，而得二十圓的比例了，且在中國亦以十兩與十二兩之差額而利得了二

兩。在此際除去運費及其他經費，還有剩餘時，這交易便可以作了。於這樣的交易，圓與兩之價值是怎樣的<sub>比例</sub>，這是不成爲問題的。因此，棉布一單位的生產費，在日本是十五圓，在中國是十二兩，究竟誰多，是不知道的，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又此生產費，用勞動者數，和勞動時間來計算，也還是同樣的，因以各國所示的數字，直接比較，是不能知道多少的。可是依如上方法的買賣交換，於日本商人，是明顯的給以利益。此商人作爲日本國民經濟之機關的動作，彼輸出十五圓的棉布，輸入二十圓的牛皮，是日本國民所行的交換之表現，而以可以得到此交換利益樣的計算，而決定交換價格。

以上述決定價格的情形，是指各國已經皆行着貨幣交通之場合，而此情形在國內雖溯及貨幣還沒有流通的時代，也可以作同樣的肯定。但是，於實際若不以貨幣介於其間，則精確的計算生產費是很困難的；又貨幣還沒有普及的古代國民經濟，即於國內因爲各別社會生產之地域還存在的時代，所以在國內所生產的種種財貨的生產費，還不能以同一的基準來比較。行國際便宜貿易的時代，各國民已經是試行資本的商品之生產，立於貨幣價值支配下的時代了。因此，如學者將生產費說爲若干人、若干日的勞動量，只不過是說明之模型而已。但國民經濟雖已成爲貨幣經濟

時代，而在所行於各別生產社會間的國際交通，還基於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而行交換。這樣由彼我之評價，達於價格決定以前，必經頗複雜的翻譯，此翻譯之煩勞，是妨礙交換之發展的。所以西洋對東洋，曾經有所謂如奧大利幣、墨西哥幣等世界語 (Esperanto) 式的貨幣出現，而使減少煩勞。各國的貨幣制度，若進而整理起來，則此等媒介貨幣，只成立國際匯兌關係。在此等場合，若從國民的立場看，交換之本質依然不變，而商品移轉之形態，變到買賣式交換，只是匯兌關係不同，其他與國內流通呈同一的現象。

在買賣式交換，只是需要者與供給者對立，而於其間看見商品之移轉；此移轉因為原是交換被分解者，所以作為國民間之交通，是綜合幾多的買賣，而舉國際交換之實者。可是，若就各個商品之移轉看，則經過匯兌關係，輸出與輸入各別伴隨貨幣之收支而行的。如此貿易價格之決定又變其形態。匯兌關係成立，匯兌市價決定的時候，一國的貨幣可以直接換成他國的貨幣。例如中日匯兌，交一百兩換作一百四十圓。若是這樣中國之牛皮的生產費（或市價）十兩因為成為十四圓，所以這十四圓，與日本的牛皮生產費（或市價）二十圓，便為牛皮輸入價格的限界。又日本棉布

的生產費（或市價）十五圓，因為成爲十兩七分之五，所以此數目與中國棉布之生產費（或市價）十二兩，又爲中國的棉布輸入價格的限界。在此等場合，不是二種財貨之比較的生產費（或市價）的差異之對比，祇是棉布和牛皮的生產費的（或市價）直接相比較，成爲決定一種財的買賣價格。若如此，則此買賣價格之決定，不外是基於絕對的生產費（或市價）之差異，而價格決定，基於比較的生產費（或市價）之差異，似乎被廢除一樣了。又這樣看的人們，因此否定比較的生產費說。但是，在此場合，價格之決定事情，由比較差而變於絕對差，只要匯兌關係成立，經過此關係，一國的貨幣便可以成爲對於他國的購買能力。然此匯兌關係及匯兌市價若問其由何而生，則是因對外貿易之頻繁往來而生的，蓋由一個人作輸出及輸入之交換，因有雖輸出而不欲輸入者，雖輸入而不欲輸出者，因此等輸出入之分離，所以匯兌關係便由此發生了。若用前例說，對於中國因一個人賣棉布而買牛皮的交換分離了，甲賣棉布於中國，而讓渡其貨幣債權於乙，而乙以此債權，由中國收買牛皮，像這樣的情形，便是國際匯兌發生的原由。此場合匯兌比率之決定，決不是貨幣與貨幣直接相對比而生的。一定比率。蓋貨幣是購買能力，此能力因爲是一國的，而不互相通用。

於他國的特有能力。匯兌關係之發生原由，是存於對於兩國的商品已經入於交換關係，而交換所持有的購買能力；匯兌比率，是基因於貨幣交換以前，已經成立了的商品之交換比率而決定的。重言之，匯兌關係，是於一國的輸出商人與輸入商人之間，為結算對於他國的債權債務而起的；匯兌比率，是依於債權債務之均衡而決定的。此債權債務，因為在匯兌比率決定以前，已先行輸出輸入了。因之此等輸出輸入之商品價格，結局是應由匯兌比率獨立而決定的，其價格是基於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而定的。但一旦匯兌市場成立，而匯兌市價到了定期的決定之後，有由此市價而約制買賣式交換之價格者；唯因此而正動的支配匯兌市價者，還是從商品價格來的對外收支之對照。

匯兌關係，是使交換財貨之生產費（或市價）的比較差轉形於絕對差；而決定價格的基礎，依然是比較差；此絕對差，是被匯兌關係所包的比較差。因此匯兌關係一度中止時，所隱含的比較差便明白的顯現出來了。例如在世界大戰中，匯兌關係中絕了的中歐洲諸國之間，聽說也有以小麥與農具而作物物交換者，而在這裏，生產費的絕對差，已經不能看見了。俄國革命後，盧布的匯兌中止時，政府將農產物以英國的金鎊出賣，而又以此金鎊買入工業品，但在此場合，於俄國依生產

費之絕對差的評價，是不能行的。貨幣的魔力只是將異質之物化為同樣的。因匯兌關係而國際貨幣交通成立時，交換價格，在形態上被買賣價格所分解，而模糊了生產費之比較差。異質之物也因同了形態而現為同質之物，於世便不以為異了。連在專門的經濟學者，也都混同具異質的財貨——人為的物的生產手段——與具同質的資本——成立於社會關係的營利元本——而所作的說明，似乎連異質之物和同質之物也不解者，卻也不少。

以上所述，是就各國貨幣，不許自由鑄造的同種金屬貨幣之各別貨幣而言，而在此場合，依生產費的絕對差之價格決定，只是名目的，在實質的，是依於比較差的，這是很可以認出的。然各國採用同樣的金本位制，若到國際共通貨幣成立，情形自然不同起來。各國縱不由於貿易，若金貨運現，無論何時，也可以獲得他國的購買能力，而購買他國的商品。匯兌市價，於運現二點之間——其間變動是依輸出入額為主——有不動的評價範圍，於與商品輸出入無關係的狹範圍，亦是一定的。若如此，國際社會在貨幣交通之上，成爲一個市面，僅以所持一國的貨幣，而以其國的市價，也可以買入任何國家的商品。若到此境，則交換消失，而轉爲流通，依於生產費之比較差而決定的價格，便

可以說不單是名目的，在實質的也轉化爲依於絕對差的了。蓋在此場合，匯兌市價——至少是正貨交換率——因爲是離商品輸出獨立而定的，若經此市價，則彼此的商品生產費（或市價）便超越各國特殊的生產事情，而可以直接的比較。因正貨之流出入，一國物價平準之上下，使商品之生產費及市價變動，此變動合國際價格，而有使輸出入之情勢變化者；但這變化不是由於生產費和市價的比較差而起的，是依於絕對差而起的。這樣觀察時，比較的生產費說，已經難於支持了，而價格決定之事情，豈不是達於國內流通、國際流通，都是無差別的見解麼。無條件的否定比較生產費說，這亦是錯誤的；但各別社會的生產物之交換，也混入於國際共通貨幣的匯兌關係之中時，依此比較差的價格決定，可以說是完全克服了麼。這被認爲執拗，也未可知，但是還沒有到此境以前，是不能斷定的。這理由，就是便宜貿易品之價格，在實質的，也成了依於生產費之絕對差者，這是因爲從貨幣方面變更生產費之認定，而從生產方面，卻沒有變更生產費之認定。由生產方面使比較差改變到絕對差時，在各國民之間，須得爲主的生產手段，可以自由移轉，而使生產基礎成同一的，爲從的各種生產條件可以自由使用；各國民爲同一生產社會所融合的場合，纔有可能。在此場



合，例如經濟聯盟，在政治上國家縱然不同，在經濟的各別生產區域被撤廢，而各種商品之生產費，是絕對的可以相對照的。然生產手段不能自由移轉，而各別社會的生產依然存續之間，各國民各保持其特有的生產事情，由此事情的生產費，又是各國特殊之物，雖同種的財貨，也必然的決不取同樣的生產費之支出過程。這裏生產費之比較差，還沒有被廢除，但雖沒有廢除，也強由貨幣方面，依生產費之絕對差而決定價格。若將此點作一譬喻，是與學校對爲各有長短的許多學生，施劃一的教育，因其平均分數而定學生學力的優劣一樣。在此場合，某學生也有因劃一教育不甚懸殊的長處短處被平均，而成凡庸的學力；或其他學生也有雖受教育而仍保持其顯著的長處與短處者。所以因國際共通貨幣而作依生產費之絕對差而決定價格時，某產業因順應之而失去比較差的特色；而他之產業，在依絕對差的價格決定之中，還貫徹依比較差的價格決定力。例如優勢的富源生產力，由技術生產力所生產的商品，生產國的物價平準，縱比他國高，而戰勝以絕對差作的國際供給競爭，而輸出於他國，這是於比較差，而發揮其所具的長處。

要之，便宜輸入品之價格，在實質的，是由比較生產費的差異所決定的，而於價格與貨幣之關

係變出種種的形態。最初物物交換時，其決定的事情毫不紛亂的現出。其次，僅用一國的貨幣而行交換的場合，也還沒有看掉這事情。再次，若成爲各別貨幣之買賣式交換，則在名目的絕對差已經現出，而代替了生產的比較差，比較差便成隱於絕對差之背後似的了。末了，若到國際共通貨幣成立，則成爲由各別生產與共通的貨幣兩個不同的基礎，而迫近價格之決定，所以在名目的，是無須說的，在實質的，也由一方比較差他方絕對差的作用之合流，而價格之決定，便呈這樣複雜的事情了。雖合這等變化觀察，而於各別生產社會間的便宜貿易的價格決定，無論到何處，也一貫的保持着比較生產費的差異。因此由金本位制之停止，在國際共通貨幣變到各別貨幣的場合，在實質的，是由比較差的價格作爲支配的。但在此場合，從共通貨幣的匯兌關係，結連存立的各別貨幣的匯兌關係，因爲維持依名目的絕對差底價格決定事情，貨幣交通形式之變化，是不能直接使價格決定事情變化的。可是，各別貨幣的匯兌關係在暫行繼續之間，失卻獨立決定力的匯兌市價——大約變動很甚的市價——成爲仰賴於以此決定爲主的貿易關係一樣了；此貿易關係是由便宜貿易之特質，依貿易價格而伸縮，其價格在實質的，是以生產費之比較爲根據。貨幣交通若更漸漸

的逆轉起來，則此根據亦逐次明白地顯出來了。不求商品價格之決定於價值者，無論操怎樣巧妙的理論，而結局在流通市面之上，理論亦只是流通而已。商品流通不是結局的事態，由觀其裏面的分業及分益的情形，而流通現象纔可理解，流通價格亦須得同樣求根據於價值也。纔可以理解。而商品之價值，是依於經費；於國際貿易便宜輸入品的價格，是依於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在此根據之外，什麼是決定價格者，是不能理解的。

以上所述是就作各別社會生產底國民間之商品流通，舉出必要輸入品之價格與便宜輸入品之價格決定之情形。所謂輸入品只是從輸入方面看的，若從他方面看，便是輸出品了。作輸出價格的既是商品，則商品價值決定供給價值，供給價值也可以說是決定價格的。惟其中，必要輸出與便宜輸出稍稍異趣。在必要輸出之中，雖也有獨特的生產基礎和生產條件的特產物，作為獨占的供給品；又有豐富的生產基礎及條件的得意產物，作為多占供給品；皆因於世界市面有優勢的供給力之故，於後者，只要供給競爭不烈，大概具有可以使價格決定比生產費高的特徵。但，此種情形於所謂價格的根柢在價值的原則并不是例外。又在便宜輸出，其便宜之點，存於生產費；而於與便

宜輸入立於雙關的關係之點，其價格與輸入相等，而有依比較生產費之差異底決定事情。

\* \* \* \* \*

在國民之間，生產手段之自由移轉是不能行的。於後面述國際分業時再爲詳說，總之，此一端是如上所述國際貿易價格之一特色。但生產手段之移轉，雖不是與國內一樣的自由，而也不是完全不能移轉的。最常移轉者是生產用的機械及原料。如此不甚依賴難於移轉的富源之工業，其中多不需要具有高級技能的職工，且機械及原料可以無障礙由外國購買，這種工業，無論那一國民，也可以自由經營的。這樣的產業，恰與在國內誰人也可自由經營，是一樣的，就這樣便可置於各別社會的產業之外。因之此等產業，與國內之生產，事實上差不多可以說是屬於同一社會的生產；但不是如國內樣的經濟組織，在同一生產組織之中，而無論何時，有由國家的統制力，限制生產手段移轉的可能性——因國際交通自由交通之保障還不充分之故——此等國境之存在，是妨礙同一社會之生產的。因此於國民經濟之間，在某種財貨之生產所需要的生產手段，毫無障礙的移轉時，限於此種生產，可名之爲共通社會的生產。可是若此等共通社會的生產，以國民需要爲限，則無

論何國民，也可以經營生產，因此這共通社會的生產，也可以認為促國民自給，而使國際貿易停止的。不錯，無論那國民，也是與其輸入外國品，若能夠有利的自給，則於此也沒有行貿易的必要與利益了。可是，在現實國民的生產力自然有厚薄之差，在生產條件也有具備與不具備之差，生產方法及企業經營方法也有優劣之差，而一般生產進步程度有先後之故，則於品質和價格之點，後進國民以仰給於先進國民而認為利益者，也不少。起於這等事情下的國際貿易，即認為於共通社會生產底便宜貿易也可以。這種生產及貿易之例，於纖維工業也可以看見。

然則在共通生產上之便宜貿易，貿易商品的價格，是怎樣決定的呢。這又因為是便宜貿易，在外觀是與上面所述於各別生產上之便宜貿易底共通貨幣評價之價格決定同樣，不是依於生產費的比較差，而是依於絕對差的。可是，於內情共通生產上的便宜貿易與各別生產上的便宜貿易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差別。即各別生產上的便宜貿易品，是勉強由國際共通貨幣方面，依於絕對差而決定價格，復從商品的價值方面，努力貫徹比較差。故貨幣方面拘束力弛緩的時候，便直接現出其本性來了。然共通生產上之便宜貿易品，恰如在國內各地方的共同生產物，具有流通於國內市

面時依於絕對差的價格一樣，其於世界市面，亦給與從商品價值方面依於絕對差的價格。蓋生產手段之移轉實行的時候，由此所生產的各種商品，因為是立於同一社會的生產基礎之上的。於此場合，同種商品纔可以說是具有相等的價值。共通生產上之貿易品，因為給與必然的，非強求的，依於絕對差之價格，所以國際貨幣之爲何，是不變更價格決定之本來的事情。國際共通貨幣，由金本位停止，而變爲各別的貨幣，因之匯兌市價劇變時，此種商品之價格也劇變。但這只是隨匯兌市價而變動的呼價之變動，不是起於商品的真價之變動。在此點，各別生產上之商品與共通生產上之商品雖相等的給與依於生產費之絕對差的價格，而其決定事情卻正成反對。一國之物價平準，縱然高起來，若是各別生產上之商品，到某程度仰給輸出價格，而得繼續輸出，但若成爲共通生產上之商品，則因爲不能久置輸出價格於低位，所以輸出一窮盡，結底還是可以看見同種商品之輸入。李嘉圖的比較的生產費之理論，只限於各別生產，可以保用其通用力，而若爲共通生產，遂不見適用了。

近代國民經濟開放互相的交通，在部分的已看見共通社會的生產，而於其界限，可以說國民

間之貿易，也與在國內地方間之流通，有同樣的價格決定之事情。可是，這是單就具於商品自體的事情觀察的，而在流通市面的需要供給之對立關係，國內市面與國際市面之差別，仍然不能無視。在國內沒有交通的障壁，而在國民間則有嚴峻的境界，這是由國民經濟的統一性所區劃的。國民經濟，由其統一的生活體系，而各別的保持着國民交通關係的系統及秩序。如此自日常生活品的多種的商品流通，國民各具一個需要供給的系統，且因立於一定的國民的規律之下，國民之各別社會的生產範圍，可以不必說，雖於共通社會的生產範圍，亦不能容許解除國民的輪廓，而合流於世人的輪廓。故大概商品之價格，先在此國民的系統之中，受生產費支配，受購買資力約制，更於其間適應於需要供給的均衡狀態纔決定的。共通社會的生產之商品，也於此等國內市面的商品價格——回溯到商品之生產費——直接的絕對的相對比時，由此低價的國家開始移轉流通，而移轉到高價的國家。此移轉，是生於二個以上的國民需供系統之間的移轉，是在具備複合構成的實際需供系統之中的移轉。此點在各別社會的生產之商品，是當然的事，但在共通社會的生產之商品，因為容易與世人流通相混同，關於此點想要特別指示一下。

世人流通是不問國境的商品流通。各國民的生產，雖與共通社會的生產相通，而在現象的，是作爲一個社會的生產，但在政治經濟的，彼此之間，卻有嚴重的區劃。國家於國民需供系統有缺陷時，計劃的誘致外國品；其系統因外國品而被攪亂時，又意識的拒斥外國品。於此可以用促進或抑制輸出入的獎勵金，關稅等種種手段。又企業結合，在低價出賣於外國地的場合，以本國行保護關稅之關係，亦等於在國內以高價出賣的效用。大概如這樣的國家統制術之作用，關係的使商品供給價值增減，此供給價值之增減，又直接影響於國際流通商品之價格，而成爲決定價格之一事由。人們每每以運費之多少，作爲區別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之一事由；但這在國內地方間與國民經濟間，是程度之差，不同一貨物之運費，從神戶到京都指定地之額，比從倫敦到神戶之額卻還多些，連這樣的事例也有。若政治經濟的事情，便與以運費之多少爲區別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之事由者不同，或者於現實的或者於可能的，運用着不見於國內價格的價格決定之作用。在世人流通，則脫去此等事情。



第二觀察世人流通方面的商品價格之決定事情。關於國際流通價格最後所述，其共通社會的生產物之價格，已經是以國際社會作為整個的生產場面的商品價格，但這是以前國家統制之拘束為條件者，因此還止於國際價格。然國家統制對於商品價格之決定，未必及於一切的生產及流通，除重要產業難於經營者外，大概放任於私人之經營。放任範圍，因國而有廣狹之差，而其範圍也不必於國境與國籍有關係，專在生產基礎及生產條件天惠獨厚的場所，集中生產力，經營生產，又於消費力巨大的場所，將產物移轉起去。這是近代資本主義之生產及流通的特色。國民生活體系受國家某種的干涉，而即此體系以觀察時，縱行生產手段之移轉，而還存留於共通社會的生產，若國家限制其移轉而奪其共通性，則轉變為各別社會的生產。然雖沒有逃出國家一般的統制，而現在所放任於個人自由之範圍者，於其自由行動之下所行的生產，使之與事實上國內生產是同樣的同一社會的生產。在此場合，例如法蘭西的北方人，由比利時買入的商品，以同種的商品由南方的法蘭西人，出賣於瑞士；像這樣的事，以相同的國民，以同種同質的商品，一方輸入，一方輸出，這也是常有的，國境雖有亦若無了。但是若嚴密的說，這不是國民做的國際貿易，實不外是無視國境的

世人的商品流通之交錯狀態而已。盧森堡舉出德意志同種的商品，一方輸入一方輸出的例，否定國民經濟之獨自存在，而嘲笑彼優歇耶（Bücher）等所倡之國民經濟論。不錯，像彼優歇耶所倡的流通經濟之國民經濟論，用這個例是可以破的。但是如上之例，不是否定國民經濟的獨自存在者，只是相當於不為國家統制所左右的範圍，而觀察商品世人的流通之場合。在世人流通是依於生產地與消費地之距離，運輸之便利，生產者之販賣技能，消費者之嗜好，及其他不是政治經濟的種種的事情，而不問國境的商品流通。

如此，作世人流通的商品價格，其社會的生產性質與國內流通價格，約略依於同樣的事情所決定的。即是，於此只看見商品的生產費支配着，購買資力制約着，由需要供給之對應狀態而決定的價格。這是完全的流通價格，而不是交換價格。謂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其決定事情並不相異者，是很明顯的錯誤。但國內商品價格和世界商品價格，謂其決定的事情，並不相異，也只是關於世人流通纔是適合的。而雖在世人流通，二者也還不是全然同樣。在國內價格行國內的統制，有價格之調節，有公定，有專賣決定。多數的商品價格，雖被放任，但這因為不是自然的自由放任，若有必要，無

論何時，其自由都可以受限制，此等情形在世人流通價格，是斷不存在的。

我於以上數段關於世界商品的流通價格所決定的事情，已列舉的述說了，這只是舉定型的原則的特色，但其決定的事情，與國內價格有怎樣的，不同是應該知道的。世界商品之價格，實在積累了如上幾階段的決定事情纔決定的。然而如前述，一個的世界商品，被買賣時的價格，因為成立的只是一種，并不如所說國際流通價格與世人流通價格一樣，是各別成立的。幾階段之決定事情，是就具體的一個價格，而分析其成立層來看的。因此，在現實的價格決定，如上的事情，並不是完全具備的，且亦不是各各皆有平等的作用，卻是種種的事情，重積，合流，一面使價格具體的決定，一面於此等之中，皆現出支配的勢力。因之，在具體的依如何的複合狀態，價格纔決定呢，這只有從商品之種類，一一加以考查。

關於世界商品價格之決定事情，若就發生的次序推究，先是國際流通發生，次是世人流通發生。而在國際流通之中，起初是各別社會的生產物之流通，其次是共通社會的生產物亦現於流通

了。又在各別社會的生產物之流通中，起初是必要貿易，其次便宜貿易便發展了。對應於以上之流通的發展階段，而在貨幣交通方面，是由全不用貨幣的物物交換開始，經過僅用一國貨幣的場合，用世界語式貨幣的場合，依賴各別貨幣匯兌的場合，最後達到依賴共通貨幣之匯兌及正貨運現的場合。此等階段，是與由貨幣方面參與商品價格之決定的事情相異，已如前述。這裏所竭力主張的，是世界商品價格，在實質的，是交換價格與流通價格相綜合的；在交換價格之中，有與流通價格難於同視者，有在實際與流通價格同視也無礙者，并在被認為交換價格者之中，有專基於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者，有不專基於比較的生產費之差異者等是也。就世界商品價格論，從來作為問題之李嘉圖的比較的生產費說，是舉揚以上諸事情中之一者，這不用說，是很要緊的決定事情，但僅以此來解釋問題，是不够的。同時，看見此說不充分而遂以為不足採，或加竟否定之見解，仍然是錯誤。世界商品價格之特殊性，其基因之點，專是國民意志經濟之獨立的存在，而英吉利之自由主義者因為看掉此重點，其竭全力的價格論，也不能彌縫幾多的破綻。但是若修正勞資移動之難易和經濟國之見解，則比較生產費說，至今還保持着生命。李嘉圖說：「於一國內與支配諸財貨之相對

的價值相同的法則，不是支配交換於二國或二國以上之各國間底諸財貨之相對的價值者；」這是說在國內於同一社會的生產之價值法則，與在國際間於各別社會的生產之價值法則是相異的。可以推稱爲世人經濟者的英國之自由主義學派，是厭棄國家，冷淡於國民主義而製造經濟國，但此經濟國，結局不外是他們等所拒斥了的真正國家。又他們主張的理論及政策，僅著眼於各別社會的生產之便宜貿易，而必要貿易是沒有涉及的。李嘉圖以爲雖如葡萄牙之名產的葡萄，若不吝惜生產費，則英國的溫室栽培也是可以的，他卻這樣簡單的推想。葡萄可以生產與否不能知，但於英國豐富的鐵、石炭、殖民地出產的原料等，卻不是無論何國所能生產的。在君臨世界市面的英吉利，其學者於必要輸入的問題，是不很引起興趣的吧。日本人於銅之外，差不多一切重要的原料也沒有，且不識有所謂輸出超過時代，日本以富源這樣的缺乏，天惠這樣的稀少，出於環境逼迫，始將與比較的生產費法則不相當的必要輸入品之價格，作爲問題。

世界商品價格又有競爭價格與獨占價格的區別。上面所述沒有特別顧及此區別，但那是就

以價格之決定事情爲主的需要價值及供給價值，加以考查，所以沒有置重於市面的需要供給之對立關係。競爭價格與獨占價格的區別，是現於此需供對立之關係的。在世界商品，不見有需要獨占，而若說獨占價格，則只是供給獨占價格。但於廣大的世界市面，國際專賣特許品及地方特產物之外，事實上作供給獨占者是頗困難的，卻只是看見某程度之多占而已。這多占，應於大戰後之景氣於喀特爾、託辣斯、企業聯合（註七）之形態，統於銅、鋼及其他重要的商品，而繼續出現了；但在國內樣的結束是困難的，所以於防止價格下落，只是在必要的程度有維持的力量。這等獨占和多占，關於價格決定，若說與競爭供給有怎樣的的不同，則這只是於需要供給之均衡有作用，於價格之根底的價值是不能左右的。

#### 第四款 世界商品流通之通滯

世界商品，於世界市面爲由特殊事情所決定的價格所引導，而流通於世界流通系統之中。此流通圓滑的通暢呢，或梗塞的阻滯呢，此於商品流通成爲最重大的問題。在世界大戰前，周期的滯塞狀態，隨時發生，但此狀態，還沒有全部的脅迫世界經濟。然經過五年的世界大戰，給世界流通系

統以過激的變化，在大戰後的世界經濟受深刻破壞。大戰以後交戰國不用說了，就是中立國，也爲應非常時的需要，生產機構成爲非常時的變態了。戰後的急務，是在回復其平常時之組織，無奈戰時破壞太大，回復原狀不能簡單的做到，而到某程度似有再爲組織的必要了。戰後數年，流通系統還繼續着混沌的情勢，各國屢努力於生產組織之再造。同時，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間，各國的生產次第的增加，金本位制之回復也將普遍，由此兩方面，國際貿易也漸次成爲圓滑的增進了。然自一九二九年已成世界最大經濟國的美國，忽起恐慌，以此恐慌爲中心，世界商品之流通，便極端的停滯；到了現在不但沒有看見形勢好轉之機運，自英、日諸國停止金本位制，接着美國到一九三三年雖是暫時的，而卻也陷於同樣的運命，世界恐慌愈見激烈起來了。現在爲觀察世界大戰後的貿易狀態，若就占貿易上優勢的英、美、法、德的對外貿易之變化，而求數字，則其轉變之甚，可以窺知。若試掇於世界大戰後不久間的一九二一年，與生產及貿易漸回復的一九二八年，與一九二九年以後貿易更行減退的一九三二年來看，則於輸出入合計，英吉利是由一十八億九千五百餘萬鎊，增加到二十億三千九百餘萬鎊，又激減到十一億一千九百餘萬鎊；美國由六十九億九千四

百餘萬圓，增長到九十二億一千九百餘萬圓，又激減到二十九億四千餘萬圓；法國約從四百二十九億佛郎，增長到一千零九億佛郎，又激減到四百九十五億佛郎；德國約從八十七億馬克，增到二百六十二億馬克，又減到一百零四億馬克。像這樣貿易的急轉變，現示可驚的世界貿易系統之混亂，實不能不謂之爲未曾有的變態現象。

對於大戰後世界經濟的混亂，看爲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落沒過程，這種說法早已流行了。資本主義崩壞說，有內部原因崩壞說與外部原因崩壞說，又有反對崩壞說的見解，但吾人現在不能深討究此根本理論。惟說最近世界商品流通之滯塞，以資本主義生產爲原因，誰也沒有異議吧。然而若要想能夠說明此流通滯塞僅由於資本主義，這特別於世界商品流通之解說是不行的。在世界經濟，有國際經濟層與世人經濟層，資本主義是縱橫於此世人經濟的。世界經濟，因爲是整體的，雖在國際經濟層，資本主義亦經參入，這是不用說的。但在這裏到底以資本主義，是難於征服的獨立勢力，而加以控制。這便是以國民之富爲目標的國民經濟之獨自的存在。我關於世界經濟運動，舉出國家與資本二大勢力之動力。傾倒於資本理論的人們，認國家爲被資本操縱的傀儡。據我所



見，國家自近代資本主義成立以前，於資本主義增加廢止或壓抑，於以後也是一貫的；所以國家是實在的，並不是傀儡。在資本主義全盛期，國家被資本所牽動，只看見此點者，即置資本勢力於國家之上，這是蔽於現象而看掉了實相的。現在的蘇聯，資本正受着嚴厲的壓抑，而國家則儼然以得意的態度，統制國民經濟。唯對於國家與資本二大勢力之交錯活動，現今的世界經濟，亦不必要急急將其中之一置於首位。應行着眼之點，卻在觀此二勢力於各自的領域如何動作，且如何交互動作的狀態。現在即由此見地，就世界商品之通滯試作簡略的說明。

凡在商品流通，由最初的生產供給線出發的商品，若順暢的達到最後的消費需要線，這裏是什麼問題也不發生的。又假如少數種類的商品停滯於中途，此停滯的商品，或等待時機，或不得已拋賣而盡量送進需要線。可是，多種商品大量的流通，經過若干長的時間停滯起來的時候，因販賣困難而不得不限新的生產供給。若是這樣，先是商業，次是產業，末了是供給資本於商業及產業的金融業，依次陷於收回資本的境地。金融業認為形勢不穩，若截止信用授與，商業及產業，因此便中斷經營。如此資本企業，結成一大列系而行總退卻；由資力弱者露出破綻，而事業界開始沒落，生

產、流通、金融、由一部而趨於全般，現出神經不遂的病症。於此場合所生最重大的影響，是由事業萎縮來的多數的中小企業者與勞動大衆之失業。此失業因極削減多數商品需要者的購買資力之故，最阻害商品之流通，因此又更使事業愈形萎縮。此因果相連的事情，相繼而作渦線狀的發展時，商品流通，遂很窮迫很梗塞了。然則，在最初是由商品之流通先生出此可以爲大規模發展的停滯。此在需要者的購買資力不變的場合，商品之供給，超過在供給原價以上持有購買資力者之數而續行增加；而在商品供給不變的場合，人人的購買資力因而低下；此兩種的事態，常交錯而共存，遂惹起流通的大停滯。在發生流通大停滯的場合，商品的價格大底下落。價格比供給原價下落時，便發生停滯。價格下落，是從供給過剩和購買資力減退來的。然則，此供給過剩和購買資力減退，又是由那裏來的呢。供給過剩之基因，爲主的是存於資本的商品生產之特質。資本的商品生產，爲主的是由追求利潤來的。於貨幣交通及企業自由之社會，追求利潤，是無限制的現出，更因由利潤累積的資本蓄積，而資本的商品之生產，在時間的具有無限制的增加擴大的傾向。而此傾向又於自由競爭，給與許多的人們以獲得利潤的機會與期待；資本蓄積之增大，更使融通資本發生，而成爲依

於信用的資本企業擴大化；同時，在空間的，使資本的商品之生產，無限制的增長。像這樣商品供給之增加，是自然之進行，只要不從外部加以約制，是不知所底止的。而其制約者，便不外於需要者方面的購買資力。此購買資力是由總體經濟因分業而生成的總體之富，所分配於分業參加者的。故此分配若一普及，則生產之增加也不足憂，商品流通之停滯也不發生了。可是在資本主義制之下，新生的總體之富之分配必然取資本利潤的形態而偏於一方，故資本的商品之供給增進與多數者購買資力之減退，這又是必然相伴而來的。如此，商品之供給過剩，亦應必然的發生了。固然，像這樣是經過長期的自然之傾向，在某一定的時期，過量的供給過剩發生起來，是那各時期特定的情勢使然的。

現於近時的世界商品流通之阻滯，自然是行於資本生產的世界經濟運動之一過程，這是不待說的。雖在世界經濟成立以前，也可以說世界的恐慌已發生了，但這是起於一國民經濟的恐慌，而傳與國民經濟間的特殊之連絡關係，自然波及於有恐慌襲來可能的情勢之他國民經濟了。在世界經濟成立以後，世界經濟自身之活動推動國民經濟的趨向，漸漸強起來了。雖在近時世界恐

慌，一國民經濟之破綻，也有傳達於他國民經濟的形跡，但其實際卻是世界經濟的生產組織及流通組織，因大戰而生出巨大的破綻，其波動卻將弱點過甚的國民經濟，加以強烈的襲擊。然則此世界經濟之破綻是現於何處呢。

世界大戰五年之間，阻止若干年世界經濟之長成，而在戰後，被解放了的世界經濟之流通組織，便成爲殘廢者了。大戰以前，歐洲諸國是世界經濟的頭腦，是世界經濟的正體，然因產業之疲敝與對外債權之喪失，而使購買資力激減了。代之而登繁榮的首坐者是美國，她爲戰時中絕大的輸出，顯然擴大產業規模，同時，於償還對外債務之外，還獲得了巨大的購買資力。於購買資力少的國民，可賣之物當然少，購買資力多的國民，又接連的增加輸出。因戰時的輸出增加而積蓄了購買資力的日本，又是與歐洲貿易關係淺薄的國民。大戰以前需要許多工業品的俄國，急急的使門戶狹而又狹了。加之，在戰前大體達於完成的金本位制的國際共通貨幣，於戰後大概破壞了。像這樣大戰以後的世界流通組織，於世界商品之流通已經橫着大大的障礙了。

然則立於這樣出發點的各國將出於如何的行動呢。以常情度之，或將採取芟除流通障礙樣

的經濟政策，而實際卻與此正相反對，其行動益趨於阻滯流通之方向。各國之政策是國民產業之改造，同時是外國貨幣之排斥。立於產業改造第一線者是蘇聯。此國因大戰的產業破綻，完全建立新的生產組織，卻是好機會。於是計畫的培養幼稚的產業，振興未熟的產業。於貿易除爲改良農事與新興工業所必要的機械類之外，竭力抑制輸入，生產秩序未整理以前之間，是不能求剩餘產物少而輸出多的了。若多數的歐洲諸國，在戰時有自給必要的產業，多加振興，但因爲不是自然長成者，及到曝於平時的市面，若不加以保護，則必不能存續。又受戰禍諸國的已存產業，因生產力之減退，而成爲疲敝的產業，所以於此等也不得不講保全之策。又此等國家，更多喪失了輸出能力，對外債權，正貨等對外購買資力，加以紙幣匯兌市價之下落，使資力更形貧弱，外國品之輸入愈形困難，由此點保護國產也可以認爲是利益了。特別在德、法、意等國紙幣之價值對外的比於國內越下落去，便宜輸入的餘地更形縮小，由此點也不能不從事於國產。可是，從事國產，因爲於此等國家給予使行便宜輸出的特殊的便益，其始盛行輸出，但不久之間，便爲防止匯兌探併的關稅所阻止了。自由貿易國的英吉利，也抑制輸入，而採保全疲敝產業的政策，如獎勵小麥耕作，甚至作意想不到

國產獎勵了。其次，在歐洲新容許獨立的幾多小國，大概是農業地，但與獨立同時而採取振興工業的政策了。其他戰時的中立國在經濟上沒有蒙受戰禍，且既是中立國而又公然供給軍需品的美國、日本、加拿大等自治領地，將在戰時擴大的農業及工業的生產規模遷延到戰後，又不怠的爲自給爲振興和保全而厚其國產之保護。此保護國產大概是由產業與運命相聯的資本家之要請而來的，這是不用說的了，但同時，大戰之苦惱，將國民主義深深的印於諸國民之腦經，遂加強了守護國民經濟的動機，也是無疑的。原來國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具有正反對的性質。前者是團體主義，是統制主義，後者是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然此相反對者接近起來的原由，是資本主義由競爭資本拔出，漸次轉化於管制資本，從管制之點，便成與統制主義提攜了。現在連混同資本的管制與國家的統制的思想也存在着；又在實際於國家統治之名之下，而行資本管制的國家，也增加起來了；同時，在成爲管制資本時代的國民經濟之統制，是依賴管制資本的消息，也可以窺知了。國家統制與資本管制，因爲不同本質，分手的時候遲早要來到的；而在大戰後的混亂期，國家與資本之妥協，有必要的情勢，而國民經濟之守護，遂變成資本主義的國民生產之保護而現出了。只有蘇聯是例

外，但蘇聯在管制資本因爲是很未成熟的資本主義之國。

大戰後的國民經濟，其大勢已趨於保護國產。戰後與戰前不同之點，即在戰前於未熟產業之振興外，極少數的疲敝產業之保全，與自給產業之擴張，只是附帶的事；一到戰後，而此等事務便大增加起來，因此國產保護的方法也變起來了。生產獎勵制度之外，國產消費之強制也增加了。抑制輸入，不用說，關稅也廣泛的施行，且以高率與永續爲特徵。此外，在最近以關稅還不充分，而施行輸入品特別消費稅，輸入分配，輸入許可，特定商品之禁止輸入，甚至如西班牙、土耳其，竟以輸入全部由國家管理。蘇俄之澈底的國營貿易，更是不待說的。這樣的保護國產，急劇的變成生產之增加，這也是不待說的。受戰禍的各國，以戰前生產額爲目標，而努力於復興。受『戰福』的各國，也比戰前增加生產額，於農產物尤力求其增加。然此等生產之增加，與貿易之嚴密限制是相伴隨的。若蘇聯的生產組織，其所感之困難，主要的是存於技術方面；而於資本主義制之下，一面雖使生產增加，一面卻抑制流通，所持方針，恰相矛盾。於這樣情形之下，而欲依於流通以達生產的目的，最近世界的恐慌，便是從這矛盾來的。

於此如前所述一樣，於資本主義生產之供給過剩的傾向，便出現於世界經濟之中來了。這自然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單純進行的。這是出現於國際貿易收縮下底關係的生產過剩。最初大戰以後的流通系統便已包含商品供給與購買資力之矛盾而出發了。此矛盾之中，有特應舉出的一件事，可以說是世界經濟之癥，即是德國賠償金問題。德國因賠償金之支付，同時移於輸出超過了。然此賠償金被支付於英、法、意、比等國，而此等國家又以此賠償金，移償美國的戰債，所以結局德國之支出，成爲美國的收入了。然美國是輸出超過國，而不是輸入國，於此德國的生產，也漸次拒絕流通起來了。金，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且是最後對外購買的資力；金之保有，偏聚於諸國之間，特別集於比較不甚依賴對外貿易之法、美二國，其有害於國際貿易的機構，也是不可忽略的。但這事實與其說是使貿易萎縮，寧肯說是於大戰以後流通系統之矛盾帶來的金之偏聚。在流通系統已具有如上的矛盾，其後各國資本主義的生產便在國家特別保護之下，無忌憚的發揮其本性而使生產增加了。然其多量的產物，於世界市面是不能消化的。節季的農產物，不能急劇的縮少生產，而窮於滯貨的處置；工場限制生產，使生產能率減到一半以下者，似乎也不少了。物價異常下落，而他方失業者



之增加，使購買資力減退，并使國內的流通也停滯了。更於國際貿易的必要貿易，是不能強加抑制的，而占國際貿易大部的便宜貿易，便很受壓迫。因此由貿易來的利益分配受阻止，而阨制國內購買資力之增加，國民相互的輸入自然發生困難，而愈使貿易收縮了。

以上所述世界大戰後世界流通阻滯的情勢，若要約言之，可以說是由一方使生產增加，而一方壓抑流通之矛盾來的。這大概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生產之世界的進行。資本主義若是不存在，這等流通梗塞也是不起的吧。可是，這不是生於單純資本主義進行的矛盾。即是不能認為於資本主義之生產，其生產剩餘之取得偏於一方是略取大眾的購買資力；進而於資本的生產底資本構成之變化，也將生產剩餘之造出減少起來了。這傾向縱伏流於世界經濟之底，而於近時世界經濟的生產與流通的矛盾，不是由單純的資本主義來的，其原因是在世界經濟，存於自身的機構之變化。大戰前的世界經濟，是伴隨世界商品廣汎流通底世界資本主義生產組織。然大戰以後的流通系統，如上述一樣，與戰前顯然起了變化。而其系統，行生產之增進，竟達到事勢所不能容許的程度。此生產增進，是由變態的流通系統所制約的，同時也是使流通系統極端收縮的。那末，近時的世界

流通之阻滯須從兩方面加以考查。其一，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傾向之進行，這是具有世人經濟的意義。其二，是對向於戰後流通系統的國民主義生產之意識的政策，因而自然變更國際流通系統者，這是具有國際經濟的意義。在此兩方面之中，特別引出近時的流通情勢者，卻是後者；於流通以遂生產目的的資本主義，特意向妨礙流通的方向出動，這是不近情理的事。而引到這樣國民主義生產者，即是世界大戰；若更突進以探查世界大戰的發生原因，則不外是歐洲諸國間爲爭奪富源地的戰爭。其爭奪富源地，在一方是想要得資本之富源，而將富源剩餘利潤化的運動，同時，在另一方是想要得富源生產力而使國民生活安定的勞動國民之痛切地要求。而前者的資本運動，融通資本家蟠踞於世人經濟層，產業資本家卻寄生於國民經濟。純粹的國民主義與國民的產業資本主義，自然具有握手的傾向，而使國民主義更強化了。但國民主義更強化的緣由，如後所述一樣，世界生產組織，是各別社會的生產組織，加之在所給於各別國民生產的生產力之中，最重要的富源生產力，因爲是最不均等分布着。世界商品流通之阻滯，其根本原因，實藏於世界生產組織之中。此問題與其用資本理論來解釋，卻應依富源理論來解明。

世界商品之流通停滯時，各國之國民生產必然阻滯，貫串商業、產業、金融業，而破綻迭生，失業更如洪水氾濫樣的擴大起來了。這裏不用說，資本主義生產之缺陷自然現出，而將世界通商之路推廣也可以作一時的救濟策。於是世人之眼，便集便注於自由通商問題了。自由通商論，是由一九一〇年以來的自由通商世界大會所倡導的，其間網羅世界著名實業家署名的自由通商要請宣言也發表了。在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之末，美國威爾遜大總統十四條媾和原則之中，也列入自由通商一項。適因美國上院之反對，便一九一九年的媾和會議於被刪除。在一九二七年的國際經濟會議，又看見熱心的自由通商之主張。在一九二八年，關於輸入之禁止及制限之撤廢條約也締結了，但例外很多，於一般的自由通商，距離還是很遼遠。在一九三〇年關稅休戰條約調印，但沒有發生效力便完結了。自由通商是由於輸出產業及世界金融有關係底世人的資本家等所主張的，而在保持國內需要的產業家，及富源國民，是反對自由通商的。世界通商之制限徒以相苦國民經濟，誰也認識的。特別輸入原料，輸出製品，多依賴於對外貿易的工商國民，——如德、日、意——多是期

待自由通商的。然而，此等國民，到底以有保護未熟及疲敝產業之必要，於自由通商仍甚遲疑，此種傾向也頗強烈。因國產保護而更可以廣廓的保持自足範圍的大國民經濟，——如美、俄、中國——與其取自由通商之利益，不如求國民生活之安全，所以不容易贊同自由通商。於國際聯盟會議，曾由意大利的委員，倡導原料貿易之自由時，英國的委員，有即加以拒絕者。英國在本國，卻是以自由通商為有利，但其殖民地有廣大的原料產地，其於原料貿易之自由，自然是認為不利的。要之，自由通商若是能行，則近時世界流通之停滯，大概可以消除的吧。但流通是表面的現象，若只流通現象轉好，還是不能得國民經濟間之調和而使世界經濟安定。不但如此，自始行自由通商，便決不是容易的事。蓋通商梗塞而至於使哀求自由通商，則已經不單是由甚麼通商所具的原因來的，而是深植根據於世界生產組織的。

\*

\*

\*

\*

\*

世界的商品流通，是取順勢的通暢抑是取逆勢的阻滯呢。這流通無論怎樣順暢，而在結構並無差異，且此點也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問題。流通不過表面之現象而已。在其裏面包藏着為生產

的分業與爲消費的分益。流通圓滑的進行時，分業及分益也可以圓滑的進行。但是單以圓滑進行便滿足者，亦如只以火車之圓滑進行便爲滿足者是一樣的。要緊之點，是要問火車是否向目的地進行。世界之富，於生成，分課於國民之業務是如何的，於歸結，分配於各國民之收益是如何的。此等作爲現象而現於世界商品之流通。流通問題若不更進入裏面的實相而加以考察，只就流通自身解明是不行的。

### 第三節 世界貨幣之流通

#### 第一款 世界貨幣及其流通場面

流通於世界市面者，商品之外有貨幣。商品流通時，貨幣在其反對的方向作爲商品代價而流通。商品是作結局流通，貨幣對之便作循環流通。在循環之途中，貨幣更負別的任務，而開始流通。這即是作爲資本的流通。雖在世界經濟交通，也看見與國民經濟同樣的貨幣流通。然而，世界經濟與國民經濟意味究屬相異，故雖貨幣流通也有特殊的性狀。吾人不可不與國民貨幣之流通相並而

觀察世界貨幣之流通。在此場合，以國民貨幣之對外流通，而認為世界貨幣之流通是不行的。蓋國民貨幣之對外流通，是國民經濟學的問題。若在與此相別的世界經濟學，是以國民經濟學所無的世界貨幣之流通作為問題。

\* \* \* \* \*

最先成為問題的，是所謂世界貨幣是什麼。世界貨幣的概念與世界商品的概念稍微不同。作為財貨的棉和小麥，在以國內為範圍的流通場面時，便可認為國內商品。在移動於世界流通場面時，便可呼為世界商品。然貨幣與貨物不同，因為是居於交通關係中的交通用具，若離開一定的交通生活，便不能存立。貨幣都是於交通經濟，出現於利用轉換之關係的。利用轉換是依於財貨之移轉，而於財貨移轉，代表其價值而移轉於人人之間的標章，即是貨幣。在利用轉換因為有共同轉換與相互的轉換二種，貨幣無論在那一種也出現的。其出現於共同的轉換關係者，當政府之徵收賦課，而貨幣便作財貨價值的代表。出現於相互的轉換關係者，貨幣便作財貨交換之媒介而負代表一方的財貨價值之任務。貨幣之起源，有說是起於納付稅租的，有說是起於作交換媒介的，雖有這

等爭論，其實此兩者都是貨幣發生的原因。唯若依時代觀察，則有財政貨幣先進步，交換貨幣稍後的形跡，但於貨幣發展之過程，交換貨幣之發展，不久便進於流通經濟時代的流通貨幣。此流通貨幣與財政貨幣合流而成近代之貨幣。近代貨幣具有對於一切販賣財——應於他人之需要，而有償的供給財貨，勤勞，并表現這等財貨勤勞的權利——的購買能力之性質。所謂購買能力，是貨幣之一單位，取時販賣財的能力，與個人或團體取得販賣財的能力底購買資力是有區別的。像這樣的貨幣任務，若更就交通關係的裏面觀察，則於分業及分益的關係，代表販賣財之價值。即在分業，提出貨幣，以代替提出販賣財，在分益，亦給付貨幣，以代替給付販賣財。更就經濟總體觀察，於業務分課，則分課貨幣，於收益分配，則分配貨幣。

像這樣的貨幣，可以認為依於時地而負種種不同的任務，而其本質則不外於交通關係的財貨價值之表章。此表章現示於有形的物體者，便是通貨。有形物體是金的時候，便是金通貨，而貨幣之本能便是價值表章，而不是金和其他的物質。表章是於交通關係一種默契的共同的意志表示，但人們了解表章維持表章的程度愈低，這表章愈要用感覺容易認識的物質來構成，其程度愈高，

這表章便可以離開物質來構成。物質的使用性，究竟是使用財貨抑是價值表章，是不能十分區別的；若成爲最進步的貨幣，則連什麼通貨也不要，亦是可以的，但這還是疑問。現在的貨幣，還頗執着於物質的構成。其執着的程度，因在國內交通與在世界交通，頗示出明顯的區別，於此便可以求出世界貨幣之特色。

貨幣是發生於交通經濟，進展於交通經濟，如上所述，最初於古代國民經濟，在國家經濟層生出了財政貨幣，在社會經濟層生出了交換貨幣。其次在交換貨幣發展普及之間，財政貨幣合流於交換貨幣，而移行於流通貨幣，同時，此流通貨幣，由國家刻印，而確立表章性。克拉蒲 (Knapp) 看見此點而倡貨幣國定說，唯認此點爲近代國民貨幣之特色，是不錯的。若現在行於中國的銀塊貨幣，或因成色之差異而異價值的種種鑄造銀貨，若如克拉蒲之說，便不成爲貨幣；但若認爲古代的貨幣，則仍可以說是貨幣。近代國民貨幣，便是國定貨幣。此國定貨幣是國家所制定之統一的貨幣，貨幣的價值只是一種，雖行複合制的通貨，也是不行本位貨幣之換取的。現在的中國其本位貨幣也可以換取，此種貨幣，可以算是古代的貨幣。國定貨幣的特色是在國家制定貨幣之本位及單



位，選定通貨之形式及內容，強制、保障、通貨之通用，制約通貨之供給。通貨之製造在便宜上作為政府的任務，這是通例。近代各國的本位通貨，通例是以金作為內容的金通貨。目前祇有數國，尙止於銀通貨。像這樣近代國民貨幣，是國定貨幣及以金作通貨內容兩事，同時成為使由國民貨幣而成立世界貨幣之基礎。

世界經濟交通，可以分爲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兩方面來觀察，而現於世界交通的世界貨幣，亦現於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兩方面。若是同一的世界貨幣，由此兩方面觀察時，便很可以理解其性質。現於國民交通經濟者，是國民貨幣，而現於世界交通經濟者，是世界貨幣。但是，貨物雖不必使其交通性，而仍可以得米與金之觀念，而貨幣卻是始終具有交通性的。此貨幣，最初是作為國民貨幣現出了。唯在現今，日本的圓，美國的打拉，這樣可以用眼睛看的國民貨幣雖然存在，而此等以外，所謂世界貨幣是不存在的。世界貨幣，是從國民貨幣出發，其通用力達於某狀態時，便成為世界貨幣的一方面的國際貨幣。然此同一的國際貨幣，遂有脫去國民性，因之脫去國際性，而通用於世界市面者。這便可以看爲是世界貨幣之另一方面的世人貨幣。世界貨幣，就是此兩方面的綜合，先由

兩方面分析，其存在便可以明瞭的看出了。

\*! \* \* \* \*

先就國際貨幣敘述。近代國民貨幣，從還沒有確立以前，便行於國民間之貿易了。然國民貨幣若不確立，則其價值——購買能力——便不一定。在有價值激變的危險之間，如以前所述價格決定之說明一樣，或只用一國的貨幣，或用世界語式貨幣，或國民之貨幣交通不善及於全國，或其貨幣不能統一，而在種種貨幣之間價值相異，或其貨幣價值之變動過甚時，收受此等貨幣而購買國民之貨物，這是營業上之不便，亦是營業上之危險。在此場合，於先進國與有不完全的貨幣之國民，用特殊的專用於貿易之貨幣，而認為是信用；最初以此貨幣而收買對手國民之貨物，同時，約定對手國以此貨幣購買本國之貨物，本國亦必定出賣。先進國民，因使用貿易貨幣而避免收受不完全的他國貨幣之不便和危險；對手國民，亦以與其使用雜亂的本國幣，卻寧欣悅的使用品位及量目有定，且價值少差異及變動的貿易貨幣。舊來如奧大利的馬利亞特勒亞·達勒(Maria Theresa, Thaler) 次如西班牙洋圓、墨洋、港幣，也持向東洋市面來流通了。日本最初也由外國送來貿易銀

貨，接着自己制定貿易銀貨，後來纔還元於國內通貨了。在中國進入貿易銀貨比日本還更早，在長久的期間，將此貿易銀貨作為秤量通貨而普及於國內，不久也如日本之例進到國定銀貨了，但是因國定銀貨不足和不良之故，現在在商埠及其附近，還流通着外國製造的貿易銀貨。像這樣貿易專用之貨幣，是世界語式的貨幣；也不是那一國民的國定貨幣，而是只通用於國民之間者；但若此貨幣無論何國的國民之間也通用，則單是連結對外交通者，也可成所謂的單純的國際貨幣吧。假如有此國際貨幣，則內外貨幣之交通，也不必要了；雖沒有貨幣的國民，也可以行買賣式的交換了。現在的蘇聯，在革命初期，企圖廢止貨幣，而於貨物之輸出入，以英國之金鎊作為貿易貨幣。此貿易貨幣，大概是便利的，但是只要國定貨幣存在，是不通用於國內的，所以用貿易貨幣的國民，於內外使用二種貨幣，是紊亂國民貨幣交通之統一的。如此，後進國若將國定貨幣整理起來，或以貿易貨幣，照樣作為國內通貨，或者禁其通用，將國內通貨也向於對外貿易，由此以使貿易貨幣消滅。蘇聯於其後再設國定貨幣了。德國在世界大戰後幣制紊亂的時候，也定出輸出價格，以金馬克及一先令又四分之一的打拉等作為單位，也可以認為一種貿易貨幣，而不久經林敦馬克，而再建拉西士

馬克，（註八）貿易貨幣便消滅了。可是於最近也有想在各國確立的國定貨幣之上，新建立世界語式貨幣的計劃，但這又是別問題。

各國國定貨幣之確立，若其價值也安定起來，則各國民互相收納他國民之貨幣於國中，便同於以此賣入外國商品一樣了。於是貨幣之交換發生了，此交換發生，又使貨幣交換分解而變成買賣的形態。貨幣之交換，是依兌換、匯兌、運現改鑄業等方法，而此交換比量是貨幣之代替價值；關於匯兌可以謂之匯兌市價。入於近代，交換形態，漸次消滅，於實質不過剩下買賣式交換底國際貿易而已。若僅是貨幣交換，名實都可以謂之交換，但卻與舊日交換略異，而是購買能力互相的交換。交換各國貨幣之組織，若是整理起來，國民貨幣，不僅在國內通用，又於外國似乎也通用，國民貨幣，是國內通用與對外通用并存的。但國內通用力，是無條件的購買能力。而對外通用力，是經過內外貨幣之交換，而附有條件的購買能力。但此條件不是如通常所謂條件，只不過是無論何時都可以作的貨幣換取之手續而已。此於所謂價值等一之點雖不同，而恰如將百圓紙幣換為零幣以買物一樣的手續。內外貨幣之換取若有被拒絕的情形，則如在俄國革命的初期，盧布的紙幣匯兌一時停

止一樣，便是國內通用力衰弱的時候。在對外交通不遮斷，國內通用力存在的範圍內，只要採換取的手續，無論何國的販賣財貨都可以無限制的購買，這是近代國定貨幣之一特色。如此，在國民貨幣并具國內購買能力與對外購買能力，一是國內價值，一是對外價值。將換取內外貨幣時之代替價值（交換價值）稱爲對外價值，是不適當的。對外價值，是對外購買能力，放下購買能力，貨幣的價值是不存在的。外國的貨幣亦是貨幣，并不是販賣財，所以貨幣之換取不是購買外國貨幣的。在此場合，如所謂外國匯兌支票據之買賣，拘於外形，是不行的。匯兌票據，是作爲一種商品而買賣的，其票據債權的目的物，便是外國貨幣。內外貨幣之換取，匯兌之外，又有兌換，及正貨運現，改鑄，包括此等觀察時，一般所代替本國貨幣的他國貨幣，於本國是販賣財呢，抑是購買力呢。雖外國貨幣，除購買販賣財以外，也是何等效能亦沒有的。此點，若就不換紙幣看，便明白了。若擴張購買之意義，則匯兌可以說是購買外國購買力，而與通例的販賣財對購買力的關係，是有區別的。所謂購買，是一般給付代表價值之能力，而取得有特定價值之財。匯兌是給與本國的價值之表章，而取得他國價值之表章，——假如把貨幣看作金，便是給與金而取得金的行爲——這是同性質者的換取，而不

是價值代表物與特定價物之互相給付。本國貨幣與他國貨幣之換取，是爲互得在他國市面之購買能力，雖匯兌也是以他國貨幣當爲貨幣而處理者，以本國的購買能力，取得他國的購買能力，這不是購買，而是本國與他國購買能力之代替。特別將他國貨幣，由本國看來還認爲是貨幣的緣由，是近代的各國民經濟，具備進步的貨幣交通制，有相等組織的多數交通經濟，於對等地位相結合的；雖是自然秩序，也是基於形成世界經濟的一大交通體系的事實。爲購買而行本國與他國貨幣之代替，恰與翻譯他國文書相類似，蓋本國語和他國語，都是發表思想的工具，以并存的國語互相代替，便可以知他國的思想。如此，國民貨幣，便是二種價值均具的購買能力。其國內價值，於國內市面，是無條件的直接購買販賣財的能力，其對外價值，是通過外國貨幣，由有條件的間接購買在外國市面的販賣財的能力。因此一國貨幣的對外價值，與對外貿易之交換比率，即是與代替價值相交換的外國貨幣，於其本國的購買能力，亦即是與國內價值相結合者。在德國學者之中，大戰後馬克貨幣成爲紙幣，與金馬克之間，價值各殊，此時呼紙馬克之國內購買能力爲國內價值，而以紙馬克對金馬克的代替價值，也有稱爲對外價值者了，但後者不過從統一貨幣之破綻生出的國內

代替價值而已，這種見解恐怕是由金馬克與外國金貨，同是金貨，而在國內金馬克不流通之關係而來的認識錯誤。雖是對於外國金貨的價值之對比，而明白呼爲對外價值，縱不問用語之當否，而其思考的方法是不適當的。國民貨幣具有如上述的對外價值，於任何外國都可以完其貨幣之任務。正金銀行的圓貨旅行信用狀，若有一張，無論到世界的那一處，只要不憚立於銀行窗口之勞，便可以與國內同樣的購買一切物品。

各國民貨幣，皆有對外價值，且是附帶條件而作對外價值的；此等貨幣互相交換而系統的秩序的流通於國民之間，其狀態可以稱之爲國際貨幣流通。此國際貨幣流通若從各國的立場來說，是對外通用，若就連結各國的交通關係來看，便是國際通用。存在於此具體的貨幣，不外是鎊、打拉、佛郎、圓、馬克等許多的貨幣，而若從流通場面看，則是國民貨幣所連結的國際貨幣。對於此，國民貨幣，專着眼於作國內通用的方面時，則謂之國內貨幣。國民貨幣，是國內通用力與對外通用力併有的統一本位貨幣，而其對外通用力相與連結，而聯立本位貨幣便成立了。幾多不同的本位貨幣聯立了，相互間而行匯兌的事實，也可以作在統一貨幣成立以前的國民貨幣；若現在的中國，國內匯

兌還是與國際匯兌一樣辦理，若由有統一貨幣的國民看，當然感覺奇異，而古代國民貨幣卻是這樣的。若大戰後的德意志馬克紙幣價格下落的時候，如對於二十金馬克換幾許的紙馬克，這樣兌換市價也成立了，但這是統一貨幣的分裂，而退轉到古代國民貨幣的。現在的國際貨幣，略相當於古代的國民貨幣，這不外是世界經濟追蹤國民經濟而發展，其過程中之一事象而已。即現在情況之下，國際貨幣是止於國民貨幣的對通用力之關聯。在世界大戰前很長期間英國的鎊，大戰後短期間美國的打拉，雖在歐洲大陸也可以收受，看來恰如國際貨幣一樣了，但總是依當時的匯兌市價換算為使用地之貨幣纔可收受，所以還是經過代替價值的一國貨幣的對外通用。那時想要建立國際銀行，而新發行國際通貨樣的意見，也提倡了，但若可能則可以看見國際貨幣，此貨幣不是那一國的貨幣，而是新的世界語式的國際貨幣；若是這樣，則對此國際貨幣誰也沒有疑惑吧。但將打拉與鎊等認為國際貨幣，則如上所述的看法為必要，而若現在的情形，則不能不是認此等意味的國際貨幣之存在。

國民貨幣，是成立於國家意志之統制下的統一本位貨幣，於是當為聯立本位貨幣的國際貨



幣自然成立了。國際貨幣沒有統一本位，是由鎊與打拉等各國貨幣所構成的。因此，國際貨幣不是鎊與打拉等自身，而是鎊與打拉等依於如何的本位貨幣，而國際貨幣之構成便決定起來了。於是先試調查各國貨幣之本位制。各國的本位制度，自一八一六年英國首先建立金本位制以來，大多數的國家陸續改變為金本位制，到世界大戰前，中國及香港以外，都成了廣義的金本位制了。此金本位制在大戰時曾暫時停止，戰後又陸續恢復了。一九三〇年先自奧大利開始停止金本位，接着一九三一年英國再停止金本位，多數國家又陸續停止。美國也暫行中止了。現在名符其實維持金本位制的國家，止有法蘭西、瑞士、比利時、荷蘭四國；德國及其他國家雖有金本位制，而行極端的匯兌管理，金本位制之機能於對外收支，顯受限制。此金本位之停止及限制關於今後怎樣的着落，是不能簡單預斷的。又雖為金本位制，而在大戰後也變了種種的制度，或是進步的，或是勉強撐持的，但在戰後，至金本位制回復的當時，各國本位制的種別大體如次。

以下（一）是大戰前的美國，（二）是大戰前的法、比、意、瑞、希的拉丁貨幣同盟，（三）是斐列濱海、峽殖民地等，（四）是印度，（五）是大戰前的英、德、俄等，（六）是日本，大戰後的美國、奧大利、匈牙利等，



(七)是大戰後的英國、法國、丹麥等，(八)是大戰後的德國、比國、荷蘭、波蘭、希臘等是也。關於此等本位制之得失，容後再述，總之，到一九三〇年，大多數的國家是金本位制，銀本位制之國不過中國及香港而已。在今日停止金本位制之國，以不換紙幣作為事實上的本位通貨。這裏應注意的事，是由各國本位制的異同，於國際貨幣之構成生出差異。二國以上採金本位制時，一國之本位通貨，由改鑄

或單純的供給，無論何時，可以無限制的變成他國的本位通貨，因為具有這樣的共同基礎，所以名之爲國際共通貨幣。雖在採銀本位制的國家間，也同樣成爲國際共通貨幣。故所謂共通者，是等一的，不是同一的。與此相異，金本位制與銀本位制之間，金本位制及銀本位制與事實上的不換紙幣本位之間，或者紙幣本位互相之間，因爲此本位通貨，沒有可以轉換於他之本位通貨的共通基礎，故可以名之爲國際各別貨幣。但若僅停止金本位制，而所謂紙幣本位制度還沒有成立的現狀下，雖不能由不換紙幣轉爲金貨，雖可以由金貨方面轉成不換紙幣，而在實際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雖偶有供給金貨，而收取不換紙幣的時候，因是依匯兌市價的掉換，所以其結局是匯兌，而不是由此貨幣轉換於另一貨幣的單純轉換。若是共通貨幣，例如將菊紋章的變爲鷲紋章一樣，多數的國家不用手數料，以同一的金屬資料可以成爲本國及他國貨幣之故，此金屬恰如貿易貨幣，有國際通用性，因採各國制定之通貨形式，取得各國的國內通用性。因之此種貨幣在各國之間，同一貨幣成立之基礎，彼此相通，而作如一國內之貨幣底作用。但通貨之互相變換，在沒有鑄造及換取交付的手數料的場合，也因要正貨運現費，所以究竟仍依國與國間距離之遠近，而生出貨幣價值之差

異。然其差異，因匯兌而被減除了。在共通貨幣之間，代替平價，是以相等的金屬做的本位通貨的單位純分之比量，這是以一定不動為特色。因此匯兌市價，只是加減正貨運現費的限度之間上下其不動的平價。在這樣共通貨幣之間，因為不過看見少許的價值之差異，所以各國於大體是具有同一的本位貨幣，成為同一貨幣流通地域。與此相異的，在各別貨幣之間，雖金貨國與銀貨國之間，也沒有共通的基礎，此等國間之代替平價，是依金銀比價之變動而變動。金貨國和銀貨國與紙幣國之間，或紙幣國互相之間，完全沒有何等物質的共通基礎，此等國間之代替平價，如後所述一樣，不根據於貨幣之物質的資料，是依據其國內價值而決定的，所以國內價值變動，代替價值也同時變動。特別在紙幣，因為不需金銀樣的物質供給，不受自然之供給制限，所以代替價值，可以無限制的變動。在這樣各別貨幣之間，各個的貨幣交通區域是并存的，只是以兌換及匯兌作聯絡。

如此現在的國際貨幣是在聯立本位貨幣之上而成為共通貨幣與各別貨幣之組合。於此組合，共通貨幣國愈增加，各別貨幣國愈減少，則國際貨幣交通於事實愈逼近到同一的貨幣交通範圍去了。若是這樣，則如後所述由貨幣交通所制約的種種經濟交通，於事實將各國交通經濟收於

同一的世界交通經濟之中去了。反之，若各別貨幣國增加，則在世界經濟之中，勢必強使國民經濟分立。由此等所生出的利害，後面再述。現在的國際貨幣，是由少數的金貨國，銀貨國，與多數的紙幣國之并立，包括二種的共通貨幣之組，在大體購成各別貨幣。

其次就世人貨幣說，國際貨幣，雖流通於世界範圍，而構成國際貨幣的國民貨幣，是國定貨幣，是帶國家刻印的價值表章。紙幣不用說了，雖金貨，亦須以國家的刻印纔可通用。像打拉金貨，一單位與日金二圓六厘相交換，不是互相換取純金一·五〇四格蘭姆。相等的價值交換，是無意義的。所交換的是鷲紋章與菊紋章。交換這樣的國定貨幣，互相取得他國的販賣財，於此點有一國貨幣的對外通用，又可以看見國際貨幣之成立。然大多數國家因為於某種形式漸次採金本位制，若以金作供給，則金貨及兌換紙幣可以無限制的入手。於是在採金本位制各國之間，若履行一定的手續，則不問國境，金便毫無限制而有購買能力的資格。銀也會有過這樣的資格，但現在只是二銀貨國了，若金匯兌本位制之國，本位銀貨雖然通用，而將銀直接作為銀貨是不能的。然若銀本位制之

國便與此不同，若拿出金，其國土的本位通貨是很容易入手的。香港是屬於金貨國的英國，『滿洲』與金貨國的日本有特殊的關係，如中國在銅貨之次，銀貨當爲秤量貨幣混雜使用，所以於商埠大概亦將通用於世界各國的金貨，當爲貿易用的秤量貨幣收納。可是，在今日停止金本位制的國是多數，然因只是停止，而不是廢止，所以無論在那國，金總是樂於收受而可以無限制換取其國本位通貨的。於是金在世界各處，皆可以無限制的作爲購買能力。唯在此場合，以金塊在店頭購物是不行的，所以須得到各各一定的場所經過換取國定貨幣的手續；但此條件，與前面所說關於國定貨幣的對外通用的情形同樣，不過是單純的手續而已。像這樣的金，不由圓與打拉樣的國家之刻印，單依其品質及分量，可於世界各處，發揮購買能力，若注意於此點時，這便不是國際貨幣，而是世人貨幣。國際貨幣之特徵，在國定之本位及單位。貨幣之本位，是作爲價值之表章，具有無限制無條件的通用之資格，貨幣之單位，是價值測定之計算單位。本位是測定經濟價值的專門基準，而不是金單位，是圓與打拉等，而不是純金若干格蘭姆。將本位物體化，而以金充本位通貨時，便成爲金本位貨；這時例如以純金○·七五格蘭姆作一圓便成爲單位。如以電氣作本位通貨，以幾瓦德

(Walt) 時爲單位。金和電力是本位通貨，本位是無論其爲什麼，總是同樣的，單位亦同樣是打拉或圓。從來採表章說者，主張若干金格蘭姆不是單位，這雖然不錯，而將金銀等不是本位的事，卻多看掉了。若以金銀等看爲本位，則若成爲獨立紙幣，豈不是便沒有本位麼。但無本位的貨幣，是不能想像的。總之，國際貨幣因爲是由國定貨幣所構成，無論是金貨，無論是不換紙幣，在國際貨幣的性質，是什麼變化也沒有的。然世人貨幣，總得是金。其單位，是重量單位。國民貨幣，起初是屬於物質本位，是具有物質的計算單位。底秤量貨幣，秤量貨幣進化，而成爲表章本位，即成爲給與貨幣專門的單位名稱的計數貨幣了。其進步的國民貨幣構成國際貨幣時，其勢逆轉，而以前秤量貨幣除去了國民色彩，而出現於世人經濟交通了。匯兌，常是國際匯兌。匯兌市價的基礎，是在法律定出的本位貨之品質及分量。然在輸運金鑄貨時，公差以外將實際減輕的分量，也加入計算了。這是作爲世人貨幣辦理的。

沿於國際經濟交通，而世人經濟交通發生，沿於國際貨幣，而世人貨幣出現，有前者即有後者，二者是有趣的。世人貨幣，是將構成國際貨幣的國民貨幣之前身底秤量貨幣，再現於世界範圍者。

這不是貨幣之退步，是階段的發達之過程。在世人社會，因為沒有政治的秩序，其表章本位及單位之幼稚是當然的。可是有些人想到若保藏着世人貨幣，則本國的政治秩序雖破壞，而此購買資力不致失掉；雖有進步的國民貨幣，而仍以金爲重，像這樣的人們怕也不少吧。日本人於進步的國民貨幣照常行用者，蓋因其國民生活，於此貨幣所表章，知其有實際的後盾，故有相當的信任，而世人社會生活，便沒有進步到此。於是守着國民貨幣所給與的金，而由自然社會的默約，維持其流通。

\*

\*

\*

\*

\*

以上吾人先就國際貨幣敘述，次舉世人貨幣，綜合此二者，即是世界貨幣。此世界貨幣亦不是先由二種貨幣各別存在，其次再相結合而成的，而是分析一種世界貨幣而察其構成內容，然後加以綜合而理解世界貨幣之特質。然則，同一的世界貨幣，何以可以分爲國際貨幣與世人貨幣呢？這與國際經濟交通和世人經濟交通所由分析的情形，大體是一致的。國民經濟之統制，所施於貨幣制度者，雖非常進步，卻還有未及的範圍。在現今的國民貨幣，還不能完全排斥金如購買能力有社會性者，縱沒有物質的基礎，而仍是可以成立的。然仍有存置金的必要，這因爲是於國際交通有存



置共通不動的價值基準的必要，金便成爲這樣基準，此基準雖本來是由所謂國民貨幣漸進者，而現在卻是離開國民的統制，而移於世人社會之自然的秩序。故若國家統制澈底，獨立紙幣完成，僅由此等國民貨幣所構成的國際貨幣，成爲世界貨幣，則所謂世人貨幣者，便沒有了吧。反之，假定國家完全拋棄了貨幣制度，則國民貨幣之交換，恰如在中國的銀貨與銅貨或大洋與小洋之交換，而在這裏，只是世人貨幣，成爲世界貨幣，沒有應與此特爲區別的國際貨幣吧。至今的世界貨幣交通，於上述兩種現象都沒有，而是國際貨幣與世人貨幣并存的，此等貨幣便成爲世界貨幣的構成要素。貨幣於國民貨幣，已獲得高度的表章性，而被移於國際貨幣了。然世人貨幣，卻反於此，而以低度的表章性與相對立。表章性更於此二種貨幣之綜合的世界貨幣，不能不再成爲高度的。不知國際貨幣，僅知世人貨幣，而以世人貨幣，作爲世界貨幣的人們，將貨幣的本質，過於看重物質，可是不知表章性之階段的發達者，也是不知貨幣之進化的。

\* \* \* \* \*

世界貨幣的流通場面，與商品同樣分爲市面與市場。世界貨幣需要與供給之對立的全範圍，

即是世界市面。世界貨幣之需要與供給特別集注的場所，即是世界市場。然在貨幣之流通，也可以說是有買賣流通與金融流通，二種不同的活動。貨幣原是流通於商品買賣之際。然一有賒賣發生，伴於買賣的信用，以至投資信用，而信用便獨立，於此離開買賣的貨幣流通遂發生了。買賣流通，雖進行於與貨幣流通反對的方向，而作為流通場面者是同一的。可是信用投資的金融流通，卻具有與買賣流通相異的流通場面，可以特呼之為金融市面及金融市場。

世界金融市面，其範圍也是與商品市面及買賣市面同是世界的，但其構成內容，於金融卻有特殊的性質。於世界金融市面之中，有幾多的世界金融市場，連絡此等市場而作金融流通，是世界金融市場的特色。

在世界金融市場，也如商品市場，可以分為區域市場與特設市場。投資金融之需要供給特別集注的都市是區域市場，如倫敦、巴黎、柏林、紐約、上海等是也。上海於銀交易及貿易，有特殊的經濟地位，於世界經濟，成為有數的區域市場。日本於海軍及貿易，雖頗有力，而沒有可以認為世界金融市場的都市。蓋日本如前面所述一樣，於生產力之點，缺乏多容受外國資本的能力，在同樣的

事情，因不能蓄積可投下於外國的多量資本，少長期資本之出入，且沒有置於可作與大資本國民頻繁交通的地位，因此短期信用之授受大致亦是不足比數的。附近的上海，從早世界金融市場便蟠踞了，而在日本這世界金融市場，是沒有完成的附隨的事情吧。

世界金融市場，與商品市場不同，世界金融之中心市場，很早就有了。這中心市場，不待說是倫敦了。關於此點是與前面所述商品市場相關聯的，資本與商品相異，因為只是一種，所以通例是不須運輸的，中心市場，容易成立。英國有最大產額的金，且使多年的積蓄資本，向海外出入，其額巨大，自然使倫敦成爲金之自由市場了。又以貿易及海運之優勢，多招引貨幣的買賣流通，使金之輸運也容易了。更以多年對外投資的經驗和蘇格蘭人堅強的銀行業務，能力，使英國的金融機關，愈見優良了。長期信用之外，短期信用授受特別的幅輳，而倫敦便成爲世界金融之中心地了。但是，在世界戰爭，美國非常的利得，使其國成爲資本國，又因其國早回復金本位之關係，遂使金融中心分讓於紐約了。又在英國財力頓挫之間，與歐洲大陸諸國深結特殊的政治經濟之交涉的法蘭西，又將金融中心之一部，搬到巴黎去了。雖現在還以倫敦爲重，而戰前之中心市場的威力卻已不見了。

可以說爲經融流通之特設市場者是在倫敦、紐約、上海的中央銀行和匯兌銀行。但這不能呼爲市場。而可認爲貨幣之特設市場者，是歐美之大經濟都市，及在上海的匯兌交易所。在日本是沒有這交易所的。

## 第二款 世界貨幣之流通系統

所謂世界貨幣之流通系統，是世界貨幣於世界市面，約略作正規的買賣流通及金融流通的路道。貨幣與商品雖於流通系統也生出顯著的差異。商品是多種的，其流通是有結局的，而貨幣於國際貨幣，雖有鎊與打拉等種類，而作爲聯立本位，仍是一種，作爲世人貨幣的則只是金，其流通都是循環的。因此於世界貨幣的流通系統觀察貨幣在諸國民之間，或市場與市場之間，流去流來的路道及額數，同時，須着眼於細別買賣流通及金融流通所見的流通事由。又貨幣流通大部分是由匯兌、現金移動是極少的，這也是與商品流通相異的特色。世界貨幣的流通系統，又須分爲國際貨幣流通與世人貨幣流通兩種系統而加以考察。貨幣流通，是購買能力之流通，流通如後所述一樣，是分購買能力於經濟生活的，所以個人希求其分配，同時國民亦需要此分配，連從前呼爲貴金政

策的貨幣爭奪戰，也可以看見了。近時各國於金之擁護及匯兌政策均作為對外經濟政策中的重要者。貨幣流通是與財貨流通相異，似可以認為世人經濟的一樣，而事實卻未必是那樣的。分流通系統為國際的與世人的，雖於貨幣也是必要的。

先看世界貨幣的國際流通系統。在此系統，於國民之間國定貨幣，是由交換而流通的。交換之方式是兌換、匯兌、及正貨之運現交換。關於匯兌，因為詳述此問題的著述不少，這裏便省略了。世界貨幣的國際流通系統，由此等方式，各國民向他國民而移轉世界貨幣，於是使成立世界貨幣移轉的關係，因之於此觀察國民之對外收支對照又成為必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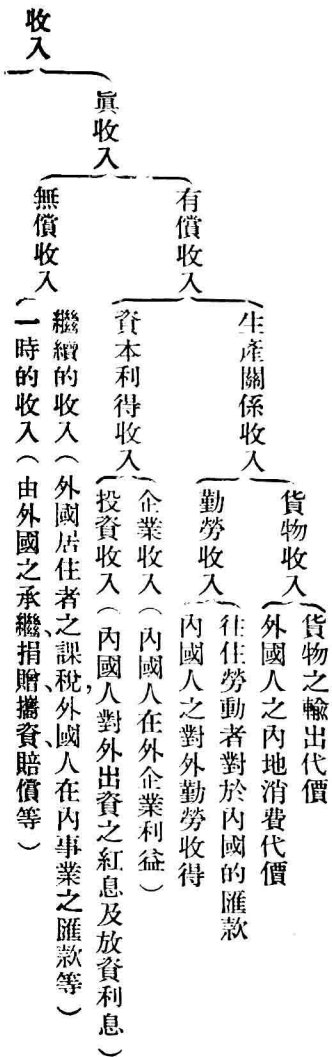
所謂國民之對外收支對照，是一國民對於多數之他國民，所收入支出世界貨幣的額數之對照。對於外國收入支出的貨幣是世界貨幣，恰與在國內個人收入支出的貨幣是國民貨幣同一意趣。但在國內交通沒有個人的貨幣，所有的只是國民貨幣，而在世界交通，除國民貨幣以外，又別無所謂世界貨幣之存在；世界貨幣因為是成立於國民貨幣之一定流通關係，所以各國民收入支出

世界貨幣時，在具體的是給與和收受有世界貨幣之資格的本國貨幣。例如供給日金於匯兌銀行而購求的美國匯兌票據，將此票據付送於美國，又將由美國所付送的美金票據，交於銀行而受取日金，這便是日本的對外支出和收入。又將日金送出於外國，或者收受美金而換為日金，這也同是日本的收入。此等收入，雖是個人行爲，也可以認爲國民之收支，所以近代國民經濟，關於貨幣特別加以嚴密的統制。近代初期的統制經濟，對於外國貨幣的得失，作爲極重要的目標，現今的政府，作匯兌管理，嚴密的干涉貨幣之對外收支者也不少。各國內愈說是貨幣萬能，則貨幣交通愈形周密，個人於貨幣收入，其抱深切的關心，卻是當然的。在世界貨幣交通的國民意義，并不那樣重大，若國民自足的範圍寬廣，或外國禁止某商品的輸出，就這樣便也削減貨幣的威力了。例如在大戰時，美國禁止鋼之輸出，脅迫擁有巨額資力的日本，旋因鋼船交換，始免於不利，像這樣的情形也有。但世界交通若密，國家於貨幣出入國境究竟也須加以注意的。國民的對外收支，是與對外貿易相併相伴而成爲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大綱目。這裏應附帶一說的，是人們也有將對外收支說爲對外貸借，國際收支，國際貸借等者，這是不合的。貸借對照，其意味是於一定時期的資產與負債的對照；而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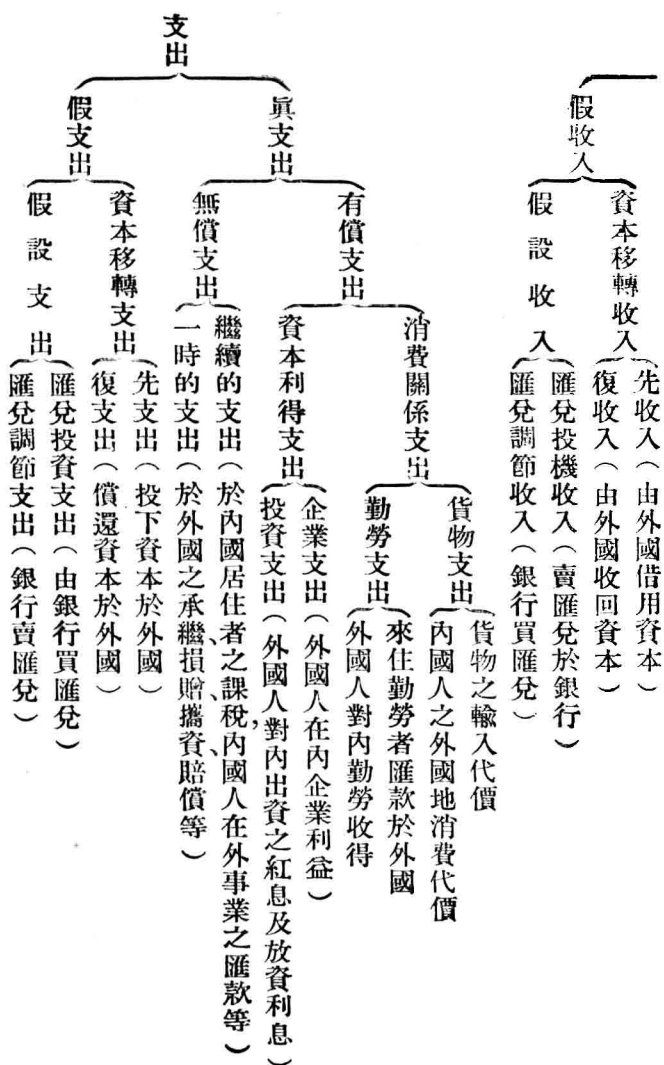
支對照，其意味是於定期間的貨幣出入的對照，我們卻是以收支對照爲討論的問題。又收入支出的主體，是國民，而不是國際社會。於各國民對外收支所連結的，有貨幣的國際流通。吾人爲觀察此國際流通，而先觀察國民之對外收支。

一國民的對外收支對照，是於一定期間——大概一個整年——對各外國民，經貨幣交換收入支出本國之貨幣的事項及數額之對照；其成果便成爲取得均衡，或收入超過，或支出超過，將此成果，在一定的計算日期，加算於已有的資產及負債時，財產對照，便可以得出了。與對外收支對照似是而非者，有對外受付對照。此對外受付對照是於一定的日期，供結外國貨幣，而需要本國貨幣的額，與需要外國貨幣，而供給本國貨幣之額；即將要受取的本國貨幣之額，與作支付之額相對照。此受付對照因爲通例每匯兌市場日由各當事者提出於市場，故亦可以稱之爲對外匯兌對照，此受付對照，是依於取得均衡，或一方超過，而決定此日之匯兌市價。此受付對照，是進行於收支對照日日之間而日日成立者；收支對照是不問受付對照如何，由一定事項來的收入及支出之一年間的計算。

國民的對外收支，是由如何的事由來的，要知其由來，以列舉對外收支項目爲便宜。如前述一樣，在國際金融流通稀少的時候，對外收支大概是伴於對外貿易的貿易上之收支；然若到了金融繁盛的時候，對外貿易收支，便更漸帶着重要性了。此外還有幾多的收支事由，而對外收支的內容愈形複雜。因此關於此收支對照的項目，應如何排列，各人所見不甚相同；但應盡其可能作合理的排列，不僅可以助對外收支及國際貨幣流通的理解，即於計畫國民之收支政策并國際貨幣政策，也有不少的作用。吾人將對外收支項目，排列如左。







就以上之收支項目稍加說明，則貨物的輸出代價及輸入代價，便是貿易上的收支。外國人的內國地消費及內國人的外國地消費，也可以說不是以貨物形式輸出或輸入的，其作收支之事由的大概可以與輸出輸入同視，也可以加於廣義上的貿易之收支。算入此項目者，有外交費、軍艦泊岸時的消費、游覽費、留學費等多種。其中如法蘭西、瑞士、意大利、瑞典等國，收受許多的外國游覽費和住在生活費，是人所周知的。可是其中供給勤勞的部分，若嚴格說，則應算入次之勤勞收穫中。主要的勤勞收入支出，是於所謂僑民匯款與運輸、金融、保險、商業（含商業於其中）等之對外方面的收入或支出。中國的輸入超過，多由華僑匯款所補償。英、德、日的輸入超過，也是由對外勤勞的收得而補償的。反之，於匯兌及對內勤勞，因支出多而以填補輸出超過者，便是美國。資本利得收支，與貿易上的收支相密接相關聯，前面關於國際貿易系統已加敘述了。如內國地和外國地的消費收支，勤勞收支，及資本利得收支相合，而對立於貿易上之收支，這也可認為是所謂看不見的輸出入，或無形貿易收支之固定的輸出入，勤勞的輸出入，或資本作用的輸出入。無價的收入支出，通例不是重要的項目，但如德國的戰爭賠償金樣的無價收支出現時，於對外收支的秩序生出巨大紛更。

合所謂無形貿易的收支與無償收支，謂之貿易外收支，使與貿易上之收支相對立。

將收入及支出分爲真收支與假收支之標準，前者是指引起國民財產之增減者，後者是指不至引起國民財產之增減者。關於對外收支的注意是存於購買資力之如何。貨幣之得喪不是直接增減國民之富的。重商主義的政策，置重於貨幣收得，是完成貴金屬貨幣制度，且爲蓄積對外購買資力。國民之富，是實物上之富，支出貨幣，輸入貨物，這是變富之形態而充實富的。然而超過國民之消費需要，於此以外，而試行國內生產，將此生產品輸出於外國，而收得貨幣，這不待說是國民之富的增加了。蓋此貨幣已成對外購買資力，所以便可以之代表應輸入的國民需要貨物。如此，單純的貨幣之得喪，不是國富之增減，而可充國民需要的對外購買資力之增減纔是國民之富的增減，纔是國民財產之得喪。可是，於事實某對外收支之金額果否真成爲國民財產之增減，若不一一調查後是不明白的。因此所謂國民之真收支，在形式的由國民收支，而終結的成爲貨幣之得喪了；亦可認爲是合對外購買資力之增減，而成國民財產之增減者。與此相異的假收支，是有貨幣之收入支出，但合對外購買資力之增減，而不引起國民財產之增減，只是變化國民財產的形態與所在者。

主要的假收支是資本移轉。由外國收用資本的情形，是豫定後之償還支出的先收入，投下資本於外國時，是豫定後之收回收入的先支出，償還是反還先收入的復支出，收回是還元先支出的復收入。對外債權之設定，是將國內保有的財產移於外國，對外債務之設定，是外國財產變更所在而移於國內。此點恰如個人存款於銀行而又支取，或由銀行借入而又返還時，不別成爲財產之增減是同樣的。在假收支之中，資本移轉，大底律與真收支相對立，而成爲重要的收支項目，但假設收支，卻是平時付隨的收支。匯兌銀行，當異常的市價時，作爲匯兌政策之執行者，而出動於匯兌票據之買賣，但在此別無收支事由，不過使買賣者早遲復元的假收支而已。又匯兌銀行和中央銀行或政府，行信用設定，究竟亦不成爲收支，現在若借入或貸出則加於先前的資本移轉之假收支。匯兌市價有激變的情勢時，投機者的匯兌買賣蠢起，但這也因爲別無收支事由，所以仍是使買賣者早遲復元的假收支。

將這樣的對外收支，分爲真收支與假收支來看時，則收支對照的均衡和偏差，是怎樣發生的，又怎樣的纔可以謀適合，便很明白的知道了。對外受付對照，是爲對外收支對照所引導而決定匯

兌市價者，但這只是在對勘貨幣之需要與供給，而無問其事由的必要，真收支和假收支，卻是玉石并陳。於是爲使需供投合，而插入調節匯兌的收支。這不是日日的匯兌市價，而是經長期間市價有過甚的變動頃向時，作爲匯兌政策，也溯及受付對照之本，而着手於對外收支之調節的。要之，對外收支對照，因爲是一般支配對外購買資力之消長者，無論何國，爲謀收支之適合，是極端注意的。

從來觀察對外貿易者，大概分作輸出超過的順勢貿易與輸入超過的逆勢貿易，率畏逆勢而喜順勢，以求免於逆勢而趨於順勢的貿易政策。但這是貿易上的收支，差不多直接是對外收支時代的思想，現在不適當了。又對外貿易上之收支，在對外收支之中，縱然大體是重大的項目，而輸出超過和輸入超過，是對外收支對照的順勢和逆勢，而不是對外貿易的順勢和逆勢。所謂貿易者，是於國民財貨之需要供給，加於國內自足範圍的對外補足的輸出入以求使國民需供適合，或者恰使國民需供適合，或者相反而破壞適合，由此纔分出順勢貿易與逆勢貿易。故由匯兌市價之下落，大大的減少輸入，增加輸出而成爲輸出超過，或者由輸入以充重要的需要，其程度減少，由多量之輸出抑制重要消費需要，這樣便是明白的逆勢貿易。貿易上之收支金額如何，不是貿易順逆的問

題，而是對外收支順逆之問題。又雖作爲收支對照，而順勢逆勢之判定，還是應就一般的收支來看。若僅就貿易上之收支來看，沒有好大的意義。

觀察對外收支之順逆，不可不將真收支與假收支分別來看。於真收支在一時的無償收支之中，若有如戰爭賠償金之巨額者，則爲此而謀收支之全般之適合，有作特別策畫的必要。但此等賠償金在對外收支之中卻是例外，而通例各國是對照貿易上之收支與貿易外之收支之反對的偏差，而謀真收支之適合。真收支若成爲收入超過或支出超過，則由資本移轉而謀全收支之適合。在此場合，如前面關於國際貿易系統所述一樣，國民產業在幼稚時代收用資本，而於成熟強健的時代投下資本，像取這樣自然之收支均衡而進行時，無論在誰，都是順勢的收支。然如日本，國產雖已成熟，而還沒有作對外投資，卻爲填補年年貿易上之支出超過，至於仰給外債，縱得一時的收支均衡，不久還是有陷於不能填補底支出超過之苦境的危險。日本外債之多，若由投資國看是資本，而在受資國則多不成爲資本，因之依於復支出而清算資本關係是很困難的。美國與日本正相反對，現在於貿易上的收入超過增加之外，而貿易外之收入也增加了。這是順境，當然是很好的，但是此

一國過度的順勢，便關係的使他國成爲逆勢。這是世界流通的系統使然的。

這樣的對收支對照，於各國民有重大的意義，應謀各本國之順勢而努力。此等國家的收支對照互相交錯，而世界貨幣之國際流通系統便成立了。又此等收支對照，經過相當時間而情勢變更時，便成爲國際系統的變化。與此同時成立的國際流通系統，自然保持一定的秩序，此秩序制約各國民之對外收支；因國民生產力薄弱而其國民經濟沒有具着對外收入的伸張力，便受國際系統之支配，國策之自由極受拘束。

世界貨幣的國際流通系統爲知其具有如何的內容，便須一一察各國民之對外收支對照，使一國民之收入與他國民之支出相與對應接連，而鑲成一幅系統圖。此圖逾時而又作成時，便可以明瞭流通系統的變化了。但貨幣與商品不同，不但作無着落點的循環流通，且常有停留的處所，而現在通貨移動，反卻是例外。因此爲知道國際流通之類數及方向，就各國已調查的對外收支之種別數額，試爲合理的分類與彙集，而再造流通系統之內容。於此流通系統凡可以稱爲世界貨幣流通之停留場的處所，總得一一舉出。此停留場各國民保有的正貨與一國民在他國民中所有的正

貨債權——或換算爲正貨債權者——此兩者之數額，於各國民之間須相應於各國民的對外收支；其配置情形，譬如鐵道應於物資集散之頻繁與清簡，於各驛準備着適當的車輛而使運輸圓滑，如配置不當，或車輛不足，運輸便不能圓滑進行；貨幣之國際流通其圓滑與否，關係是很大的。在日本這個停留場，正貨屢屢瀕於涸竭，爲潤澤此涸竭而引入外資，但又成爲愈益涸竭的原因，而不得不憾泉源之淺。現在德國這個停留場，亦有深刻的煩惱。

其次，想要就世界貨幣的世·人·流·通·系·統附加數言。貨幣流通也與商品流通同樣，關於世人系統，可以認爲是國內系統所擴大的。固然，廣大的世人系統，到底非國內系統之比，特別歐洲諸國所行的短期信用之金融系統，是有極複雜的內容，吾人與此系統關係疏遠，欲知其實際的情形是很困難的。至其系統之性質及機軸，卻是國內系統之延長而互相接續的。

由這樣接續而成的世人系統，與國際系統網羅各國民經濟而作一輪環者不同，於世界各地，系統內容之粗密程度，顯然差異。歐洲地方較爲周密，特別在倫敦、巴黎、柏林等大都市之間，有密



接的關係，倫敦與紐約之間，在系統之上亦成爲鄰接地，雖於南北亞美利加大陸，比較密的金融系統仍是存立的。然此等間的關係，卻比較的淺薄。又東洋方面之系統的內容，亦顯然疏粗。南亞細亞地方，卻附隨於歐洲之系統，與極東地方之關係甚薄。連在東洋二大國民的中國與日本之間，伴於貿易的買賣流通，雖必然的存在，而金融流通仍是極粗疏的。這是由於先進國民的日本，其資本貧弱，與中國因銀貨國的關係，所具的信用於政治經濟的基礎又甚爲脆弱之故。所以金融流通不能緊密，將來中國如能改革幣制，彼此或有密接的結合。又一般東洋與西洋之間之關係，是不密的。前者大概特區別爲東洋市面，而與後者相疏隔，恰如由彼方之森林離開，而於此方有一列的樹木一樣的狀態。要之，以世界爲範圍的一個世人流通系統，其存在是不容疑的；但其系統內容，如上述一樣，包含着粗密紛紜的地方系統，其情形恰如單擴大了地域的大都市一樣。

世人流通系統，可以說是國內系統之接續擴大，但在國內有國家的統制，在金融恐慌之救濟防止，政府尚可盡量的努力。而世人系統便與國內系統不同，完全立於自然秩序之中。這種自然之機構是很精巧的，但若儘這樣，自然生出破綻，危險便多了。一九三〇年奧大利一銀行之破綻，脅迫

德意志的金融界，不久一九三一年，英國之金本位制便停止了，其影響於諸方面是很新奇的事實。此種情形，又顯着世人系統於國際系統有密接的關係。

\*

\*

\*

\*

\*

以上所述國際流通系統與世人流通系統相綜合者，即是世界貨幣的流通系統。在觀察世界貨幣之特質時，分析爲國際貨幣與世人貨幣，日圓與打拉等的國家刻印，與什麼亦沒有的裸金，於在其合體分離，認識有分析考察之必要。然在觀察此世界貨幣之流通時，變更看法，於同一的世界貨幣，分析而觀察其流動於國民之間，抑流動於個人之間。如個人愛惜貨幣，國民於貨幣也不得無關心。個人爲苦心於收入、支出、設計、治產等事，國民於互相對立之生活也應作同樣的事務。如此由起於國民之間的世界貨幣之移轉，而國際流通便成立了，由起於個人之間的世界貨幣之移轉，而世人流通便成立了，兩者都是保持着正常的關係而作成系統。但兩者不是各別存立的；是同一世界貨幣之移轉，而觀其是用個人名義所行的，抑是用國民名義所行的，因此等之差異，而立世人系統與國際系統之區別；世界貨幣，是流通世界市面底具體的系統，是唯一的。

貨幣交通雖在交通經濟之中，而其存在亦是最帶有特色的。大約貨幣交通，於國家沒有給與特別的注意，所以不受的統制，唯因其如此，所以國家亦不保障其自由交通。固然，貨幣於交通經濟的地位也很重要，由此而流通經濟出現，由此而資本經濟發展，此資本經濟，至今苦惱着個人，國民及全世界。近代交通經濟雖謂其以貨幣為樞軸而進行也是可以的。貨幣既具有這樣的重要性，國家對於貨幣制度之制定及運用，予以最大的注意，這是當然的事。同時，貨幣交通之本質，亦是以最大限度之自由為必要。若改廢貨幣交通之組織，自當別論，既不能改廢，則自由交通之保障，便是其組織之生命。如此，國家之統制與個人之自由，在國民交通經濟，由貨幣交通之本質，是可以調和的。但貨幣轉化為資本，更成為管制資本之後，資本似乎成了企圖反逆於國家之統制，但於普通貨幣之間，如上的調和還可以保持。然貨幣交通現於世界交通經濟時，事態便顯然變更了。於此，沒有國家樣的統制者，反之，都是與統制貨幣交通的國家相對立，而各自於世界市面追逐可獲得的購買資力而互相競爭。此競爭卻繼可以說是使近代國民經濟成立之有力的鞭策者。在這樣無統制的世界自然秩序之下貨幣交通的國際系統，以國民作為交通單位而成立了。然個人習於最期間最

大的自由保障，無視國民經濟之統制，爲自己生活而追求貨幣。若認國家刻印的通貨難於憑信時，則羣衆都奔到發券銀行之門前而抓得非國民的貨幣了。連在以國民主義相誇的日本人之中，於最近傾注於非國民的貨幣者也很多，且有以國民貨幣爲不具者了。猶太人可以看爲是世人貨幣人，他們卻是爲各國之國民主義者所排斥的。國交雖頻於危殆時，若世人的貨幣交通，於金融關係互相交錯，則屢有左右國策的事情。這樣的貨幣交通，不能收納於國際系統而於國際系統之外，別形成一世人系統。有時國際系統抑壓世人系統，有時世人系統牽制國際系統，二者雙關的交互動作。合此二者來看，卽是世界貨幣的流通系統。

\* \* \* \* \*

世界貨幣之流通等於商品之流通，只是現於世界交通經濟之表面的現象，所不同者，一是與價値物之移轉，一是價値表章之移轉。然如前所述適品之流通，於裏面是行生產上之分業與消費上之分益者，而貨幣流通亦是執行同一的任務。唯在此，於以價値表章行分業及分益之點，總得揚棄與商品相異之點。此分業及分益之問題，讓於後面再述，而於此關於貨幣流通的本身問題有應

加以考察者，即於世界貨幣交通的買賣流通與金融流通之分歧是也。其出現，買賣流通是先發生的，金融流通是枝生的，但金融流通於形成國際的并世人的交通紐帶之上，卻盡重大的勞役。於此點，世人流通經濟之問題，雖說是世界通商與世界金融二者，大概亦沒有防礙吧。固然，在世界經濟的概說，於細小的問題是沒有涉及的。這裏只舉其要點，先考察買賣流通，次及於金融流通。

### 第三款 世界貨幣之買賣流通

世界貨幣的買賣流通，是立於世界商品之反面；於商品之國際流通，各國對外收支中貿易上之收支，於所相連之處，而行貨幣之買賣流通；於商品之世人流通，在難於紀數的個人代價受付之連續之間，而觀貨幣之買賣流通。後者於大體，與國內之買賣流通，取同樣的形態，前者是看集團的所行的貨幣移轉，在國際流通系統之中，須問移轉之方向與數額。

關於世界貨幣之買賣流通，應特別作為問題者，是國際貨幣之構成，如何及於買賣流通——與此相關的商品流通——的關係。在其構成有共通貨幣與各別貨幣二種，已如前述，在共通貨幣有金本位之組，與銀本位之組，而無論那種，都是同樣的作用，所以將不重要的銀貨本位組略了，當

爲共通貨幣的，大概是探金貨本位組，作爲各別貨幣的，有金貨國與銀貨國之組，金貨國和銀貨國與紙幣國之組，及紙幣國集團之組，三種，而其中主要的因爲是最後者，所以卽就主要的觀察。

於金貨國間貨幣流通之特色是在代替平價之一定不動，此代替平價，便是代替價格——主要的是匯兌市價——之根柢。如所謂一百日圓，當四十九打拉八四六通貨之純分量而定的平價，只要不變更貨幣法，此平價大概是不變的。日圓與打拉之代替價格是爲此平價所限定，惟於正貨之出入，可以加減運輸費。——於通貨之自由供給，若要手數料，則也可以加此手數料。——此代替價格之界限，與各國商品市面的貨幣之購買能力或物價無關係，又於國民間的貿易流通之狀態也無關係；只是通貨之資料是共通的，且通貨之自由供給及自由輸出，是基於所認許的貨幣自身之性質。此點是共通貨幣與各別貨幣相差異之最著的特色。在這樣的共通貨幣，於各國貨幣之間的代替平價，是一定不動的，代替價格是於極狹的界限內決定的，所以於大體各國貨幣之購買能力，常立於同一水準之中，且此等因爲可以無限制的互相換取，所以共通貨幣的金貨，無論是那一個的，大概也可以看作同一的貨幣。自然，各國之商品市面，是各異的國定貨幣之通用場面，且異其

貨幣單位，在販賣財之呼值雖有大小之差，但於事實，各國市面相合，自然可以看為同一貨幣的流通場面。因此各國的販賣財，依於同一評價之基準，比較價格——更比較到價值及生產費——之高低，需要由高價之國向低價之國的狀態，恰與在國內市面的商品需要是同樣的。但國際市面與國內市面不同者以有關稅之存在，唯關稅是加於價格的，若照樣看為高價亦是可能的。運費於二個市面是不能相同的。如此各國商品之國際流通是由綜合各國而看見的物價之絕對的差異所惹起的，使各別社會的生產物，也如同同一社會的生產物之流通。物價高的國多輸入，物價低的國多輸出。此等商品移動，由各商品之需要及供給之變化與購買力之增減而趨於中和，自然有導各國之物價於均等的傾向，而更於各國由通貨之伸縮，和消費需要之增減，或者生產費之增減等獨自的事情，而上下物價時，各國間物價之懸隔，復重新促進商品之移動。

其次，國際共通貨幣，於通貨之供給因具有共通基礎之故，若採正貨運現的方法，可以無限制的收受輸出代價，支付輸入代價。即由貨幣方面便不妨礙商品之國際流通，與在紙幣方面顯然不同。因此必要輸入多的國民，沒有因輸入超過而抑制輸入的事，此點是安全的，但有瀕於正貨缺乏

之危險。重言之，必要輸入多或物價高的國家，無限制的輸入他國品，必要輸出多或物價低的國家，無限制的輸出本國品；一方是支出超過，一方是收入超過，縱然過偏，而於狹的一定限界以外，沒有變動貨幣的代替價格，代替價格是沒有矯正對外收支偏差之力。極端言之，一國祇是支出一國祇收入的狀況，也還是可以想像的。奧大利的金產出額數最多的時候，輸入大部分的需要品，而對此需要品便以金作為供給。在此場合，也可說是金與其他之貨物相交換；但英國及其他國家，以金當為有購買能力的財以作供給，則不產生金的國家，輸運正貨，以充輸入代價，亦沒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金生產出少的國家，以富源生產力缺乏之故，若無限制的接續輸入，則正貨陸續流出，一時縱然可以由外債而填此流出的正貨，而正貨一盡，則只有出於停止金本位之一途；其在與此情勢相對的國家，正貨陸續流入，雖努力投資於外國，而投資若難於進行，結底成為正貨過剩，而限制自由供給或自由輸入，如此便與因正貨耗盡而停止金位之國家，從反對方向而仍遇見有改變金本位的必要。日本便受前一種情勢之威脅，美國在大戰時，將過剩金貨之一部，暫行保藏，而拔出於流通界，是顯示了後一種情勢之一端。這未必是金本位制之罪，也可以說是因為生產事情，壓迫此本位



制。像這樣的本位制，也有某點是可以當成本位制問題研究的。總之，由金本位的國際共通貨幣之下的買賣流通，使國際市面，大體可以與國內市面同樣，合併商品流通與貨幣流通，使遂成顯著的發展。雖在銀貨國間的買賣流通，事情亦與金貨國間同樣。唯從世界貨幣交通之實際看不甚重要而已。

又次，吾人於各別貨幣之下作買賣流通者，先觀其金貨國與銀貨國間的狀態。二種貨幣之間的代替平價，是金銀價格之比。這比價，因為不絕的變動，其變動之程度如何，決定兩個國家的物價之懸隔的程度。金銀比價之變動——即代替平價之變動——沒有看見與紙幣價值一樣的無限的變動；但若成爲世界大戰以後樣的過甚的變動，則各國之物價平準面過於不符，每每高價面與低價面發生相反的變化。在這樣的情形，不同本位國間的買賣流通，因低價面而向於高價面者被抑制，其在於反對的方向者被促起，物價面依於相反的上下，而不免有逆流的傾向，其妨礙紊亂國民間之流通，且使發生投機的事情，是不待說的。此等事實，於近時的中日貿易是常常經驗的。如現在『滿洲』的本位制度問題，不可不顧慮這裏所舉的買賣流通的事情——并後所述的金融

流通之事情——而加以決定。我以為『滿洲』應於某程度以內尊重已存的銀貨流通，同時，應將對日本與對中國的流通關係，比較其孰廣孰密，務求相等的達到與其流通關係比較廣密的國家之物價平準面。

復次，觀察金貨國和銀貨國，與紙幣國之間，或紙幣國相互間之買賣流通，這等大概看為同樣的關係也是無妨的。可是，如前所述一樣，現在的紙幣國，不是紙幣本位制，只是由金本位停止而現出的不換紙幣，金貨依然具有通用力，惟在實際金貨是不流通的，金紙之間的價值亦是不發生差異的，但是此紙幣與外國的金貨之間因為價值發生差異，惟就此點而認為是紙幣國也無妨礙。將此等紙幣國置於一方的各別貨幣國間的關係，其主要的特色，是代替平價無限制變動。金貨國與銀貨國間的代替平價也有變動，但因金貨之產出及移動有自然的限制，所以其變動亦不是無限制的。然若是紙幣國，則以印刷機械，無論如何高的面額通貨都可以供給，所以因其國內購買力無限制的下落，而代替平價也無限制的下落。若關係的觀察，在不下落的相手國方面，代替平價便成無限制的上騰。於此想要順便附加數言，即於紙幣是否有平價的疑問。貨幣間之交換價值不絕的

變動時，代替平價也有以爲不存的說法，但這是不當的。所謂平價，不是平穩的價值，是指平準的價值。平準之一定不動這是所希望的，而平準之變動卻是常有的。平準之不動，因爲是希望的，所以需求共通貨幣。紙幣對於金貨之平準價值務求其不動也未必不可能。唯於不換紙幣濫發的場合，仍不免巨大的變動，且於很猛烈的變動之間，因爲不能完成平準的任務，雖有平價亦等於無。可是紙幣是否時常一定是這樣卻不能決定。

然則，紙幣的代替平價是怎樣定出的呢。由紙幣國對金貨國和銀貨國，以紙幣由國內購買金和銀的價格，便成爲代替平價；此價格於同本位國間，相當於可以運現的正貨之相等價值。於國內不能自由的買得正貨的場合，便與下面所舉成立於紙幣國間的平價相同樣了。在此場合，於紙幣國的金之買入價格，是依於對金貨國的匯兌市價而決定的。關於紙幣國互相間的代替平價，不能不依照喀塞爾教授所組織考究的購買力平價說。唯不換紙幣，於一國的市面有購買能力者纔有存在的意義，此外全然沒有可生何等價值的根據。人們於求他國紙幣之場合，因爲以此於他國市面專作購買用，對此紙幣的評價，不外以其購買能力之程度爲目標。而吾人之所謂平價，因爲

是所謂平準價值與相當價值的意義，所以兩國紙幣，各國內價值之對比，可以說是此等紙幣之代替平價，蓋當然之事。此平價與金平價不同之點是在不固定的變動，但紙幣之購買能力若安定，則平價也可以安定的。

從來的紙幣不是獨立紙幣，而是不換紙幣，不換紙幣因為是現於金本位停止之後者；所以紙幣的匯兌市價，是以前金貨匯兌之繼續，對於紙幣之信用如何，依於紙幣供給之傾向及其他事情，有左右匯兌市價之力。因此，紙幣匯兌於事實要指示基於如金貨匯兌的平價所決定市價，是很困難的。但不問人們意識着與否，紙幣的匯兌市價，總得根據於購買力平價，這種傾向，是必然的。例如質量相等的貨物，其市價若在英國是一鎊，在美國是五打拉，則關於此貨物，鎊對打拉的代替平價，便是一對五。購買者所持的紙幣一鎊，或紙幣五打拉是有相等的價值。於此雖加上運費及關稅等，然亦可以說自始即加入於市價之中的。其次，就他種之相等的貨物，若將二國市價比較起來，關於各各之範圍內貨物，鎊與打拉之代替平價便可以知道了。又就僅生產於一方，不生產於他方的貨物，一方之貨物出現於他方之市面時，由其國之需要事情與購買能力之關係來看，察其具有幾

許之市價，而比較雙方之市價。吾人就這樣各種貨物所見的鎊與打拉之比價，廣泛的普及於可收納於兩國的對外需要及供給之範圍內的商品，若取此等之中數，這便成爲鎊對打拉的代替平價。可是這等平價，因爲只算是理論的想定，實際的數字是沒有算出的；又參與匯兌的人們，不知平價是什麼，又雖知道也無大關係。蓋從來的紙幣，大概是由財政上之需要或物價提高政策之理由而現出者，其供給之限度是不明瞭的；且紙幣之國內價值，依其供給之增減而變動，代替平價也與此相應而變動，所以平價差不多沒有什麼實用。但爲防正貨之大流出而停止金本位，及增發通貨而不停止金本位的場合，代替平價卻有知道的必要；唯在此場合由對於紙幣的信用，因爲看見匯兌市價普遍的下落，這又顯示平價作用之無力。獨立紙幣現出，其購買能力不受貨幣方面刺激的時候，若是到來，則紙幣之購買力平價，或可以明白的現示吧。

在金貨國之間，金貨的代替平價點，其決定與其購買能力并無關係，但在紙幣，其代替平價因爲是由內外貨幣之國內價值之比而決定的，故一國紙幣的對外價值——購買價值——是代替價值在平價的範圍內，與其平價立於同一線上的。以代替價格作爲對外價值的見解，也僅於此種

場合纔可以事實上加以承認。但是實際的匯兌市價，因為與代替平價有多少的懸隔，故紙幣的對外價值，是由於代替價格與外國通貨的購買能力程度而定的，理論上及實際上并不是匯兌價格

——即對外價值。——又金貨間的代替平價是固定的，與其購買能力不相關係，故匯兌市價在平

價的場合，本國與他國金貨之購買力有差異的時候，由此引起他國販賣財的需要及供給，因而發生匯兌之必要。然紙幣間的代替平價，因為是對比本國與他國之購買力相等的價值，所以若匯兌市價在平價時，便無貨物貿易之必要，因此也可以想像其不發生匯兌樣的機會。然其所以不然者，一、雖在平價之下，一方所缺的商品有相通之必要，二、雖以一般的代替平價，在特定貨物，國內價格與對外價格之間有價值分歧的時候，所以匯兌的機會仍然不少。特別於不能互相通融生產手段之國家間，其兩方財貨之價格有相反的高低時，先將價格低的貨物輸出於外國，而以其販賣所入之紙幣，購買在本國價值高的貨物以輸入於本國，故代替平價的匯兌市價，於貿易未必是無益的。

如此，紙幣匯兌是由代替平價所引起的；但因此卻每發生欲匯兌市價與平價懸隔而圖收穫利益的要求。紙幣的匯兌價格，是由外國貨幣的需要及供給所決定的，這與其他交換場合沒有不

同的地方。而其現於需供對立的各當事者之需要價值及供給價值，不用說，不是意識的以紙幣一般的代替平價爲標準；但是，匯兌之需要者，例如貨物輸入者，想要多得外國貨幣；匯兌之供給者，例如貨物之輸出者，想要多得內國貨幣。其所謂多的程度，是對比輸入和輸出貨物之內外市價，而所以所見的本國與他國貨幣之各個代替平價爲標準。由此等多數當事者的需要價值及供給價值之競爭，或者由以此等競爭點爲目標的匯兌銀行之考量，決定實際的匯兌市價。故匯兌市價，不是意識的將紙幣一般的代替平價——就各販賣財看的各個代替平價之中數——爲標準所決定的；卻是當事者立於需要及供給兩方，超出或低降各個代替平價之離心的要求，自然的受牽制，而使匯兌市價，向心的着落於一般的代替平價。匯兌市價是具有這樣的傾向。又匯兌市價若是決定，則由此比較紙幣的國內價值與對外價值，復由此而生出對外貿易及其他的對外收支事由，其增減，更成爲外國貨幣的需要供給之增減，而使匯兌市價變動起去。

在紙幣國由通貨之伸縮，而使其購買能力變動，因此也使代替平價變動，匯兌市價便趨於此新的平價。金貨之購買能力也有變動，但匯兌市價卻不爲此變動所牽累。這便是金貨與紙幣顯然

差異之點。此紙幣之匯兌市價與金貨不同，從其決定的事情來看，具有無限制變動的可能性，所以其匯兌市價，有使對外貿易及其他之對外交通動搖的可能性，且有其事實；這是紙幣最大的缺點，誰也認知的。但紙幣的匯兌市價，依其購買能力而變動時，於個人因其時之事情如何，利害各別，然其變動若是正規的發生，於國民經濟也不必一定使對外的真收支生出偏差，或妨礙貨物之輸出入及其他的對外交通。蓋基於紙幣購買力的代替價格之變動，因依價值尺度之伸縮，而加減匯兌市價的呼價，所以此紙幣的國內價值，特別其對外價值是沒有增減的。即一國的物價，比他國的物價高騰，匯兌市價（內貨建）亦因此高騰時，輸入品的國內市價雖高騰，而國產品也高騰着之故，不但輸入品特別成爲高價，連輸出品之國內市價也高騰，若合匯兌市價看，此輸出品出現於國外市面時，所以亦不特別成爲高價的。但雖這樣平穩的場合，而紙幣與金仍然不同；其購買力之變動，同時使匯市價變動之點，與如前所述金貨國間之交通，自然的合併各國之流通市面而使成一市面者，大異其趣；各紙幣國妨礙市面之結合，各國每每以特有的販賣財與購買力相對應的市面關係而使之并立，使商品市面，名實共成各別者。於此販賣財貨之國際流通，屢屢是由變動不常的匯



兌市價，依所比較的各國貨物之相對的差異所引起的。這種情形是使紙幣國的對外貨幣交通成爲很繁難的，關於對外交易的計慮，便須用力防制難於預測的幾多條件；其狀態儼如世界市面若由金貨則可以透視，若由紙幣，則處處皆被掩蔽一樣，這卻使一切對外經濟交通也一般成投機的，而妨礙堅實的進步。特別使買賣流通隨時滯澀。尤其在紙幣國醞釀政治危機時候，紙幣之供給量并其貨幣之價值，爲主要的政治事情所左右，由此對於購買能力的信用，發生疑慮，買賣流通便有陷於攪亂的危險。

其次，應認爲紙幣交通之特色者，是對外收支不能如金貨交通可以無限制的行使。在紙幣國之間，商品之國際移動因爲是由貨物之相對的差異所引起，所以一國的對外收支可以取得均衡，而自然有受此均衡約制的傾向。由紙幣購買能力之增減而呼值有高低，自當別論，而依於輸入超過等真支出增加時，便增加外國貨幣的需要，而提高匯兌市價。這高漲，是使紙幣的對外價值低落，使輸入品特別於國內成爲高價，使輸出品特別於國外成爲低價，所以抑制輸入促進輸出自然誘致支出之減少及收入之增加。此傾向，於金貨交通也是存在的；自由主義論者，基於此傾向，以對外

貿易的自然均衡爲前提而主張自由貿易政策，但此傾向因其現出的範圍極爲狹隘，大底不足以作爲問題。惟於紙幣，纔現出寬廣的變化，所謂引於均衡，也纔值得充分注意。此均衡作用，於對外收支政策，可以認爲便宜的，可是在紙幣國，必要的輸入品多而沒有代價那樣輸入品的許多輸出品時，到某程度，輸入品雖成爲高價亦不能不繼續輸入，支出超過太甚，匯兌市價益漸高騰，若輸入品愈成爲高價，未了雖必要輸入似乎也不能不加以限制了。其限制是成爲抑制支出超過，使向於收支均衡的方向，但在國民則因抑制必要輸入感受苦痛，而在國際便成爲買賣流通之退步。又因輸出等而對外收入超過時，則由反對的路徑引於均衡，打破此均衡，雖行輸出，而達到某程度，則輸出品便成過甚的低價，不得不停止輸出，結局復向於均衡，但就這樣於國民也難於處置輸出品，在國際仍成爲買賣流通之退步。例如日本，便是以紙幣而爲必要輸入品之高價所苦。扼制輸出之例，是稍異平常的時候纔有，如世界大戰時，日美同時禁止金輸出，日本之對美輸出超過，由匯兌市價（內貨建）之低落，而生出輸出困難，卽其適例；這樣紙幣國一時之偏差，自當別論，但結局仍受約制，卽其所買不得超過於本國之販賣的限度以上，所賣不得超過於購買限度以上。這是因爲紙幣

不能像金貨樣可變通於他國，而是只限於一國的。但在達於這樣限度之際，因貨幣之貸借，作出假收入和假支出時，便就此和緩真收入和真支出之超過，雖可以使生重行販賣和購買的餘裕，這只可打開一時的難局，紙幣債務之償還，結局仍不外以貨物支付，所以將來愈益加重輸出和輸入的困難。可是雖是金貨亦不過是購買能力，所以其結局亦不能不於貨物等販賣財以求對外收支之實體，這也是與紙幣同樣的；但在金貨間，大概沒有由匯兌作用以左右貿易價格，所以沒有像紙幣樣狹的範圍被局限於對外收支之偏差。同時若依金貨生出多的收入超過或支出超過而成意外的結果，這也是不少的。紙幣不用說了，若是不同本位制，後進國爲整理產業發展之基礎及條件，暫時購買超過，是不利益的。這不利益多的新進國，所以爭先而斷行同本位制之採用。與此相異的，物價高的先進國，想要抑制輸入，保全國產，防止失業，卻以用紙幣爲利益。所以在今日第一流的資本國，連素來堅持金貨的英國，也不躊躇的停止金本位制了。又必要輸入多的國家，不得已成爲紙幣國而臨於輸入困難時，於輸入額可容許的範圍內，於輸入品設差別，發布許可制和管理制，這也有必要吧。若謂金貨交通是開國境之門戶而登優勝劣敗之舞台，則紙幣交通是增高國境之障壁而

置身於我不犯人人不犯我的境遇者。在前之場合，是世界貨幣的買賣流通之伸展，在後之場合，則是世界貨幣的買賣流通之收縮。

以上，吾人就世界貨幣國際的買賣流通，看見了共同貨幣與各別貨幣的差別。約言之，在前者代替價值是一定不動的，於各國之間，事實上差不多是同一的通貨流通着；各國的物產，在絕對的差異之下相比較，對外貿易及對外收支，不是受貨幣方面限制的；於買賣流通，各國市面差不多現出撤去事實上國境的狀態。反之，在後者，代替平價不斷的變動，各國貨幣，名實同被分離，而相交換；各國物價，在相對的差異之下相比較，對外收支及對外貿易，從貨幣方面受約制；於買賣流通，各國市面名實同被隔離，使各別的交通經濟圈相并立。雖在後者之中，金貨國與銀貨國之間，如上的特徵是很稀薄，但在紙幣國之間，這便顯然濃厚了。由以上的差異觀察，共通貨幣與各別貨幣究竟那一種足資世界貨幣交通之發展，這是不問自明的。各國民對於各別貨幣并不像對於國語一樣特別尊重，因為各別貨幣不是國民經濟所希望的，是不得已而出此的。香港之銀幣本位，因為是中國大陸之一隅之故。『滿洲』之銀本位，因為是由中國分離之故。中國之銀本位，幾次想要移於金本

位，而以國家統制力微弱之故，所以不能完成。至於不換紙幣除過去世界大戰時出於非常手段外，大概是國民政治經濟之破綻使然的。雖紙幣於大體若盡貨幣之職分，而嚴守着供給之節制，仍無妨礙；然從來不換紙幣，實際成爲主要通貨的時候，多是由於非常時財政的需要而來的，總不能免紙幣之濫發。紙幣屢次增發時，人們恐其購買力愈益低下，於國內即買動產不動產，於國外則將資本轉換爲價值安定的外國貨幣。前者雖將紙幣之國內價值益益降下去，但還不能無限制進行；後者大底進出的範圍頗廣，機會亦多，可以繼續進行，是成爲使匯兌市價暴騰的最大原因，使紙幣的對外價值比國內價值還更低落。其價值之懸隔，刺激輸出產業，成爲輸出之躍進；但這只是使一部輸出關係者有利，而卻賤賣國民勞動，壓迫國民需要。輸出不僅是未必有利，在他方紙幣的代替價值之低落，使必要輸入，感受困難，而於國民經濟，無限的造成需要供給之不適合。大戰後德國、奧國之例，是人所周知的。如此，德國便想出林敦馬克樣的窮策——也可以說是奇策——而衝破了貨幣國難。現在的德國，採匯兌管理制，雖非常的苦慮，而還是堅持金本位，這或是因爲不能忘記過去紙幣時代的苦惱吧。現在停止金本位的英、美、日等國，也是不得已，或是想要獲得副產物，一時雖

離開金，而貨幣市面因各別貨幣而隔離，其爲不利，是無疑的。但各國皆具有復歸金本位的期待，觀其不息的注意擁護正貨，便可以知道了。

在世界交通，共通貨幣次第的克服了各別貨幣，這是各國民不期而向於此點的自然趨勢。此趨勢可以說是國際貨幣之進步，抑即不外促進使國民貨幣的相互流通圓滑進行；但同時，於反面世人貨幣之存在，於此亦與有力焉。換言之，國際貨幣之共通化，是伴隨於世人貨幣的作用而來的。然而各國民之對立，國際貨幣之共通化自然開始運動。在互相依倚的國際共通貨幣之發展之中，國民爲互欲獲得共通貨幣的資料，其競爭也劇烈起來了。此爭奪戰因時代而異其理由，但遠自十四世紀便發生了，而金之蓄積競爭至今不絕。金之蓄積是於共通貨幣之下而保障對外購買資力的；然金之數量因爲是有限的，若某一國家無限制的要求保障，於他國便生出剝奪保障的結果。於此也有共通貨幣的煩惱。於買賣流通也有暗礁。

世界貨幣的買賣流通，於國際流通之外，有世人流通。此流通是行於需要世界商品的顧客與

供給世界商品的商人之間者，而從各個經濟之立場看的世界商業，便是活動的場面。於此將世界貨幣分配於個人，而形成其購買資力，商品向此資力而流通，而世界貨幣便流通於其反對的方向。因此於買賣流通的意味，世人流通，國際流通，沒有特別差異之點。但交通系統與交通秩序二者之間，有顯著的差異，這是不用說的，而特別於二者使有差異者，蓋由一是國民貨幣之流通，一是世界貨幣之流通。於國內流通所通用的貨幣，通常必不出於本國的國民貨幣之外，這是不待說的。雖於世人流通，人人持有的購買力，還是所給與本國的國民貨幣。人們以此而購買他國商品的場合，因為換取本國與他國的貨幣，仍作為國際貨幣，使其通用。在此場合，國民貨幣是金貨時，買國內的商品和買國外的商品沒有特別現出差異。可是，一旦國民貨幣成為紙幣時，國際貨幣與世人貨幣，因為分離起來，便由私人將世人貨幣的金貨，亦保藏起來。人們於國內不用金貨，而將此金貨向於國外而置於世人流通。但至最近，關於貨幣之國家統制益形嚴重起來了。限制金貨之私藏，而禁金製品之運出，貨幣國境，愈見難於超越了。世人經濟交通之廣狹，反比於國境障壁之高低。於貨幣之統制愈嚴重，世界貨幣之世人流通，愈漸稀薄。俄國已經首先禁止國人之參加世人流通了。

## 第四款 世界貨幣之投資流通

世界貨幣不單是當作商品的購買代價而流通，且作為收取利潤的資本而流通。貨幣於結局是購買能力，而為蓄積其能力，更作為具有收利能力的資本而用貨幣，於是又作為收利能力之蓄積而收資本的蓄積。投資流通與買賣流通不同，在元來往復流通之外，還伴隨利潤利息之流通由一方面達於彼方。這是加於資本而作增殖的流通。又於買賣流通的商品，是資本的產物，而可以單純作為用品財貨。至於資本於社會的交通關係，具有自然發生自然生存的特性，社會關係以外是什麼也沒有的。又商品作為財貨，不僅成為個人生活的目的物，於國民生活也是同樣的；國民經濟的目的，其實是在完成財貨之國民的生產及消費的。這雖於世界生活也略相當，世界經濟亦應完成財貨之世界的生產及消費而自然的活動。但資本固然是專成立於社會關係者，而其主要的仍是社會的個人生活之目的物。國民經濟於內部雖保護資本，使用資本，但這是國民的生產之一方法，而不是以收利能力作為總體經濟生活的目的物而使用的。將國民經濟認為是國家的資本家的合同時，其意是在指摘國家被資本家利用的狀態，而作國民經濟統制者的國家，不能即謂為資



本家人們每每說日本的國家資本上了幾億，甚至其中將軍需品製造事業的資金也加入了，這是由在國立工場的雇傭勞働者而來的錯覺，而忘卻了所謂資本是收受利潤利息之元本的單簡定義。可是國民經濟之對外活動在彼此交涉的場合，如作財貨之交換，仍算是作資本之投下。在此場合，國民經濟也是一個資本家，立於世界資本運動之中而成一個活動單位。若更進而成最後的世界經濟，則此世界經濟，於其內部只起資本運動，而在其總體經濟生活，完全沒有用資本之餘地，又連這等性格也還沒有具備。如此觀察時，作爲於世界的資本活動的主流，卻應舉成爲個人生活目的物的而投下的資本，國民經濟之投資活動，可以看爲居於附從的地位。可是，國家關於貨幣流通不問投資與否而廣加統制，更爲使對外收支成爲順勢，雖對於個人投資，也採取獎勵抑制的政策。蓋世界貨幣流通，也因經過相當時間，而在買賣流通以外的投資流通也增大了；在國民經濟對外購買資力之中，因爲資本利得占了不少的部分，對於此而講求投資獎勵策；又個人的投資因爲只在尋求利潤利息，若逸出於外國，也有使國民經濟之資本構成發生缺陷者，對於此應採投資抑制策。特別在歐美諸國之間，短期信用的投資關係是很濃密的，外國資本之投下和收回，由金融而予

國民經濟全般以巨大的影響，如最近英國停止金本位制所見一樣，連一國之貨幣制度也左右了。又日本最近之停止金本位制，日圓之換爲打拉的非國民的投資，亦與有力。資本主義本來是個人主義，其運動，是由國民經濟擴大到世界經濟，而縱橫於世人經濟交通。此世人經濟運動，於國民經濟或有利或有害。於此便行對於對外投資的國家統制。只要一行統制，個人投資也被收於國際投資關係之中。若離國家統制，而單看個人活動的投資，這便成爲世人投資關係。

\*

\*

\*

\*

\*

先就世界貨幣之國際投資流通觀察，雖在這裏，最初也不得不舉在國際共通貨幣與國際各別貨幣之投資關係的差異。如前關於買賣流通所述一樣，共通貨幣合各國的市面，大體作爲同一的貨幣流通場面，因此投資流通無關稅，運費等障礙，比買賣流通更圓滑的進行。若是共通貨幣，則國民的對外收支，無論怎樣增減，匯兌市價，因爲只在很狹的限界內變動，所以沒有由此方面妨害投資流通。共通貨幣是使國際投資流通成爲無限制的。然在各別貨幣，因爲一國貨幣不能無限制的換成他國的貨幣，於是先節制投資。又投資流通，不是如買賣流通一樣一時便完了的，因爲必得

隔一定期間，而須本利之復流通者，所以在往復流通之間，貨幣的價值變動時，總有一方當事者蒙受損害。在各別貨幣之中，不換紙幣其價值變動過甚，因為是通例，所以投資損失之危險自然大些。雖在金貨國與銀貨國之間，危險還是不免。於此場合，將參加資本企業之構成的出資與由外部參加資本企業放資分別來看；在出資之場合，資本因為轉化為受資國的貨幣，受資國民沒有損失的危險，但在投資國民方面便是價值之下落了，由貨幣而受收利潤，收回本金時，便有成爲損失的危險。在放資之場合，因為投資國的貨幣可以保留，對手國的貨幣價值縱然下落，也沒有損失，而在受資國貨幣價值只要一下落而貼水，支付利息，償還原本，便有受損失的危險。中國從金貨國收受放資，而由銀價格下落，外債本利之支付漸次的增加，成爲巨大的損失，這便是清末幣制改革論的主要的理由。又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對於滿洲沒有大量投資的緣由，和歐美的資本可以進入於中國而不進入的緣由，皆於受資國是銀貨國之點，有巨大的關係。如中國是歷來企業不振的國家，然對於此企業不振的國家，卻沒有放資的場所。放資大概是對於政府而行的。若企業出資，則有望的事業雖多，而前面所述出資國民的危險，又是伴隨着的。像這樣投資的障礙，若用共通貨幣，便一切都

除去了英國首先建立金本位制以來，各國雖形態不一，而皆趨於金本位制，這實是爲圖買賣流通與投資流通之便益的。

在國民間之投資關係，有所謂政治借款與經濟借款之別。政治借款，從古於國際戰爭時多行於聯合國之間，世界大戰，這種借款也是很多的，在戰後，對奧大利及其他之小國，作救濟借款，這也算是政治借款，德國的賠償金，和美國的戰債，也是政治借款之巨額者。借與中國的政治借款大概爲此名稱之所由生，是頗有名的。政治借款若從借資國言，不是受用了資本，而由從貸資國看，還是投資。但這不過是投資流通的旁支而已。專有經濟意義的投資，是伴於資本作用之發展，而漸次增進起來的。最初是由工業國之投資與農業國之受資互相對立，而投資流通便繁盛起來。關於此點，如前所述對外收支之平衡一樣，對外貿易與對外投資相聯絡，而演成八期的變遷。國民間之投資自然現出來的，是貿易投資。工業國握有高級的製造品，同時保有資本之餘裕。農業國則此兩者均缺，或兩者略具而均感缺乏。於兩國間工業品的輸出中，所充輸入國的產業設備物品之代價，以所受輸出國之資本，而充之者是很多的；但這是貿易投資。其次在工業先進國，有利的投資事業少起

來的時候，農業國也漸次工業化起來了，由貿易投資向於工業投資，而工業投資探出資的形式為主而進行，以供給固定資本。此等國際投資的適例，於英吉利對亞美利加合衆國，法國對俄國、英、德、美對南美諸國，可以看見。其次努力於工業振興之國家，若已可以自行供給資本，則先進國的資本，漸次移於外國的商業投資及金融投資去了。前者是供給工商業的運轉資本，後者是供給銀行的運轉資本。金融投資若更前進，則便進到存款於銀行的供資，但這是僅行於金融關係極密切的國民之間的。又國際投資流通若進到金融投資，則投資之世人經濟性便排除國民性而橫行，煩惱國家的資本逃避便頻頻發生。對於此等投資，比貿易還更寬大的國家，到現在也很注意的加以統制了。這雖於世界貨幣的投資流通，縮小其世人流通之範圍，而仍將投資流通移於國際流通之範圍，但就此也使世界投資流通的內容收縮了。

其次觀察世界貨幣的世人投資流通，投資的本場卻在這裏，而國際流通不過等於在世人流通之上加以國境而已。然世界大戰後，各國於國民經濟之統制，廣遍於各方面，其中國民貨幣制度，時常生出破綻，至於威脅國民經濟之全機構，而對貨幣的國家統制，愈加嚴密起來了。連素抱自由

主義的英國，在一九三一年金輸出再禁止之際，對於人們也命令以金換取減價的鎊了。如賠償金而感苦惱的德國，即僅蓄二百馬克以上的外國貨幣也使稟報於國家銀行。現在國家的金融統制，因為是擁護過去的投資促進，與反對的擁護貨幣制度與對外購買資力的最後之一策，嚴重的統制，就此便使世人投資流通萎縮。在大戰以前，投資比較受寬大的待遇，世人金融與金融資本之發展，固臻繁榮，世界經濟特別由此方面顯著的加強整體化起來了。商品雖是資本的商品，而大半是具有國民性的。但資本至於發展到金融資本時，國民性便極稀薄，不十分看得見國境的交通，世界性愈形濃厚了。所謂世界經濟金融資本的新底喀特爾、托辣斯、企業聯合等簇出，其勢力達到連強大的國家也可以左右了。然世界大戰將局面一轉，國民主義便擡頭了，資本關係也顯然帶着了國民性。自然現在蘇聯之外，國家與資本之結合是密接了，因為國民主義并不直接排斥資本主義，所以國民資本主義，不但還沒有衰，此等之間的競爭壓迫，防衛等葛藤，在國民經濟層發生許多波瀾。但這是必然的成爲對於世人金融的壓抑，同時使世界貨幣之投資流通，過量的退卻。

世界貨幣之流通，無論買賣流通和投資流通，現在都退卻，都滯塞，起來了。買賣流通是由商品流通之減退來的，投資流通是由事業之不振與貨幣制度之破綻來的。而皆是由於世界大戰，已存的世界經濟機構發生破綻爲其先行的原因。在買賣流通，是戰前的商品流通系統破壞，失去了商品輸出國與資本利得國的對應關係，國民主義之自給及保護政策，現於新的方面，以拘束牽制商品流通。在貨幣流通之滯塞，一是行資本的大破壞，二是商品流通之減退，使資本之收利力衰弱，國民資本主義便抑制世人投資之流通，更由貨幣制度之破綻，其事態便根本的達於滯塞之境了。故國民主義若是稀薄，商品流通之梗塞，也可以顯然和緩；特別在貨幣流通，世界貨幣傾於世人貨幣方面，而又不使發出擁護國民貨幣之悲劇，則如今日的混亂，或者不會看見吧。但是如現在一樣的世界經濟，每每由國民各自維持經濟秩序，由其相連結而維持世界秩序。若此方面顯然減退，則世人經濟方面，果有維持世界秩序的可能性麼。這不用說，即否定其可能性亦無妨的；蓋國民主義與其僅謂其爲公正的，甯肯謂其於人類團體生活，具有必定的根底，所以想要消除此主義的見解，一切都是空想。問題只在國民主義於國際調協要怎樣纔能成功。此調協已如前述，由世界生產組織

之改造才有可能。世界貨幣流通，在表面是價值移轉之運動，而在裏面便是於價值的形態，行生產上之分業與消費上之分益的機構。故貨幣問題，結局仍歸結於分業及分益的問題。因之此分業與分益兩者，特別立於前提的世界生產分業，若從物質方面加以改造，則採取價值形態的貨幣流通也可以改善了。反之，從貨幣方向變動生產組織卻是不能的。因此和緩世界流通之窘迫，自不能不以世界經濟之表面修繕事業為滿足。

關於世界貨幣流通現在的問題，可以說是原來可作循環流通的貨幣，許多陷於結局流通。雖在大戰前湧進英、法的貨幣特別的多，而此湧進者又再向於他方流出了。然於戰後湧進美、法者不但是多，而且長久的滯留於彼處，似乎成了不潤澤他國的變態，於此便成爲問題了。這裏有種種的事情。第一，德國的賠償金，陷對外收支於窮境，結局，償金之大部分的着落處是輸出超過的美國，這是招來貨幣結局流通的一大原因。此問題因爲經凡爾賽條約、道威斯案、揚格案、債務緩付（Moratorium）以至於最近之羅迦那協定，現在最後是係於美國戰債問題，但這不遠或可以看見解決吧。第二，世人的金融資本家，寄存於安全地帶的許多資金，往往震驚第一流資本國的發券銀行，但



這雖是大資本國的煩難，而不是給與世界貨幣機構以重傷的。第三，世界最大經濟國民的美國，想要一舉兩得以做到輸出超過與資本利得，站在這樣的立場，便是苦惱其他生產國的。這是自然的。鐵則，除待促美國收穫之時機外，無他法吧。第四，商品流通之停滯，直接妨害貨幣之買賣流通，這更成爲企業之衰退而疏遠投資流通。其主要的如前所述樣的通商問題，貨幣問題是追隨於此的。若夫以世界流通之滯塞認爲是世界資本主義向於落沒之過程而歡迎之者，這可以說是對那些將資本存放於世界安全地帶的資本主義，而使之將此漫游資本現出的一種痛快的宣告吧。資本主義若消滅，世界貨幣流通之滯塞也消滅吧。但還是不能認爲世界經濟便因此安定而即於和平。問題是在比表面資本更深的裏面之生產力。

在大戰後，金偏聚於美法二國，威脅各國的金本位制，各國金本位制之停止是由貨幣方面而使世界通商停滯了。於是國際聯盟於一九二九年設置金委員會，使研究報告金貨問題。報告是一九三〇年三一年三二年，提出了三次。其要旨，首述「近來金之出產減少，將來也仍將繼續減少，難

與生產及交易是之增進相伴隨，因此有物價低下的傾向，并金之保有之偏聚，以有使通貨最收縮，使物價最低下的傾向，必用代表金貨之證券，降低金兌換準備額，此準備減少，是應依國際協定而防各國信用之減退。』次述『金之偏聚多是政治的理由之故，欲爲此方面的解決，須廢止金貨之流通，僅以金充對外經濟準備，關於低減兌換準備額，應由各國中央銀行之協定而擁護金準備，這是防止因金不足而物價下落的良策。』末僅述及『使商品及勞動力之流通成爲自由，賠償問題達於圓滿的解決，回復各國財政之收支均衡，由改善經濟狀態，而應努力於金本位制之再建；比此制度更良者還沒有加以考慮；此金本位制，由國際調協而低減金準備，縱不見金產出額增加，亦可以使通貨之供給成爲潤澤；』遂復力說：『於此應由各國之中央銀行協力，以加於各國的通貨政策。』

以上是委員會建言，主張國際協力之要點。貨幣制度，除現在的中國外，無論何國，不僅立於嚴重的統制之下，且因相互希望他國貨幣交通之安定，國際協力比較的可以成功的吧。又貨幣本位制，若僅國內，則由國家統制之進步，即不必依賴金也無妨礙，這是可以想像的。可是，沒有金而欲於國際流通立同一的價值基準，則不能不須與現在的國民貨幣同一程度的世界統一貨幣之制定。但這并

不是現在的問題。唯各國因同採金本位制，而改建國際共通貨幣，卻是平凡的安全制度。於是問題便在各國金本位制之內容如何。構成國際貨幣的國定貨幣，便進到金本位制來了。這金本位制，不僅是以金貨作爲本位通貨；且進而設兌換制度，使兌換紙幣負通貨之任務，使通貨之發行，超於準備金額以上，使發券銀行調節通貨供給。故雖現時之金本位制，若政策得宜，不待肯慈之提案，已成爲通貨管理了。日本與奧國，已首先停止金貨流通而成功。在戰後無論何國都這樣了。更經戰時之訓練，連堅持金貨的英國，也停止金鑄貨，而移於無形金貨了。最進步者并已達到匯兌兌換了。如此，今日的金本位制，蓋僅爲制御紙幣濫發而保持金之基礎，與存置於國民間共通之價值基準，以期國際貨幣交通之安定；由此等必要，依然保持着生命。在國家統制之中，貨幣制度實爲其最進步者之一。國家之意志統制，因進步而漸次將貨幣的物質取除了。關於國民貨幣，時計一個，用一百元買了時候，認爲是時計與純金七十五格蘭姆的交換，這是交換經濟時代的情形。國家的意志統制若進步，關於通貨供給，雖不必依賴金也無妨礙；但立於自然秩序之上的世人經濟交通，不用說，在意志統制之限定的且微弱的國際經濟交通之中，作爲流通的世界貨幣，離開物質還是難於存立的。

至於今後的金本位制應如何改善，則金委員會低減國際的金準備之提案也是很好的。在肯慈的管理通貨案，也有可取的內容。我也認爲進而採金紙幣本位制卻是良策。此策近似肯慈案，而於旨趣是立於金本位制與紙幣本位制之中間者。即是制定紙幣以作國定貨幣；供給方法，是採依物價指數而伸縮的方法；關於對外支付，是認依法定比價的金匯兌兌換；在苦於對外支出超過的場合，便與對外收支之管理相併，而變更金匯兌之法定比價。若是這樣，則因金本位制之下，屢次反復金輸出之禁止與其解除，而數數翻弄國民經濟的惡政便可以避免吧。

#### 第四節 世界協營交通

##### 第一款 生產手段之移轉

在世界經濟交通，有利用協營交通與利用轉換交通二種，已屢屢述及。在利用轉換有共同的轉換與相互的轉換二種，但現於世界經濟者，是相互的轉換的商品流通，是伴於商品流通的貨幣買賣流通。若世界經濟於此轉換分開之後，利用協營之交通便開始起來。在利用協營也有資本主

義以前者，與資本主義者二種。在前者人們只拿出四種生產手段——即物的生產手段底富源及資財，人的生產手段底勞力及技術——使此四者相結合而生產一定種類的財貨，更將此生產收益分配於參加生產的人們之間。於此場合，發起及統轄生產業者，或是人的生產手段之供給者，或是物的生產手段之供給者，或者是兩者相協同者。與此相異的在資本主義的協營，企業者常是資本家。四種生產手段相結合，常是不變的生產前提，而在此場合是由資本家之手所給合的。資本家或單獨的由合資或以自己之資本，或以所融通的資本，設備物的生產手段，僱入具有人的生產手段的人們，使相結合而行生產，販賣其產物而取收益。因此爲行利用協營，各種生產手段，以自由的移轉於企業者之手爲前提。這前提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協營，和在資本主義的協營，是同樣的。然近代的生產，通例是資本主義的協營，所以關於此協營，資本之移轉，不得不是自由的。此移轉，是構成企業體時多數者之出資，或是對於已成立的企業體局外者之放資。這樣的生產手段之移轉，於國內交通是自由的，又於國內行着極多的利用協營。可是，在世界經濟交通，便未必是這樣，某種雖看見自由之移轉，而他種卻受限制受禁止，利用協營關係與在國民經濟之內部者，顯然異趣。這裏又

是世界經濟特有的問題。

在觀察利用協營交通時，生產手段之移轉與資本之移轉，不能不分別加以考察。在國內，二者之移轉同是自由的。所以大底容易無差別的辦理，且亦無甚妨礙。然在世界交通，資本的範圍比較寬廣，而生產手段之移轉則受頗狹隘的限制。又在國內交通，利用協營關係，雖存於各自經濟的企業體，而在世界交通，利用協營關係便出現於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兩方面。在世人交通，企業體雖與國內同是各個經濟，而在國際交通，企業體有是政府的，其許多雖是各個經濟，而着眼點卻存於是否一個的國民經濟與他之國民經濟之間，依生產手段和資本之移轉，而行利用協營。在觀察此國民經濟間之協營時，不能不認為國民經濟，在本質的不是資本的企業者，而是國民總體的生產者；所以資本之移轉如何，卻是附屬的意義，而主要的生產手段之移轉如何，才成爲問題。然則在國民間自由作生產手段之移轉，而國際的利用協營若是容易成立，則在各國生產興起，而顯著的減敏國際貿易的必要。國際的利用協營之成立愈難，國際貿易的必要愈增加。於此點，李嘉圖的國際貿易論是不錯的。但其說於國之觀念卻錯了，且觀察移轉之自由與否時，單說勞力及資本，將二者

無區別的排列着，而放過了在勞力以外重要的生產手段——支配世界大勢之重要的富源——甚削減其學說的價值，使僅可當成形式論採用。吾人當觀察利用協營關係之際，便區別生產手段之移轉與資本之移轉，茲先就前者說明。

為能行國際的利用協營生產手段之移轉，不可不是自由的。此所謂自由，自然是不存人為的限制之意，並不是事實上可以完全自由移轉。雖在國內，所謂移轉的自由，亦是政治的法制的自由之意；若國際交通，此國民經濟對於他國民經濟容許移出和移入與否，便成為問題。然李嘉圖於勞力及資本之移動，只問其是否困難，而以其困難的緣由，主要的歸於自然的事情。例如勞動者不喜移住於情形不明的外國地，運輸能力一時不能輸送多數之人於距離過遠之地區，投資於外國的企業，終顧慮收利之安全，卻甘於國內之薄利等類皆是。但就自然的事情而論，若法蘭西與比利時之間，移動是極容易的，中國北平、天津等處與雲南、貴州之間，卻甚困難，如這類的事實亦是很多的；則彼之國際貿易理論，是直接由國之觀念之混亂所脅而來的。運輸術，地理知識，各國法制，若最近

樣的進步起來，於國民間的勞力及資本之移動障礙漸次消滅，而有四海比鄰之觀了。但雖如此，各國由政策、法制，使與他國間的生產手段及資本之移轉成爲困難的事實，在李嘉圖時代雖不能看見，而現在卻甚多。美國以彼過剩的船舶，何故不使願去的天才種穀農民，移住於加州呢。

吾人觀察現在各種生產手段於國際，是否皆容許移轉。在四個生產手段之中，基本的生產手段是富源與勞力，若不具備，生產便絕了出發之途。其次枝生的生產手段，是資財與技術。兩種都是要緊的，但是若有那兩種基本手段只要努力是可以造出的。然基本的手段，具有自然存在與自然增加的特徵。先就富源看，這是極重要的生產手段，大概所有國民，都是禁止移轉的。所謂富源之實際的移轉是將一國民所有的富源開放，而使該國民使用之意。開發富源，關於礦物的採取，土地之開拓，耕作等，通例於外人是不容許的，如荷蘭領之南洋諸島，其許可開發是稀有的例外。雖奉農共產主義的蘇聯，關於愛惜富源，亦無例外，卻比帝政時代還更吝嗇。次就勞力移轉看，起初在自然的是困難的時候，在政治的卻很容易。後來又相反起來了。現在如美國的南歐移民限制，在無色人種的國民之間也發生了，而感移住必要的有色人種之國民，移住於無色人種國，大概是被禁止的。



以次就技術看，多數熟練職工之移住，技術者自身是不願意的，這也是自然的情形；又於他們所隸屬之國，也不易許其移住。唯最後剩下的資財，大概是許自由移轉的。但最刻毒的事，是於具有過剩勞力而正苦無法銷納的國民，卻愈強迫供給以可以節約勞力的勞力補助資財，用於生產的機械，而於苦於原料少的國民，卻有原料生產國因工業保護政策而限制供給原料。連產業未熟的中國，也會發布輸出限制令。如基礎資財之改良的土地，土地工作物，地上建物等，移轉之自由大概是沒有的。在這樣資財中，雖在國內，可能的勞力補助資財及勞力維持資財——勞動者的生活資料——移轉較為容易，而在國內因為不可能而又需要的基礎資財，及原料資財，或不能移轉，或雖可移轉，也是不安定的。特別在非常時，如大戰時的美國，禁止鋼鐵之輸出，而因日本一樣，原料之移轉，何時被停止也不可。

因此，生產手段的國際移轉，除資財的大部分外，大概是不自由的，是頗困難的。於國內交通，此等生產手段，在自然的移轉頗易，即在政治的也保障移轉之自由。然在國際交通其移轉之難易比於國內，在自然的只是程度之差者，而在政治的，其性質之差便一切的明白現出了。此等移轉困難，

決不是國際交通自由之限制，是由各國民之政策，而使交通自由無保障，已如前述。又這排斥政策，與發生於世界大戰後的過度抑制輸入也全然異其意味。爲國際協營之貿易的必要，并不在輸入方面，而是在輸出方面不加以限制。不限制輸出原料之要求，提出於國際聯盟，關於此點，是求國際交通自由之保障。戰後之貿易限制，早遲可和緩的，但於此所述生產手段之移轉困難，於最近的將來，是不容易撤去的吧。此種移轉困難，雖國家探所謂自由主義，也是不能和緩的。連可以說是採完全自由主義的英國，關於生產手段僅解除重商主義時代的原料輸出禁制，而關於殖民地最豐富而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即關於富源，也固執着很排外的閉關政策。自由主義的英國拒絕主要的生產手段之移轉，恰與德謨克拉西的美國拒絕有色移民是無獨有偶的口實。又生於英國的李嘉圖，在生產手段之中僅舉一種勞力，而忘卻了最緊要的其他生產手段，這種不注意也是學者所難免的，但彼爲英國人是不用心的用心也未可知。如此，生產手段，有可移轉於國民之間者與不能移轉於國民之間者，有此等區別時，由此於國際協營遂有能行與不能行者。於現實，在歐洲各國之間，於某程度可以作勞力之移轉，在國際一般可以行原料之移轉，而依於此等不過可以舉國際協營之實

而已，然此原料之移轉，若由他方面看，與其謂爲利用協營之交通，寧可認爲利用轉換之交通。若這樣看，於國際交通的利用協營，與國內的利用協營，其貧弱幾於全然不能相比較。國際交通因爲亦是這樣，所以縱由世人交通方面看，亦達於同樣的見解。蓋因國際交通嚴峻的障壁，便是嚴密抑止世人交通的。於這樣的世界經濟交通，利用協營上之移轉困難，使由此移轉而應成立的協營分業生產與及協營分益消費，成爲更困難的了。

## 第二款 資本之移轉

近代的生產，大概依於資本主義的企業而行的。因此在國內若是沒有資本，則生產企業亦是不行的。可是關於國際交通關係，資本卻不必決定企業之成否。若連生產手段也可以自由移轉，則由國內資本結合此等生產手段開始生產，這是可能的。反之，資本之移轉縱然自由，而生產手段之移轉若是困難，則國際的利用協營是不能成立的。但是當國民經濟試行生產之擴張，資本不足時，因仰給資本於外國，而得巨大的便益。這便先現於貿易投資。當由外國輸入生產手段，若不限制他國之輸入，則在對外購買資力不足時，便借入外國之資本，以充輸入品代價。但這個不是外國之資

本參加本國的生產事業，祇不過是助長企業的條件而已。若更進，則使他國資本參加本國的企業構成之外國出資，和於企業構成外，承受資本供給的外國放資，便發生了。在此場合，有卽以其資本由別的外國輸入生產手段者。或也有只與於國內的資本需要同樣者。前者的場合，如亞爾然丁，以從英國所借的資本，由德國購入鐵道材料，後之場合，如大戰以前的英國，以巨額的資本，投下於美國之企業的股券和公司債券。在國民之間，行共通貨幣且交通關係密接時，恰如一國內之資本移轉。像這樣的外國資本，在生產手段之設備結合上，或在企業之設備及營運上，是便宜的，有時是必要的，這是不容疑的。資本之國際的移轉，爲利用協營，在生產手段之移轉，便成次要的條件。

然則國民間之資本移轉是自由進行的麼？李嘉圖認爲這不是自由的。於此場合他只是想着資本之移轉和由本國拿出資本在外經營企業之差別。在外企業如上海樣的特殊地域，自當別論，此外大概都受着政治的限制。單純的資本移轉，在李嘉圖以後愈見廣行，而反對李嘉圖說者，特別指摘資本之自由移轉。李嘉圖若於其死後，見了美國人之金利生活這樣可驚的增進，或就已說再加考慮也未可知。但他縱再爲思考，加以修正，而應維持他的學說之必要又發生了。於自然的事情，

資本之國際的移轉極爲容易，所以是很自由的，由此自由的遂至英國不得已而再停止金本位了。可是若由政治事情看，則於此自由什麼保障亦沒有，每每由國民經濟政策，而禁止資本移轉。金之輸出禁止，是嚴密限制資本移轉。禁止資本逃避更是不待說的。這雖是非常時，而在平常國內之金融窘迫時，資本移轉亦受限制。由外交上的理由抑止有望的對外投資，這種例也不少。資本之移轉，依國家對外政策之如何，未必可以說是自由。甚者如蘇聯故意擴大此移轉困難，將已投下的他國民之資本，一舉而由片面的廢棄，連這樣的例子也有。若從政治的事情言，在國內資本移轉之自由是受着保障。然在國民之間，因爲沒有保障，其移轉之自由何時受限制也不可不知，並且亦不乏此類事實。但於平時，資本移轉之容易，卻遠非生產手段可比。可是資本雖自由移轉，於國民切望外國資本的場合，是以外國資本買入外國的生產手段，而興起生產。然生產手段之移轉多受限制，或者雖是自由的，而仍無保障。

像這樣的資本之國際移轉於平時大約是自由的。因此雖於世人經濟交通，資本之流通仍是那樣廣遍而且頻繁的進行着。但這卻不必以爲於世人交通的利用協營之繁盛。若世人交通，在利

用經濟於關係疏遠的商業及金融業，多看見依於資本流通的協營。

一般於世界交通的資本移轉縱是自由的，而於利用協營卻沒有間接的效用。於此點，資本家的態度其感謝資本移轉，這是當然的，但列寧高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而於自己的國家卻廢棄外國資本，自始至終固守國內富源，其態度試由究學的立場來想，是很不可解的。

(註一) 樣本市，英文爲 Fair，德文爲 Messe，法文爲 Foire。一般稱爲定期市者，有現物市與樣本市；現物市發達最早，現已衰退，樣本市大概是以德國爲中心發展起來的，現通行於各國。此種市場可於最小的場所，以最小的費用，行最大的交易，可以說是近代商業交易上引起的革命。其種別：由參加者及商品出產地來區別，有國內樣本市與國際樣本市；由商品之種類來區別，有普通商品樣本市與專門商品樣本市；此外又有巡迴樣本市與列車樣本市等區別。

(註二) 卽通常只用對外貿易國際貿易等名詞之意。

(註三) 文化財，德文爲 Kulturgüter，卽文化之產物之意。

(註四) 匯兌市價計算的方法有二種：一種是收受的計算，卽以本國之貨幣爲單位，收受外國貨幣皆以此單位折合，因爲這是以外國貨幣爲市價，故謂之外貨建。一種是支付的計算，這是以外國貨幣爲單位，支付時以本國之貨幣照此單位折合，因爲市價是本國的貨幣，所以呼之爲內貨建。

(註五) 匯兌探拚，卽因禁止金輸出而匯兌市價低落，於是輸入品價格昂貴，輸出品價格低落，於此範圍內遂作出輸

出有利輸入不利的條件，此匯兌市價低落之國家使輸出商品之價格，作國際的低落，而與採拚(Dumping)有同一的作用，故謂之匯兌之採拚。至防禦此匯兌採拚者，則爲匯兌關稅。

(註六)經濟人，英文爲 *Economical man*，拉丁文爲 *Homo economicus*。在古典經濟學爲構成經濟學之理論，而創此理念型的概念，卽是爲形成社會經濟之單位，專從經濟主義之原則，而營經濟之活動者。如此想定的主體，只是純粹基於經濟主義的動機，而作經濟的活動者。

(註七)喀特爾(Cartel)或譯爲聯合販賣，是屬於同一產業的企業，互相締結協定，避免市場之競爭，而維持或抬高價格，爲增大利潤而講求各種手段的企業之聯合團體。加盟之企業，依協定而限制其活動之自由，但不失其獨立性。喀特爾內之各企業，商業的是獨立的，缺乏遵守協定契約之保證；於是由各企業奪去商業之獨立性，而設置獨立之共同販賣，依獨立價格而作無競爭販賣的新底喀特(見前註)便發生了。但是這雖比喀特爾有安固的獨占市場，而其加盟諸企業的生產分派之競爭，還是不能廢止；於此托辣斯(Trust)遂必然的發生。托辣斯，其加盟諸企業，失去商業的、生業的、技術的、及其他一切獨立性，加盟企業之全部，融合而成事實上的一企業。企業聯合英文爲 *Combination*，德文爲 *Konzern*，卽是由巨大的資本所支配所統制的企業。喀特爾是同產業的聯合體，企業聯合是包含異種企業之聯合體，其各個企業，形式上雖採獨立的形態，而實質上是由中央部所支配所統制的。

(註八)德國在世界大戰後，伴於通貨之膨脹，馬克貨幣，遂大紊亂。爲救濟馬克價值之激落，新設過渡的貨幣單位，(計算單位)一九二三年採用；同時創立林敦銀行，發行林敦銀行券。其新規定之貨幣單位，是以林敦馬克 (*Rentenmark*)表示的。林敦之單位，等於戰前一兆紙馬克。及一九二四年，規定永久的新規之貨幣單位(貨幣本位)。此貨幣單位，便是拉西士馬克 (*Reichsmark*)，林敦便當於一拉西士馬克。

## 第四章 世界生產分業

### 第一節 『世界之富』的生成

總體之富是由用總體生產力的總體之生產分業而生成的。在國民之富，其生產事情不僅存在，且已經被意識着了。若世界之富，則此等生產事情，不僅沒有意識着，且許多人們沒有看見這生產事情便馬虎過了。可是若不理解此生產事情，則世界經濟之理解，亦是不能有的。吾人於前章考察世界經濟交通，於利用轉換的交通關係，舉出世界商品之流通與世界貨幣之流通，於利用協營的交通關係，尋出生產手段之移轉與資本之移轉。然這等不過表面現象而已。流通和移轉縱知其自由圓滑與否，而要想解答世界總體的經濟生活是如何營運着無論怎樣是不行的。須得更進而由接於裏面的消息，纔可以給與解答。



在利用轉換之世界交通關係裏面，關於生產的分業，與關於消費的分益，此前後二段的世界交通關係，仍是存在的。更於世界總體經濟的行動體系，再看這交通關係時，總體者關於生產而分課業務，關於消費而分配收益，這按分的體系還是可以看見的。在此場合，對於國民經濟的分課及分配，是國際的按分，對各個經濟的分課及分配，是世人的按分。『世界之富』一般是由國際的及世人的二重按分，而生成而歸結的。

其次觀察利用協營之世界交通關係，其中關於生產的分業與關於消費的分益，其前後二段交通關係亦是存在的。這交通關係不是直接連於世界總體者，是構成各個的事業單位。於其事業之內部，事業主體對於參加者分課生產上之業務分配消費上之收益，於事業體的按分關係仍是成立的。在此場合，參加者是國民經濟時，便成爲國際的按分，是各個經濟時，便成爲世人的按分。『世界之富』在各部的是由此二重的按分而生成而歸結的。

『世界之富』是依以上的構造與過程而生成歸結的，這便是世界的生產及世界的消費之生活。吾人先考察世界之富的生成底構造及過程，即世界生產分業之生活。在此場合，觀察之方法

有種種，而先將世界生產，分爲世界轉換分業與世界協營分業。次將世界轉換分業分爲國際的分業與世人的分業。世界協營分業也可以作同樣的區分。其中最重要的是轉換分業。縱同是世界的轉換，而國際關係於形態雖是流通關係，而實質卻是交換關係；各國民互相授受其生產物，而營各自的自的生活。國際分業是以交換分業爲特色。世人關係便與此相異，雖在世界轉換之中，而形態實質，卻是流通關係。各個人營着只給與生產物和收受生產物的生活。世人分業，類於國內分業。吾人於次先考察國際交換分業，次考察世人流通分業。在其中重要者是國際交換分業。末了，就協營分業而分爲國際的與世人的來觀察。

## 第二節 國際交換分業

### 第一款 各別生產分業

所謂交換分業，不是交換與分業，是由交換的分業。交換是平面關係。若將此就立體的關係看，則交換一方成爲分業，一方成爲分益。例如日本對於美國輸出生絲，輸入棉花，而美國卽是與此相

反的。於此場合，日美二國，便進入於生產分業關係，一是負擔生產生絲之業務，一是負擔生產棉花之業務。同時日美也進入於生產分益關係，一是享受棉花消費之收益，一是享受生絲消費之收益。同一平面關係的財貨交換，雙方分受犧牲，雙方分收利益。此時自然的世界總體的威力，於雙方之間，分課業務，分配收益。

\*

\*

\*

\*

\*

國際交換分業與國內流通分業顯然不同。在國內，生產手段之移轉雖自由，而在國際之間卻很受限制；重要的富源和勞力，大概是難於移轉的。因此，各國民使用各各具有的生產手段——國民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其能够生產者。這便是各別社會的生產。但國民經濟如與古代一樣，偶行貿易，並不作為通例，其間雖各行生產，但沒有可呼為各別社會的生產之理由。蓋國際貿易成為常例，國民生活依賴於此交換財貨，到了可以認為世界之富，各國民同在世界的生產關係之中，纔可以說是作各別社會的生產。國民互相交換其生產物時，為其交換的生產分業，可以認為各別社會的生產分業。國民間的貿易從早便實行了。但雖行貿易，而生產分業不能謂其已經存在。貿易關

係達於國際交通系統時，纔可以說世界的生產物由國民間的分業而作成的。

各別社會的生產物對立而相交換時，於此國際各別生產分業，纔是存立的。在國內，已經無此種的生產分業，因之交換也是絕跡的。現於古代末期國經濟的交換經濟，在近代很遲滯的再現於世界經濟了。國際各別生產分業，在國民間生產手段以不移轉爲前提。因此，各國民關於某種財貨，獨特的豐富的有此生產手段，而關於他種財貨，沒有此生產手段，或雖有而甚貧弱時，承辦前者之生產，而供給產物於他國民，後者的生產，便依賴他國民而需求其產物。前者是必要輸出，後者是必要輸入，這兩者之對立，是必要貿易。使行此等必要貿易的國際生產分業，雖在各別生產分業之中，也特別是必要的各別分業。這亦不必是兩國民各相對立，而是各國民的生產力之差異，其參加世界之全生產關係，遂成交互的組合。與此相異的，各國民就種種財貨之生產雖皆有生產手段，而依於生產條件之優良與否，相互間有長短之差異時，各自製造其所長的產物供給於他國，而其所短的產物也由他國供給。這便是便宜輸出與便宜輸入，此等便宜輸出入之對立，便是便宜貿易。使行此等便宜貿易的國際生產分業，雖在各別生產分業之中，也特別是便宜的各別分業。此等亦不

必是兩國民之各相對立，而是從入於世界生產關係的各國民生產力之差異而來的交互組合。李嘉圖的國際分業說，是僅看見便宜分業。

各國民所持的生產條件，是容易變化的。因之便宜的各別分業的組合，也常常變化。但是各國所有的生產手段因爲比較的不變化，所以必要的各別業之組合，也是比較不變化的。惟如日本突然開國便學得技術，像這樣的情形，基於技術的必要輸入便消失於短的年月之間；但這卻是稀有的事例。又便宜的各別分業是便宜的問題，其分配如何，是於各國民利害程度之差；而若成爲必要的分業則是必要問題，成爲國民生活安定不安定之差了。不消說，某國民特別握有某財貨之生產手段，而在他國民沒有握着的場合，握有者負擔生產，未握有者，不負擔生產；但其負擔之有無，並不是直接分別國民之利害的。經濟生活之目標，是在接着生產之後而來的消費。幸而負擔生產之國民，在可以保障自己消費之外，必要的輸出品特以生產手段獨特和豐富之故，多參與貿易之利益分配，至少可以確實的參與。反之，不負擔生產的國民，不但沒有消費保障，對於必要輸入，亦不能不多所犧牲。代償輸入的貨物是便宜貿易品時，不但代價多，並且伴有輸出被拒的危險。

決定必要的各別分業之成立，其主要事情是依於在生產手段之中，是否特別有富源，至少是  
否有是應於國民需要的生產。富源是自然所給與的，且至今在國民之間並沒有行移轉者。於是世  
界富源於各國民之分布，便成爲決定必要的各別分業最有力之基礎。是否具有此基礎，恰相當於  
國內生產之是否具有資本，於此便決定用其生產力的國民生產之可能不可能。由此點觀察的國  
際分業，是爲世界生產組織之要部。然此生產組織全是自然成立的，自然之力，對於各國民，是分課  
生產業務者。而這分課，是由生產手段決定的。此生產手段，若只給予現在國民之要求者便得了。然  
於某國民過剩，於他國民不足，這是現狀。其中，國民之富源所有，是由單純占領而定的，與國民生產  
之必要，是不一致的。此富源所有的國際財產制度，決定着世界生產組織之要部。然此生產組織，在  
國民之間使負擔與享受得不着平準，則國際紛爭便發生了。如此生產組織便生出改造之必要，而  
現在的國際財產制度，遂不得不受嚴重的批判了。

## 第二款 共通生產分業

生產手段之移轉不能行於國民之間時，國際各別生產分業便成立了，但在可以行移轉的場合，便變爲國際共通生產分業。例如不能生產棉花和生絲的國民也不少。若此生產手段不能移轉，棉織物和絹織物之生產，便只限於原料生產國民。然這原料是可以移轉的。於是無論怎樣的國民，這織物之生產，卻是可以作出的。而棉紡績業，差不多無論那處都可以經營了。在此等場合，大概原料交換以外，國際貿易的必要和便宜也沒有了。因此，也可以想到大部分的國際生產分業，也消失了。然在實際這也是有的。但是於獲得生產基礎之點，國民生產縱然是可能，而以因國民而異其生產條件，所以各國亦未必發生同樣的生產。又於實際在國民之間，卻行着分業的生產。此點生產手段之移轉，與在國內自由行着地方的分業恰是同樣的。由這樣生產手段之移轉而成立各國民共通持有生產基礎的分業，便是國際共通分業。國內分業，是立於同一的生產基礎之上者，而國際分業，因爲是成立於各各獨立的國民生產組織之間者，所以不說是同一的，而說是共通的分業。在這裏伴於各國的國境，而存有種種的障壁。但是雖有此障壁，共通分業與各別分業是不同的；在事實，使商品流通市面成共通的，成爲一市面一價格；僅由於共通貨幣，而使呈現生產費及價格之絕對

的差異者，更從貨物方面亦使成絕對的差異了。這裏李嘉圖所想像的貿易理論遂消失，而馬克斯所想像的商品價值說，便可代而出現了。

縱同是國際生產分業，而共通分業比於各別分業，於國際生產的整體化，顯有貢獻。但這樣是頗不容易的。若各別分業，則妨礙各國民諸生產力之調和，一方是不足，而一方卻過剩，過剩的部分等於以有用之物而任其無益的睡眠。誇稱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之蘇聯，大部的富源是睡眠着的。而日本人口不久就將要達到一億，乃僅靠傳統的家族制度以和緩其失業的悲哀。澳洲、坎拿大、美國、以及巴西 (Brazil)、中國等，泰然自若的情形，與德國、意國等之焦慮狀態，可以互相對照。然共通分業若廣遍採行，則可以有效的用於世界生產力，而增大世界之富，一切國民之生活便安定，國際紛爭亦可激滅吧。現在若不行原料之移轉，而退卻於今日以上的各別分業，則無原料的國民將益不平，而陷世界社會秩序於大混亂吧。反之，若使基本的生產力的富源及勞動力能自由移轉，則彼悲慘的世界大戰，或也不至發生吧。觀於此則世界生產組織問題，於國民生活並世界生活，其如何重大，便可以察及了。



### 第三節 世人流通分業

世界經濟交通，可以分爲國際經濟交通與世人經濟交通兩方面，而立於後者的轉換分業，便是世人生產分業。國際分業是交換分業，世人分業是流通分業。在世人交通是沒有交換的，這是從在國民經濟所自由放任的社會經濟層，相接續而擴大到世界範圍者，所以，與此等社會經濟層是同樣的流通經濟。在世界流通經濟之中，始端的供給者與末端的需要者相對立，此始端的供給者，都是資本的商品生產者。這等生產者，唯依賴自己之資本力，結合關與其周圍的生產力，而企圖供給生產。如此世人流通分業之組織，依於世界各地的資本及生產力之分布而決定的，與於國內的社會生產分業進入相同的軌道。但這完全是自然的進行。

世人生產分業，是資本的商品之生產分業，被擴張於世界範圍者，有自然存立的基礎，惟常成立於被國際生產分業約制的一定界限以內。但這是相對的界限，其絕對的界限，更因國際生產分業之範圍擴大，而世人分業也擴大了。蓋二者相合而形成世界生產分業。世界生產分業所以是與

國民自足的生產組織對立而伸縮的。

#### 第四節 國際的及世人的協營分業

世界生產組織，是先使行商品之交換及流通，而作為國際的及世人的轉換分業之組織而現出的。若僅此組織便可以充各國及各個人的需要，則人們於此以外，便不必另求其他的組織吧。但事實上卻不然，各國民經濟，於生產力與消費力之對應狀態，各各具有不同的特殊事情。於此生出國際協營分業。伴於人口之增加，消費力雖增進，而生產力沒有與此消費力相應的餘裕，此等國民便不得不依賴他國民之物的生產力。然在他國生產力之中，富源生產力卻受鎖閉，沒有使用的機會。於是各國民中，持有人的生產力之技術，且其周圍有可以供給工業品的境遇，使他國民輸入原料，作成製品而輸出。這樣若不可能，則移出一部人口於他國。這裏僅僅容許生產手段之轉移，使國際協營分業成立。日本不伸展移民，僅由原料與製品之交換為生，好容易纔撐持到現在。德國於技術與組織，於製品輸出成功了。意大利與中國便多求之於移民。又在國民之中，於物的生產力，也

有餘裕較多者。此等國民繼續輸出超過時，便使資本的蓄積大起來，同時將資本投下於外國。這裏便生出參加外國資本企業的國際協營分業。英法兩國於此已成功，德國也半入於此組織了。現在美國也看見此國際協營分業了。如以上的國際協營分業，未必可以說是貧弱，然如前所述一樣，生產手段之國際移轉受廣闊的限制，在此情形之下，以比於國際交換分業之廣大，到底是不行的。若將原料輸入之場合，納於交換分業，則剩下的範圍更形貧弱了。此外在國際協營分業，有一種特別的，即是通信及郵便匯兌業之聯合經營，國際聯合鐵道經營等。

其次觀察世人協營方面，其主要的是使資本企業成立的合資分業。此組織與在國內者沒有特別不同的地方。但於此種種喀特爾、托辣斯等巨大的世人企業結合便簇出了，接着，世人的金融結合也出現了，皆有向於資本的世人的集中之形勢；世界經濟並不如國民經濟能够統制，則此形勢之高度增長是可以推知的。關於此纔可以考察資本主義的運命。

## 第五章 世界消費分益

### 第一節 『世界之富』的歸結

『世界之富』的歸結，是接續於『世界之富』之生成而發生的問題。『世界之富』是由世界分益歸結於國民經濟及個人經濟，而消費於各各之手的。在國民經濟於國民之富的生成，共同體的國家是參加的，因此於其歸結，與國家亦多有相關之處。在世界經濟國際團體的地位既不能比於國家，歸結於國際團體之富的部分所以是極少的。世界之富的歸結處，於國際分益是國民經濟，於世人分益是各個經濟。各個經濟是可以分一切國民之富，而在其國民之富中，也有由國際分益來的。由國民之富中將所劃為世界之富的部分，單以國民之一員而受分與的場合，不外是國民之富的歸結。各個經濟分世界之富的場合，不是以國民資格，只是以個人之資格立於世人經濟交

通中的時候所分受的。世界經濟之富的歸結，也大概是由表面的世界經濟交通所引導，而着眼於裏面之分益關係。吾人更將此分益關係改看爲世界經濟之行動體系時，便可以知道世界之富依於自然總體的威力，而分配於國民經濟並各個經濟的情形了。

世界之富的分配是從利用轉換與利用協營二種交通關係來的。在其中主要者，不用說是利用轉換分益；利用協營分益，是在從屬的地位。蓋以行利用轉換分益的商品流通雖頗盛行，而行利用協營分益的生產手段及資本之移轉還顯受限制。此等轉換分益及協營分益現於國際交通與世人交通二方面；於轉換分益有伴於國際交換分業的國際交換分益，與伴於世人流通分業的世人流通分益兩方面，於協營分益有伴於國際協營分業的國際協營分益，與伴於世人協營分業的世人協營分益兩方面。此等各方面的分益關係及分益體系，綜合的定出世界之富的歸結，使營世界的消費分益之生活。

## 第二節 國際交換分益

## 第一款 各別消費分益

伴於國際交換分業，而行國際交換分益。國民為商品之輸出，是加於分業者，其輸入是給於分益者。交換可以說是利雙方的，但這是正常的。重商主義的政策，以獲得國際貨幣為目標，這是對購買資力的蓄積，而只受各價的分配。以購買資力輸入貨物時，便成為受實價之分配。國際交換是由國際分業所生的生產收益，以分配於參加分業之國民的過程。然則所謂此收益分配之比例如何，這是由交換價格於兩方國民為有利的決定而定的。然交換價格於各別生產分業的貨物與共通分業的貨物，異其決定的事情，所以分益的情形也不同。

伴於各國生產分業，而行各別消費分益。在各別社會的產物之交換——無論直接的物物交換，或以貨幣作媒介的買賣式交換——沒有計量兩方財貨價值的共通基準。各國民依於國際的評價基準而測價值，想給與少的價值，而得多的價值。此點在前面關於世界商品的價格已經說明了。但只要行交換，各當事國卻可以收多少的利益。決定其利益之多少者，於商品的價值以外，大概是交換關係的需要供給之競爭情形。從來國際貿易，多是各別社會的生產物之交換。因此在貿易

關係，一國民略取他國民的必然性並不存在的。各國對於中國的輸出略取中國的說法是錯了的。反之，如日本多存有以低價誘引需要的便宜輸出品，因供給競爭很劇烈遂低減價格，因此亦減少所應受國際分益的程度。在此場合，中國的消費者需要低價之日本品，便占得以日本之勞動者作為犧牲的不當利得。

又在各別消費分益，於原始生產物與加工生產物，其分益的比例不同，於此點不可不加以注意。輸入原始生產物而輸出加工生產物的國民，與此相反對的國民，雖都是參預國際分配，而其比例，卻是一少一多。其原由是在原始生產物，於勞動剩餘之外，含着不勞動的生產剩餘之富源剩餘，而在加工生產物卻只存有勞動剩餘。世人屢屢說農產物之輸出比工業品之輸出利益少，這是謬誤的。在國內農民之趨於貧困，是基於社會的分配機構不能將富源剩餘保留於農民自己之手。農產物之價格，若像最近世界農業恐慌樣的低落卻是例外，而在從來的國際分配，農產物之輸出，是給與富源剩餘於生產國民。從來工業國民似乎也看見依工業品之輸出而增大國富，但這是以產於國內和殖民地的鑛產物和農產物作為原料的工業品之輸出。輸入原料，輸出由此原料所造

的製品之國民，因只是收勞動剩餘，若其製品是便宜輸出品，則在劇烈的供給競爭之下，減少剩餘收得。這等情形，由英、美與日、德之對比，是很可以知道的。富源國民和勞動國民其參與由國際貿易的分配是同樣的。但其收益分配的比例，卻相懸隔。此點與在國內人人雖增加一切的所得，而其間增加的比例卻甚差異，而生出貧富懸隔的情形，極爲類似。在國民之間，雖有分配的偏差，若就這樣，還可忍耐。於國內所得雖少，而究有所得，其間亦還可忍耐，但若臨於失卻這種所得而又有再失的危險，則社會情勢便不穩起來了。似此勞動國民輸出工業品之間雖可忍耐，而原料品之輸入與製品之輸出被脅迫時，便不能再忍了。於此新時代的世界戰爭將有發生的危險。世界戰爭的原因，不是像馬克斯學派所說樣的金融資本主義之運動，而是在世界生產組織生產力配置之方面。財主是不作爭鬪的，雖爭鬪亦是合理的。困窮者爭鬪是不合理的。世界戰爭，合理的是不能作的。金與物都豐的英美，和現在單單拿着物的蘇聯，便高唱不戰和平，希望軍備全世界都縮少。德、意、日是喧擾的。

## 第二款 共通消費分益



件於共通生產分業的共通消費分益，若除去統制之點，於事實是類於國內的轉換分益。於此一市面一價格便成立，而行立於共通生產基礎的共通評價。由此國際交換而來的分益比例，主要是依於生產供給上條件之優劣所決定的。

### 第三節 世人流通分益

件於世人流通分業而世人流通分益便起了，這分益與於國內企業利益所分配的同趣。這裏是企業條件之優劣，決定分配之比例。世人的企業結合，造出優勢的企業條件，可以參預較大的利益分配。世人流通分益與國際交換分益顯然不同之點，是世人流通分益依世界景氣變動而受巨大的影響。

### 第四節 國際的及世人的協營分益

由生產手段和資本之移轉而作國際協營分業時，這裏便行國際協營分益。這分益是出現於

國民對外收入中的貿易外的收入。其主要者，是由僑民匯款，對外運輸、商業、金融業務等來的所得，並對外投資的利得。這等都是貨幣收入，但以這貨幣取得財貨時，則受實物上的分配。在此分益之中，於國民最有利益者，是不勞所得的資本利得。但在此場合，支付資本利潤利息的國民，卻不能說完全是分益上之不利。外國資本多用於富源生產力的生產時，以富源剩餘之一部充利潤利息，受資國民也還是可以增加富的。將外國資本用於純粹的工業時，因不能分割到勞動剩餘，所以受資國民，便是被侵略了。因此這等投資，卻是較少。僑民匯款之場合，也類於此。將外國移民，用於農業、鑛業並為農鑛業而建設鐵道等時，富源剩餘之一部，成為僑民匯款，而在用移民的國民，也還是剩有利益。若為工業，這樣便不行了。如美國，主要產業的部門，因比較的變化於工業方面，而遂限制移民了。至於聯合經營的分益，所採用種種的分配計算方法，此於現在的情形沒有特別的問題。

伴於世人協營分業的世人協營分益，與在國內的協營分益大略同樣。但在國內，到某程度可以行矯正分配的統制，而在世人分配便完全沒有此統制。這裏，地代是不特別成為問題的。對於技術可以分配收益，但對於勞力只是維持勞力資財之給與和償還，收益分配大概是不可行的。收益大

部分便變成資本的利潤利息。若在今日，於世人協營分業看見資本的世人集中，同時便相伴而生出資本利得的世人集中。

## 後記

這本世界經濟學，是改造社經濟學全集中之一冊，於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著者作田莊一現任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前清時曾任中國湖北法政學堂講席；著有自然經濟與意志經濟及經濟綱要等書。此書一、二、三各章敘述較爲詳晰，而四、五兩章則不過舉其綱要；此外如帝國主義和世界的托辣斯等重要問題，及關於世界經濟政策和世界經濟思想等部分也都沒有論及；據著者的意思擬俟以後有出增訂版的機會，當盡其可能再爲增補，所以關於此部分的補充問題譯者亦只好待機了。著者於此書注全力於理論的說明，實際問題幾於沒有涉及；但是世界經濟學本來尙在從事建立的過程中，於實際問題只須從一定的觀點出發，其所見的出入尙微，若理論問題雖立於同一觀點，而所得結論每甚懸殊，所以迄今尙無一定的通說；不用說，作田氏此書亦並不是定論，這是已由他迭次表明的了。此書從國家的見地以討究世界經濟，且多參以從本國立場所見的意見，

這是著者趨重「現實性」應有的結果。故雖其見解有只察及一面之嫌，究竟足以示出世界經濟某部面的特別情形；而在另一部面者，不但應從本國之立場自尋理論，即於他部面之情勢與意圖，尤不可不深加體認；所以關於著者所述涉及中國的議論，多存其舊，以供國人參證，且促國內學者亦爲國家求一健全的經濟理論，則譯者介紹此書或不至毫無意義吧。關於世界經濟的實際問題方面，國人間有著述，至理論方面，似乎書籍還少，譯者不自量，勉成此書，以承其乏。文中人名地名及名詞之原文悉由譯者附入，其名詞不習見者，亦間加解釋，附註文後；至於譯文雖力求忠實於原書，但錯誤仍恐難免，敬望識者指正，俟有改訂機會，當爲改正。譯此書時，多承松尾要、秦義雄兩先生指示，特記於此，以表謝意。

一九三五，五，譯者記於東京。